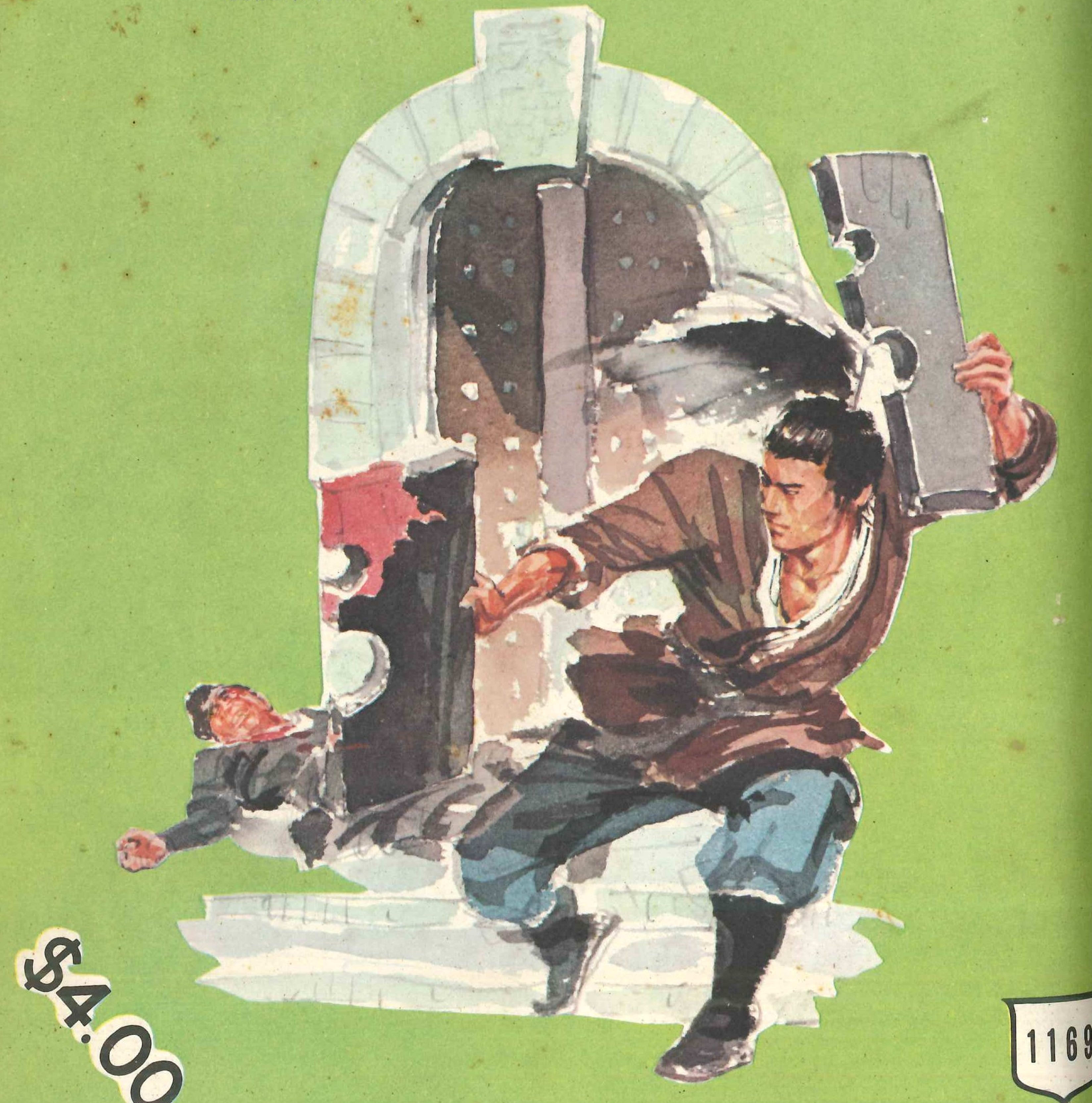
武俠世界

縱橫天下（獵刀奇俠故事）　龍乘風・著

高手神秘失踪，少俠誓雪寃讎，天河帮、黑天牢，展開連場兇險厮殺，處處腥風血雨！司馬縱橫再與鐵鳳師聯手出動，火併邪魔外道，深入虎穴龍潭！本故事人物刻劃有血有淚，情節曲折離奇，既能令你熱血沸騰，也能令你蕩氣迴腸，驚心動魄！



$4.00

1169

編者話

巨型小說今期刋出是龍乘風作品，獵刀奇俠故事〡縱横天下〣。這個故事集刋出以來，深受讀者愛戴，交相讚許。由於故事中的一羣江湖豪傑，人人充滿傳奇色彩，個個性格各有不同，際遇奇逢更是往往出人意表，精采百出。今期之〡縱横天下〣並不例外，內容描述司馬縱横再度與鉄鳳師聯手出馬，連場廝殺，腥風血雨，羣魔辟易，拍掌稱快！閱讀之下，既能令你熱血沸騰，也能使你蕩氣迴腸，驚心動魄。

＊＊　　＊＊　　＊＊

太空爭霸故事今期刋出之十四：〡吸血魔爪〣，整個過程充滿新奇刺激氣氛，大開眼界，故事描述一羣科技探險專家，深入非洲剛果探討，遭遇到一個壺形怪物，傷亡慘重，原來這個壺形的飛行物體，有三隻脚，四條觸鬚，一旦被它觸鬚捲住，性命堪虞，因而專家們掀起了探討熱潮，有人認爲是……？到底眞相如何，請參閱今期本刋第一〇五頁。

＊＊　　＊＊　　＊＊

下期巨型小說是一篇哀艷奇情的故事：〡流雲掩月敎〣，由馬騰執筆，敬請萬勿錯過。

督印人：羅　威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五至十三號四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營業部：香港石塘咀皇后大道西五九〇號
電話：四六四六四六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5-13 NEW ST. 3R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	$102.00
一年港幣	$203.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	$128.00
一年港幣	$255.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182.00
一年港幣	$364.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400 半年26期NT.$710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武俠世界

第1169期

1959年3月創刋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册港幣四元・
H.K.$4.00

Printed in Hong Kong



（請參閱太空爭霸戰故事之十四"吸血魔爪"）
這個壺形的飛行物體，有三隻脚，四條觸鬚，被它的觸鬚捲住，三分鐘內便被吸乾了血，立刻變成乾屍。

縱橫天下

刀奇俠傳奇故事

龍乘風・文
黃耀基・圖

黑天牢的人間地獄

（一）

海浪衝過粗糙醜陋的巖石，在狂烈東風無情呼嘯下，擊拍在杜循齡的臉上。

海水又濕又冷，他身上的傷痕如遭刀割。

海浪無情。

狂風無情。

但他却在冀求海浪能沖淡胸中的憂鬱，狂風能吹散心內的煩惱。

風浪無止無休。

杜循齡的煩憂彷彿也無止境。

× × ×

沙灘上一片靜寂。

沙粒柔細而潔白，遠遠望去就像是一匹美麗潔白的緞子，弧型般迎抱着無窮無盡的大海。

他躺在沙灘上，仰望着半空變幻不定的浮雲。

一團厚雲飄在他的頭上，雲層中七隻巨鷹在迴旋飛翔。

他一向都很喜歡鷹。

鷹，代表着威武，剛毅、勇敢。

他曾經養過一隻獵鷹。

那時候，他正值少年，活潑好動，尤其喜嗜狩獵。

他在十四歲的時候就能力挽強弓，十五歲就已獵殺過熊、虎、豹，到了十八歲那年，黑獵者這三個字已傳遍濟南府。

在濟南府，杜循齡的家族極具名望，而他又是杜家主人杜君爵的唯一兒子。

杜循齡人材出衆，那是濟南府人盡皆知之事。

少年時候的杜循齡，沒有憂鬱，也沒有煩惱。

但現在，他已非少年。

他已成長，他已成熟，他已改變。

成長並不可怕。

成熟更不可怕。

成長中、成熟中的人，他的一切自然也會漸漸改變。

最可怕的却是：

他成長，但杜家却突然衰落。

家道中落雖然可悲，未必值得用「可怕」這兩個字來形容。

但他的家却變得太快、太突然、也太可怕……

（二）

鷹飛翔。

七隻鷹，七對氣魄雄渾的翅膀在空中迴旋飛舞。

牠們何等逍遙，何等驕傲。

小杜沒有翅膀，他不能飛。

他若能飛，他一定會飛到黑天牢。

杜君爵就在黑天牢中。

但即使他真的能有翅膀，真的能夠翔飛天外，他也到不了黑天牢。

他正如江湖上絕大多數的人一樣，只聽過黑天牢的名字，但却不知道黑天牢在那裏。

× × ×

五年並不是一段太短暫的日子。

杜家遭逢巨變，已是五年前的事。

杜循齡還記得很清楚，那時候他剛滿二十歲。那天他跑到一座瀑泉下練刀，從日出一直練到黃昏才回家。

但昔日雄偉巍峨的高牆巨宅，竟已變成一堆焦土。

這並非意外之災，而是仇殺。

杜家滿門老幼六十九口，除了杜循齡之外，就只有杜南義仍然活着。

但他也受了重傷，全身上下最少帶着十幾處傷痕。

杜循齡是在死屍中發現他還有一口氣的。

杜南義是杜家老僕。

從杜南義的口中，杜循齡知道自己的父親已被人擄走。

杜君爵沒有死。

他已經被帶到一個叫黑天牢的人間地獄！

× × ×

在慘變發生前，有人曾到杜家。

他自稱是黑天牢的黑使者，他說：在三天之內，他必定會把杜君爵押進黑天牢裏。

杜君爵大怒，要拿下黑使者。

但這人却很輕易的就闖出杜家。

三天後，一羣神秘人殺進杜家，他們的武功都極是厲害。

杜君爵終於被押走。

杜家也同時遭逢這一次可怖的浩劫。

（三）

黃昏。

沙灘上忽然有人留下了一列長長的足痕。

足痕不算闊大，而且這人是赤足而來的。

灘上沙白如雪。

但更雪白的却是這一雙赤裸的足。

它潔白如羊脂，柔滑如緞子。

等到杜循齡發現這人的時候，她已在碧海之中。

× × ×

碧波蕩漾。

她在海浴。

雖然東風狂烈，但她下水的地方，却是在一堆石巖背後。

那堆石巖，就像是一堵牆。

這一堵牆，把海浪擋住。

所以，她在海水裏，十分舒暢地在潛泳。

她時而潛入海水中，時而飄浮在海面上。

她居然比杜循齡更不怕冷。

鷹已飛去。

天地間彷彿只剩下杜循齡，和這個像魚兒般靈巧的女郎。

杜循齡本已對天下間所有的事情都不感到興趣。

但這女郎，却像是一塊磁石，把杜循齡的目光吸引過去。

她完全赤裸。

她皮膚雪白，胸膛豐滿，一雙腿修長結實。

她的動作很優雅，就像是在碧海中飄舞的芙蓉。

小杜怔住。

他想把頭擰轉過去。

「非禮勿視」這句說話，他在五歲的時候就已聽過很多次。

現在，該是「非禮勿視」的時候。

但不知如何，他居然不覺得現在自己的舉動，乃是「非禮」。

事實上，他沒有動。

他只是靜靜的獃在那裏，甚至連眼睛都沒有眨動。

他在看，痴痴的在看。

他是個男人。

他的身體沒有任何毛病，但整個人都好像已給這赤裸的女郎溶化了。

(四)

小杜忽然又看見了一隻鷹，從天空飛過。

他沒有看那鷹怎樣飛。

他的目光仍然停留在那個女郎的胴體上。

女郎却向那鷹揮手。

「嗨！」

飛鷹在她頭頂上盤旋。

牠的姿勢是那麼美妙，形態又是那末雄壯。

倏地，鷹飛走了。

牠飛向西方。

女郎揮手，好像在叫那鷹停下來。

她是愉快的，彷彿完全沒有半點塵俗間的煩悶。

鷹從小杜的頭頂飛過。

女郎仰着脖子看鷹。

但忽然間，她大吃一驚。

因爲她看見了一個青年，正用一種奇特的眼光盯着自己。

她的臉紅了，紅得就像胸脯上的兩點葡萄。

她唯一能夠躲避的地方，自然只有大海。

她幾乎是立刻把身子潛入水裏的。

直到這時候，小杜的臉也紅了。

那就像是第一次偷竊的小孩子，忽然發現長輩正站在自己的背後。

× × ×

小杜自從很小的時候開始，就已經是個很乖，很聽話的孩子。

他從不偷竊。

他也從來沒有偷看過女人。

有一次，他無意中在後花園子的水池裏，看見一個很漂亮的女孩子在洗澡。

那時候，已是夜深。

然而，星光燦爛，明月當頭。

那是他的表妹。

當時，他的表妹十六歲，而他已十八歲。

但他沒有看下去。

他只是看了一眼，就像隻受驚的兎子，匆匆鑽回自己的房子裏。

然而，今天却不是這樣。

他是在看，他却不是偷看。

最少，他本身並沒有偷看的念頭。

這只能夠說是很湊巧地，給他遇見而已。

× × ×

海浪依然。

鷹却已飛走。

那女郎也彷彿在大海裏消失了踪影。

小杜忽然担心起來。

他担心那女郎會葬身於碧波之中。

他正想叫喚，突聽一人冷冷清清的聲音，在他背後响起。

「把你的一雙賊眼睛挖了出來！」

山谷奇人

(一)

小杜回頭。

他回頭之前，並沒有把自己的眼睛挖掉。

就算他眞的要挖掉自己的眼睛，也非要先看看這人的樣子不可。

黑獵者可以死，也可以瞎，但却絕不能不明不白的就讓自己變成一個殘廢者。

但他才轉過臉，鼻子就已給人一拳打得血肉模糊。

× × ×

小杜的鼻子血肉模糊，他的視綫也是迷迷糊糊的，看不清楚。

但他總算看見了這個人的臉。

這人拳力奇猛，出手奇快，原來是個肥肥胖胖的女人。

她不算老，大概二十七八歲年紀。

雖然她肥了一點，但却還不失是一個很好看的女人。

只是，小杜現在臉上的表情，實在很不好看。

他沒有問：「妳爲甚麼打我？」

因爲他知道，這女人最少有好幾十條道理可以揍打自己！

挨一拳，不要緊。

甚至再挨幾拳，也不相干。

心念未已，果然又再挨了幾拳。

「賊小子！混蛋！老娘宰了你……」

那女人罵到這裏，忽然又聽得一陣急劇的脚步聲走了過來。

「姐姐，妳別又再傷害人好不好？」

小杜聽見這句說話，頓然覺得甜入心脾。

他知道，這一定是剛才那位女郎的聲音。

他用盡全力，從地上爬起來。

果然是她。

她已穿上了一襲天藍色的長裙。

穿上衣裳的她，更好看，更動人。

可惜他已無法再看多幾眼。

因爲那個肥肥胖胖的女人，拳力極重，而他自己又早已受了傷。

他挺不住，終於暈迷過去。

(二)

當小杜醒過來的時候，他聽見頭頂上有一串風鈴在響動。

叮鈴！叮鈴！

這種聲音很悅耳。

但更悅耳的，却還是一個清脆婉轉的聲音。

「公子，你醒了？」她的語聲柔美之極。

小杜張開眼睛，只覺得外面陽光燦爛，室內却是花香撲鼻。

這都不重要。

而最重要的是，她居然坐在自己的身邊。

他撐起身子。

「唷！」

他全身骨骼都好像快要散裂開來。

那女郎攙扶着他：「公子，你受傷不輕，現在絕不適宜隨便移動身體。」

小杜苦笑。

但他不笑猶可，一笑之下，連鼻子，嘴唇都疼得要命。

那肥肥胖胖的女人，好厲害。

女郎「唉」了一聲。

「我姐姐脾氣不好，動不動就出手傷人，你別怪她。」

小杜忙道：「不！她沒有做錯甚麼，我……」

「哼！你這人該打！」那肥肥胖胖的女人忽然又出現了，她瞪着一雙圓眼睛，道：「你這雙賊眼珠甚麼地方不好看，竟然……」

「姐姐！」那女郎一跺脚：「求求妳別再胡說八道好不好？」

肥肥胖胖的女人嘆了口氣：「妳眞不懂事，妳是個黃花閨女，却給這小賊看見了清白的軀體，師父知道了，不氣死才怪呢。」

那女郎臉上一紅，吶吶的說：「師父已知道。」

「啊呀！」肥肥胖胖的女人嚷了起來：「這下子可有得瞧了，師父的脾氣，妳不是不知道的……」

她的話還沒有說完，又有一個人走了進來。

這人滿頭銀髮，長及兩肩，一張臉龐青慘慘的，彷彿沒有半點血色。

她是個高瘦的老嫗。

「阿慈，妳別在人家的面前，說師父的壞話好不好？」

那肥肥胖胖的女人原來叫阿慈。

她立刻閉上了嘴巴。

小杜看見這老嫗，初時覺得她渾身透着一種邪氣，但多看幾眼，又覺得她並不可怕，反而有點親切之感。

銀髮老嫗走了過來，問小杜：「你是誰？」

小杜沒有猶豫，立刻就回答：「晚輩姓杜，叫杜循齡。」

銀髮老嫗雙眉一蹙。

「武林中有個黑獵者，也叫杜循齡，難道你就是他？」

小杜點點頭：「是的。」

銀髮老嫗嘆了口氣，緩緩道：「杜家的事，老身也曾聽人說過！」

小杜目露黯然之色。

只聽得銀髮老嫗又道：「阿慈出手，雖然重些，但你本來就已受傷，却是何故呢？」

小杜道：「爲了追尋黑使者，晚輩給一羣不明來歷的殺手圍攻，最後僥倖逃脫一條性命。」

銀髮老嫗忽然冷笑。

「年青人，你是太不自量力了，黑使者乃黑天牢的高手，你這個黑獵者想抓住他，繼以找尋令尊大人，那又與螗蜓撼柱有何分別？」

小杜目光大亮。

「前輩對黑天牢的事很清楚？」

銀髮老嫗搖搖頭：「不算很清楚，但却又最少比你清楚得多。」

小杜黯然道：「晚輩受了傷，一時煩悶，所以獨自跑到海邊……」

「不必說了，老身也是過來人。」銀髮老嫗輕咳兩聲：「但你現在打算怎樣對待阿凝？」

「阿凝？」小杜怔了怔，接着向那女郎望去。

女郎垂下了臉，面龐已經紅得像隻柿子。

銀髮老嫗嘆了口氣，道：「她現在除了你之外，還能嫁給別人嗎？」

小杜完全呆住。

他可說是受寵若驚。

阿慈忽然大聲喝道：「姓杜的，你敢辜負我妹子，我宰你六十八塊！」

銀髮老嫗沉聲喝道：「阿慈，妳少說兩句！」

小杜却好像根本沒聽見阿慈和銀髮老嫗這幾句說話。

現在，在他腦海裏盤旋着的，只有銀髮老嫗剛才的說話。

——「她現在除了你之外，還能嫁給別人嗎？」

× × ×

人，是一種很奇妙的生物。

有人一輩子也找不着配偶。

但有人却會在忽然之間就娶得如花美眷。

小杜就是後者。

他娶了阿凝。

他和阿凝都是孤兒，本來沒有姓氏。

但她們却跟着師父，都姓宇文。

宇文阿凝賦性溫柔。

宇文阿慈生性粗鹵，但心腸却絕對不壞。

她們的師父，叫宇文卓君。

小杜從來都沒聽過這老嫗的名字。

但這不要緊。

莽莽江湖，身懷絕技的高人異士有如恆河沙數，他沒聽過宇文卓君的名字，那是不足爲奇的。

小杜身負血仇，父親又下落不明。

但他却要成親了。

這門親事，他無法反對，而且也不想反對。

(三)

婚禮簡單而莊重。

被邀請喝喜酒的，只有五個人。

雖然只是五位賓客，但却已有老有少，有男有女，甚至有傖有道，還有一個瞎相士。

宇文卓君逐一向小杜引見。

第一個是比小杜還年輕的白衫少年。

他看來才二十出頭，但却是一副老氣橫秋的樣子。

他姓寇，叫寇不平，外號是「劍闖天涯」。

他是個學劍的人，背上揹着一口烏鞘黑柄的長劍，一望而知絕非凡品。

第二個是老頭子，他身材矮小，皮膚焦黃，看來一點也不像是甚麼武林高手。

但當宇文卓君說出這老頭子名號的時候，小杜却不禁嚇了一大跳。

原來這老頭子就是十二年前，單人匹馬闖上天台山，把天台派十大神僧打得落花流水的「霹靂黃鶴」羽凌厲。

第三人是個道姑，年紀大概四十左右，她雖然是來喝喜酒的，但臉上却老是冷冰冰，好像根本不懂得怎樣笑。

宇文卓君告訴小杜，這位就是「冷面道姑」，法號無心。

無心武功極高，行踪飄忽，而且每逢出手，例必不留活口，黑白兩道中人，莫不聞名喪胆。

第四人圓頭大耳，腹大便便，比懷胎九月的孕婦還厲害得多。

那是一個大和尚，法號不瘦。

一個人有他這樣身材，的確不能算瘦了。

對於這位不瘦和尚，小杜也曾聽人說過。

原來這位大和尚很懶，沒有甚麼事情，總是喜歡躭在一間破寺裏，做其破寺方丈。

他有三個弟子，都在破寺中。

而整間破寺，也就只有他們師徒四人而已。

最後一人，雙目不能視物，是個黑髮黑鬚，唯有眼珠子發白的算命先生。

他是「盲竹子」西門看花。

聽見這相士的名號，小杜又是不由神色一變。

這位西門看花，雖然是個瞎子，但一手「聽聲盲竹點穴大法」，其認穴之準，殺傷力之強，却是大江南北，人盡皆知。

當小杜知道這五人身份之後，不禁呆住了。

想不到自己的婚禮，父親無從知曉，但却有這五個武林高手聯袂到賀。

尤其是冷面道姑，她平素絕不向任何人賣帳，也沒有多少個朋友，但却還是趕來了。

不瘦和尚腹大便便，平時總是懶洋洋的足不出寺，但這時候也來喝一杯喜酒。

這一道一僧，雖然兩袖清風，沒有甚麼權勢和財富，但在武林中來說，他們的名氣其實比小杜的父親還响亮得多。

× × ×

現在，小杜的傷勢已完全康復。

直到這時候，他才知道宇文卓君師徒的居處，是在一座峽谷之下。

這裏地勢險要，易守難攻。

谷中，遍植奇花異草，又有一座小湖，竹軒數座。

除了宇文卓君師徒二人之外，谷中尚有兩個老媽子，婢僕六七人。

這裏雖然人數不多，但小杜却已看出，連那些婢僕，都可算是江湖上的一流好手。

至於兩個老媽子，一個姓方一個姓楊，更是深藏不露，修為極高的內家高手。

自己在江湖上，不錯曾經威風八面。

提起了黑獵者，許多武林人物都會豎起姆指，大讚一番。

但在這神秘的山谷裏，他恐怕連人家的婢僕都比不上。

小杜忽然覺得，自己未免是太不中用了！

天河六友

（一）

喝喜酒是一件很熱鬧的事。

不瘦和尚雖然是出家人，但却老是說：「酒肉穿腸過，佛在心頭坐。」

他每說一句，擺在他面前的酒肉就會迅速消失。

難怪他的肚子脹大得這麼厲害。

冷面道姑却不同。

她連茶都不喝，只喝清水。

能夠令她起箸的，絕非鷄鵝豬肉，而是四道齋菜。

然而，這四道齋菜，也並不是由她一人獨享。

原來「霹靂黃鶴」羽凌厲，也喜歡吃齋菜，反而對大魚大肉的興趣並不濃厚。

「盲竹子」西門看花目不見物，但起箸挾肉，却是着着清脆玲瓏，分毫不差，好像根本沒有瞎掉眼睛一樣。

吃得最少的，是寇不平。

他正襟危坐，目不斜視，只喝少少酒，吃少少肉，似乎食量不大，又似是早已塡飽肚子，並不饑餓。

這位少年劍客，雖然年紀輕輕，但臉上一副冷冰冰神態，居然和冷面道姑很是相似。

倘若只有他們兩人，那麼這裏的空氣一定很悶。

不但悶，而且冷。

人，是會改變空氣的。

有些人會使空氣變冷。

幸好也有一些人會使空氣變得暖熱起來。

不瘦和尚就是後者。

他越喝得多，說話也越多。

這是一般酒徒的「正常現象」。

「洒家今天眞高興。」不瘦和尚咬着一條鵝腿，滿嘴都是肥油。

西門看花淡淡道：「每逢喝了酒，你就算給人砸破了寺院也會『眞高興』。」

不瘦和尚雙眼一翻，繼而笑道：「洒家的寺又不是少林寺，它本來就破得像叫化子的臭褲，就算給人一把火燒光了，洒家這個破寺方丈也絕不會心疼。」

宇文卓君笑道：「若連破寺都沒有，你們這幾個懶和尚恐怕要住狗窩了。」

「狗窩也好，貓洞也好，咱們師徒都不在乎。」不瘦和尚哈哈一笑，忽然目注小杜：「新郎倌，你看洒家是否醉了？」

小杜這個「新郎倌」訕訕一笑，答不上。

不瘦和尚忽然嘆了口氣，道：「唉，老實說，洒家對於閣下，實在沒有甚麼好感。」

一直沒說過半句說話的冷面道姑突然冷冷道：「胖和尚，你在胡說些甚麼?」

不瘦和尚搔了搔肚子，吃吃笑道：「洒家不是胡說，這位新郎倌，遲早都會站在洒家的頭上，那時候，洒家想懶一些也不行了。」

西門看花淡淡一笑：「新郎倌將來就是站在你的頭上，也絕不會在你的禿頭上撒一泡尿的，這方面你大可以放心。」

小杜暗暗納罕。

——自己將來會站在那不瘦和尚的頭上？

這是甚麼意思？

就在這時候，寇不平長身而起。

「在下告辭了。」他一開口就說要走了。

不瘦和尚雙眉一皺：「小劍俠，你這一下子，倒與你老子有九分相似。」

寇不平勃然變色：「不瘦和尚，你無緣無故提起先父，算是甚麼意思?」

不瘦和尚也站了起來：「小傢伙，你算是在敎訓洒家?」

寇不平怒道：「寇家的事，誰都管不着。」

不瘦和尚怒道：「洒家幾時管你寇家的事來着?」

寇不平冷冷一笑：「大和尚，你是不是想殺了我?」

不瘦和尚嘿嘿一笑：「洒家為甚麼想殺了你?」

寇不平道：「先父在世時，你就已對咱們寇家中人大有敵意。」

不瘦和尚一拍桌子：「小傢伙，你太放肆了！」

嗆啷一聲，寇不平忽然拔劍。

不瘦和尚嘿嘿一笑。

「就是你老子生前，也不敢向洒家拔劍！」

寇不平的臉龐已發白。

刷！

他一劍刺出，直取不瘦和尚的咽喉。

不瘦和尚雙目圓睜，冷笑道：「很好，果然是長江後浪推前浪！」

他沒有閃避，也沒有招架，仍然是像座山般站在那裏。

寇不平的臉色又已變了。

因為一支枯竹，已悄悄的接着劍鋒，使他這一劍無法再刺出半寸。

這一支枯竹，看似軟而無力，但寇不平却覺得有一股極沉重的壓力，壓在劍鋒之上。

那是西門看花的「盲竹」。

「小寇，這就是你的不對了，」西門看花沉聲道：「大家都是自己人，甚麼事情不好商量，何必一動手就來這種不是你死就是我亡的凶險殺着?」

寇不平鐵青着臉：「我是人孤勢弱，你們要剮要殺，任悉尊便好了！」

「唉，這算是甚麼話?」西門看花放開了枯竹，嘆道：「寇大俠是咱們數人生死之交，而你却是他唯一的血脈，無論怎樣，咱們也絕不會傷害你分毫！」

宇文卓君走到寇不平身邊，緩緩說道：「不平，將來天河帮復出江湖，還得靠你多出點力量，又何苦自相殘殺，內閧起來?」

聽見「天河帮」這三個字，小杜不由心中怦然一跳。

他還很年輕的時候，就已聽人說過不少關於這個帮會的故事。

想不到阿凝的師父，原來就是天河帮的人，而且看來身份極高。

宇文卓君雖然在勸解寇不平，但寇不平却充耳不聞。

他的態度一向就很惡劣，現在更差。

「我會記着你們的，再見了！」他悻悻然地回劍入鞘，接着離去。

宇文卓君嘆息一聲：「這孩子……」

突聽冷面道姑說：「待貧道去勸一勸他。」

她臉上的神態還是那麼冷漠。

但小杜却看出，她的眼神裏，閃動着一種奇特的光芒。

寇不平走了。

冷面道姑也走了。

不瘦和尚吸了口氣，忽然笑道：「好酒！好菜！好生有趣！」

羽凌厲瞪了他一眼：「這都是你弄出來的沒趣事，還說有趣！」

不瘦和尚搓着大肚子，又是一笑：「你說沒趣就沒趣，但今天是杜檀樾的大喜日子，就算咱們很沒趣，他一定還是春風得意，好生有趣的。」

西門看花哈哈一笑：「這才像是句人話。」

不瘦和尚怪眼一翻：「那麼洒家剛才說的是甚麼話?」

「鬼話！」

不瘦和尚正要發作，忽然遠處傳來一下凄厲已極、也恐怖已極的慘叫聲。

羽凌厲臉色一變。

宇文卓君也是面龐發白：「這……好像是……」

「是無心！」西門看花是個瞎子，他的聽覺比任何人都更聰敏：「冷面道姑出了事——」

他的話還沒有說完，不瘦和尚和羽凌厲已首先雙雙急掠了出去！

（二）

谷外，是一條石徑。

石徑蜿蜒曲折，兩旁古木參天。

不瘦和尚雖然肥大，但輕功居然是第一流的。

當然，有「霹靂黃鶴」之稱的羽凌厲，絕不會比他稍慢。

但一直還是不瘦和尚走在前頭。

他突然停下脚步。

羽凌厲也相繼停下來。

兩人同時抬頭。

只見一株大樹上，搖搖幌幌的懸掛着一個人。

那是冷面道姑！

× × ×

冷面道姑面上的形態變了。

她平時總是冷冰冰的，好像臉上的肌肉從來都不會發生變化。

但現在，她的表情不再是一片冰冷，而是充滿驚惶、憤怒。

不瘦和尚、羽凌厲也是又驚又怒。

只見無心的背後，插着一口劍。

劍鋒自她的背心穿過，直貫胸膛。

劍鋒染滿血。

那赫然竟是寇不平的劍！

（三）

無心死了。

但寇不平却不見了。

不瘦和尙倒提禪杖，大聲吼叫：「姓寇的小子，你躲到那裏去了，洒家都要找你算帳！」

沒有反應。

寇不平已無影無踪。

這時候，宇文卓君、西門看花也趕了上來。

西門看花臉色一變，道：「好重的血腥氣！」

宇文卓君黯然道：「無心死了。」

西門看花神色慘然：「想不到天河六友，如今又弱一人！」

宇文卓君嘆了口氣：「小寇不見了，只是留下了一口劍。」

「烏鯊一點白？」

「不錯，在無心身上的那口劍，正是烏鯊一點白。」

不瘦和尙怒道：「洒家去找他！」

宇文卓君却伸手一攔：「你往那裏去找？」

不瘦和尙道：「大不了找往寇家！」

宇文卓君搖搖頭：「他若還能回寇家，那實在是萬幸之事。」

不瘦和尙臉色一變。

「老太婆，這是甚麼意思？」

「你以爲這是小寇幹的？」

「不是他還有誰？」

宇文卓君又嘆息道：「剛才究竟是無心追趕寇不平，還是寇不平追趕無心？」

不瘦和尙禪杖頓地：「自然是無心追趕寇不平……」

宇文卓君道：「先走的是小寇，後來追上去的却是無心，那麼無心又怎會背後中劍？」

不瘦和尙一怔，但隨卽說道：「高手過招，從背後一劍擊中無心，那是毫不稀奇的事。」

宇文卓君道：「小寇這兩三年來，雖然在江湖上闖出了一番績業，但以武功而論，他能比得上父親寇隱泉嗎？」

不瘦和尙還未回答，西門看花已截然說道：「那當然還有一段很大的距離。」

「這就是了，」宇文卓君緩緩道：「卽使是寇隱泉復生，他要在無心背後一擊而中，也並非易事，又何況是區區小寇而已？」

不瘦和尙皺了皺眉。

「老太婆，妳的說話不無道理，但這口劍……」

宇文卓君輕嘆一聲，突然身形斜斜向上拔起。

她向上飛拔的速度並不快，倒像是神話裏的神仙，脚踏彩雲，冉冉向上飛升一樣。

她足下沒有彩雲。

這只是一種卓越的輕功——「節節傳勁」。

內力修爲稍弱的人，絕無可能使出如此精妙的輕功身法。

冷面道姑懸屍之處，最少距離地面有丈五、六高。

宇文卓君身形飛拔到屍旁，輕輕伸手拔劍。

羽凌厲突然驚呼：「老太婆，小心劍柄上有毒。」

「果然有毒，劇毒！」宇文卓君冷冷一笑，身形又再徐徐着地。

直到這時候，衆人才看見，宇文卓君的手裏，已備有方巾。

西門看花眉頭一皺：「好毒辣的手段，只怕無心的屍身上，也同樣有毒。」

宇文卓君點點頭。

「不錯，那是蜀中唐門的『毒裏無痕』藥末！」

「這種毒藥，只要沾上一點點，不出六個時辰，整個人就要化爲一灘血水！」西門看花沉聲說。

宇文卓君眉頭一皺：「想不到唐門中人，也有人要害冷面道姑。」

羽凌厲道：「這人要對付的，不單是無心，還有咱們。」

「管他娘個鳥！」不瘦和尙怒道：「倘若給洒家遇上了，洒家一杖砸碎他的腦袋！」

宇文卓君冷冷一笑：「光會吼跳有甚麼用？難道無心會比你更不成材？她現在還不是給人掛在樹上？」

不瘦和尙「唉」的一聲，道：「老太婆，妳別老是長他人志氣，滅自己威風好不好？」

羽凌厲道：「老太婆的說話，並非無理，而且目下形勢，敵暗我明，凡事都要再三小心。」

不瘦和尙「哼」的一聲，冷冷道：「偏就是有這種懦夫！」

羽凌厲道：「大和尙，你就當我是個懦夫好了，我絕不介意。」

西門看花道：「倘若他們連蜀中唐門的高手也招攬在門下，那是不容小覷。」

宇文卓君說道：「蜀中唐門，雖然並不是甚麼名門正派，但他們這一家族，也有他們一定的規矩與尊嚴，倘若說整個唐門都已和他們有所勾結，老身實在很難相信。」

「不錯，」羽凌厲也同意宇文卓君的看法：「樹大有枯枝，偌大一個家族，其中有人甘願作別人的爪牙，那是毫不爲奇之事。」

西門看花長長的嘆了口氣：「咱們天河帮，自從老帮主仙逝迄今，已是整整十五年沒有人負起領導之責。」

不瘦和尙一翻怪眼：「算命先生，你是不是想做帮主？」

「這個嘛，你不必試探了，」西門看花寒着臉，冷冷的說：「咱們早巳說過，除了老帮主的後人之外，誰都不配當天河帮的帮主。」

不瘦和尙道：「是女流之輩，也不能當本帮帮主。」

羽凌厲說道：「這豈非是看小了女人嗎？」

不瘦和尙道：「那倒不是這樣說，老帮主臨終之時，曾再三叮囑，別讓自己的兩個女兒承繼帮主之職！」

西門看花道：「老帮主是怕自己的女兒生性柔弱，難當大任。」

羽凌厲道：「但阿凝和阿慈，都很不錯，尤其是阿慈，更是豪爽剛强，有男兒漢好本色。」

宇文卓君嘆了一口氣，道：「阿慈雖然胆子大，是個勇者無懼的人，但却粗心大意，絕非一個精明的大將之材。」

羽凌厲道：「阿凝又怎樣？」

宇文卓君說道：「阿凝比較細心，但却缺乏江湖經驗，而且由於先天資質所限，武功方面，無法衝破其父昔日第五層境界。」

羽凌厲道：「武功是急不來的，況且老帮主還有一顆『千煉朱菓參王丹』，倘若給她服下……」

「那是白白浪費了老帮主的一番心血！」宇文卓君斷然地說。

「却是何故？」

「『千煉朱菓參王丹』，是用九轉純陽眞火，經過九九八十一晝夜製煉而成的，它只適合年紀二十至五十的壯男服用，倘若年紀太細或者太老邁，服下這種丹藥，縱使沒有不艮反應，也會使其作用大大的打了個折扣。」宇文卓君語聲一輕，接道：「尤其是阿凝是女子之身，就算服下此丹，最多只可以使她平添五成左右功力，那又有甚麼用處？」

羽凌厲道：「然則妳打算怎樣？」

宇文卓君道：「現在阿凝已成親，她的夫婿正是承繼本帮主的唯一人選。」

羽凌厲目光一亮：「妳眞的打算讓他服下『千煉朱菓參王丹』？」

宇文卓君點點頭。

「不但如此，咱們還要把他訓練，使他成爲武林中的絕頂年輕高手，唯有如此，天河帮才有復興希望！」

不瘦和尙居然也嘆了一口氣：「唉，洒家已懶惰了許多年，再懶下去，恐怕連骨頭都會軟得像棉花。」

羽凌厲目注宇文卓君，道：「妳認爲杜循齡這後生小子，値得咱們信任？」

宇文卓君道：「相人之術，老身自信從來未曾有一次看走了眼，小杜確是可造之材，也是一個可信任的年輕後輩。」

不瘦和尙道：「如此好極，三年之內，咱們全力栽培阿凝的老公，然後再重出江湖，與黑天牢的混蛋東西一決雌雄！」

「小杜的父親，說不定是被困在黑天牢，如此，小杜與咱們這幾副老骨頭，倒是敵愾同仇，將來必然可以共同進退！」

「對！就決定這麼辦！」西門看花也同意宇文卓君的決定。

× × ×

冷面道姑死了。

寇不平不知去向，只留下了一口劍。

兇手是誰？

是黑天牢中人？還是另有其人？

天河帮的將來會演變成怎樣？

三年後的小杜，能否重振天河帮的雄風？

這一連串的問題，都隱藏在每個人的心裏。

大鬧黃金賭坊

（一）

三年後。

江湖上一個隱伏多年的帮會，捲土重來。

那是天河神君南宮先壽在二十五年前一手創立的天河帮。

直到這時候，阿慈和阿凝才知自己的眞正身世。

南宮先壽是她們的父親。

十五年前，南宮先壽與仇家決門於華山百里亭下，結果身受重傷，半個月後死於帮會總壇內。

南宮先濤死後，宇文卓君唯恐仇家再向他的兩個女兒施下毒手，遂帶走兩孤雛，避世一隱谷中。

一直以來，宇文卓君都不把眞相透露，甚至要兩個女孩跟她姓宇文。

在天河帮中，宇文卓君地位頗高，但她向來生性淡泊，而且絕少在江湖上走動，所以一般人只知道天河幫高手輩出，却不知道有宇文卓君這麼一個高手存在。

現在，杜循齡已非昔日之「黑獵者」可比。

江湖上的人，也並未因三年之別而忘記了這位青年俠客。

其父杜君爵依然下落不明。

但大多數人都認爲，他在黑天牢中。

（二）

秋，黃昏。

一匹黑馬，一個白袍人，不徐不急的進入洛陽城。

× × ×

暮色四合，洛陽城已在夜幕籠罩下。

在大臨街的西方，有一座兩層高的大樓。

這幢大樓氣派不凡，倘若不知就裏，會使人以爲這是朝廷大員的官邸。

這是一座賭坊。

也是洛陽城內最著名的黃金賭坊。

那白袍人，牽着黑馬，朝大門而去。

立刻有個兩眼白多黑少，鼻孔朝天的中年漢子走了過來。

「尊駕是……」

「賭徒。」白袍人回答。

「可有黃金牌？」

「沒有。」

「抱歉，」這中年漢子的臉色立刻變得很不好看：「這裏的規矩，向來只招待熟客，沒有黃金牌，請恕在下無法容許尊駕入內，除非……」

白袍人淡淡道：「除非怎樣？」

中年漢子道：「除非尊駕先行取得黃金牌，那麼才可以入內。」

白袍人說道：「要怎樣才能取得黃金牌？」

中年漢子道：「在洛陽，只有咱們的總管，與錢大官人才能發出黃金牌。」

「你是說蔡老兒？」白袍人問。

中年漢子的臉色驟然一變：「朋友，你說甚麼？」

白袍人淡淡道：「我不是你的朋友，你也不必拍我的馬屁！」

中年漢子忽然擊掌。

立刻有四個精壯的勁裝大漢圍攏了上來。

中年漢子臉色冰寒，冷冷道：「這位兄台，對咱們很不客氣。」

白袍人搖搖頭。

「蔡老兒不在這裏，我又怎能對他不客氣？而且，我早就說過，你不必拍我的馬屁，我既不是你的甚麼朋友，更不是你

的甚麼『兄台』。」

中年漢子一抱拳，一張臉好像已黑了幾分：「在下姓雷……」

「你姓雷，名客氣，外號『時價不同』，是也不是？」

「你對我倒很瞭解。」

「但你對我却很不客氣。」

雷客氣冷冷道：「找岔子的是誰，你我心中有數。」

白袍人道：「去年，找有個朋友想進入賭坊，結果因爲沒有黃金牌，給人踢了出來。」

雷客氣冷笑一聲：「這種事，每個月至少有好幾樁。」

白袍人道：「但我這位朋友，却在給人踢出來之前，給人扒掉了錢包。」

雷客氣道：「他失了錢包，干賭坊屁事！」

白袍人說道：「他的鼻子還給人打扁了。」

雷客氣道：「每年給我打扁鼻子的人，本來就不計其數。」

「既然這樣，你的名字該改一改，」白袍人淡淡道：「你不該叫客氣，而是應該叫殺氣。」

雷客氣沉聲道：「你已知道我全身上下都是殺氣，還敢在這裏撒野，胆量倒是不小。」

白袍人道：「因爲我本身就是一個賭徒。」

「賭徒！」雷客氣冷冷一笑：「你是不是要跟我賭一賭誰的拳頭快一些？」

白袍人點點頭。

但他剛點頭，雷客氣的拳頭已撞向他的鼻子。

（三）

白袍人沒有動。

他紋風不動，既沒有閃避，也沒有招架。

他的鼻子莫非是用鐵鑄的？

雷客氣心裏想：「又有一個鼻子遭殃了。」

那知心念未已，一塊東西突然激射過來，不偏不倚已撞在他的手臂上。

雷客氣連看都沒看見那是甚麼東西，右手手背已疼澈心肺。

白袍人同時伸手。

原來那東西射向雷客氣手背之後，又再反撞射向白袍人。

白袍人輕輕伸手一抄，已把那塊東西接在手上。

那是一塊金澄澄的牌子。

白袍人輕輕一晃，微笑着對雷客氣說：「這是不是黃金牌？」

雷客氣連臉都綠了。

他東張西望，却看不見是誰暗算了自己這一把。

白袍人悠然一笑，又道：「我現在是不是可以進入賭坊了？」

「不能！」雷客氣大怒，指揮四個壯漢：「把這廝幹了再說！」

四個大漢却沒有反應。

雷客氣一怔，再看清楚一點，原來這四人不知何時，已給人點住了穴道。

他不由駭然變色。

這四個大漢一直都在自己的身邊，但他們一齊給人點住了穴道，而自己却還是懵然不知。

白袍人微微一笑，忽然問雷客氣：「你可知道是誰點了他們的穴道？」

雷客氣吸了口氣，却是作聲不得。

白袍人慢慢的接道：「告訴你，那是司馬縱橫。」

雷客氣聽到最後四個字，不由面色更加難看。

直到這時候，他才注意到眼前白袍人的眞正樣子。

× × ×

這白袍人約三十來歲，方臉，神采飛揚，唇上留着兩撇髯子。

他是個成熟而健康的男人。

除非你很討厭男人長着兩撇髯子，否則，無論是誰都不能否認，這人的確是一個很好看、很瀟洒的男子漢。

他背後揹着一口劍。

雷客氣終於看出，那是天下間獨一無二，甚至有人傳說那是鳳凰化身的鳳凰神劍。

倘若剛才出手點住四大漢穴道的人，眞的是司馬縱橫，那麼這白袍人，自然就是辣手大俠鐵鳳師無疑。

「你……姓鐵？」雷客氣的聲音已軟弱下來。

他的名字叫客氣，那是不錯的。

他有時候的確對人很客氣，尤其是在老闆、總管上級面前。

更尤其是在面對比自己更兇惡的人的時候，他會由一條豺狼，立刻變成一頭羊兒。

他現在已沒有半點兇相。

他很馴。

他馴服如小羊，臉上的表情「客氣」到不得了。

他彎腰、陪笑，露出一副小人嘴臉的樣子。

「剛才是小的有眼不識泰山，該打！該打！」雷客氣不住的賠罪：「你一定就是鐵鳳師大俠，像你們這種英雄好漢，千怪萬怪，相信也不會怪到小的頭上，咳咳……剛才的事……」

「剛才的事算了，」白袍人淡淡道：「但我朋友那鼻子的債，你一定要還。」

雷客氣連連點頭，說道：「不錯，是債都要還，要還，改天小的親自去向他賠個禮……」

他還沒有說完，白袍人的拳頭已撞在他的臉上。

「雪……雪……」雷客氣疼的滿天星斗，蹲下來險些沒叫救命。

× × ×

賭坊外發生的事情，賭坊內的人彷彿完全不知道。

這裏實在是一個很熱鬧，也很刺激的地方。

白袍人緩緩的走到一張賭桌旁，一言不發。

桌上賭的是擲骰子。

現在，當莊的是個瘦猴兒般的白臉老人。

這白臉老人手執三顆骰子，嘴裏大叫：「豹子！」

三顆骰子隨即擲在一個大碗內。

骰子在轉動。

第一顆最先停下來的是二。

第二顆停下來的，也是二。

白臉老人大叫：「二、六！」

最後一顆若是兩點或者六點，他就會統殺無賠。

骰子快要停下。

「一！」衆人大叫。

好熱鬧，好刺激。

那分明是個「一」點了。

但忽然間，這顆骰子變了，居然變成一堆粉末。

衆皆嘩然。

白臉老人大叫：「是豹子！統殺！」

說着，伸手就往桌上抓衆人的銀子。

有人不服。

「老不死，你找死！」

但白臉老人却東指西劃，一口氣打翻了七八個賭徒。

「你們才找死！三顆骰子，全是兩點，不是豹子是甚麼？」

立刻有個穿着黑衫白襪布鞋的中年人走了過來，沉聲道：「嚴老兒，你今天賭瘋了？」

白臉老人連看也不看他，把桌上所有的銀子都兜在懷裏。

黑衫中年人怒道：「你果然是來找岔子的！」

白臉老人終於看着他。

「就當老夫是來找岔子的，那又怎麼樣？」

黑衫中年人冷笑：「把銀子放下。」

白臉老人一笑，突然把懷裏的銀子當作暗器，全都射向黑衫中年人！

太原十八令

（一）

賭客又是一陣嘩然。

有人急急離去，胆子大一點的，也站開遠遠。

那些銀子，原本一塊一塊，但當這白臉老人從懷裏射出來的時候，竟然已變成了無數的細小的碎片。

黑衫中年人倏地旋身閃開。

他沒事。

但隨他而來，跟在背後的幾個大漢，却全都遭了殃。

慘呼之聲接二連三响起，五個大漢滿身鮮血，仆倒下去。

白臉老人哈哈一笑：「阮鐵衫，老夫以爲你眞箇銅皮鐵骨，原來也一樣怕了我的暗器功夫。」

那黑衫中年人，乃黃金賭坊副總管——「威鎭洛陽」阮鐵衫。

阮鐵衫在洛陽，的確是一個不尋常的人物。

但這白臉老人，更非等閒之輩，乃「太原十八令」之首腦人物——「令出如山」嚴步嶽。

嚴步嶽近來經常出現在黃金賭坊內。

他賭的不大。

但這很正常。

因爲江湖上的人都知道，「太原十八令」這個帮會組織，不偷不搶，不欺不詐，從來都沒有利用本身的實力去賺取過一文不義之財。

而且，「太原十八令」中人，全都是窮光蛋之流，絕無一人算得上是「富有」的。

嚴步嶽已是比較「有錢」的一個。

他在洛陽混了好幾年，不知如何，居然弄到了一塊黃金牌。

於是，他常在賭坊裏出現。

平時，他很規矩。

但今天，誠如阮鐵衫所說了，他好像是賭瘋了。

× × ×

賭坊內，阮鐵衫與嚴步嶽展開惡戰。

嚴步嶽突然發難，自然是早有預謀。

他絕不是志在那些銀子。

他只是借題發揮，要把阮鐵衫引了過來。

在此同時，賭坊的另一個角落，也掀起了一場激烈的惡鬥。

阮鐵衫怒道：「嚴老兒，你今天是存心來砸台的！」

嚴步嶽道：「不錯，老夫就是要來砸黃金賭坊的台，而且還要把黑天牢夷爲平地。」

阮鐵衫臉色一變：「你胡扯甚麼？」

「嘿嘿！」嚴步嶽冷笑不迭：「你以爲老夫不知道，黃金賭坊與黑天牢的來龍去脈？」

阮鐵衫不理睬他，不再答話。

他頻施殺手，一掌復一掌，猛擊嚴步嶽致命要害。

但嚴步嶽招式緊密，阮鐵衫要攻進去，絕不容易。

但冷不防背後突然殺出一支銀戟，一招就已穿過嚴步嶽的胸膛！

兩個人的臉色同時變了。

那就是嚴步嶽，還有白袍人——鐵鳳師！

（二）

一支銀戟，一把尺半長的銀髯子，一個全身銀袍，足穿繡綫薄靴的老人，正用一種暴戾如豹，兇猛如獅的目光，瞧着嚴步嶽。

這老人幾乎就像是一團銀光。

他連瞳孔裏發出的光采，都似是銀色的。

嚴步嶽面目猙獰，猛然回頭。

「銀霸主！你這一戟很好！」嚴步嶽厲聲道：「但太原的英雄好漢，成千上萬，你能把他們統統殺光嗎？」

銀袍老人桀桀怪笑：「不管怎樣，『太原十八令』之首，已死在本座手裏！」

說到這裏，銀戟收回。

嚴步嶽慘嚎一聲，倒了下去。

賭坊中，激戰仍然持續。

銀袍老人的目光，凝注在鐵鳳師的臉龐上。

× × ×

「你就是鐵鳳師？」

「是的。」

「你已知道，『太原十八令』今天會向黃金賭坊發難？」

「是的。」

「你知道本座是誰？」

「知道，」鐵鳳師漠然一笑：「你是黃金賭坊的大總管，也是黑天牢的銀霸主

蔡無傷!」

銀袍老人大笑。

「好說!好說!本座正是蔡無傷，你明知我在這裏，還敢插足這淌渾水，可說是好膽量!」

鐵鳳師搖搖頭，嘆道:「雖然，這本來不關我的事，但我卻還是想找找你這位銀霸主。」

銀霸主蔡無傷嘿嘿一笑:「本座現在已來了。」

鐵鳳師道:「但你來的極不光明正大，好像一隻老鼠從屋樑上跌了下來，然後又出其不意的咬了別人一口。」

蔡無傷又是嘿嘿一笑:「本座就是知道你這位辣手大俠在此，倘若不出奇制勝，一招就結果了嚴老兒的性命，你必然會加以干涉，那時候，本座倒要大費一番手脚了。」

鐵鳳師冷冷一笑，道:「你現在的確省了不少功夫，但此事傳揚開去，銀霸主這塊招牌，可就變得很臭很臭了。」

「成者爲王，敗者爲寇，管他香香臭臭，總之，『太原十八令』從今後起，就得在江湖上永遠除名。」

「銀霸主，你以爲自己很成功?」

「最少，本座目前爲止，還沒有失敗過。」

「錯了，」鐵鳳師搖頭嘆息:「從你第一天爲黑天牢主人賣命的時候開始，就已經鑄下了大錯。」

蔡無傷道:「廢話!」

鐵鳳師道:「沒有人能把你從深淵裏挽救出來，除非你馬上省悟，馬上擺脫黑天牢主人的控制!」

蔡無傷道:「鐵鳳師，你太多管閒事，必將惹來殺身之禍。」

鐵鳳師道:「人生在世，若遇不平事而不管，那是如骨梗喉，不吐不快。」

蔡無傷道:「骨梗在喉不會死，無端把別人的事攬到身上，却會招來大禍。」

鐵鳳師道:「在下這一次到此，也不單是爲了要帮助『太原十八令』，還有一事，要向蔡霸主請教一二。」

蔡無傷陡地冷笑:「請教倒不敢當，鐵大俠有何事情，儘管說出來讓本座聽聽便是。」

鐵鳳師道:「這十年來，黑天牢對付異己的手段，可說得是無所不用其極，而且還有不少武林高手，被囚於黑天牢中，請問蔡霸主，被囚之人，其中可有『怪刀神翁』郝世傑在內?」

「甚麼?」蔡無傷雙目一睜:「你是說九玄洞主郝老怪?」

「不錯。」鐵鳳師緩緩道:「正是九玄洞主。」

蔡無傷忽然「嗤」的一聲笑了出來。

「眞好笑。」

「何好笑之有?」

「武林中每天失踪的人，不論是男是女，是老是幼，是高手或者是第八流脚色，可說是不知凡幾，怎見得所有失踪的人，都與黑天牢有關係?」

「在下自然有理由相信，郝老洞主之失踪，確與黑天牢大有關係。」鐵鳳師沉聲說道:「郝老洞主是在湖北青蓮客棧裏不見了的。」

「青蓮客棧?」蔡無傷嘿嘿一笑:「本座連青蓮客棧的名字也未曾聽過。」

鐵鳳師道:「郝老洞主曾接一信，有人要在青蓮客棧會晤他。」

蔡無傷道:「這人是誰?」

鐵鳳師道:「金天錦。」

蔡無傷面上不由一陣動容:「蘭州武林第一大豪?」

鐵鳳師點點頭:「正是蘭州老金。」

蔡無傷說道:「蘭州金天錦與郝世傑是多年摯友，老金的筆跡，他自然認得出來。」

鐵鳳師道:「倘若不是這樣，郝老洞主也不會趕到湘北去。」

說到這裏，賭坊內的戰鬥已完全停止下來。

「太原十八令」損折高手逾半，但黃金賭坊的人也受創不輕。

暫時，雙方雖然停戰，但形勢仍然是十分緊張的。

他們就像是兩條兇猛的巨獸，經過一段時間激烈搏鬥之後，現時正處於喘氣休息的階段。

本來，「太原十八令」羣雄，是絕不願意在這時候停下來的。

但却有一人，儘力「勒停」這一場激戰。

那是一個年青人。

獵刀奇俠司馬縱橫。

× × ×

司馬縱橫也來了。

郝世傑神秘失踪，他自然要把事情的貞相，查個水落石出。

(三)

原本由熱鬧，轉變爲激戰連場的賭坊，現在已「平靜」下來。

當然，這種「平靜」，絕不是「和平」的徵象。

血戰還是會隨時發生。

蔡無傷向站在遠處的司馬縱橫看了一眼，冷冷道:「你們早已有備而來，本座似乎已被孤立了。」

鐵鳳師道:「咱們絕非蠻不講理的人，只要你合作一點，咱們未必會對你這位銀霸主怎樣。」

蔡無傷道:「郝老怪在青蓮客棧，是否找到了金天錦?」

鐵鳳師道:「找到了，但却不是一個活的蘭州老金。」

「他死了?」

「你可曾聽說過，中了唐門『絕脈金針』的人，仍然可以活下去?」

「沒有，」蔡無傷彷彿臉色微微一變:「中了『絕脈金針』，就算是唐門的主人，也只有等死的份兒。」

鐵鳳師道:「不錯，這種暗器，根本就沒有解藥。」

蔡無傷道:「老金中了這種暗器?」

鐵鳳師道:「不錯，而且爲數不少，全身上下，最少有七八十枚。」

蔡無傷嘆息一聲:「好浪費啊!」

鐵鳳師目光一寒。

「你在說誰?」

「發毒針之人。」

「他是誰?」

「本座不知道。」

鐵鳳師冷冷說道:「你不知道，誰知道?」

蔡無傷道:「發毒針之人若沒有神智失常，他一定會知道自己是誰。」

他這句話，簡直就是多餘的廢話。

鐵鳳師道:「郝老洞主在青蓮客棧裏發現金天錦被殺後，大爲震怒。」

蔡無傷淡淡道:「人都已給殺了，光是震怒，又有甚麼用?」

鐵鳳師道:「就在這時候，他發現客棧外有個人，鬼鬼祟祟的。」

蔡無傷道:「他追了出去?」

鐵鳳師道:「不錯。」

蔡無傷道:「他追到了甚麼?」

鐵鳳師道:「他甚麼都追不到，反而因爲狂追對方，而損耗了大量眞力。」

蔡無傷道:「後來如何?」

鐵鳳師道:「他再回到青蓮客棧，搜索每一間房子。」

蔡無傷道:「這一切的事，你從何知道?」

鐵鳳師道:「青蓮客棧的老掌櫃，本是郝老洞主的同門師弟，但却在三十年前練功走火入魔，雙腿殘廢，而且經脈大亂，永遠無法再行練武。」

蔡無傷道:「他的說話，你認爲可靠嗎?」

「我絕對相信，毫不懷疑!」鐵鳳師說得很肯定，很有信心。

蔡無傷冷冷一笑，道:「郝老怪搜索房子，結果如何?」

鐵鳳師道:「青蓮客棧是有房子三十二間，郝老洞主搜了三十一間，仍然一無所獲，但當他進入第三十二間房子後，就再也沒有走了出來。」

「他失踪了?」

「不錯。」

「那房子有甚麼古怪?」

「沒有，」鐵鳳師道:「那房子和其他的完全沒有半點分別，若說有古怪，就是租下這房子的人。」

「這房子是誰租下的?」

「一個臉龐上有兩顆痣的黑衣人。」

「你們懷疑他就是暗殺金天錦和令到郝世傑失踪的人?」

「不錯。」

「他是誰?」

「江湖上，有一位高手，臉龐左右，各有大痣一顆，這人你也認識。」

「你是說，咱們黃金賭坊的老闆?」

「當然。」

蔡無傷嘆了口氣:「你們來的不是時候。」

鐵鳳師道:「他不在賭坊?」

蔡無傷沉默半晌，才緩緩道:「他既不在賭坊，也不在洛陽。」

鐵鳳師道:「要怎樣才能找到他?」

蔡無傷說道:「你是找不着他的，除非……」

「除非怎樣?」

「除非獵刀奇俠親自去找，那麼才有機會。」蔡無傷的目光凝注在司馬縱橫的臉上。

× × ×

司馬縱橫一直都只是靜靜地站在另一旁。

蔡無傷向他走了過去。

「你是不是很想找回郝老怪?」

司馬縱橫冷冷一笑道:「錢老闆在哪裏?」

蔡無傷說道:「要找郝世傑，必先要找到錢老闆，而要找到錢老闆，你就得跟我走。」

司馬縱橫連考慮也沒有，立刻就說:「好，我跟你走。」

蔡無傷冷冷道:「除了你之外，誰都不能跟着來，否則一切嚴重後果，恕不負責。」

司馬縱橫道:「我可以保證，絕對沒有人會跟着咱們。」

突聽一人大叫:「蔡老賊，你暗算嚴老大，俺絕不饒你!」

那是「太原十八令」中的老四——快斧顧平。

顧平現在只有七隻手指。

剛才一場猛烈的戰鬥，他左手不見了三根手指。

但他連傷口也沒有裹紮，一雙眼睛就像是毒蛇般怒盯着銀霸主蔡無傷。

阮鐵衫却在這時候嘿嘿一笑:「你要打架，阮某隨時奉陪，又何必麻煩到蔡總管親自動手?」

顧平怒不可遏，已越衆而出，一斧就向阮鐵衫衝劈過去。

却有一口劍，擋住了顧平這一斧。

那是鐵鳳師的鳳凰神劍。

顧平瞪着他:「鐵大俠，你這是甚麼用心?」

「用心良苦，」鐵鳳師微微一笑:「你不錯是個忠肝義膽的血性男兒，但拚命這種事，你還及不上這位阮先生。」

「但嚴老大……」

「嚴令主也是個鐵錚錚的大丈夫，可是對敵我的實力估計，欠缺準確。」

「胡說!」

「絕非胡說，而是實話實說!」鐵鳳師突然臉色一沉:「你們這一次的行動，可說是義勇爲先，值得欽佩，然而，以『太原十八令』目前的實力去撼黃金賭坊，絕非明智之舉。」

顧平神色一變，却是無言反駁。

鐵鳳師冷冷一笑，道:「太原羣雄，力量雖然龐大，但却缺乏緊密的組織，變成各自爲戰，而對着黑天牢，必然大大吃虧。」

顧平道:「難道就此不管?」

「與其螳臂擋車的去管，倒不如坐下來，想個可靠復可行的辦法，再與他們週旋，才是眞正的殺着!」鐵鳳師緩緩地說:「別的不提，就以這位銀霸主來說，你們『太原十八令』中，肯定絕無一人可以把他剋制，縱然一窩蜂湧上去，結果也只有一窩蜂倒下來的份兒。」

鐵鳳師說的毫不客氣，完全沒有半點保留。

「太原十八令」生還下來的人，頓感面上無光。

倘若說這番說話的是別人，那麼「太原十八令」不但不會相信，反而會把他當作敵人看待。

然而，鐵鳳師的說話，却使他們無從反駁，也無法不承認這是事實。

「太原十八令」這一次是犯了輕率的錯誤。

顧平人雖粗鹵，但却還不是個太笨的人。

他忽然嘆息一聲。

「咱們『太原十八令』今次是栽了，好，咱們走，但蔡老匹夫，只要你一天不死，咱們總要找你算帳！」

「太原十八令」揹死扶傷，狼狽地離去。

司馬縱橫也跟着蔡無傷一塊兒走。

鐵鳳師瞧着阮鐵衫，忽然嘆了口氣：「你好像對我很不滿意。」

阮鐵衫也冷冷的看着他：「我為甚麼會對你不滿意？」

鐵鳳師道：「不為甚麼，我是從你的眼神中看出來的。」

阮鐵衫冷冷一笑。

「聽說你的鳳凰七十二劍，是相當不錯。」

鐵鳳師道：「你想向我挑戰？」

阮鐵衫道：「不想。」

鐵鳳師又問道：「為甚麼？是不是怕死？」

阮鐵衫這次點了點頭：「不錯，我知道自己絕不是你的敵手，倘若和你比劍，無疑是送死。」

鐵鳳師淡淡道：「你既然知道我的劍法厲害，就該對我客氣一點。」

阮鐵衫道：「你的劍法雖然厲害，但心腸却還不够硬，不够狠。」

鐵鳳師陡地大笑。

「你可知道我的外號？」

「知道，辣手大俠嘛，對不？」

「一點也不錯，你若以為我殺人會心慈手軟，那可是離譜之又離譜。」

阮鐵衫眨眨眼睛：「你會錯意了。」

「哦？」

「我說你的心腸不够硬，不够狠，並不是說你對敵人仁慈，而是說你把朋友看得太重。」

「我不懂你的意思。」鐵鳳師臉色一沉。

阮鐵衫悠然一笑，道：「倘若你的朋友面臨生死關頭，你能否狠下心腸，不去理他，任由他是死是活？」

鐵鳳師嘿嘿一笑：「司馬縱橫並不是一個呆芋，銀霸主就算存心害他，也不會容易得手。」

阮鐵衫說道：「你對司馬縱橫很有信心？」

鐵鳳師道：「不錯。」

阮鐵衫淡淡一笑：「可惜我現在說的兩個人，也不是司馬縱橫。」

「兩個人？」鐵鳳師目光一寒。

「不錯，是兩個渾人，也是你和司馬縱橫的朋友。」阮鐵衫說。

鐵鳳師冷冷道：「阮鐵衫，你少在我面前耍花樣，有甚麼話，直接了當說出來好了。」

阮鐵衫沒有說甚麼，只是忽然發出了一下尖銳的哨聲。

立刻有兩個彪型大漢，各自拖着一個布袋走了過來。

在布袋的背後，還有兩個青衣老人。

這兩個青衣老人都是高高瘦瘦，臉色青慘，就像是他們身上穿着的衣裳。

他們手裏都有刀。

那是柄長三尺，刀鋒也長三尺的關東斬馬大刀！

無戰無血，天下見血

（一）

看見這兩個青衣老人，鐵鳳師的臉色變了。

「關東雙絕，刀鋒如雪，殺人不見血！」

「大絕刀司徒無戰，二絕刀司徒無血，無戰無血，天下見血不見雪！」

——二十年前，關東雙絕雪野誅十八狼，斬三十六狐，重創七十二惡煞，單是這一戰，就總共有一百二十六個綠林大盜敗在他們兩人的刀下。

那一戰總共打了兩晝一夜，這一雙兄弟，身受創傷無可計算。

然而，他們居然還沒有死。

這是一雙孿生兄弟。

也是江湖中人聞名變色的大魔頭。

黑道上的人，只要想起那雪野之役，就會不寒而慄。

白道上的人，也休想隨便跟他們兩兄弟攀論交情。

黃河大鏢局曾失了一趟鏢，連總鏢頭鏢師趟子手在內，總共死了八十九人，這也是關東雙絕的傑作！

絕大多數武林人物，遇上了關東雙絕，都會臉色驟變。

但鐵鳳師的臉色一變，倒不全然是因為遇上這對司徒兄弟。

他幾乎已經知道，布袋裏的兩個是甚麼人。

誠如阮鐵衫說：「他們是渾人。」

焦四四是渾人。

高六六也是渾人。

這一雙活寶貝，看來已經成為別人的網中魚了。

（二）

布袋很快就被打開，冒出了兩張「燦爛奪目」的臉。

一張紅臉。

一張黑臉。

臉如紅棗的，正是焦四四。

臉如鍋底的，乃是高六六。

鐵鳳師嘆了口氣。

怪刀神翁郝世傑神秘失踪，已經是一件令人大感頭痛的事。

偏偏在這種時候，他的兩個寶貝徒弟也給人抓住了。

焦四四剛能視物，立刻就裂嘴一笑：「哈哈，好極。」

高六六臉色一沉：「咱們給人抓住了，還好個屁？」

焦四四道：「渾球，難道你沒看見鐵大哥在此？」

高六六冷冷一笑：「早看見了，那又怎樣？」

焦四四道：「哈！鐵大哥是咱們的救星！」

高六六搖搖頭：「不見得。」

焦四四道：「何以不見得？」

高六六道：「俺看見他的樣子，並不

輕鬆，似乎比咱們還痲煩。」

焦四四道：「天大痲煩的事，他都遇過了，每一次他都能安然度過。」

高六六說道：「你以為他是個吃飯神仙？」

焦四四道：「神仙是不吃飯的，吃飯的就不是神仙。」

「放屁！」高六六說道：「揚州有個算命的，他叫『天外神仙』，每天吃飯八碗！」

焦四四道：「每天才吃八碗，太少了，俺吃十六碗還不够哩。」

高六六吃吃一笑：「飯桶！」

「你找死？」

「找你去死！」

「媽的，俺揍你！」焦四四掄起拳頭，眞的想揍高六六。

但他忽然「啊呀」的一聲叫了起來：「邪門！俺的勁力不見了。」

高六六哈哈一笑：「你揍不了俺，俺可要教訓你了。」

說着，一個耳光向焦四四的臉上猛摑過去。

× × ×

焦四四吃了一個耳光，但不疼。

一點不疼。

高六六怔住。

「俺也和你一樣，全身酸軟無力。」

兩人面面相覷，忽然齊聲嘆道：「今次死了。」

（三）

鐵鳳師看着這兩個不知死活的渾人，可說是又氣又怒。

但他很快就平靜下來。

因為碰着了這種人，碰着了這種事，就算你氣死了，那又還能怎樣。

阮鐵衫微笑着，對鐵鳳師道：「兩位司徒前輩的武功，想鐵大俠早已知道。」

鐵鳳師道：「放了這兩個渾人，他們本來就是不成氣候的東西。」

「人，咱們是一定放的，」阮鐵衫笑咪咪的說：「但却必須有個條件。」

鐵鳳師道：「你要怎樣？」

阮鐵衫道：「你站着，不許動，也不許過來，受我一掌。」

鐵鳳師皺了皺眉：「那豈不是變了活靶子？」

阮鐵衫道：「我只想打你一掌，倘若你連一掌都受不住，給我打死了，那麼只能怪自己膿包，經不起打。」

鐵鳳師道：「是否我受你一掌，無論死活，你們都一定放人？」

阮鐵衫淡淡道：「是的。」

鐵鳳師目注着司徒無戰，司徒無血，道：「你們呢？」

司徒無戰道：「一言既出。」

司徒無血道：「絕不後悔。」

鐵鳳師瞳孔驟縮。

「好，阮鐵衫，你來罷！」

× × ×

阮鐵衫來了。

他一步一步向鐵鳳師逼近。

他以右掌運聚內家眞氣，一隻手掌變成了血紅之色。

鐵鳳師的腰幹伸得筆直，悍然不懼。

阮鐵衫冷冷道：「你小心——」

話猶未了，他的右掌突然閃電般劈出去！

（四）

好雄厚的掌力。

掌風如同火燄般直向鐵鳳師的胸膛撲去。

鐵鳳師神色沉重，硬受一掌。

那知阮鐵衫的右掌，突然又改變了姿勢。

他不用掌，用指。

他並非志在給鐵鳳師一掌，而是要點他的「膻中」，「氣海」，「百滙」，「坤陽」，「杜頭」五大要穴。

明槍易擋，暗箭難防。

鐵鳳師早已運凝內家罡氣，準備硬接阮鐵衫凌厲無匹的一掌。

他相信，縱使這一掌能令自己受創，但也不容易一下子就要了自己的性命。

為了焦四四和高六六，這一掌他是心甘情願挨下來的。

然而，阮鐵衫却食言。

他知道自己的掌力，雖然看來澎湃洶湧，但絕對殺不了鐵鳳師。

與其令他受傷，不如以點穴手法，把他制住！

× × ×

五穴齊封。

鐵鳳師呆若木鷄。

他臉上沒有半點表情。

阮鐵衫却大笑起來。

「鐵大俠，你是太幼稚了，為了兩個不成氣候的渾人，就落在阮某的手裏！」

鐵鳳師木然道：「你贏了。」

「自然是我贏了，」阮鐵衫哈哈一笑道，「你放心，這兩個寶貝，我一定會把他們放掉，但閣下嘛，可要跟咱們走一遭了。」

走一遭？

走往哪裏？

鐵鳳師嘆了口氣。

不問而知，那必然是黑天牢。

× × ×

黃金賭坊今晚休業。

它何時復業，那是賭徒們極為關心的事。

因為有不少賭徒，把賭博看得比吃飯還更重要。

× × ×

夜更深。

黃金賭坊門外，來了一個大和尚。

這和尚提着一根禪杖，肚皮裏彷彿載了三四個大西瓜。

好大的肚子。

但他的嗓子却似乎更大。

「阮鐵衫，蔡無傷，你們都給洒家滾出來！」

他叫了幾遍，沒有反應。

又有一個黃衣老人走了過來，站在大和尚的身邊。

這人的皮膚焦黃，身材矮小。

「大和尚，你光是在此亂叫，有甚麼用？」

大和尚點點頭：「你說得對，洒家和你一起殺進去！」

黃衣老人道：「幫主還沒到洛陽，咱們就胡亂採取行動，恐怕……」

「怕個屁！」大和尚哼的一聲：「洒家早已驚不住，你不去，洒家自會把那些混蛋揪將出來！」

說到這裏，人已有如旋風一般衝入賭坊。

黃衣老人嘆了口氣，也跟了上去。

青手觀音十八變

（一）

黃金賭坊內，仍然燈光輝煌燦爛。

然而，裏面好像已變成了一片死寂的世界。

賭桌、賭具仍在。

但賭客和那些荷官、打手都不見了。

大和尚眉頭一皺。

他回頭問黃衣老人：「這裏怎會沒有人的？」

黃衣老人神情肅穆地說道：「事有蹊蹺。」

「當然是事有蹊蹺，洒家……」說到這裏，忽然大喝：「是誰在裏面？」

「裏面」者，是指賭坊東方的另一個廳院。

大和尚一縱身，人已進入廳內。

只見兩個大漢，正在喝得天昏地暗，兩旁都堆放着大大小小的酒罎。

大和尚一怔。

「這……這不是郝老怪的兩個寶貝徒弟嗎？」

黃衣老人也走了進來：「不瘦，你認得他們？」

大和尚嘆息一聲：「這兩個渾人，洒家又怎會不認得？」

黃衣老人雙眉一緊，忽然說：「他們不是喝醉，而是給人在酒裏下了毒。」

大和尚臉色一變，走近一看：「果然不錯。」

黃衣老人倏地出手，把兩人的穴道都點住。

大和尚問道：「羽老兒，現在你打算怎樣？」

黃衣老人沉聲道：「這兩人中毒不輕，決非你我所能救得了的。」

大和尚道：「解毒這一門功夫，老太婆最在行。」

黃衣老人點點頭：「咱們先把這兩個渾人帶回客棧，然後慢慢再作打算。」

大和尚揹起了焦四四，道：「咱們走吧！」

「走往哪裏？」賭坊內忽然響起了一個沙啞而蒼老的聲音。

又有另一人冷冷笑道：「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獄無門闖進來，不瘦和尚、霹靂黃鶴，咱們久違了！」

大和尚、黃衣老人互望一眼，兩人眼神裏都露出了殺機。

廳外、兩個青衣老人，各擁斬馬刀，一東一西把出路封死。

那是關東雙絕。

（二）

大和尚是不瘦。

黃衣老人是「霹靂黃鶴」羽凌厲。

這兩位曾經叱咤風雲，名重武林的絕頂高手，又再重現在江湖上，洛陽城中。

眼下洛陽城最大是非之地，也正是這座黃金賭坊。

司徒無戰目光如刀，不斷地在不瘦和尚的大肚子上刮來刮去。

不瘦和尚哈哈一笑：「你是無戰？還是無血？」

「無戰。」

「你今天似乎想大戰一場。」

「近年來，值得老夫出手的江湖人，已越來越少。」司徒無戰淡淡地說。

「洒家又怎樣？」

「二十年前，你還不配。」

「今日又如何？」

「縱然勉强一些，但也差不多了。」

不瘦和尚大笑：「阿彌陀佛，你這老匹夫比洒家還更狂妄。」

司徒無戰斬馬刀一頓地，鏗鏘有聲：「爾等天河帮中人物，歷來都是咱們的手下敗將，又還有甚麼值得吹大氣！」

羽凌厲冷冷道：「黑天牢中，現在總共囚禁了多少武林高手？」

不瘦和尚嘿嘿一笑：「你們是不是連洒家都想一併抓了回去？」

司徒無血忽然開口：「敝上有令，能抓住的，就抓住，抓不住的，一刀剹開就算！」

「一刀剹開就算！」不瘦和尚嘿嘿一笑：「你倒說得他媽的很有趣，你以爲洒家眞的是砧板上的肥豬肉？」

司徒無血倒提斬馬刀，輕撫刀鋒冷笑道：「你想試一試？」

不瘦和尚一聲怪嘯，禪杖已經出手。

× × ×

人影一閃，司徒無血已到了不瘦和尚身前。

不瘦和尚禪杖首先擊出，只見招式威猛，聲勢凌人。

司徒無血的斬馬刀本是長兵器，但卻採取近身搏擊之術，甫以短棍、橫袖斧之類的兇險招式，封住不瘦和尚出手方位來鬥。

羽凌厲目中精光倏閃。

司徒無血着實厲害。

不瘦和尚一聲大吼，施展出自創的「大和尚杖法」，一杖緊接一杖，就像是驚濤駭浪中的一條巨鯊，處處向司徒無血的要害撲噬過去。

司徒無血不由提高警覺。

這大和尚杖法之凌厲，實在罕見。

兩人一動上手，就已殺得難分難解，兇險萬分。

陡地，司徒無血身形向下一沉，展施出地趟身法。

嗖！嗖！

斬馬刀居然由下而上，猛力劈出。

刀鋒捲起狂風，每一刀都勢若雷霆，又似是從地上冒出了千層巨浪。

不瘦和尚冷笑，禪杖有如蜻蜓點水，一點、兩點、三點……點點俱點向了司徒無血的咽喉。

這種招式，看似平平無奇，但在司徒無血這種刀勢下仍能予以反擊，卻足可見不瘦和尚的武功，着實非同小可。

在激戰中，不瘦和尚的頭腦，極其冷靜，和他平時的行事作風，截然兩樣。

司徒無血倏地大叫：「好杖法！」

他才叫出三個字，斬馬刀又已旋風般倒捲發招，唰唰唰唰！一連五刀把不瘦和尚逼退三步。

不瘦和尚雙臂舉杖，奮力抗拒。

司徒無血驀地發出一聲巨喝，雙腳擺式老樹盤根，雙手凝運驚人內力，迎面就向不瘦和尚的禿頭劈下。

這一刀，招式用老。

他是明知招勢走盡，仍不變式。

但這也是最兇險，最霸道的一刀！

一刀殺出，有去無回。

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 × ×

刀鋒呼嘯，勢如奔雷，又彷似半邊天都已從不瘦和尚的頭上塌了下來。

不瘦和尚沒有退縮。

他若一退縮，氣勢就已輸了一大半。

沒有氣勢與決心，誰都無法接得下這一刀。

就算是天下間武功最厲害的高手，也是一樣。

司徒無血這一刀，甚至已可以殺掉練成金鐘罩的絕頂高手。

不瘦和尚沒有練過金鐘罩。

他沒有這麼厲害，敢用血肉之軀去擋這一刀。

但他還是把這一刀接住了。

鏗！他以杖接刀！

可是，他那百煉精鋼打造的禪杖，居然給這一刀砸開兩截！

× × ×

這一招，兩人都已拚盡。

兩人都同時後退五尺。

司徒無血雙手持刀，刀鋒無血。

但三尺長的刀柄卻已經染滿了鮮紅的血。

血是從他雙手虎口迸流出來的。

不瘦和尚臉色發白，左手捧着上截禪杖，右手卻握着下半截。

他的手沒有血。

但血從他的嘴角沁出。

這一拚，兩人都受傷不輕。

司徒無血再舉刀。

他還要再戰。

但他忽然看見，斬馬刀的刀鋒，已然崩捲了一大截。

他臉色驟變。

司徒無戰攔在他面前：「這一仗，你沒有敗，他也沒有贏。」

司徒無血咬了咬牙：「咱們走！」

不瘦和尚兀自在大喝：「走不得！」

司徒無戰冷笑道：「你可敢接老夫一刀？」

不瘦和尚睜目道：「何懼之有？」

「不！」羽凌厲沉聲道：「你已接了一刀，他們換人，咱們也該換人接戰！」

司徒無戰冷冷一笑：「你以爲自己會比不瘦和尚更強？」

羽凌厲道：「老妖怪，你來試一試好了！」

司徒無戰沉聲一喝：「看刀！」

他口裏說「看刀」，但斬馬刀卻沒有發動招式。

他只是從袖中射出一顆銀彈丸。

銀彈丸觸地即爆。

一蓬青烟立刻四散。

羽凌厲、不瘦和尚屏息急退。

一聲怪嘯，兩條人影已如怪鳥般飛越而出，離開賭坊。

不瘦和尚還想追。

但羽凌厲制止了他。

「先救焦四四，高六六再說！」

（三）

黎明已在眼前。

司馬縱橫跟着蔡無傷，走了一段很遙遠很遙遠的路。

直到東方已露出魚肚白色的時候，他們來到了一座城堡外。

「這是甚麼地方？」司馬縱橫問。

蔡無傷說：「錢家堡。」

「錢家堡？堡主是……」

「錢老闆。」

「『金狐』錢二星？」

「正是。」

× × ×

司馬縱橫從來都沒有到過錢家堡，甚至沒有聽過這座堡壘的名字。

這裏也許是龍潭虎穴。

但司馬縱橫仍然沒有怯意。

他跟隨蔡無傷，進入了這一座神秘而深沉的堡壘中。

他們經過一條很長的石階，一直登上了堡壘的高處。

高處無風。

但卻有陣陣陰寒之意，襲面而來。

司馬縱橫來到了一爿廣場上。

原來錢家堡乃依山而建，越往上走，地方越是廣闊。

廣場上，有兩個人在恭候着。

那是兩個肩上披着貂皮，眼睛漆黑，臉色紅紅白白的女孩。

她們的年紀都差不多，大概只有十五六歲左右。

當她們看見蔡無傷和司馬縱橫的時候，兩個女孩都笑了。

左邊的一個，向蔡無傷微笑。

右邊的一個，向司馬縱橫送秋波。

司馬縱橫沒有覺得怎麼樣，也報以微笑。

這兩個女孩子不但年輕，而且都很漂亮。

但蔡無傷卻忽然發出了一聲淒厲的怪叫：「不笑！妳別笑，妳爲甚麼要對本座發笑……」

他的聲音居然充滿驚懼之意。

左邊的女孩又笑了。

她笑得更花枝招展，更好看。

但司馬縱橫卻已隱隱覺得，她的笑好像有點特別。

右邊的女孩，已走到他身旁，悄悄的說：「她是我的姐姐不笑。」

「不笑？」

「嗯，」女孩點點頭，「她平時絕不會笑，連我出其不意搔她的胳窩、腰肢，她都不笑。」

「但現在她不是已經在笑嗎？」

「幸好她不是向你發笑。」

「爲甚麼？」

「因爲她若向某人發笑，那麼某人就必死無疑。」女孩笑着說：「即使是銀霸主也不例外。」

「妳又叫甚麼名字？」

「常笑。」

「常笑這個名字，總比不笑好得多，」司馬縱橫淡淡一笑：「但倘若妳笑的時候也殺人，那麼……」

他還沒有說完，銀霸主忽然已倒了下去。

× × ×

不笑不再笑。

蔡無傷的眼珠向外怒凸，咽喉上赫然出現了一隻青青的手印。

司馬縱橫也笑不出來了。

倘若不是親眼目睹，他實在無法相信，這麼嬌柔可愛的小女孩，居然一出手就可以斃了蔡無傷這個大魔頭。

他忍不住抽了口冷氣：「這是甚麼武功？」

常笑嫣然一笑，道：「青手觀音十八變。」

司馬縱橫呆了一陣：「妳們都懂這種武功？」

常笑搖搖頭：「我不懂，這是她的拿手絕技。」

「妳呢？」

「我不想殺人，所以沒有學。」

司馬縱橫嘆了口氣：「妳是柔和得多了。」

常笑道：「但對付敵人，我也有自己的一套方法。」

司馬縱橫道：「是甚麼方法？」

常笑微微一笑：「方法多得很哪，例如刺瞎他們的眼睛，挑斷他們的手筋、脚筋，敲碎他們的琵琶骨，用毒藥把他們變成白痴，甚至不妨把那些可惡的男人變成太監。」

司馬縱橫聽得毛骨直豎。

「妳……都嚐試過了？」

常笑看着他，點點頭：「都試過啦，眞的很有效。」

她臉上的神情還是帶着無限的稚氣，但說出來的話卻令人不寒而慄。

不笑走了過來，冷冰冰的說：「你就是司馬大俠？」

司馬縱橫道：「在下司馬縱橫。」

「很好，堡主正在大廳裏等你。」

「他知道我會來？」

「堡主是無所不知的，天下間事，他不知道的恐怕還沒幾件。」

司馬縱橫不由暗暗失笑。

小女孩畢竟還是小女孩，不知天高地厚。

但他還是忍不住再問：「妳爲甚麼要殺了銀霸主？」

不笑冷冷道：「這是堡主的命令。」

司馬縱橫吸了口氣，暗忖道：「好厲害的錢二星！」

因爲蔡無傷一死，江湖上又有誰知道自己去了什麼地方？

當然，他現在還可以拚一拚，衝出堡外的。

但司馬縱橫本來就是個富於冒險精神的人物。

他現在若會離開錢家堡，那才是一件怪事。

天色已亮。

× × ×

司馬縱橫在不笑、常笑兩姐妹的引帶下，來到了一座小樓門外。

雖然天氣已冷，但在這小樓四週，仍然處處花香，彷似是春臨大地一樣。

花是奇花，草是異草。

司馬縱橫走遍大江南北，居然連一株花草的名堂都認不出來。

常笑悠悠一笑：「堡主就在小樓上恭候司馬大俠。」

不笑仍然板着臉孔，「你自己上去罷。」

× × ×

司馬縱橫昂起了頭，一步一步進入小樓中。

樓中陣陣幽香，令人覺得心胸舒暢神怡。

樓下無人，只有一隻色彩繽紛，神氣十足的鸚鵡。

鸚鵡能言。

牠一看見司馬縱橫，就拍着翅膀大叫：「祝你多福多壽，如意吉祥。」

司馬縱橫看着牠。

牠也怔怔的看着司馬縱橫。

司馬縱橫覺得牠很有趣。

也許，牠也同樣地覺得他這個人很有趣。

× × ×

司馬縱橫沒有在樓下逗留。

他從一條舖着波斯地氈的樓梯，拾級而上。

樓上有珠簾。

簾內有人。

司馬縱橫還未到上面，就已聽到一個人淡淡笑道：「你終於來娶我了。」

紅粉痴情未了情

（一）

——「你終於來娶我了。」

這是一句多嚇人的說話？

司馬縱橫嚇了一跳。

他自有生以來，還是第一次聽見有人說這種話，而且還是向自己說的。

這人是錢二星？

不！

錢二星是個男人。

一個男人當然不會說這種話。

但這種說話出自女人的口裏，也同樣是令人感到不可思議。

最後兩級樓梯，司馬縱橫好像要費很大的勁，才能走上去。

× × ×

這小樓是個很美麗的地方。

一窗一几，一樑一畫，都是那麼明潔而又富於藝術的氣質。

這裏並不陰沉，也沒有半點暴力的氣氛。

這裏只有一種溫馨的氣息，就像是梯口的一盆紫荊花。

但看清楚一點，那又不像是紫荊。

它是甚麼？

司馬縱橫不知道。

這小樓簾內的人是誰，他也同樣不知道。

他只是聽見這人清脆如出谷黃鶯，曼妙已極的聲音。

他終於撥開了一串串垂下來的珠簾。

× × ×

珠簾一撥，司馬縱橫不禁呆住了。

他看見了一個女人。

一個身穿蟬翼般薄紗的絕色美女。

她皮膚雪白，體態動人，該豐滿的地方宛如山巒上奇峯突出，該修長的一雙腿又是那麼結實、修長、完美無瑕。

她在笑。

她身上沒有刀槍。

但她的笑，她的美色，已是征服男人的最厲害武器，而且看來她好像一下子就想把司馬縱橫變成裙下俘虜。

但司馬縱橫告訴她：「妳想用這種最原始的方法來對付我，恐怕是會失望。」

這女人微笑：「你認爲我不美？」

司馬縱橫搖搖頭。

「不，妳很美。」

「比起雙雙又怎樣？」

「妳和她是完全不同類型的女人，請恕在下無法作出比較。」

「你對妻子很忠實。」

「不知道，」司馬縱橫淡淡的說：「婚後以來，她是在下唯一的女人，但將來怎樣，我眞的無法知道！」

「我叫甚麼名字，你可想知道！」

「不想。」

「爲甚麼？」

「我現在要想見的人，並不是妳，而是——」

「錢二星？」

「不錯，他在哪裏？」

「他在薔薇的脚下。」

「薔薇？誰是薔薇，薔薇在哪裏？」

「我就是薔薇，薔薇就在你的眼前，」這個笑容甜美的絕色女郎嫣然一笑，「我姓卓，卓薔薇。」

司馬縱橫眉頭一皺，視綫凝注在她的脚下。

她的脚下有一個箱子。

箱子很結實，但卻絕不可能載着一個人。

除非只是一顆腦袋。

卓薔薇又笑了：「你害怕？」

司馬縱橫聳聳肩：「我怕甚麼？」

「害怕着見死人的腦袋。」

「錢二星已死了？」

「你不相信，何不親自打開這箱子？」卓薔薇淡淡一笑，「你放心，箱子裏絕對沒有毒，而且我若要毒死你，那麼你已經是個死人！」

司馬縱橫道：「妳在激將！」

卓薔薇嘆了口氣，道：「無論怎樣，你必須相信我不會害死你，因爲……」

「因爲甚麼？」

她又幽幽的嘆了口氣，才緩緩道：「因爲上天註定，我非要嫁給你不可，否則這一輩子，就只好去當尼姑了。」

這是她的「理由」。

司馬縱橫沒有反駁。

世間上最麻煩的事，有時候莫過於跟女人講道理。

因爲就算她完全沒有半點理由，而閣下卻有千百種理由可以說服她，但到最後，很可能被說服的不是她，而是閣下。

他只好去開那箱子。

× × ×

錢二星的腦袋果然就在箱子裏。

他的腦袋，四平八穩地放在木箱中。

他死前的表情，並不驚懼，也不憤怒，只是很愕然。

他是愕然地死去的。

「是妳下的毒手？」司馬縱橫看看薔薇。

卓薔薇微微一笑道：「人都已死了，是誰殺他又有甚麼重要？」

司馬縱橫目光收縮。

「他幹的事，都是妳指使的？」

卓薔薇嫣然道：「這很重要嗎？」

「當然重要！」

「但對我來說，這並不重要，」卓薔薇柔聲道：「最重要的事，莫過於你我在何時成親！」

「別傻了，我是個已經……」司馬縱橫說到這裏，忽然面色一變，「妳……妳在箱子裏下了毒……」

卓薔薇搖搖頭。

「箱子裏沒有毒，你現在也不是中了毒。」

司馬縱橫屏息呼吸。

他忽然覺得，自己的思想漸漸變得模糊，不能集中。

「你現在才發現，太遲了，」卓薔薇微微一笑，「從你走進這座小樓開始，你就已經嗅到了一種很奇妙的藥香，它的氣味並不濃厚，只是淡淡有如花蕊裏透出來的香氣。」

司馬縱橫臉色一變，霍然出手。

他要先發制人，首先制住這個女人再說。

（二）

卓薔薇沒有移動身子。

司馬縱橫本來是要點她身上的七個穴道。

但他才出手，就已驀然發覺，自己的內力竟然在不知不覺間消失了。

他甚至無法站穩脚步。

一個蹌踉，他整個人向卓薔薇的身上仆了過去。

而他的右手，正好按在她左邊的乳房上。

卓薔薇笑了。

她沒有抗拒。

她摟着這個年青、英俊不凡的男人。

「小司馬，你太猴急了。」

司馬縱橫的臉色漲紅，也不知道是因爲藥力的影响，還是又急又窘的緣故。

他的頭已埋在她的胸脯間。

「妳……才是眞正的『金狐』……」

他喘息着。

卓薔薇捧起了他的臉。

「難道直到現在，你還沒有認出我是誰？」

司馬縱橫的神智已更迷糊。

但在迷糊間，他忽然想起了一個人的影子。

——那是多少年前了？

——十年？不，不，最少十二、三年了……

——那時候，自己還沒有獵刀。

——那時候，自己只是一個寂寂無聞的少年。

——那時候，曾經有一個小女孩，拖

着兩條小小的辮子，跟着自己跑了三天三夜的荒山小路。

——她離開了家，老是要跟着自己闖蕩江湖。

——最後，自己終於擺脫了她，數年後才遇上齊拜刀，獲贈獵刀。

那女孩叫甚麼名字，他早已忘了。

他是在一個小市集的飯舖裏面認識她的。

她給人欺負，他挺身而出，把三個流氓打得抱頭鼠竄。

然後，他就在這小飯舖後的一座馬槽裏，住了幾天。

他要走的時候，她懇求他留下。

他沒有留下，於是她就緊纏着追上去，直到第三天兩人才分手……

× × ×

司馬縱橫忽然記起了她的名字。

「妳不是薔薇，妳是……小杏……」

說到這裏，他睡着了。

薔薇於是吻他。

她喃喃地說道：「你一定以爲我是個很壞的女人……錯了，十二年啦，我等着的就只有你這一個人，沒有別人，就只有你……」

她說的每一個字，都那麼眞摯。

可惜司馬縱橫雖然已在她懷裏，却聽不見。

× × ×

陽光漸更燦爛。

小樓無語。

只有一陣琴音奏起。

她在奏琴。

她很快就要成親，嫁給自己畢生唯一愛過的男人。

她用了甚麼手段，她的做法是不是大錯？

她好像已完全沒有想到。

無戰無血，無血無戰

（一）

客棧裏，焦四四醒了。

他伸了伸腰，揉了揉眼睛，從一張竹榻上爬了起來：「六六！六六！」

他一起來，就找師弟。

這兩師兄弟不錯是經常抬槓，甚至打架。

但抬槓歸抬槓，打架歸打架，他們始終還是對生死不渝，情感深厚的師兄弟。

但他沒看見高六六，却看見了一個把他嚇了一大跳的大和尚。

× × ×

這和尚的頭很大。

但更大的却還是他的肚子。

焦四四瞪着他：「你……你是誰？」

大和尚一笑道：「貧僧乃出家人。」

焦四四道：「出家人，你是離家出走的？」

大和尚一怔。

但他立刻就點點頭，笑道：「你說的半點不錯，貧僧是離家出走，結果剃渡去也的。」

「剃渡？你除了剃鬚之外，還會剃渡？」焦四四哈哈一笑：「你倒有趣，原來是個和尚。」

大和尚笑了笑：「你也很有趣，剛剛從鬼門關裏給老太婆救回來，就跟洒家開玩笑。」

「對了，」焦四四一拍大腿，「俺的師弟呢？」

大和尚道：「你找他有甚麼事？」

焦四四雙眼一瞪：「俺找俺的師弟，干你屁事？」

大和尚嘆了口氣：「這一次，你是輸了。」

「輸了？」焦四四一愕，「這是甚麼意思？」

大和尚道：「你中了毒！」

「中毒！」

「不錯。」

「怎麼俺不知道？」

「唉，你有幾件事情是會知道得清清楚楚的？」

「俺中了毒，師弟又怎樣？」

「當然是少不了他的一份。」

焦四四一笑：「這才公平，他死了沒有？」

大和尚一怔。

「你很希望他早日歸天？」

焦四四連忙搖頭：「這可不行，他若死了，俺要罵人的時候，找誰去罵？」

大和尚皺了皺眉。

「倘若他眞的給人毒死了，你又會怎樣？」

焦四四道：「你說甚麼，他眞的給人毒死了？」

大和尚連忙搖頭：「不，你放心，有洒家在這裏，他絕對不會丟下你先赴黃泉的。」

焦四四忽然用一種很奇怪的眼光瞧着他：「你這個離家出走的和尚，好像很面熟……咱們曾經在哪裏見過？」

大和尚淡淡一笑。

「哦！你忘了！高六六可沒有忘記洒家。」

「他……他怎麼說？」

「他說洒家就是少林寺的方丈百陽大師。」

「噢，對啦，俺已說到嘴邊，偏就是一時糊塗說不出來，」焦四四哈哈一笑：「不錯，你就是離家出走，走到少林寺剃鬚的白羊大師。」

大和尚不由一陣子捧腹。

剃渡變成了剃鬚。

百陽變成了白羊。

焦四四猶懵然不知：「大和尚，你笑甚麼？」

這和尚當然不是甚麼少林寺方丈，而是不瘦和尚。

不瘦和尚立刻不笑。

焦四四道：「你是少林寺的方丈，圓丈又是誰？」

「圓丈？」

「有方必有圓，少林寺是大寺，正是和尚如雲，禿顱如雨，既有方丈，想必有個圓丈罷？」

「有！有！」不瘦和尚笑了笑：「他就是洒家的師弟黑羊大師！」

「你是白羊，他是黑羊，誰的本事最大？」

「你去問你的師弟好了。」

「爲甚麼？」

「因爲他正在吃黑羊的肉。」

焦四四倏地跳了起來，掄起拳頭：「還得了，他在哪裏？」

「本客棧的地下。」

× × ×

不瘦和尚沒有完全說謊。

高六六的確在客棧的店堂裏吃肉。

黑羊的肉。

焦四四衝下來，厲聲喝問高六六：「你眞的把圓丈宰吃了？」

高六六一呆。

「圓丈？圓丈是甚麼東西？」

「他娘的，你還在裝蒜？」焦四四從桌上拿起一個瓦煲子：「這是甚麼？」

「黑羊肉。」

「這就是了，你總共吃了多少？」

「不够二斤。」

「其餘的呢？」

「俺怎知道？」高六六光火了：「你發了那門子的癲，俺吃羊肉，又不是犯王法的事！」

焦四四怒道：「光天化日之下吃人肉，還算不犯王法？」

高六六臉色一變：「甚麼人肉？」

焦四四道：「哼！這一煲東西就是人肉！」

高六六「呸」的一聲：「你吃錯了甚麼藥？」

焦四四怒道：「待師父來了，你就知道厲害！」

高六六道：「還提師父作甚，他老人家已經給人抓去了！」

焦四四道：「還有師妹可以作主！」

高六六忽然裂嘴一笑。

「師妹來了。」

「你不必裝神弄鬼，哄說師妹來了。」焦四四大聲說：「就算師妹來了又怎樣，俺是大師兄，她是小師妹，俺要她站着，她不敢坐下，俺要她躺着，她也不敢跪了下來，俺……俺……俺俺……」

「俺」到這裏，他忽然好像全身都痲痹了一樣，再也「俺」不下去。

因爲就在這時候，他忽然看見了一張白白淨淨的俏臉。

這張臉很美。

小師妹雲雙雙，本來就是一個美人胚子。

她嫁後，更嫵媚，更動人。

但焦四四看見了她，却像是踩着了一尾毒蛇一樣，登時噤若寒蟬。

（二）

小師妹瞪着大師兄。

大師兄却似已變成了一個大山芋。

「大師兄，你好威風嘛！」雲雙雙冷冷的看着他：「你剛才說甚麼，我可聽不清楚，勞煩你再說一遍好不好？」

焦四四連忙雙手亂搖。

「妳別誤會，千萬千萬別誤會，俺剛才沒說甚麼，只是近來天氣冷得要命，冷得有點瘋，所以才有點瘋言瘋語，妳千萬別當作是眞的。」

「噢，原來是這樣。」

「是的，就是這樣的。」

「原來你瘋了？」

「不！不！俺沒有瘋！俺……」

「住口！」雲雙雙叱道：「你們甚麼時候離開了九玄洞，怎麼我和侯八八都不知道？」

焦四四向高六六一指：「都是師弟出的餿主意，那天鐵大哥和司馬大俠離開九玄洞後，這廝老是說：『跟上去瞧瞧。』結果就跟到這裏來……」

雲雙雙簡直給這兩位師兄氣死了。

「你們現在瘋够了沒有？」

「瘋够了！瘋够了！」

「那麼我求求你們，馬上回九玄洞好不好？」

「不好。」高六六說：「既然小師妹已來了，咱們就該共同進退，找尋師父的下落。」

「對，這一次師弟說得對！」焦四四磨拳擦掌：「而且，這也是磨練咱們身手的大好機會，孔子曰：『機不可失，倘若有失遠迎，恕罪！恕罪！』」

他是聽市集上說書先生講的故事太多了，最後幾句，是左併右併大雜會般捧出來的。

雲雙雙又氣又好笑，正要把他們趕回九玄洞，却看見一個大和尚笑嘻嘻的走了過來。

「少林寺圓丈的師兄方丈來了！」焦四四與高采烈地對雲雙雙說：「他是白羊，他的師弟是黑羊，但却給師弟宰吃了，小師妹，妳要主持公道。」

雲雙雙楞住。

主持公道？

黑羊？白羊？

方丈？圓丈？

究竟發生了甚麼事？

（三）

焦四四糊塗，雲雙雙可不糊塗。

其實焦四四早已見過不瘦和尚，只是印象模糊忘掉了。

不瘦和尚原本是怪刀神翁郝世傑方外之交，曾經到過九玄洞。

雲雙雙一看便認得出他。

不瘦和尚「呵呵」一笑。

「小師妹，妳又漂亮不少啦！」

「大師，你的肚皮也脹大不少囉。」

「哈哈，眞的脹大了，從上往下望，肚皮遮住了一雙脚，眞過癮。」不瘦和尚哈哈一笑：「只是洒家的肚皮大了是沒用的，倒不及妳腹大便便時，養下一個小小司馬，那才是大大的喜事。」

雲雙雙的臉登時紅得像個柿子。

就在這時候，客棧店堂又出現了三個人。

那是一個睹子，一個老太婆和一個黃衣老人。

「來，讓洒家爲妳引見引見。」不瘦和尚對雲雙雙說：「那位報君知，是西門看花，這個老婆婆，是宇文卓君護法，還有這位老人家，人稱『霹靂黃鶴』，叫羽凌厲，都是洒家的生死之交。」

雲雙雙襝衽爲禮：「晚輩雲雙雙，還望各位前輩多點指導。」

宇文卓君一笑：「郝世傑的弟子，果然不同凡响！」

焦四四頓時眉開眼笑，道：「這個自不待言，不用說了。」

宇文卓君又是一笑。

「你和高六六也不錯，都是性情中人，就是鹵莽一些，以後切戒，切戒！」

焦四四道：「晚輩知道，以後無論如何一定非要立刻全部絕對切戒不可。」

高六六也點點頭，道：「對，晚輩一定會慢慢的切，仔細的戒，務求切戒得齊齊整整，妥妥當當爲止！」

（四）

天色晚了。

華燈初上，錦雲閣上，熱鬧非凡。

× × ×

不瘦和尚是老饕。

羽凌厲則想喝點酒，潤潤喉嚨。

於是，這一僧一俗，就在錦雲閣一張近欄杆的桌上坐下。

羽凌厲要了一瓶高粱。

不瘦和尚則點菜。

「小二！」

「大師有甚麼囑咐？」一個矮伙計走了過來：「是不是要點齋菜，敝店的紅燒花菰，笋尖菜心，三菰豆腐羹，還有齋鷄齋鵝，都是由第一流名厨精心泡製的。」

不瘦和尚兩條濃眉彷彿打了個結。

「這裏是甚麼地方？」

「回大師的話，這裏是洛陽城最著名的錦雲閣。」矮伙計陪笑說。

「你說就說，不必加上一句『回大師的話』，洒家還以爲這裏是和尚寺！」

矮伙計一怔。

不瘦和尚冷冷一笑，接道：「洒家今天不吃素菜。」

「大師⋯⋯不吃素菜？」

「不錯，先來一碗蟹黃扒翅，然後跟着是生炒鱔片，一隻芝蔴鷄，一頭鍋燒野鴨，兩斤葱爆羊肉，再來一兩罎好酒，那也差不多了。」

矮伙計呆了好一陣。

不瘦和尚瞪了他一眼：「你還呆甚麼鳥？怕洒家沒錢付帳？」

矮伙計嚇了一跳。

「大師息怒，大師息怒，小的依言照辦，照辦！」

不瘦和尚「哼」的一聲，忽然對羽凌厲說：「只恨洒家的禪杖廢了，否則⋯⋯」

「否則怎樣？」羽凌厲冷冷一笑：「難道你要把人家的腦袋砸爲肉醬？」

「那倒不必，」不瘦和尚乾咳一聲：「只是洒家若有禪杖在身邊，又自是另有一番威勢。」

「出家人也要弄些甚麼『威勢』，簡直是六根未淨！」

「何謂六根清淨？」

「你是出家人，你該比老夫清楚。」

「偏就是不清不楚。」

「六根清淨者，乃心清淨、耳根清淨、眼根清淨、鼻、舌、意也同樣清淨。」

「要如何才能六根清靜？」羽凌厲皺了皺眉。

老夫可不是得道高僧嘍，這一問，請恕無法解答。」

「洒家却知道。」

「你說出來聽聽。」

「死人就六根清靜！」不瘦和尚格格一笑：「所以，洒家一概不管，有好吃的肉，吃了再算，有該殺的人，殺了才唸佛經不遲。」

羽凌厲嘆了口氣。

「老夫雖人稱『霹靂黃鶴』，但是，說到這股臭硬火爆的脾氣，却還是及不上你。」

不瘦和尚吃吃一笑。

「少開口，多喝兩瓶高粱，就够火氣啦！」

突聽一人冷冷一笑：「羽老兒，要喝酒，就趁今夜多喝一點，以後，恐怕再也嚐不着酒的滋味了。」

× × ×

此言一出，一僧一俗同時臉色驟變。

兩人的目光，都憤怒地盯在一個人的臉上。

這人一身青衣，面色青得如同衣服。

「司徒無戰！」羽凌厲冷冷一笑：「你的孿生弟弟無血在哪裏？」

「死了。」

「死了？」不瘦和尚一怔：「好好的一個人，怎會死了？」

司徒無戰目露凶芒。

「是你殺了他！」

「洒家？」

「那一刀，他沒砍掉你的腦袋，只是砸斷禪杖，結果，他受到極大的震蕩，傷及腑肺，終於七竅流血而死！」

「放屁，洒家不相信這種事。」

其實不瘦和尚並非完全不相信，只是未會親眼看見司徒無血的屍首，所以才故意這樣說而巳。

司徒無戰突然從背後解下一個包袱。

他把包袱打開。

眾皆嘩然。

只見包袱內有顆腦袋，看來正和司徒無戰的相貌一模一樣。

那確是司徒無血的項上首級。

不瘦和尚、羽凌厲同時楞住。

就在這刹那間，欄桿上，飛簷前，突然射出一道銀光，一條黑色的人影！

嘶！

銀光從後而至，直射向不瘦和尚的背心。

一劍天涯刺黃鶴

（一）

銀光如電，來得極快，也極突然。

那是一口劍。

一口鋒利的劍。

一口鋒利無匹的長劍。

不瘦和尚要閃避，巳遲了。

沒有任何人能救得了他。

只有羽凌厲！

× × ×

羽凌厲是「黃鶴」。

他身手靈活，反應之敏銳更非常人能及。

他救了不瘦和尚。

但他付出的代價，却是自己的一條老命。

他竟然以身擋劍！

× × ×

除了以身擋劍，在當時的情況下，羽凌厲巳再無任何方法，可以爲不瘦和尚擋住這一劍。

江湖人，以義氣爲先。

「霹靂黃鶴」對不瘦和尚，不可謂不義氣深重。

三尺劍鋒，最少有一大半穿過了他的胸膛。

但他居然笑了。

他在笑口吐血，但笑容依然。

他看着那黑衣刺客：「無論你是誰，想暗算老夫的朋友，最少先要闖過老夫這一關……」

那黑衣刺客沒有說話。

他頭上戴着一頂笠帽，遮住了大半邊面龐。

不瘦和尚又驚又怒。

他扶着巍巍欲墮的羽凌厲叫道：「羽老兒，你振作點，洒家絕不讓你先走！」

羽凌厲沒有回答。

他在不瘦和尚的大肚皮上，慢慢垂下了頭。

× × ×

不瘦和尚的手濕透。

他的肚皮也濕透。

那都是羽凌厲身上流出來的血。

流血的，本該是大和尚。

但羽凌厲却在生死關頭的時候，毫不攷慮本身安危，坦然受此一劍。

司徒無戰在笑。

他的笑聲陰鷙詭異，有如夜梟悲啼。

「寇少俠，你這一劍『倒捲流星』，的確令人大開眼界！」

不瘦和尚倏地渾身一震。

「寇少俠」？

「倒捲流星」？

莫非這兇手，竟然就是失踪三年的寇不平？

× × ×

黑衣人仍然戴着笠帽。

他仍然一言不發，挺劍蓄勢以待。

不瘦和尚盯着他，看了很久很久，忽然用盡全身氣力大叫：「寇不平！果然是你！」

黑衣人沒有反應。

司徒無戰手綽斬馬刀，走到黑衣人的身旁。

他以刀鋒輕挑黑衣人的笠帽。

笠帽飛脫，跌落在地上。

一張冷漠的臉，兩道完全沒有半點感情目光隨着出現。

司徒無戰沒有說錯。

不瘦和尚也沒有看錯。

果然是巳經在江湖上神秘失踪三年的「劍闖天涯」寇不平！

雲雙雙說：「大師兄，你好威風嘛！」

不瘦和尚緩緩地放下了羽凌厲，嘶聲叫道：「賊小子，洒家不殺了你，誓不爲人。」

他要衝上去，要把寇不平撕開一片一片。

司徒無戰攔在寇不平的面前，沉聲道：「寇不平，你的任務巳經完成，可以回去！」

寇不平居然很聽司徒無戰的說話，人影一閃，就巳飛掠出錦雲閣外。

不瘦和尚立刻與司徒無戰展開劇鬥。

但不到二十招，不瘦和尚巳呈敗象。

（二）

不瘦和尚的確贏了司徒無血。

那一刀一杖硬拚的結果，是不瘦和尚廢了一根禪杖，但司徒無血却是刀鋒崩捲，人也被這一股大力所震蕩，傷及肺腑身亡。

以司徒無戰的功力來說，雖云比無血稍高，但却也僅是稍勝一籌而巳。

不瘦和尚既能「慘勝」司徒無血，面對司徒無戰，本該立於不敗的地位。

然而，現在的形勢，却與當日一戰，大有分別。

第一：司徒無戰功力稍勝司徒無血。

第二：司徒無血雖然戰死，但不瘦和尚在那一役也受創不輕，如今正是處於初癒的階段。

第三：不瘦和尚最稱心如意的禪杖巳斷，缺少這件武器，自然打了一個折扣。

第四：「霹靂黃鶴」羽凌厲之死，對他這個性情中人，是個莫大的打擊，他現在雖然具有拚死決心，但身手却難免受到

情緒的巨大波動而有所影响。

由於這四個因素，不瘦和尚縱然武功本高於司徒無戰，但現在也變成了只有招架之功，而無還手之力。

到了第三十招，不瘦和尚左邊僧袍盡裂，左腿受傷，血流不止。

但他仍然奮勇作戰。

只是，他這股拚勁還能持續多久？

看來，不出二十招，這個大和尚就得死在司徒無戰刀下。

但也就在這兇險萬分的時候，司徒無戰突然放棄了攻擊不瘦和尚。他也循着寇不平掠走的方向，離開了錦雲閣。

不瘦和尚嘶聲大叫：「惡魔，你走往哪裏！」

他還要追。

然而，一隻手驀地橫裏飛來，按住了他的肩膊。

「大和尚，算了，窮寇莫追！」

這是瞎子的手，瞎子的聲音。

西門看花及時救了不瘦和尚一命。

× × ×

西門看花耳力過人，當錦雲閣發生變故的時候，他仍然在客棧之中。

他本來正在竊聽不遠處的一對小夫妻在吵架。

他一向沒有把自己當作是甚麼正人君子。

然而，竊聽別人吵架，雖然不是光明正大的事，但總不會比偸窺婦女更衣沐浴更加缺德。

就在西門看花聽得津津有味的時候，他忽然又聽見一種很奇怪的聲音。

咦！

那是打架的聲音！

小夫妻打架了？

不！

這聲音來自更遠的地方。

而且這一場架，還好像打得很激烈。

西門看花靜心傾聽。

嘿！不得了，原來那是不瘦和尚的聲音！

(三)

全憑西門看花這麼一聽，立刻與天河帮的高手趕到錦雲閣，這才救了不瘦和尚一命。

南宮阿慈、阿凝姐妹、宇文卓君、杜循齡、還有九玄洞的雲雙雙、焦四四、高六六，全都來了。

「黑獵者」杜循齡是在不久之前才到達洛陽的。

但自此之後，他再也看不見「霹靂黃鶴」羽凌厲。

天河帮大舉出動，目的是要對付黑天牢。

但黑天牢的人還沒抓着，天河帮又巳損折一名長老高手。

新仇舊恨，一併湧上心頭。

杜循齡誓言要與黑天牢拚到底！

× × ×

翌日，清晨，風冷如刀。

「霹靂黃鶴」巳化爲一坏黃土。

墓穴是匆匆挖好，匆匆堆上去的。

每一個人的心頭，都沉重得像塊鉛。

宇文卓君嘆息一聲，黯然道：「老羽雖然是一副霹靂火的脾氣，但却是外剛內柔，心腸絕對不壞。」

不瘦和尚悲聲道：「爲甚麼好人總是這麼短命？」

西門看花却搖頭：「羽兄早巳年逾花甲，無論怎樣說，都不能算是短壽了。」

不瘦和尚勃然變色。

「瞎子，你是說羽凌厲該死了？」

「不！」西門看花忙道：「大和尚你別想歪了大腦袋，我只是說……」

「不必說了，」宇文卓君嘆了口氣，「老是愁眉苦臉，絕對不是辦法。」

「對，咱們要化悲憤爲力量，把敵人一個一個的殲滅！」不瘦和尚道。

杜循齡目光一閃，沉聲道：「這十年來，黑天牢不斷排除異己，受害者不計其數！」

他現在巳經是「天河帮」一帮之主，說話的份量，自非昔日的「黑獵者」所能比擬。

宇文卓君雖然輩份比他高，但依照帮中規矩，她這個護法的地位，是在帮主之下的。

「帮主，屬下認爲，黑天牢必然巳在進行着一項極龐大的陰謀。」

西門看花點點頭：「我也有這種感兆，但他們眞正的目的，意向如何，目前還是一個謎。」

不瘦和尚忽然咬牙切齒地說：「那姓寇的賊子，他殺了羽老兒，又跟黑天牢的人朋比爲奸，洒家若抓着他，誰都不必爲他求情。」

宇文卓君却不同意他的看法。

「小寇雖然心高氣傲，但却不像是那種見利忘義，吃裏扒外的卑鄙小人。」

不瘦和尚雙目圓睜：「老太婆，直到現在這種地步，妳還在爲他講說話？」

「老身只是以事論事，絕非有意偏袒小寇。」

「好一個以事論事，」不瘦和尚冷冷一笑：「三年前他殺了冷面道姑，三年後羽老兒又死在他的手上，難道這還不够證明一切嗎？」

宇文卓君沉聲道：「三年前兇案，老身始終認爲，那不會是小寇幹的。」

不瘦和尚啞着嗓子，悲聲道：「但昨天晚上的事，又怎樣解釋？」

宇文卓君駁不上。

西門看花却道：「大和尚，江湖上的恩怨紛爭，往往是局外人無法瞭解的，小寇怎會變成全無血性，將來自然會有水落石出的一天。」

「將來！」不瘦和尚嘿嘿一笑，「只怕等到將來，咱們全都栽在那小賊的手裏，那時候再想辦法，巳是人在陰曹地府下了！」

宇文卓君雙眉一皺：「你別說這種喪氣的說話好不好，你可知道，這樣會挫折咱們的士氣？」

不瘦和尚冷冷一笑，但回心一想，老太婆此言也不無道理，這才默然不語。

杜循齡的目光，忽然落在雲雙雙的臉上。

他在想：「她的丈夫司馬縱橫，還有辣手大俠鐵鳳師，這兩個身懷絕頂武功，機智精明的年輕高手，到底遇上了甚麼事呢？」

黑天姬獨闖南宮莊

(一)

一輛用八匹駿馬拉動的豪華大車，在雪地上輾碎了無數大小雪塊，來到了「虎口崖」下一爿巨大莊院前。

這是「南宮山莊」。

名震中原武林的「南宮世家」，自從在一百年前發生了一場內鬨之後，就一分爲二。

金陵南宮世家，仍然屹立不變。

而另一分支，則在距離金陵西北八百里外的「虎口崖」下，創基立業。

百年以來，南宮世家分成兩派，但雙方早有協定，以後絕不再動干戈。

世間上不少「協定」，其實都是多餘之又多餘的。

好比兩國交鋒，大家打得筋疲力竭而又不分勝負的時候，那麼「××協定」就會應運而生。

但這種「協定」，眞的能「穩定大局」，平息干戈嗎？

未必！

等到大家都漸漸復原了，或者是其中一方重整了軍力，那麼「協定」立刻就會變成廢紙，連拿去茅坑使用都會嫌油墨不乾淨。

到最後，還是要決一死戰。

然而，南宮世家這一次的分裂，却也不無好處。

南宮世家兩大派系之爭，並不始於百年之前。早在二百年前，這一個潛力龐大，財富驚人的家族，就已醞釀着這一種危險的趨勢。

但南宮世家，家法森嚴，在沒有絕對性把握之前，誰都不敢輕舉妄動。

於是，這個禍胎又再孕育了整整百年之久。

但它終於還是爆發了一場可怕的「家族戰爭」。

這一戰，規模之龐大，在南宮世家來說，可算是絕對空前的。

江湖五大世家的其餘四家，都抱着隔江觀火，甚至是幸災樂禍的心情，來觀望這個巨大家族的劇變。

幸而南宮世家終於臨崖勒馬，在面臨同歸於盡，澈底性崩潰之前，停止了這一場災刧。

經過商議，南宮世家一分爲二。

以南宮無情爲首的一派，仍然據守金陵。

但他却必須把家族中的另一半財富，送給以南宮征北爲首的一派，遠赴他方創基立業。

這巳是百年前的「武林掌故」。

但這兩個南宮世家，直到現在仍然在江湖上存在着，而且南北分支之勢，依然沒有半點改變。

唯一值得慶幸的，就是這百年來，雙方都能遵守協議，從來沒有發生過一次衝突。

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自從南北分裂後，雙方都感到再鬥下去，只會徒令南宮世家的勢力不斷削弱，而益使其他四大家族坐收漁人之利。

還有另外一點，就是南宮征北另建南宮山莊，他所選擇的地點距離金陵遙遙幾近千里，由於相隔太遠，就算雙方還有甚麼仇怨，也不容易挑釁起來。

所以，南宮世家內部，近百年大致上來說，是相當平靜的。

經過百年的休息養生，無論是金陵南宮世家，抑是虎口崖下的南宮山莊，都巳恢復了昔年龐大的潛在力量。

(二)

這一天，負責駐守山莊前崗哨的領班，是南宮大樹。

南宮大樹人如其名，整個人有如一棵粗壯的樹幹。

他年方三十出頭，自幼橫練一身外家功夫，到目前爲止，巳把南宮世家極難練的「鐵鎖混元功」練到第四層境界。

雖然，他現在還未能刀槍不入，但山莊中幾個長老都認爲，等到他五十歲後，這種可能性是絕對不容抹煞的。

無論從任何角度看來，南宮大樹都是一個很不錯的子弟。

他不酗酒，不好色，不隨便打架，也沒有任何不良的嗜好。

而且，他盡忠職守，絕不偸懶。

他在南宮山莊，可說是穩步向上爬，不少和他平輩的子弟，現在都成爲了他的手下。

沒有人不服。

他確是一個值得別人信服的領班。

× × ×

那輛豪華大車，不偏不倚，剛好就在南宮大樹的面前停下。

車把式是個戴着笠帽的黑衣人。

南宮大樹不認識這人，也從來沒見過這輛馬車。

職責所在，他立刻上前。

「你們是甚麼人？」

黑衣人沒有回答。

車廂裏却傳出了一個人柔美的聲音：「我們是專程來訪，拜見南宮莊主的。」

南宮大樹道：「可具有拜帖？」

車中人笑了笑：「就在這裏。」

車廂的帘子打開，一雙雪白的手，遞出了一張拜帖。

南宮大樹上前，伸手便接。

這張拜帖居然是黑色的。

× × ×

南宮大樹沒有親自把拜帖帶入山莊。這份差事，他交給了另外一個伙伴去幹。

他仍然留在哨崗上。

車中人忽然說：「這位大哥，叫甚麼名字？」

南宮大樹雙眉一挑：「芳駕有此一問的必要嗎？」

車中人淡淡笑道：「你不想說，我不會勉强你。」

南宮大樹臉色一寒。

「在這裏，誰敢『勉强』本山莊的弟子？」

車中人悠然道：「你是不相信我有這份能耐？」

「芳駕此言，是何用心？」

「不算怎樣，只不過，想挫折挫折你們的銳氣。」

「如此說來，你們這些人，是本山莊之敵而非朋友了。」

「隨便你怎樣說。」車中人冷冷一笑：「你若知機的，現在就該說出自己的名字，也許還可以免却一番皮肉之苦。」

「不必了，在下本來就是皮粗肉韌的粗漢子，芳駕若能令我受些苦楚，說不定還會是一件很痛快的事。」

車中人又是一笑。

「果然有種！」

南宮大樹傲然卓立。

也就在這一瞬間，車廂突然掠出一條灰色的影子。

一個灰衣人，臉上蒙着白布，急迅地向南宮大樹撲擊過去。

南宮大樹猛然一驚。

車廂中果然暗藏高手。

唰！

在這剎那間，南宮大樹已抽出腰間佩刀。

第一刀，橫掃八荒。

第二刀，行雲佈雨。

第三刀，奔雷三擊。

第四刀，神龍在野。

第五刀，左右鷹翔。

一連五刀，都是南宮世家刀法中的精妙絕學。

面臨強敵，南宮大樹已把這五刀的精萃，完全發揮出來。

那灰衣蒙面人也似是大感意外。

區區一個守莊漢子，居然有這等身手，也的確值得令人佩服。

可是，對於這個灰衣人來說，南宮大樹的刀法，却是全然不管用。

車中人忽然冷冷一笑：「別再跟他磨菇下去，把他揪過來。」

——把他揪過來！

南宮大樹心中大怒。

他們把自己當作甚麼？

一頭耳朵直豎的兔子，還是一隻飛不遠跑不快的呆鴨。

盛怒中，刀法又變。

可是，那灰衣蒙面人却好像根本不理會南宮大樹使用的是甚麼刀法，只是輕輕在他領背後一揪，就把他整個人揪了起來。他並沒有點住南宮大樹的任何穴道。

南宮大樹雙脚已經懸空，猶自不斷揮刀。

那灰衣蒙面人毫不理會。

而南宮大樹的刀，三番四次幾乎可以傷及對方了，但最後却還是差了一點點。

灰衣蒙面人不費吹灰之力，就把他揪到馬車旁。

這時候，車中人也伸出了她的手。

她悄悄出手，好像很隨便的，就接住了南宮大樹。

她用三根手指，按着他的右肩。

「疼不疼?」她柔聲問。

南宮大樹大聲吼叫：「不疼！」

他嘴裏叫「不疼」，其實已疼得滿頭是汗，連刀也鬆脫，跌在地上。

車中人仍然只是伸出她的手。

南宮大樹拚命掙扎。

但那三根手指，就像是鐵鉗子一般，緊緊的抓住他不放。

不但如此，那三根手指，還不斷滲透出三道陰柔細長的內勁，就像是有三條牙齒尖銳的毛蟲，一直鑽到他軀體內四處游竄噬咬。

這種滋味，眞是難以形容。

南宮大樹本是鐵打般的漢子，但他也只是挨了一會兒，就疼得昏倒過去。

車中人冷冷一笑。

「畢竟還只是個膿包。」

說着，隨手一扔，居然憑着三根手指之力，就把南宮大樹拋開七八尺遠。

「黑天姬，妳太放肆了——」倏地，山莊內傳來了一個洪亮如鐘的聲音。

又有一人的聲音緊隨而至，沉聲道：「要較量功夫，該找本莊主，何必難爲後輩?」

兩人的聲音都是逆風傳至，但却同樣那麼清晰，宏亮。

頃刻間，南宮山莊門外，幾乎站滿了人。

全是南宮山莊的人。

(三)

目前，在南宮山莊中權力最大的總共有兩人。

那是南宮飛濤及南宮海濤。

南宮飛濤是大莊主。

南宮海濤是二莊主。

兩人是同胞兄弟，數十年來，在北武林已樹立了極响亮的名聲。

他們本來還有一個大哥南宮先濤。

但南宮先濤早於三十年前，就已被逐出南宮山莊之外。

因爲他愛上了一個與南宮山莊有深仇大恨的女人。

南宮先濤遂自立門戶，獨創天河帮。

他也就是阿慈、阿凝的父親。

× × ×

南宮飛濤與天河帮淵源之深，由此可見。

黑天牢與天河帮不睦，南宮山莊自然無法脫得了關係。

雖然，南宮先濤已被父執輩逐出家園，但他畢竟還是兩個弟弟的親大哥。

血濃於水。

南宮山莊早有準備。

不是一朝一夕，而是永遠永遠。

黑天牢中人若有朝駕臨此山莊，是絕對不必驚詫的事。

他們若不來，那才稀奇！

× × ×

南宮飛濤一身錦袍，手持金劍。

那金劍是南宮世家五大名劍之一的「闕歌」。

他已年逾六旬，兩鬢蒼白如雪。

南宮海濤略較年輕，但也已即屆花甲之年。

他是屬於豹頭環眼，國字口臉，虎背熊腰的那一類人物。

他從來不用兵器。

他的兵器，就是一雙鐵拳。

兩人的目光，都同樣銳利。

車中人突然對灰衣幪面人說：「你去殺了南宮二莊主。」

灰衣幪面人喃喃道：「南宮二莊主……南宮二莊主……誰是南宮二莊主……」

他彷彿有點迷糊。

南宮海濤一聲大喝：「老夫就是南宮

二！」

× × ×

這一聲大喝，有如獅吼。

灰衣幪面人立刻向他飛撲過去。

「我要殺了你！」他總共才說了五個字，居然就已經一口氣向南宮海濤連發十拳！

這十拳可不尋常。

那是甚麼拳法，沒有人看得出來。

但每個人都感覺得到，這十拳的威力，實在是無與倫比，犀利已極！

南北拳王雙雄火併

(一)

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沒有。

這灰衣幪面人是拳法上的大行家，功力之深厚，絕不會在南宮海濤之下。

南宮海濤精神抖擻，勇戰接招。

他是北武林拳壇上的大宗師。

近十餘年來，他在北武林中，已難尋對手。

有一次，他甚至南下廣東，向身負盛名的「南拳先生」陳俠醒求戰。

陳俠醒沒有拒絕。

但事有湊巧，陳俠醒的岳丈大人，忽然從廣西而至，探望女兒。

陳夫人告知此事，岳丈大人立刻禁止兩人的比鬥。

這位岳丈，並非武林中人，而是一個屢試未能及第的老儒士。

他向陳俠醒說了一大堆道理。

然後，他又把這一大堆道理，以筆寫下，派人送封信給南宮海濤。

這封信，寫得龍飛鳳舞，而且又極之冗長。

總之，單是「之乎者也，矣哉夫嗟」之類的「感嘆辭」，就已醮乾了大量墨汁。

好長的信。

但若濃縮起來，其實只用六個字就已極之足够。

「你們不要打啦！」岳丈大人的意思，就是這麼簡單。

結果，那一戰臨時取消。

不少人破口大罵，既罵陳俠醒，也罵南宮海濤。

這些破口大罵之人，都是風聞南北兩大拳師決戰，所以老早就趕到戰場準備大開眼界的。

但奇怪，却沒有人罵那岳丈大人。

世事之不平，恐怕莫過於此矣！

(二)

那一戰臨時取消，南宮海濤一直耿耿於懷。

他認爲，自此之後，自己再也難以「棋逢敵手，將遇良才」了。

這倒不是他狂妄得跡近乎「發癲」，而是事實確然如此。

當今武林，若以拳法而論，最令人感到莫測高深的，仍然首推少林。

少林拳技，懂之者甚衆，但眞正精之者，天下間恐怕還不到五人。

而這寥寥數人中，少林寺的高僧又佔了大多數。

而這些高僧，有些根本就永遠不會踏足出寺門半步。

除非自己親上少林挑戰，否則一輩子都不可能跟這些高僧交手。

除却少林外，江湖上當然還有不少精於拳法的一流好手，但這些奇人異士，有些深藏不露，有些已金盆洗手，有些則恍如閒雲野鶴，他不會去找你動手，你要去找他，又是難比登天。

再說，無緣無故去找人比拳，雖云是印證武功，但彼此既無交情，人家也未必肯貿貿然跟你「印證」。

以是南宮海濤雖然明知自己絕非「天下第一拳」，但仍然有英雄無用武之地的慨嘆。

當然，若以拳對掌，或者以拳對付人家的刀槍劍戟，那麼可能會天天拚命都拚之不盡，但對於一個學拳的人來說，這似乎不够滋味。

那好比騎馬的人，總是喜歡跟另一騎人馬比個高下。

倘若對手騎的是條騾子，或者是一頭牛、一隻肥豬之類的畜牲，那麼雖然自己贏了，也是索然無味之至。

物以類聚。

高手相爭，往往也是如此。

所以不少學劍的人，總是喜歡向另一個用劍的高手挑戰。

他要用劍去擊敗另一個用劍的人。

南宮海濤的心意也是如此。

× × ×

想不到這一天，居然有個精於拳法的人，和他鬥得難分難解。

南宮海濤初時很憤怒，因爲有人要在南宮山莊撤野。

但現在，他却是既憤怒，又興奮，那情況就像個棋王，忽然遇上了另一個「可以一戰」的棋手。

(三)

拳風呼嘯。

每一拳最少有百斤之力！

一幌眼間，雙方最少已有數十拳飛來飛去。

只見拳若流星，時而沉猛，聲勢汹汹，時而刁鑽，步步龍蛇，等閑之輩，休說接招，就是站在一旁觀看，也有眼花繚亂之感。

南宮海濤拳法招式精絕，內力更是有如瀚海無涯，精深浩博，但無論他向對方施予多大的壓力，就是無法可以取勝，反而覺得灰衣蒙面人的拳勁，有點把自己壓得透氣不過的感覺。

他這一驚，委實非同小可。

他尋求對手多年而不得，乃是另一回事，但他却並不想敗在別人的拳下。

當下更加不敢輕敵。

他把拳勢收緊，每出一拳，都經過深思熟慮，絕不作貿然攻擊，徒令自己損耗眞力。

這一來，戰況更是燦爛。

雙方簡直已打出了武林史上罕見已極的拳術精華。

也不知打了多少回合，灰衣蒙面人突然一拳走空，右脇下露出了破綻。

南宮海濤一聲暴喝，左拳沉力鑿下。

灰衣蒙面人居然不避。

蓬！

他右脇下中了一拳。

南宮海濤的拳力，豈是尋常？衆人甚至可以很清楚地，聽見灰衣幪面人肋骨折斷的聲音。

但他却連悶哼也沒哼一下，彷彿早已有了白挨一拳的準備。

南宮海濤一擊而中，內心却沒有太大的喜悅。

刹那間，他腦海裏只有一個念頭：「唉，畢竟他還不是自己的對手……」

這是一種很奇怪，也很複雜的情緒。

他是在激戰中稍佔上風的時候，忽然爲對手惋惜起來。

但他這念頭，只是有如電光火石般一閃即逝。

因爲就在這一刹那間，灰衣幪面人突然在他背後打出一蓬暗器！

× × ×

十八支鋼針，全都插進了南宮海濤的背心。

針有毒。

劇毒。

南宮海濤幾乎是在一霎眼間，就已全身痲痹，無法再打出一拳，或者是踢出一腳。

他沒有憤怒。

他只是感到悲哀。

他也不是爲自己的下場悲哀。

他是爲對手感到可惜。

「你是個很好的拳師，爲甚麼寧願白挨一拳，也要用這種手段來攫取可恥的勝利？」這些說話，他沒有說出來。

這不是他不想說，而是那可怕的毒力，已令到他嘴唇發紫，不能說話。

灰衣幪面人一擊得手，就沒有繼續下去。

他已不必繼續動手。

他也不能再繼續動手。

南宮海濤剛才那一拳，又豈是血肉之軀所能承受得了的？

南宮海濤中了毒針，半跪在地上。

灰衣幪面人却坐了下來，額上冷汗如漿。

他突然吐血。

他面上的白布巾，也同時脫落，跌在地上。

這一張慘白色的臉龐，震駭了全場高手。

尤其是南宮海濤。

「怎會是你？……」他終於用盡全身氣力，迸出了這四個字。

那人面色茫然，好像一個剛從噩夢中驚醒的人，忽然又發覺自己已瀕臨死亡的邊緣。

他赫然竟是「南拳先生」陳俠醒！

× × ×

陳俠酲在廣東尙且拒絕與南宮海濤一戰。

他又怎會千里遙遙，來到這裏，在衆目睽睽之下，以毒針殺了南宮海濤？

這眞是一件令人感到震驚的事。

南宮飛濤要救胞弟，但已是無望。

他悲憤交集，手掣「闕歌」，挺劍疾刺「南拳先生」陳俠醒。

陳俠醒似是渾然不覺，既沒招架，也沒有加以閃避之意。

他彷彿在等死。

但也就在這一刹間，忽然又再出現了另一個幪面人。

這幪面人一身白衣。

他用的武器也是劍。

叮！

劍尖擊向劍尖，南宮飛濤本來必殺陳俠醒的一劍，居然給這白衣幪面人擊了開去。

白衣人來得突然，走也極快。他一劍救了陳俠醒，然後又把他挾在脅下。

南宮飛濤一聲大喝：「走不得！」

他揮動長劍，「颼」聲急响，一劍刺向幪面白衣人的腦後。

白衣幪面人並未回頭。

他也沒有出劍反擊。

唯一改變的，是他的身姿，在刹那間更加飛快，簡直就像是一支勁弩一樣。

他還挾着一個人。

一個已然身受重傷的「南拳先生」陳俠醒。

在這等情況下，他能夠發揮出這種速度，的確是匪夷所思的事。

南宮飛濤是虎口崖南宮山莊莊主，也是山莊中第一高手。

尤其是在劍法方面，即使連同金陵南宮世家衆多高手在內，也未必有人能比他稍勝一籌。

但他這一劍，居然還是落空了。

原因只有一個。

這白衣幪面人的身形，實在去得太快了！

× × ×

這白衣幪面人的突然出現，不但南宮山莊的人大感意外，就連黑天姬也是莫名其妙。

這人身手奇高，無論劍法和輕功，都堪稱江湖中的絕頂高手，即使是自己親自出馬，也未必能討好得去。

他是誰？

是陳俠醒的朋友？親戚？妻子？岳丈？還是一個喜歡多管閒事的江湖俠客？

黑天姬猜不透。

她忽然下令，全速離開南宮山莊。

× × ×

這一天，可說是南宮山莊極不吉利的一天。

二莊主南宮海濤死了。

那幪面白衣人救了陳俠醒，竟然連大莊主親自出手，都未能把他留下。

在南宮山莊的人想像中，他必然是黑天牢的人。

但事實却又非如此。

因爲連黑天姬都猜不透，這人究竟是何方神聖！

× × ×

在一個沒有人知道在甚麼地方的密室裏，黑天姬正在與她的主人談話。

她的主人，也就是近十年來，把江湖弄得天翻地覆的黑天牢主人。

黑天姬在黑天牢中，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人物。

她大概三十來歲，嗓子甜美，容貌也相當動人。

然而，在她的眼神裏，却總是透射出一種淫蕩的邪氣。

現在，她正向主人提出報告。

毒蛇噴霧大法

（一）

黑天牢主人，就像是神祗般坐在一張太師椅上，在他面前的一張長案上，有美酒佳餚，但他却連動都沒動一下。

直到黑天姬的報告完結，他才緩緩的站了起來。

沒有人能看見他的臉。

他的臉龐，隱藏在一具大花臉的面具下。

大花臉的形態，猙獰可怖。

他的聲音，却低沉得像是一條打鼾睡的老虎。

「黑天姬，這件事，妳沒有錯，不必向本座請罪。」他一開口就說。

「多謝主人。」黑天姬感激地說。

黑天牢主人嘆了口氣，道：「江湖上有不少喜歡抱打不平的人，而這些人，都是咱們計劃裏的重大障碍。」

黑天姬點點頭。

「好像司馬縱橫，鐵鳳師之流，就是這種人。」

「幸而現在他們都已落入本座的羅網中，」黑天牢主人緩緩道：「這兩人武功不凡，倘若能善加利用，對咱們的計劃，倒是大有帮助。」

「薔薇現在已是司馬縱橫的人。」

「不，該倒轉來說，」黑天牢主人加以更正：「是司馬縱橫已經成爲薔薇的人，有了這位獵刀奇俠相助，咱們何愁大事不成？」

黑天姬道：「主人認爲，薔薇已完全控制了她現在的丈夫？」

「不錯，」黑天牢主人緩緩道：「這十餘年來，她一直苦練不懈，就是要帮助本座完成大業，也同時要令到司馬縱橫投向她的懷抱。」

黑天姬道：「本門的『滾龍迷心大法』，確是威力無邊。」

黑天牢主人道：「十二組黑天雄師，現在是否已完全準備妥當？」

黑天姬道：「早已準備就緒，只等主人的出擊令。」

「很好，」黑天牢主人緩緩道：「這是一個武林史上前所未有的巨大計劃，咱們一定要完成它。」

黑天姬道：「賤妾極具信心。」

黑天牢主人似是輕輕一嘆：「多年宏願，就要看這一次的計劃，是否能够順利完成了。」

× × ×

黑天牢大張旗鼓，早有陰謀。

它的陰謀是甚麼？

目前，江湖上還沒有人知道。

當然，這陰謀一旦成功，後果是不堪想像的。

（二）

在一座黑沉沉的石牢裏，最响亮的聲音，就是蛇蟲老鼠爬動的聲响。

這裏是個龐大的牢獄。

被囚禁在這裏的人，衣食不缺，而且還會按時被送到一間練武廳之中，練習武功。

但此地的環境，却很惡劣。

只是，從來沒有任何人提出任何抗議，或者是反對些甚麼。

連一向講究生活享受，每天無酒不歡，無美女相陪不眠的南陽巨富田三公子，也沒有任何異議。

現在，他每天吃兩頓飯。

餸菜是他以前認爲連貓狗都瞧不下的垃圾。

要酒嗎？

有。

以前，這位田三公子對酒的挑剔，簡直是達到了吹毛求疵的地步。

甚至有人把來自西域貢品裏的「雁城燒」送給他，他喝一口之後，就下令把這人踢出門外，然後把酒統統倒進溝渠裏。

「雁城燒」是劣酒乎？

非也。

在酒之中，它就算不是人間絕品，但最少也已是百年以上的佳釀。

只是，咱們這位田三公子，脾氣奇大，而且喜歡在鷄蛋裏挑骨頭。

他認爲「雁城燒」不好，原來是他正要喝的時候，忽然發現杯子裏有根頭髮。

這根頭髮是白色的。

而且，也是從他自己頭上掉下來的。

正唯如此，他極不高興。

他不高興自己的頭上，居然出了一根白頭髮。

他氣極了。他把這一肚子氣，發洩在「雁城燒」和送酒的人身上。

由此可見，這位田三公子是一個怎樣的人。

然而，在武林中，田三公子的「驚鴻十八劍」和「天字神雷掌」，却是極有名氣的。

他有財有勢，而且一身武功極其出色，所以自他接管田家以來，不到兩年就已名震四方，成名猶在其父及兩位兄長之上。可是，兩年前他失踪了。

他去狩獵，隨行者凡三十餘衆。

他不但劍法和掌法厲害，射箭的本領也是一絕。

他射中了一條大山豬。

山豬負創急竄，逃往山上。

衆人齊追。

田三公子輕功一流，自然先越衆人而去。

他的手下、家丁，個個拚命的追。

追了大半天，不妙！

山豬不見了。

田三公子也不見了。

× × ×

這一件怪事，當時轟動了整個南陽地域。

南陽總捕頭薛唯武爲了這樁事，絞盡腦汁，出盡法寶，但查來查去，都查不到任何綫索。

最令人不滿的，就是連那頭受創的山豬也找不到。

結果，薛唯武因此丟了職。

換上另一個總捕頭又如何？

抱歉。

還是連一點綫索也找不到。

於是，傳說紛紜。

有人說田三公子給野豬吃了。

有人又說田三公子上山遇仙，飛天去了。

也有人說田三公子上山遇到的不是神仙，而是妖魔鬼怪。

但却有不少武林中人，懷疑到黑天牢方面。

（三）

田三公子眞的在黑天牢中。

現在，他剛用過飯，正在喝酒。

他喝得津津有味，臉上的神態好像滿足極了。

酒甚佳乎？

非也！

其實這根本就不能算是酒，甚至連醋都不像。

總之，其味之劣，其質之混濁，保證你在第九流的酒寮也找不着。

也許，它很像一種東西。

豬吃的餿水。

× × ×

無論那是酒也好，醋也好，甚至是餿水也好，田三公子已享用完畢。

他身上的衣服，仍然是兩年前狩獵時所穿的那一襲。

兩年前，這套衣裳的確很好看，色彩鮮明，形態威武。

但這兩年來，它既沒更換過，也沒有洗滌過，可說是霉、臭、爛兼而有之。

然而，他不在乎。

他早已忘掉了，自己以前穿衣服的習慣。

他的習慣是：天天換新衣，日日不同欵。

現在呢？

他甚至忘掉了自己是誰。

（四）

負責看守這一座牢獄的人，正是阮銅頭。

阮銅頭是阮鐵衫的兒子。

阮鐵衫本在黃金賭坊，但這半個月來，他已被調到這一座牢獄，與兒子共同負責看管。

這裏空氣混濁，但却又偶然會傳來陰風陣陣。

這是第十二號黑天牢。

× × ×

黑沉沉的黑天牢，外面是一條長長的通道。

驀地，通道傳來了一陣脚步聲。

八個大漢，手持火炬，脚步整整齊齊而來。

在他們的背後，還有個女人。

一個穿黑裙的女人。

黑天姬。

× × ×

黑天姬一到，阮鐵衫父子立刻站直了身子，半跪行禮。

黑天姬環掃牢獄一眼，忽然道：「田毅書怎樣了？」

田毅書，也就是田三公子。

阮鐵衫恭聲回答：「近況平平。」

「狀態如何？」

「欠佳。」

「飯量怎樣？」

「比前減半，但酒量却越來越大。」

黑天姬臉色一沉，神情很不好看：「武功進展又如何？」

「沒有進展。」

「甚麼？沒有進展？」

「屬下已盡全力，但……」阮鐵衫臉上露出惶恐之色。

黑天姬目光森寒：「說下去。」

阮鐵衫接着說：「他從前酒色過度，身上有隱傷凡七八處。」

「治不好嗎？」

「不是不可以治好，而是大夫說，藥材很貴。」

「荒謬！藥材值得了多少錢？」

「不，」阮鐵衫道：「據黑大夫說，他曾經中過四五種不同類型的掌傷、拳傷、還有一種『甘蠣蠱』的毒。」

「苗族的『甘蠣蠱』？」

「正是。」

「他還能活到現在？」

「那是因爲他本身曾經服下了幾種功效奇大的解毒藥，暫時把蠱毒壓着不發而已。」

「那麼要用何種藥物，方可使他完全復原？」

「黑大夫說，必須要備齊雪峯冰蓮實、南海狗尾草、七彩靈芝、還要加上二兩成形人參王，才有根治的可能！」

黑天姬臉色一變。

「你爲甚麼不早說？」

「這些也是黑大夫昨天才向屬下說明的。」

黑天姬冷冷喝道：「把他拖出來。」

「拖……拖誰出來？」

「當然是田毅書！」

× × ×

田三公子已被拖出。

他就像是一條病狗。

黑天姬看着他。

他却只是看着黑天姬的脚。

黑天姬目露殺機。

「拿刀來！」

立刻有個大漢，奉上鬼頭大刀。

「田毅書，你接着它。」

田三公子很聽話，立刻接着大刀。

黑天姬冷冷道：「我現在要你砍掉自己的腦袋，你可願意？」

田三公子目光呆滯，只是輕輕的點頭：「願意。」

黑天姬冷笑一聲：「那麼，你現在可以動手了。」

田三公子立刻揮起刀，砍向自己的脖子。

黑天姬栽了

（一）

刀鋒極鋒利。

但這柄刀却好像是太沉重了，田三公子揮動的時候居然有點力不從心的樣子。

他沒有把自己的腦袋完全砍下來。

刀鋒只是沒入他的脖子一半。

然而，這也足以致命有餘了。

× × ×

田三公子很快就被拖走，就像他從前狩獵，拖走獵物時的情景一模一樣。

阮鐵衫面色沉重。

阮銅頭更是連頭都不敢抬起來。

黑天姬冷冷道：「除了田毅書之外，還有沒有其他類似的例子？」

「沒有了。」阮鐵衫忙道。

「很好，少一個田毅書，那是不成問題的，但其他組員，一定要平安大吉，無災無難！」

「屬下知道。」

「鐵鳳師呢？」

「在第十六號室。」

「狀態如何？」

「不俗。」

「不俗？何謂之不俗？」黑天姬臉色一寒：「說話清楚一點！」

「是！」阮鐵衫吸一口氣，道：「鐵鳳師飯量正常，每天喝酒二斤，武功狀況保持不變。」

黑天姬面色一寬。

「劍法又怎樣？」

「身手依然。」

「甚麼身手依然？」黑天姬冷冷一笑：「鐵鳳師的劍法怎樣，你清楚嗎？」

阮鐵衫一時爲之語塞。

黑天姬瞧了他一眼：「你要小心，在所有天牢裏，你這裏是唯一損折了組員的地方，再有甚麼閃失，在主人的面前，可連我也担當不起。」

「是！是！屬下知道！屬下知道！」

黑天姬忽然看了阮銅頭一眼。

「你今年幾歲？」

阮銅頭嚇了一跳：「妳是在問我？」

黑天姬盯着他：「快說。」

阮銅頭立刻回答：「二十八。」

黑天姬道：「你練的是甚麼武功？」

阮銅頭道：「銅頭功，天雷掌。」

黑天姬道：「天雷掌有幾式？」

阮銅頭道：「一百零八式。」

黑天姬道：「你全都練齊了？」

阮銅頭道：「只練了一半。」

黑天姬道：「還有一半呢？」

阮銅頭回答道：「師父還沒傳授給弟子。」

黑天姬道：「你可知道，你的師父已經死了？」

阮銅頭道：「知道。」

黑天姬道：「還有下半截天雷掌法，你想不想學？」

阮銅頭連忙點頭。

「當然很想。」

黑天姬道：「那麼，你跟我來，我傳授給你。」

阮銅頭一怔。

「天姬娘娘也懂這套掌法？」

「當然懂，」黑天姬冷冷一笑：「難道你以爲天下間只有你師父才懂嗎？」

「不！屬下絕無此意。」

黑天姬又瞧了阮鐵衫一眼。

「這件事你可同意？」

阮鐵衫忙道：「難得天姬娘娘願意栽培犬子，屬下是高興還來不及，又豈會不同意？」

「很好，阮銅頭很快就會回來，你小心看管着這裏。」

「屬下遵命。」

× × ×

阮銅頭小心翼翼的跟着黑天姬，離開了這座牢獄。

阮鐵衫的臉上，忽然露出了一種冷漠、神秘莫測的微笑。

（二）

阮銅頭跟着黑天姬，來到了她的臥室內。

若不是黑天姬親自帶引，誰都不敢踏足此地。

黑天姬看了他一眼。

「你累不累？」

阮銅頭回答：「不累。」

黑天姬道：「你先去洗個澡，洗得越乾淨，越有利於練功。」

「屬下遵命。」

× × ×

臥室後有浴室。

浴室早已預備好一大盆水。

熱水。

阮銅頭沒有脫衣服。

沒有脫衣服，當然也沒有洗澡。

因爲他呆住了。

浴室美命美奐，浴盆也是製作精緻的一流傑作。

在這種地方泡個熱水浴，本來是很舒適，很寫意的事。

但浴室裏却不只有他一個人。

他剛踏入裏面，就已看見有兩個女孩子在等着他。

× × ×

這是兩個很年輕的女孩子。

但她們都已發育得很好。

白白的皮膚，尖挺隆高的乳房，修長結實的長腿。

她們居然是全裸的。

她們當然看見了阮銅頭。

她們是女孩子，而且又沒有穿衣服。

但現在臉紅的却不是她們，而是阮銅頭。

他幾乎想馬上走出去。

但黑天姬的聲音又响起：「不洗乾淨，不能出來。」

阮銅頭呆住。

一時之間，他進也不是，退也不是。

那兩個女孩子却笑意盈盈的走到他身邊。

她們爲他脫下所有的衣服、鞋襪。

然後，阮銅頭就給這兩個看來弱不禁風的女孩子拋進浴盆裏。

× × ×

洗澡並不是一件大不了的事。

但這樣子沐浴，阮銅頭是有生以來第一遭。

雖然外面已是嚴寒的冬天。

但在這裏，却是春意盎然。

（三）

兩個赤裸的女孩，伺候着一個男人沐浴，可算是一件很要命的事。

兩個女孩都很自然。

她們沒有半點侷促不安的樣子。

她們爲阮銅頭洗澡，彷彿就是自己爲自己而洗澡。

水很燙熱，但却很舒服。

阮銅頭一直都閉着眼睛，好像甚麼都不想看見。

兩個女孩子偶然會一笑，笑得很甜美，很可愛。

但也很俏皮。

其中一個女孩子忽然說：「你再閉上眼睛，我就……」

她悄悄的在他耳畔說了幾個字。

阮銅頭聽得嚇了一跳，連忙把眼睛睜大。

他雖然張大了眼睛，但却目不斜視。

可是，立刻又有兩顆渾圓而堅挺的乳房，遮住了他一切的視綫。

× ×

眞要命的一個熱水浴。

幸好，它總算成爲過去了。

(四)

兩個女孩子已穿上衣服，退下。

臥室裏，只有他和黑天姬。

黑天姬和他相隔着一道黃色的布簾。

「你現在是不是感到舒服多了？」

「是的，但……」

「甚麼事？」

「她們拿走了我的衣服。」

黑天姬笑了笑：「我這裏有衣服，你可以過來拿。」

阮銅頭搖頭不迭。

「屬下不敢。」

「爲甚麼不敢。」

「因爲……屬下現在是……是一絲不掛。」

「不妨事，你過來好了。」

阮銅頭考慮了好一會，才掀開布簾，走了進去。

但他立刻又閉上了眼睛。

因爲他看見了黑天姬。

她也和他一樣，身無寸縷。

× × ×

阮銅頭已不是小孩子。

但他這一輩子所看見的女人，個個都是給一層又一層的衣裳包裹着的。

——只有今天例外。

尤其是黑天姬。

她是個成熟而美麗的尤物。

但在黑天牢裏，又有誰曾經把她聯想到赤裸裸的一方面去。

但阮銅頭現在却看見了。

那些完全不該讓他看見的地方，他都看見了。

一縷幽香，沁入他的鼻孔。

黑天姬接觸了他。

她熱情地、火辣辣地擁抱了他。

在風流韻事裏，「調情高手」不一定是男人。

女人也同樣有「深不可測」的功力。

黑天姬就是這種女人。

她有足夠的天賦本錢，可以讓男人色授魂與，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

尤其是對付阮銅頭，那更容易了。

她挑起了他的情慾，她使他比自己更瘋狂。

她使他忘掉了一切，甚至忘掉了黑天牢的主人。

× × ×

阮銅頭是個絕對正常，而且相當健康的男人。

她使他亢奮，他令她滿足。

她躺在他的胸膛上，一次又一次的獲得滿足。

最後，她累了。

她想睡覺。

但她臨睡前，必須要幹妥一件事。

她要殺了他。

理由很簡單，她絕不能讓黑天牢主人知道這件事。

× ×

他本來不累。

在未沐浴之前，他並不累。

但現在，他疲累得好像連眼睛也睜不開。

他沉沉入睡。

黑天姬眼看着他結實而膚色健康的軀體。

這是純樸的，也是可愛的。

倘若不是「別無選擇餘地」，她的確不捨得殺了他。

最少，這大孩子還可以再用好幾次，甚至無數次。

但現在……

唉！

又何必去多想？

她從髮髻上，悄悄的拿起一支髮釵。

只要這支髮釵在他身上輕輕一刺，那麼這個大孩子很快就無疾而終。

但就在這千鈞一髮的時候，阮銅頭忽然張開嘴巴，在她的臉上輕輕吹了口氣。

黑天姬怔住。

一時間，她還不知道他這舉動是甚麼意思。

但接着，她的臉色變了。

她的臉龐變成灰白色，聲音已因恐懼而顫抖：「你……你是蜀中唐門……」

阮銅頭微笑。

他輕輕地，從她的手裏拿起了那根髮釵。

「妳是唐門的媳婦，我却是唐門訓練出來的外姓殺手。」

黑天姬的心忽然冷透，背脊也同時冷透。

她想點了這人的死穴。

但她還沒有動手，人已昏倒過去。

× × ×

黑天姬沒有死。

阮銅頭口裏噴出來的那一口氣，雖然有毒，却不致命。

當她醒過來的時候，她已明白一切。

其實，她早已有所防範。

她一向對男人有戒心。

所以，她要他洗澡，而且連一件衣服都沒有給他留下。

那個時候，他簡直就像個剛出世的嬰孩。

他身上沒有武器，也不可能收藏着甚麼暗器。

但她却沒有檢查他的牙齒。

他的「暗器」，就在其中的一隻牙齒裏。

這種「暗器」可以一直不使用。

但只要他一咬破它，它就會散發出一種很特殊的氣體。

它可以使敵人全身痲痹，武功盡失。

當然，使用指這種「暗器」的人，本身早已服下解藥。

這就是蜀中唐門裏，只有寥寥數人才懂得使用的「毒蛇噴霧大法」。

× × ×

黑天姬栽了。

她本非唐門中人。

但在十八歲的時候，她嫁入唐門。

然而，還未到三年，她就已殺了夫婿，盜走六本武功、用毒秘笈，離開了唐門。其後，她投在黑天牢主人門下，助紂爲虐。

她是個野心勃勃的女人。

在唐門，她雖然是身份尊貴的少奶奶，但輩份太低了，而且自己又不姓唐。

她不滿足。

她幹了一件震撼唐門的事之後，就遠颺而去。

這些歲月以來，她無時無刻不在提防蜀中唐門的人會來找自己報復。

而她也在這些歲月中，殺了好幾個來追殺自己的唐門高手。

在黑天牢主人的護蔭下，她擁有的勢力，已足可與唐門分庭抗禮而有餘。

可是，她做夢也想不到，這個阮銅頭原來竟然是唐門派出來的「外姓殺手」！

× × ×

她醒了。

她多年以來的美夢也醒了。

她並不如自己想像中能幹。

她一直以爲，自己就算有一天栽倒，能夠令自己失敗的人，必然是武林中的翹楚份子。

可是……

阮銅頭！

這個毫不起眼的年青人，大孩子！

他算是甚麼？

他居然可以讓黑天姬重重的摔一跤？

這怎可能？

× × ×

可是，這是事實。

她一直以爲自己已正在操縱着阮銅頭的一生。

她甚至曾經覺得這個大孩子是多麼的可憐。

直到現在，她才知道，世間上最可笑，也最可憐的女人，就是自己。

中原黑天帝君

(一)

臘月初六，天陰。

嵩山少室峯下，突來不速之客。

不是一個不速之客，而是一羣不速之客。

× × ×

少林寺，是天下第一名刹。

千百年來，少林寺一直是執掌武林牛耳的泰斗。

此刻，這座名刹，仍然和平時般平靜，安詳。

但每一個江湖人都知道，這是一個絕對不容輕視的武林聖地。

它看似毫不設防。

但一旦發生了任何變故，你就會知道，這裏的戒備其實是何等的嚴密。

× × ×

四周古木參天，但多半已因天寒而落盡花葉。

大門開敞。

兩個灰衣僧人，正在悠閒地打掃着門前石階。

從這裏望過去，已可看見莊嚴宏大的大殿。

× × ×

寺內，梵唱陣陣，隱隱傳出。

寺外，忽然籠罩着一股可怕的殺機。

十個金衣武士，十桿金槍，同時向那兩個灰衣僧人衝殺過去。

兩灰衣僧人互望一眼，兩人都同時臉色驟變。

這是甚麼事？

是不是演戲？

(二)

這不是演戲。

他們是「來眞的」。

兩僧人急退，一退就已經退了入大門後。

大門還是沒有關上。

却有八個白袍僧人，攔住了十武士的去路。

「阿彌陀佛，善哉！善哉！各位施主，似乎來意不善，並非善男信女。」最左一僧，法號一了，乃八僧之首。

他一開口，聲音有如雷行虎嘯，內力充沛非常。

這十個金衣武士却根本不理會他說甚麼，不由分說，十槍齊發，向衆僧戮去。

一了說了一大堆話，都是多餘的。

他們並非到此聽佛偈，而是要攻入少林。

好斗胆！

少林寺是甚麼地方，豈是你們十個金衣武士就能攻得下的？

這時候，大家都沒說話講了。

拚了再說！

但這僅是「序幕戰」而已。

× × ×

來者自然正是「黑天牢」中人。

這十個金衣武士的身份，等於是「開路先鋒」。

他們訓練有素，而且個個勇猛非凡。

八個白袍僧人，竟然招架不住。

連一了也給金槍戮中咽喉，眞箇「一了百了」了！

十個金衣武士只倒下兩個。

其餘的八人，再衝進去，殺到大雄寶殿。

驀地，一柄月牙鏟，有如從天而降。

颼！

颼！

左鏟一招，右鏟一招，它鏟掉了兩條臂膀。

八個金衣武士，又有兩人重傷。

只見一個滿面鬍子的大和尚，威風凜凜的攔住去路。

這人是大雄寶殿三大鐵僧之一，法號一勇。

「汝等是誰？胆敢闖到少林來？」他一開口，滿嘴濃濁川音，嗓子兇猛有如獅豹。

餘下六武士，互望一眼，忽然又挺起金槍，繼續衝殺。

一勇大吼。

月牙鏟旋風般揮舞，又有兩人應聲倒下。

但他左腿也給戮了一槍。

他受了傷，立刻又有四桿金槍猛刺過

來。

一勇雖勇，但是似已無法同時接下四槍。

驀地，一人手掣雙戒刀，人如皮球般滾地而來。

人未到，刀先到。

人在地下，刀向上劈。

颯！颯！

兩個金衣武士慘嚎一聲，各斷一足。

餘下二人心神大受影响，稍一遲疑，月牙鏟已向他倆迎面掃至。

一勇轉危爲安，兼殺二人。

那手掣雙戒刀的僧人，乃大雄寶殿三大鐵僧的「雙刀羅漢」一來。

一來之外，還有一賢。

一賢聞訊，也急急抓起一桿熟銅棒，趕出殿外。

但是當他出到殿外的時候，形勢又巳生變。

一勇、一來巳陷入苦戰中！

敵人又有援手殺至，那是三個西藏喇嘛。

喇嘛大戰少林僧侶，倒是罕見。

原來這三人，乃是八年前自西藏而來，在武林中作惡多端的「黃衣三煞」。

這三個番僧終於闖了大禍，被黃河六大帮會高手聯起而攻之，險些命喪黃河之上。

但最後，却有一幪面高手相助，救了他們三人性命。

這幪面高手，原來正是黑天牢主人。

「黃衣三煞」自此投入黑天牢門下，而黑天牢主人也不斷投其所好，黃金、酒色、樣樣不缺。

三喇嘛感激萬分。

此際，正是養兵千日，用在一朝的時候。

而且，三喇嘛早就想會一會少林高僧，看看他們厲害到何等程度。

（三）

三喇嘛武功極高。

一勇、一來支撐不住。

一賢加入戰圈，同樣無法討好得去。

三喇嘛都是刀法上的大行家。

他們所用的刀，彎如新月，其薄無比，也鋒利無比！

一勇以月牙鏟迎戰，但最後却給其中一喇嘛奪過月牙鏟，插入了他的胸膛。

一來目睹師弟慘死，心神大受震蕩。

一個失神，小腹中刀，立卽踉踉後退不迭。

一賢是三鐵僧中，武功最高一人。

但獨力難支，這一戰看來敗局已成。

三喇嘛齊施殺手，志在殺僧建功。

冷不防三顆烏亮的佛珠，從遠處激射而至。

好强大的手勁！

好厲害的佛珠！

三喇嘛居然無一倖免，每人的額上有多了一隻眼睛。

× × ×

以佛珠解決黃衣三煞的，是個中年僧人。

他就是少林寺十字輩高手中，有「佛將軍」之稱的十忍大師！

（四）

十忍大師以「忍功」稱譽少林。

他够耐性，够忍耐力。

他未入少林之前，有一次曾被困在北極寒苦之地，險些活活餓死。

但他能忍。

他脫下了禦寒衣物，舖在冰野上，裝死。

他裝死是要引誘天上的食屍鷹。

食屍鷹若不下來，他就只能吃自已身上的肉。

終於，他等到了！

他等了十八個時辰！

他忍！

他等！

不斷等待的堅靱意志，使他在冰天雪地裏支持着生命。

他終於等到了可以喝的血，和可以吃的食物。

一隻食屍鷹。

其後，他入少林。

其師就以「十忍」作爲他的法號。

× ×

少林「佛將軍」人未現身，已殺了三人。

十忍能忍。

但此時已非可忍之時。

「佛將軍」足踏芒鞋，手揑佛珠，目顧四方大步而來。

他不怒而威，果然不愧是十字輩高僧中出類拔萃的人物。

就在這時候，對方來了兩個人。

兩個高冠道人。

左邊一個道人，年約五旬，他鬍子焦黃而臉孔狹長。

右邊一個道人，年約六旬，蓄一撮山羊鬍子，容顏清瘦，是仙風道骨的人物！

十忍合什，喧一聲佛號。

然後，他沉聲問：「佛道源出一家，未知兩位道長來自何處？」

誰知左邊一個道人竟說：「天下和尚皆可曰殺！」

而右邊一個道人則接道：「殺！殺！殺！凡是少林和尚，一律殺！」

× × ×

此言一出，少林僧侶，無不人人面上變色。

這是甚麼說話？

這兩個牛鼻子是不是瘋了？

十忍大師涵養雖佳，但這時也無法忍耐。

他正待出手，突聽一人沉聲道：「徒兒，不可輕舉妄動，這兩位乃是武當清緣，清因道長。」

這又是一句令人心悸的說話。

莫非武當派今天要攻打少林寺了？

倘眞如此，倒是非同小可的大事！

衆人循聲望去，只見三人紅袍僧人，率領着百餘僧侶，浩浩蕩蕩而來。

剛才說話的，乃是左方老僧。

他是十忍大師師父——百慕禪師！

而另外兩老僧，則是達摩院首座護法百饒禪師，及少林寺方丈百陽禪師。

清緣道長與清因道長，乃武當派十大長老其中二人，他們居然會攻入少林，實在是一件匪夷所思的事。

但百慕禪師並非故作驚人之語。

他們確是清緣、清因兩位道長。

× × ×

大雄寶殿前，形勢一片緊張。

清緣、清因兩道長，正要動手，却被一人喝止。

這人身材矮胖，形態猥瑣。

他是黑天牢第六組的總管彭正威。

清緣、清因就是他所「管轄」的。

彭正威在江湖上，只是二三流的小脚色。

但這時候，他却居然可以命令武當派的兩位長老。

黑天牢的「滾龍迷心大法」，確然厲害。

彭正威喝令兩老道住手，兩老道立刻就乖乖的停下來。

彭正威面有得意之色。

他接着高呼：「恭請『中原黑天帝君』，接管嵩山少林寺！」

肘生意外黑天姬叛變

（一）

——接管嵩山少林寺。

這是甚麼說話？

這是甚麼世界？

× × ×

「中原黑天帝君」，自然也就是黑天牢的主人。

只見石階上，黑壓壓的一大羣人湧了過來。好大的陣仗！

這羣人，其中不乏黑道高手，但更多的却是近十年來相繼失踪的武林豪傑。

那些黑道高手，有些飛揚跋扈，神氣十足。

這一干人，乃是黑天牢的爪牙。

他們是甘心爲黑天牢這個組織而賣命，就和喇嘛三煞一樣。

但也有不少黑道中人，目光呆滯，別人向前行，他們也向前行，好像自己全然沒有半點主張一般。

這一羣人，顯然是被「滾龍迷心大法」所控制。

而那些正派的武林豪傑，則全都有如走肉行屍，他們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幹甚麼，也不知道這裏就是天下第一名刹的少林寺。

這一大羣人的出現，頓時把少林羣僧的威勢壓了下去。

因爲在大雄寶殿前的廣場上，黑天牢人數，已遠遠超越少林僧衆。

當然，少林子弟數千，一旦聚集起來，人數又必然比黑天牢優勝。

但少林和尚，並非人人都練就一身武功。

有不少僧侶，雖然是少林門下，但却可能對武事全然不通。

也有不少僧侶，雖曾習武，但却未必能有太大的成就。

所以，形勢是極其緊張的。

以黑天牢本身的潛力，雖然不足以撼垮少林，但加上一大羣心智已受控制的武林豪傑，情況就不可同日而語。

在衆皆觸目的情況下，「中原黑天帝君」終於出現。

他是在兩個人的陪同下出現的。

在他左邊的，是黑天姬。

在他右邊的，赫然竟是獵刀奇俠司馬縱橫。

× × ×

廣場上，雖然擠滿了人，但却鴉雀無聲。

只有風聲。

百陽禪師忽然高喧佛號。

衆僧隨着也齊聲低喧佛號：「阿彌陀佛……」

黑天牢主人越衆而出，冷冷一笑。他這一聲冷笑，勁力內蘊，聲音雖然不大，但却傳到少林寺每一個人的耳朵裏。

他仍然是戴着那副大花臉的面具。

「少林寺，果然不愧是天下第一名刹，本座今天能够接管此地，實在感到相當榮幸。」

少林僧侶，無不臉露怒容。

這簡直是在大放厥辭！

百陽禪師也站了出來，緩緩道：「施主是何人？何以不示人眞面目？」

黑天牢主人道：「待本座正式接管少林寺後，自會以本來面目與大家相聚。」

百陽禪師臉色一沉道：「施主率衆而來，倘若是誠心參拜我佛，老衲等自是無任歡迎，但眼下情況，却是令老衲無法容忍。」

黑天牢主人仰天一笑。

「本座早巳知道，你們這些大小和尚，都是不見棺材不流淚，不到黃河心不死的愚頑份子，也罷，無論是少林七十二絕藝也好，大小羅漢陣也好，你們統統搬出來便是！」

百陽禪師嘆了口氣：「目下此地高手近千，一旦動手相搏，勢必是一場可怕的悲劇。」

黑天牢主人道：「你要避戰？」

百陽禪師道：「佛門戒殺，能免此一戰，自然是功德無量之事。」

「說得好！」

「還望施主三思。」

「既然如此，本座給你們一條活路。」

黑天牢主人冷冷地說道：「其實，偌大一座少林寺，能令本座心動的地方，只有一處。」

百陽禪師臉色倏地一變。

「哦？施主言下之意，是指本寺藏經閣？」

「對！方丈果然聰明。」黑天牢主人一笑。

百陽禪師搖頭一嘆，沉聲道：「施主，千百年來，向藏經閣動主意的武林人，又豈只你一人而已，但施主可知道，彼等的下場如何？」

黑天牢主人冷冷道：「少林寺在別人眼中，也許是龍潭虎穴，難越雷池半步的武林禁地，但本座今日率領十二組雄師而來，又豈是你們這些和尚抵擋得住的！」

百陽禪師沉默半晌，嘆道：「老衲忝爲少林方丈，倘若把藏經閣拱手奉送給施主，豈非變成千古罪人？再說，老衲也絕無此等權力，可以出賣藏經閣給予邪魔外道，使他們將來更進一步荼毒武林。」

黑天牢主人冷冷一笑。

「既然如此，多言無益，咱們手下見眞章好了。」

百陽禪師道：「老衲對施主之所為，雖然絕不苟同，但施主這份胆色，老衲仍然相當佩服。」

黑天牢主人默然，側耳繼續傾聽。

只聽得百陽禪師接道：「與其雙方展開一場規模龐大的血戰，不如由老衲與施主較量一番，以定輸贏，未知施主意下如何？」

黑天牢主人嘿嘿一笑。

「這是不切實際，多餘之舉！」

百陽禪師眼色一變道：「施主何出此言？」

黑天牢主人冷冷道：「本座就算贏了方丈，但藏經閣仍然不屬於本座，那豈非多餘之至？」

百陽禪師面色又是一陣發白。

「施主之意，認為該當如何？」以他堂堂少林方丈的身份，今天可說是委屈萬分，忍氣吞聲到了極點。

黑天牢主人一挺胸膛，厲聲道：「半個時辰內，少林寺若還有和尚在此，統統殺！」

少林僧侶，無不相顧駭然。

這是個甚麼人？說話怎麼瘋狂得如此厲害？

少林寺自開創以來，雖然曾屢遇強敵，但敢在大雄寶殿廣場前如此大放厥辭的人，這位「中原黑天帝君」還是第一位。

尤其是他最後三個字，更像是在賭桌上推牌九當莊者的口吻。

——統統殺！

這眞是一句嚇傻人的說話。

× × ×

羅漢大陣早已列開陣勢。

除了羅漢大陣之外，還有三座小羅漢陣，重重把守着大雄寶殿。

黑天牢主人一聲長嘯，忽然道：「小司馬，你去會一會少林方丈！」

(二)

司馬縱橫一直在他身邊，臉上沒有半點表情。

直到黑天牢主人向他下了這道命令，他才有了動作。

他的動作是拔刀。

那是天下間獨一無二，由老刀匠游疾舞親手鑄煉的獵刀。

但他拔刀後，並不是向百陽禪師展開攻擊。

他殺了一人。

這人是彭正威！

× × ×

彭正威根本不知道這一刀從何而來。

直到他發現咽喉一冷的時候，他已掉進死神的懷抱。

黑天牢主人立時大喝：「小司馬！」

司馬縱橫忽然笑了。

黑天牢的主人一跺足，又大喝：「薔薇！」

薔薇是他的女弟子。

她本已控制了司馬縱橫，兩人還成了親！

但這時候，薔薇却不見了。

她的兩個丫環——不笑、常笑，也不在。

黑天牢主人大怒。

他現在已知道，薔薇反叛了自己。

他暗自發誓，一定要殺了她！

幸而，黑天姬仍在。

他馬上下了一道命令：「各組總管，開始行動！」

——每一座牢獄的總管，都可以直接操縱被囚之人。

這道命令一下，後果如何，實在不難想像。

那些備受「滾龍迷心大法」所控制的江湖豪傑，勢必向少林羣僧發出無情的襲擊。

他們早已忘掉自己是誰，甚至對死亡一事，全然不再畏懼。

可以說，他們將會變成不惜與少林僧侶同歸於盡的「死士」。

「死士」本來就是一種極可怕的殺人者。

更何況這一干被「滾龍迷心大法」所控制的人，全都是身手絕頂的奇人異士！

× × ×

命令已發出。

各座牢獄的總管也正在執行命令。

但也就在這一刹那間，所有牢獄的總管，都遭遇到快如閃電，而且絕對致命的襲擊！

結果是：全部總管的下場，都和彭正威一模一樣！

(三)

大勢忽變。

本來形勢極可慮的少林寺，忽然又佔着絕大的優勢。

黑天牢主人怔住。

雖然沒有人能看見他的臉，但每個人都看得出，他正在極度震怒之中。

怎會這樣的？

他看見了一羣不該出現的人。

宇文卓君！

不瘦和尚！

南宮飛濤！

西門看花！

他們都忽然出現了。

是誰走漏了風聲？

不然，天河帮、南宮山莊的人，怎會在這時候，在少林寺內出現？

他又看見了一個目光充滿仇恨之意的黑衣青年。

杜循齡！

小杜也來了！

他居然眞的成為天河帮帮主！

黑天牢主人陡地大笑。

「你們幹得好！本座終於還是敗在你們的手裏！」

他忽然轉身，一掌重重擊在黑天姬的小腹上。

× × ×

黑天姬神情木然。

黑天牢主人冷冷一笑：「是妳出賣了我！因為除了妳，又有誰能準確地知道，每一座黑天牢的總管是誰？」

黑天姬只能苦笑。

她不能否認。

但她也不想把眞相說出。

眞相是：她栽在阮銅頭的手下，身染奇毒，所以無法不變成黑天牢的叛徒。

還有：阮鐵衫也是黑天牢的奸細，鐵鳳師根本就沒有受制於他。

那天鐵鳳師「被封穴道」，只是他和阮鐵衫聯手合演的一齣戲。鐵鳳師因此而混進了黑天牢，作深入的調查。

那一天，黑天姬帶着已受控制的「南拳先生」陳俠醒大鬧南宮山莊，其後把陳俠醒救走的人，也正是這位辣手大俠鐵鳳師。

黑天姬沒話說，也不想說。

沒有人能受得住這一掌。

所以，她只好死在少林寺內。

新春伊始萬象更新

(一)

原本以「大軍壓境」姿態出現的「中原黑天帝君」，忽然孤立了，就像是一株枝葉豐盛的大樹，忽然遇上了一場狂風暴雨，到最後只剩下一截大而無當的樹幹一樣。

他又看見天河帮的人，不斷地在分派解藥，給那些被「滾龍迷心大法」操縱的江湖豪傑吞服。

毫無疑問，供應這些解藥的人，也是黑天姬無疑。

黑天牢主人多年心血就這麼白費了。

對他來說，這是悲劇。

但對整個武林而言，實屬萬幸！

(二)

杜循齡已今非昔比。

他曾服下「千煉朱菓參王丹」，內力大進，而且更在宇文卓君等高手指引下，練就了一身比從前精進不知若干倍的一流身手。

現在，已是他應該及鋒而試的時候。

他站出來，向黑天牢主人挑戰。

他要為杜家報仇。

他更要為父親雪恨。

黑天牢主人忽然斷聲大笑。

「我兒，你眞要殺我？」

× × ×

此言一出，每個人都大吃一驚！

「我兒」？

他若是在討便宜，那還不算甚麼，但倘若這是眞眞實實的一聲叫喊，那將會變成怎樣的局面？

杜循齡却已呆若木鷄，如墮入千年冰窖。

因為黑天牢主人的聲音，忽然變了。

他是回復了本身的聲音。

而這聲音，杜循齡絕不會忘記。

因為那是他父親杜君爵的嗓子！

× × ×

面具終於緩緩解除下來。

有人驚嘆！

有人怒罵！

但絕大多數的人，都在懷疑自己的眼睛，是否出了毛病。

杜君爵！

曾被黑天牢羣魔血洗滿門的杜家主人，竟然也就是黑天牢的主人？

怎會有這種可能？

難道杜君爵是個瘋子，居然要自己抄斬自己的家？

每個人都想知道眞相。

原來眞相是：杜家一門總共六兄弟，而杜君爵只是排行第四。

——但上代主人杜老太爺臨死前，却把一切大權，交給這個老四。

——其餘五兄弟俱不服，一家之中，早已貌合神離，勾心鬥角。

——杜君爵備受壓力，一氣之下，在外暗中樹立勢力，那就是黑天牢。

——當黑天牢羽翼豐滿之際，其餘五兄弟仍然毫不知情，並打算謀害老四。

——杜君爵把心一橫，遂以黑天牢之名，黑天牢之刀，血洗杜家，然後佯作連自己也被黑天牢中人擄走。

——當然，他早有安排，使自己的兒子杜循齡「倖免於難」。

——但他無論怎樣也想不到，上天也有個巧妙的安排，把杜循齡變成天河帮的帮主！

(三)

杜循齡終於找到了父親。

這本是他每天深切盼望能够實現的夢想。

現在，夢想已變成事實。

可是，事實却是那末殘酷，那末令人難以置信。

「我兒，你眞要殺我？」

這七個字，將會永遠在他腦海裏旋繞不散。

杜君爵狂笑。

小杜也忽然狂笑。

他狂笑着衝出少林，衝出少室峯，遠遠離開嵩山！

沒有人阻攔他。

只有一人緊隨不捨。

那是南宮阿凝，他的妻子。

× × ×

人聲喧鬧，衆說紛紜。

絕大多數人都以鄙視，冷銳的眼光盯着杜君爵。

但百陽禪師的目光却不是這樣。

他臉上的神態已隨着局勢的穩定而漸漸安詳下來。

他不再焦慮。

一直以來，他只是爲了少林弟子而憂心。

在不久之前，少林寺的確遭遇着一場前所未有的巨大危機。

倘若黑天牢的計劃眞能夠順利進行，那麼現在大雄寶殿前，將會變成怎樣的局面，實在是無法想像。

百陽禪師寧願死，也絕不願意看見寺院裏發出這種事。

他現在已沒有這種憂慮。

但他絕對沒有以幸災樂禍的心情來看杜君爵。

而且，倘若現在杜君爵向他求戰，他仍然是不會拒絕的。

× × ×

杜君爵果然眞的向少林方丈求戰。

求戰和挑戰，並不一樣。

挑戰是充滿挑釁性的。

但求戰却並不等於挑戰，因爲對方已處於優勢，百陽禪師根本不必親自出手，而杜君爵却已是個必死無疑的武林罪人。

杜君爵縱然有絕頂身手，但此刻他已孤立無援，陷入了絕境。

他只能渴望擁有畢生最輝煌燦爛的一戰。

無論是死是活，是勝是負，他現在都很渴望跟百陽禪師交手。

在一個武林罪人來說，這正是一種殊榮。

他誠心求戰。

百陽禪師毫不猶豫，馬上接納。

(四)

全場又再肅靜。

連風都彷彿因這一戰而暫時停頓。

杜君爵抱拳一禮，然後左掌緩緩地拍出。

百陽禪師輕嘆了一聲，也緩緩伸出左掌。

兩人的身形都很慢，就像是兩隻笨重的蝸牛。

驀地，「轟隆」一聲，兩人的左掌已緊緊貼在一起。

× × ×

這一戰，耗却半個時辰。

百陽禪師光滑的頭顱上，隱隱冒出了白色的蒸氣。

他背上已全濕。

最後，他終於收回了左掌，然後轉身而去。

杜君爵在笑，只是笑容早已僵硬。

少林神功，果然不容輕侮。

(五)

一場幾乎無可避免的浩劫，終於弭解了。

這一天，雲雙雙終於在人叢裏找回自己的師父。

怪刀神翁郝世傑不但是她的師父，同時也是她的義父。

父女重逢，眞箇「恍如隔世」。

郝世傑頻頻搖頭嘆息。

他頻頻說：「這一次，射雁的人居然給雁兒啄瞎了眼睛！」

寇不平也是受了「滾龍迷心大法」的操縱，而導致羽凌厲被刺殺於洛陽城內。

至於三年前冷面道姑被殺，寇不平被擄劫失踪，則是黑天姬的傑作。

直到這時候，不瘦和尚才知道自己一直怪錯了小寇。

但黑天姬已死。

所以他縱然恨得牙癢癢，也只好頓足搥胸洩忿而已。

(六)

正月初一過新年。

薔薇在一株梅花樹下，向司馬縱橫夫婦告別。

薔薇，本不是薔薇。

她是小杏。

在很久很久之前，她就已對小司馬一往情深。

去年冬天，她本有機會從雙雙的懷裏，搶走司馬縱橫。

那確是名副其實的「搶」。

但是小杏到最後還是放棄了原來的決定。

人，她是可以搶到手的。

但以旁門左道方法去操縱自己心愛的男人，這是極其痛苦的事。

那就像是一個面對白痴兒子的母親。

人，必須要有生氣。

她喜歡小司馬，她愛上小司馬，就是因爲小司馬這個人有生氣。

但一旦用上了「迷心法」之類的藥物，小司馬就不再是小司馬了。

那麼，縱然一生一世相對在一起，又有甚麼快樂和幸福可言？

所以，她很快就決定，讓小司馬清醒過來。

但司馬縱橫清醒後，並沒有立刻離開她。

他仍然與她「成親」。

他要藉此留下，對付她的師父——黑天牢主人。

小杏初時堅決反對。

她不願意幹對不起師父的事。

但司馬縱橫却曉以大義。

「爲了天下間許多無辜者的性命着想，妳不能再錯下去！」

小杏考慮了很久，終於答允了小司馬的要求。

× × ×

小杏要走了。

她走的時候，笑容滿面，沒有半點沮喪。

她說：「新春伊始，萬象更新。」

她騎着一匹白馬，披着一襲猩紅斗篷，哼着江北小調和帶着愉快心情離去的。

司馬縱橫向她揮手，告別。

雲雙雙衷誠地，默默地在祝福她。

也許從今天起，每個人都應該有一個新的希望，來迎接未來的一年。

(全文完)

精選短篇武俠故事／

馬騰·文
黃耀基·圖

多情夫人

昔年仇與怨　釀成恨和血

殘月曉風。

高雲天獨立在一座矮崗頂上，身形挺立，如松如鶴，頭巾衣袂被晨風吹得獵獵飄揚。

殘月終於隱退，代之是天邊的曙光！

高雲天依舊挺立崗頂，恍如化石。

晨風一陣急過一陣，似欲要將他吹送上九霄天上。

高雲天却連眼睫毛也沒有顫動一下。

× × ×

在這風急露寒的凌晨時份，一個人獨立在這崗頂，若不是個神經有問題的傻子，那必然是有所等待。

高雲天的神經一向正常，他之所以獨立在凌晨的急風寒露中，確是有所等待。

他等待的是人。

而他要等待的人，也在這時出現了。

鬼使神差尚維雄

一條身形像在空氣中幻現般，驀然出現在崗下，高雲天自然看到，却依然石像也似，只有衣袂頭巾在晨風中飛揚不已。

那條身形像御氣乘風飛行般，只不過一眨眼間，已「飛」上了崗頂，不着痕跡地停在高雲天身前，衣袂亦在晨風中飛揚不已。

雙方相距不到一丈。

高雲天依然不動，臉上的表情亦無絲毫變化，但一雙銳利的目光，立刻與來者的目光交擊在一起。

——這是一種不用動手的無形搏鬥。

這種搏鬥持續了足有一刻鐘。

來人目光旁移，首先開口說話。

× × ×

「閣下年紀這樣輕，定力如此高，實在佩服。」這是來人開口說的第一句話。

「閣下也不簡單。」高雲天咀唇微動，淡淡說出，却語音清晰！

「閣下約我到此，意欲何爲？」來人目光再度移注在高雲天雋逸的臉容上。

「閣下是否眞的是人稱『鬼使神差』尚維雄？」高雲天竟然問出這句話。

莫非他不認識眼前的人？

來人聞言一怔，愕然道：「閣下既然不認識我，爲何約我在此相見？」

高雲天事實不認識他約來此一晤的鬼使神差尚維雄。當下淡然一笑道：「在下確實未認識閣下。」

不等尚維雄有所表示，接下去道：「在下約閣下來此一晤，是有一事請教。」

尚維雄疑惑地注視着眼前這年輕人，有點不滿地說：「你我既互不相識，可說毫無瓜葛，有什麼好說的？」

高雲天依然淡淡地說：「當然有話好說，否則在下怎會貿然約晤閣下於此？」

尚維雄有點不耐煩地說：「那就快些說出來聽聽吧。」

高雲天語聲突轉，冷凝地道：「在下請教的是：五日前發生於白楊莊的命案，是否閣下所爲？」

尙維雄神色一愣，詫訝地道：「白楊莊出了命案?死的都是什麼人?」

高雲天一字一字從齒縫中迸出：「死了四個人，其中三個是婦人，一個就是白楊莊主崔鶴亭!」

白楊莊案命

白楊莊主崔鶴亭外號「天外一劍」。

他的劍法飛靈輕幻，恍如天外飛來，無跡可尋，令人出乎意外，故此武林同道送了「天外一劍」這個外號給他。

而他爲人生性淡泊，不慕虛名，壯年退穩林下，穩居白楊莊中，過着與世無爭的悠閑生活。

但誰也料不到，與世無爭的崔鶴亭，却於五日前，被人殺死了!

而且累及妻孥僕婦。

他的一妻一女及一個僕婦也同時被殺了。

白楊莊主崔鶴亭一家被殺，江湖上很少人知。

那是因爲白楊莊地處偏僻，且崔鶴亭自退穩後，已幾乎沒有與武林同道來往，所以他的死訊沒有在江湖上傳揚出去。

而唯一知道崔鶴亭被殺的，除了兇手之外，就只有高雲天了。

高雲天是崔鶴亭的姨甥。

他恰於崔鶴亭全家被殺的翌日，來到白楊莊。

他是來探望他的姨母姨丈及表妹的。

他懷着欣喜的心情來到白楊莊，但進莊之後，看到莊內的四具屍體，却恍如置身於地獄中。

他料不到他見到的都是死人。

他差點沒有當場暈死過去。

他强忍心頭悲痛，經過一番搜查之後，判斷出崔鶴亭全家是被一個使劍的高手所殺，四具屍體皆是心臟部位中了一劍，這是要害部位，任何人心臟中了一劍，非死不可。

而從現場跡象可以看出，崔鶴亭曾經與那兇手動過手，不知是由於兇手身手太高，還是崔鶴亭退穩後，武功大不如前，卒之被兇手殺了，而他的妻女僕婦皆不諳武功，所以在毫無抵抗的情形下也被兇手殺了。

高雲天目睹這慘案，心痛神傷，他發誓就算赴湯蹈火，也要將兇手找出來。

殮葬了崔鶴亭一家之後，他立刻展開偵查行動。

經過多方打聽偵查，終於讓他偵查到一條綫索。

——在崔鶴亭全家被殺的二日前，曾經有人見到鬼使神差尙維雄在白楊莊附近出現過。

這就是高雲天約晤尙維雄的原因。他要當着尙維雄的面，查問個清楚明白!

握手言歡

尙維雄一聽白楊莊主崔鶴亭全家被殺，神情震了震，失聲脫口道：「閣下說的可是眞的?」

高雲天冷凝地道：「千眞萬確，在下親眼所見。」

尙維雄難過地嘆了一口氣。「閣下怎會懷疑崔前輩全家是我所殺的?」

高雲天盯着尙維雄腰間長劍。「當然有根據!」

尙維雄靜待高雲天說下去。

「在下打聽到，閣下於數日前，亦即舍姨丈全家被殺的前兩日，曾經在白楊莊附近出現過!

尙維雄一面訝異之色：「閣下原來是崔前輩姨甥，難怪這樣熱心追查兇手。」

高雲天寒着聲道：「閣下承不承認曾在白楊莊附近出現過?」

尙維雄毫不猶豫地點點道：「數日前，確曾在白楊莊附近出現過。」

一頓接問：「難道就憑着這一點，閣下就認爲我是殺人兇手?」

高雲天冷聲道：「在下查過了，在舍姨丈全家被殺的前後，就只有你閣下在那附近出現過。」

「所以你就懷疑我?」尙維雄有點氣憤地瞪視着高雲天。「閣下是否太武斷一點?」

高雲天神色依舊不動，甚至連身形也沒有動過。「若是在下武斷，就不會與你說這些話了。」

尙維雄神色一緩。「閣下還有什麼根據?」

「閣下腰挂長劍，想來必是用劍高手了?」高雲天語聲冷沉。

「高手不敢當，」尙維雄牽唇一笑，「我確是擅長使劍。」

接忽有所覺，脫口道：「難道殺害令姨丈全家的兇手，使的是劍?」

高雲天沉重地點點頭：「不錯!」

尙維雄呻吟一聲。「這一來，眞是水洗也不清了!」

高雲天目中殺機陡現：「閣下尙有何解釋?」

「若我說這是巧合，閣下一定不會相信。」尙維雄吸口氣：「看來這只黑鍋我是揹定了!」

高雲天目光有如尖椎一樣盯在尙維雄臉上。「閣下只要能解釋清楚，在下也不是個不明事理的人!」

尙維雄苦笑道：「我若能將這種種巧合解釋清楚，早就向閣下解釋了。」

高雲天殺機畢露地道：「那就拔出你的劍吧!」

尙維雄却沒有拔劍，肅容道：「白楊莊令姨丈全家慘被殺害的慘案雖然我的嫌疑最大，但我却可以對天發誓，這不是我幹的，如你不相信，我也不想與你動手，你只管下手殺了我!」

高雲天聞言一怔，隨即冷笑一聲：「你以爲在下不敢動手殺你?」

說着嗆然龍吟聲中，拔出腰間長劍。

尙維雄不再言語，深深看了高雲天一眼，將雙眼閉上，束手受死!

「你以爲你裝出這副甘心受死的樣子，在下就不敢殺你?你錯了!」高雲天雙眼倏然一睜，手中長劍驀然揮斬向尙維雄的頸脖!

這一劍若眞的劈落，尙維雄若眞的甘心受死，頭斷血濺的場面立時出現。

劍鋒被初升的陽光照映出一抹白芒，旭日原來巳升起。

尙維雄閉着雙眼，眞的沒有閃避那揮斬向頸脖的一劍。

但高雲天却在劍刄觸頸的刹那，及時劍勢一凝，頓在空中，沒有斬下去!

劍刄離尙維雄的頸脖半寸不到。

尙維雄也就在這時張開了雙眼。「閣下爲何不斬下去?」

高雲天長劍一收，神情歉然但又激動地道：「閣下不是殺害舍姨丈的兇手，在下怎能殺害無辜。」

尙維雄讚賞地看着高雲天：「何以見得?」

高雲天肅容道：「閣下雖然見識淺陋，但還未見過一個殺人兇手，甘願束手受死的!」

接又道：「閣下既然不是殺害舍姨丈全家的兇手，爲何不竭力分辯，倘若在下一時悲怒攻心，眞的殺了閣下，豈不是死得寃枉?」

尙維雄一笑道：「我不是不欲分辯，而是無從分辯，只好出此下策，爲自己辯白，尙幸我沒有看走眼，閣下果然是個明智之人。」

「但若在下眞的殺了你，豈不是你死得寃枉，亦令在下自以爲是，而眞兇則逍遙法外?」高雲天有點氣惱地說。

「不會的，若你眞的一劍斬下來，我決不會束手受死。」尙維雄眨眨眼，「我雖然不怕死，但也不想揹着殺害崔前輩全家的惡名而死!」頓一頓接道：「這件事既然牽扯到我的身上，爲了洗脫嫌疑，我亦不會放過這兇手，誓要將他揪出來!」

高雲天回劍入鞘，抱拳道：「尙兄，剛才多有冒犯，在太下實在孟浪，還望恕過。」

尙維雄爽朗一笑。「換了是我，也會這樣做，我又怎會怪你!」神色一正，道：「閣下可否將令姨丈全家被殺害後的情形說來聽聽?」

「當然可以，」高雲天於是將發現崔鶴亭全家被殺害的情形對尙維雄說出來!

尙維雄聽得很仔細!

「崔前輩是劍術大家，兇手却用劍將崔前輩殺害了，這證明了一點，兇手的劍法猶在崔前輩之上!」尙維雄目光閃灼。「這應該是一條綫索。」

高雲天擊掌道：「尙兄分析得極有道理，但武林中在劍法上比舍姨丈高明的，不知凡幾，這雖然是一條綫索，只怕很難追查確定。」

尙維雄點頭道：「這確實費時費力，但……唔，咱們可將範圍縮小來追查。」

高雲天意會地道：「尙兄意思是否只追查在這數日內曾經在白楊莊百里之內出現過的，劍法比舍姨丈高明的武林同道追查?」

「正是!」尙維雄讚賞地道：「這一來，不是將偵查的範圍縮小了嗎?」

高雲天佩服地看着尙維雄：「尙兄見多識廣，經驗豐富，小弟萬萬不及。」

尙維雄朗笑道：「閣下思想敏捷，我在你這樣的年紀，像傻子一樣，也不知闖了多少禍。」

「尙兄太謙了。」高雲天臉上露出笑容。

「是了，我還未請教閣下高姓大名。」尙維雄抱拳一拱。

「不敢，在下高雲天。」高雲天忙抱拳還禮。

尙維雄神色一動，軒眉道：「請問高兄，廬山懷義莊莊主高敬之前輩與閣下可有關係?」

高雲天恭肅地道：「那是家父。」

尙維雄欣喜地道：「失敬了，我對令尊欽仰巳久，今日得識高兄何幸如之。」

高雲天忙自謙道：「小弟能够結識尙兄，化敵爲友，亦感欣喜不巳。」

尙維雄大笑道：「天巳大亮，咱們去喝個痛快如何?」

高雲天擊掌道：「正合小弟之意。」

兩人於大笑聲中，手拉手，迎着朝陽，疾步而去。

百毒尊者

高雲天尙維雄携手來到鎭上，鎭上那間酒館才剛開門做生意。

所以，他們是最早光顧，亦是唯一的客人。

一開門就有酒客光顧，這是每個做生意的人極之盼望的，所以，高雲天尙維雄受到酒館老板的親切殷勤招待。

兩人才坐下，不用吩咐，小二巳送來兩把熱毛巾。

兩人擦了把臉，不禁精神一振。

接着，另一個小二送上兩壺酒。

老板親自執壺，爲兩人將酒杯斟滿。

兩人聞到那股清冽的酒香，禁不住吸了口氣，各自端起酒杯，說了聲：「請。」一口喝乾。

那位老板親自爲他們斟了三杯酒，才退回到櫃枱內。

高雲天尙維雄亦連喝三杯，方才停杯咂咀道：「好酒!」

這時一個小二巳將下酒菜送上。

這幾樣下酒菜極爲精美，可謂色香味俱全，高雲天尙維雄早巳食指大動，各自舉箸，吃喝起來。

× × ×

高雲天尙維雄連盡六壺酒，吃了足有半個時辰，方才停杯歇箸。

也到了這時候，他們才發覺酒館內一直只得他們兩人，自不免感到奇怪。

但這時候才感到奇怪，似乎遲了。

高雲天開始覺得有點頭暈，眼皮也沉重起來。

他還以爲自己喝醉了，看着尙維雄道：「尙兄，小弟不勝酒力，有點醉了，咱們結帳走吧。」

尙維雄的感覺與高雲天一樣，但他却不以爲自己醉了，因爲他曾有過喝十壺烈酒而不醉的紀錄，所以他認爲這些酒有問題。

「高兄，看來咱們走不了。」

高雲天雖然頭暈眼花，但頭腦依然很清醒，聞言立時吃了一驚，巳明白尙維雄的語意，强撑起重如鉛塊的眼瞼，促聲道：「尙兄，難道咱們喝的酒有問題?」

「確實有問題!」說話的不是尙維雄，赫然是那年約五十多歲的酒館老板。

× × ×

高雲天尙維雄同時心神一振，齊擰首望向那酒館老板。

酒館老板巳從櫃枱後走了出來，就站在他們的桌子前，含着一臉詭譎的笑容，

望着他們。

「你到底是誰?」尙維雄勉强問出一句話。

酒館老板詭異一笑。「老夫叫做時十絕!」

「十毒尊者!」高雲天尙維雄同時捲舌脫口而出。

× × ×

十毒尊者時十絕乃是當今武林中數一數二的用毒高手，死在他手下的武林人物不知凡幾，武林中人一聽見他的大名，無不談虎色變。

想不到，這個酒館老板竟然就是十毒尊者時十絕。

這就怪不得高雲天尙維雄兩人酒量這樣淺，只喝了六壺酒就「醉」了。

× × ×

高雲天尙維雄兩人雖然「醉」態可掬，却仍未倒下來，居然還能說話（語聲却已含糊不淸）：「你爲何要在酒中下毒？咱們與你有仇?」

時十絕乾笑兩聲。「下毒當然是爲了對付你兩個，至於仇怨，則沒有。」

尙維雄勉强提高聲音道：「旣然無仇無怨，那爲何要對付咱們?」

時十絕陰詭地道：「老夫暫時賣個關子，待你們醒來後，自然會得到答案。」

兩人本以爲旣着了十毒尊者的道兒，死實了，如今一聽不會死，緊張的心情不由爲之一鬆。

也就在這時，時十絕喝了一聲：「倒也!」

兩人如响斯應，果然身體一歪，昏倒在椅子上。

多情夫人花自憐

高雲天尙維雄第一眼就看見一位年約四十許，却風韻猶存的婦人坐在廳堂中的一張錦緞軟椅上。

而他們兩人當然亦置身於廳堂中。

他們自酒館昏倒，到此刻淸醒地置身在廳堂中，一刹那間，有如置身在夢境中的感覺。

但兩人知道這不是夢境，因爲他們還看見站在中年婦人椅旁邊的十毒尊者時十絕。

高雲天尙維雄之所以產生如在夢中的感覺，是由於忽然置身於這座廳堂而引起的。

但他們很快就明白到這不是夢境，是實實在在的感覺。

「兩位請起來吧，地上硬繃繃的可不好受。」那中年婦人掃了兩人一眼，臉上露出一抹分不出是惡意還是善意的笑容。

高雲天尙維雄也才知道自己原來是躺在地上的，忙尷尬地一骨碌挺站起身。

「芳駕怎樣稱呼?」尙維雄目光針尖一樣盯在那中年婦人臉上。

「多情夫人花自憐，相信你總有個耳聞吧?」中年婦人臉上的笑容忽然變得充滿了誘惑魅力。

尙維雄不禁爲之心神震蕩，忙將目光移開。

他雖然出道江湖只有三年。但對於江湖武林中有頭有臉的人物，知道得一淸二楚，眼前這位多情夫人，雖然還是第一次見面，其人的事跡，却聽聞不少。

× × ×

多情夫人花自憐，據江湖傳言，是個到處留情的人，與其有過一夕緣的武林人，多如過江之鯽，故此江湖武林人送了這個外號給她。

而她也不以爲忤，欣然受之。

據說，多情夫人不但多情，武功修爲也深不可測，至於她師承何人，由於她從不對外人道及，也就不得而知了。

自她十八歲出道，不知瘋魔了幾許武林人物，爲了她而爭風吃醋的紛爭搏鬥，可說無日無之。

七年前，也就是她出道十年後，不知怎的，却芳踪渺渺，自然亦引起了一陣騷動。

武林中人皆不知她何以會自動失踪，一時間衆說紛紜，當然都是臆測之說，也是對她不利的傳說，一個時期之後，江湖武林中人漸漸將她忘却了。

× × ×

尙維雄高雲天想不到眼前的中年婦人就是當年艷聞遍武林，失踪了七年之久的多情夫人花自憐，神情有點怔愕，注視了多情夫人好一會，才吶吶道：「芳駕將咱們弄來這裏，究竟有何意圖?」

多情夫人充滿風情地展顏一笑，語聲悅耳地說：「你們兩人不是想知道殺害崔鶴亭的兇手嗎?」

「難道芳駕知道?」高雲天逼不及待地問。

「我若不知道，將你們兩人弄來幹什麼?」多情夫人忽然嘆了口氣。

「前輩，請說出殺害舍姨丈的兇手是誰。」高雲天心急得往前踏出一步。

「站住!」時十絕身形一閃，橫身擋住了高雲天。

高雲天忙退站回原位。

他不是懼怕時十絕，而是覺得自己太孟浪了一點，很容易引起對方的誤會。

而事實亦引起了時十絕的誤會。

「時老，別緊張，請退回去。」倒是多情夫人婉言勸請時十絕退下去。

時十絕還眞聽話，垂着雙手，退回原位。

多情夫人妙目流轉。「我相信高公子在未知道兇手是誰時，不會對我出手，是嗎?」

高雲天正容道：「只要前輩不是殺害舍姨丈全家的兇手，在下又怎會向前輩出手?」

多情夫人格格笑了兩聲。「若我是殺害令姨丈全家的兇手，你以爲你們現在還能站着與我說話嗎?」

高雲天尙維雄覺得多情夫人說得極爲有道理，若她是兇手，在時十絕迷倒他們後，就算不立刻加以殺害，也必將他們身上的主要大穴封閉了，令他們沒有反抗的能力。

但他們却好好的，沒有絲毫不適的感覺，這證明了多情夫人沒有在他們身上做了手脚。

「夫人說得是，我與高兄皆沒有懷疑夫人是殺害崔前輩的兇手。」尙維雄雖然對多情夫人沒有好感，但却也不憎惡她，更不會由於她以前的風流放蕩艷聞而對她有所偏見。因爲那畢竟是多年前的事，人，是會變的。

「難得你們這樣通達，沒有先入爲主。」多情夫人讚賞地看了兩人一眼。

接語聲一肅，道：「說出來你們或許不相信，殺害崔鶴亭全家的兇手是——」故意頓了頓，才一字一字道：「九天鵬魯仲豪!」

× × ×

高雲天尙維雄一聽，俱不由心神大震，以爲自己聽錯了，一時間怔呆當場。

這個消息太驚人了，驚怔得他們確實有點不相信。

要知道九天鵬魯仲豪乃是當今武林中最負俠名，受同道敬仰的一方豪雄，他怎會是殺害崔鶴亭全家的兇手?

多情夫人彷彿看出了兩人的心意，嘆一口氣道：「你們一定不相信我說的，是嗎?」

高雲天吸口氣，點點頭。

「也難怪你們不相信。」多情夫人舉手輕掠鬢邊髮絲，姿態優美，「以魯仲豪在武林中的身份地位與及卓著的俠行義舉，確實很難令人相信他就是殺害崔鶴亭的兇手。」

「夫人說魯前輩是兇手，可有憑證?」尙維雄忍不住問。

「當然有，只怕你們亦不相信!」多情夫人激動地揚動着柳眉。

「只要是事實，咱們怎會不相信!」高雲天凝重地說。

多情夫人深看了兩人一眼，才凝聲道：「時老是目擊魯仲豪殺害崔鶴亭全家的證人。」

高雲天尙維雄聞言俱不由一切將目光投注在時十絕臉上。

時十絕表情絲毫不變，咳了一聲，亦目注兩人。「老夫確實看到魯仲豪行兇殺害崔鶴亭全家的情景。」

高雲天急聲道：「你怎會這樣巧，看到的?」

時十絕毫不思索地道：「因爲老夫當時亦想殺死崔鶴亭，但却給魯仲豪搶先了一步，故此老夫全看到了，也沒有出手阻止。」

高雲天這時已控制不住自己，瞑目道：「舍姨丈與你有仇?」

時十絕淡淡道：「沒有仇，但却與夫人有仇!」

尙維雄一手搭在高雲天肩頭上，暗示高雲天不可衝動，然後冷靜地問：「請問夫人，崔前輩與妳有何仇怨?」

多情夫人神情一陣激動，倏地一手掀起垂地的裙脚，恨恨地道：「我之所以忽然問退出江湖，就是因爲這雙脚!」

這時高雲天尙維雄皆看到，多情夫人的裙脚內空空如也，自膝蓋以下，小腿被切掉!

兩人看着，心內忽然產生出一種可惜的感覺。

多情夫人目中露出狠毒的光芒，語聲尖銳而微顫。「我的雙脚，就是崔鶴亭斬斷的!」

兩人立時無話可說，因爲他們明白了多情夫人派時十絕謀殺崔鶴亭的原因了。

但高雲天仍然掙扎着問：「舍姨丈爲何要斬斷妳雙脚?」

多情夫人這時已控制住激動的情緒，慘笑一聲，道：「因爲我是一個水性楊花的蕩婦，而他是個俠義道的正人君子，所謂正邪不兩立，就是這樣簡單。」

接咬牙道：「但你們可知道，他斷我雙脚而不殺我，比殺了我還殘忍!」

殺死一個人不過是一刹那的痛苦，但若令到那個人殘廢而不死，那種痛苦就是長久而難以忍受的了。

高雲天尙維雄皆明白這種痛苦的難受，所以兩人皆同情地看着多情夫人。

多情夫人接又悽凉一笑：「斷去雙脚，令我從此不能再在江湖行走，對我來說，簡直比死難受，我情願他當年一劍殺死我!」

高雲天尙維雄垂着頭，默言不語。

他們實在無話可說，也覺得崔鶴亭當年的手段實在太殘忍了一點。

廳堂內刹那沉靜下來。

好一會，高雲天才吶吶地說：「夫人旣欲殺舍姨丈而後解恨，對於舍姨丈全家被殺，應該感到高興才是，爲何又對咱們說出兇手呢?」

「貴親雖然不是我殺的，但有人爲我殺了，我確實感到解恨，照說，我沒理由將兇手的名字向你們說出來，但可惜魯仲豪與我亦有一段解不開的仇，我之所以說出來，是想你們找上他，殺他爲我報仇!」多情夫人的仇人眞多。

「原來你是想借刀殺人!」尙維雄有點不齒地說。「只不知魯前輩與你又有何仇怨?」

多情夫人怨毒地道：「十年前，他曾給與我有一夕緣，想不到他如此寡情薄義，有一次我不愼着了幾個淫賊的道兒，被他們輪辱，他遇見了，竟然袖手不理，令到我躺在床上足有四日，不能下地行走，你說這樣的人還有人性嗎?」

兩人聽了，俱不齒魯仲豪之所爲。

雖然，多情娘子不是什麼三貞九烈的婦人，但作爲俠義道中人，眼見這等下流無耻的行徑而袖手不理，就有虧俠行了。

「夫人可知道魯仲豪殺害舍姨文全家的原因嗎?」高雲天這時對於魯仲豪的看法已完全改觀，不再存有絲豪敬仰之心。

「這就不大淸楚了，要知個中原因，只怕要當面問魯仲豪了。」多情夫人苦笑。「想來他們之間一定有很深的仇怨，不然，他不會這樣心狠手辣，將令姨丈全家殺害。」

高雲天聽着不覺熱血上衝，憤然道：「血債血償，他若說不出個道理，說不得只有與他一拚了!」

尙維雄對着多情夫人抱拳一揖，道：「夫人，你旣然不殺咱們，咱們可以離開這裏吧?」

多情夫人雙眉一展，道：「你們當然可以離開。」

「那咱們告辭了。」尙維雄一拉高雲天衣袖，示意他告辭。

高雲天忙亦抱拳道：「夫人，很多謝你將眞相相告。」

「兩位旣然要走，我也不便挽留，時老，代我送他們出去。」多情夫人微微欠身。

時十絕應了一聲，隨帶着兩人步出廳堂。

殲殺五狼

離開了多情夫人居住的那座花院後，高雲天與尚維雄皆默然不語，各自想着心事。

走了約有盞茶時份，尚維雄打破沉默，開口道：「高兄，對於這件事，你準備如何做？」

高雲天腳步不停。「爲了愼重起見，當然不能聽信一面之詞，小弟這就去找魯仲豪，當面問個清楚明白，若眞是他殺害了舍姨丈全家，當向他討個公道！」接又道：「尚兄，咱們就此分手吧。」

尚維雄訝然道：「爲何要分手？」

高雲天誠摯地道：「這件事與尚兄你一點關係也沒有，小弟不想將你牽涉進去，所以最好還是由小弟去找他。」

尚維雄忽然停下來，直視着高雲天。

「高兄，咱們是朋友嗎？」

高雲天詫訝地停步道：「當然是，尚兄這樣說，是什麼意思？」

「既然咱們是朋友，高兄有否聽說過，爲朋友可以兩脅插刀這句話？」尚維雄激聲說。

高雲天一怔，隨即激動地伸手一把緊緊執着尚維雄的雙手，兩眼放光。「尚兄，咱們一道走吧！」

兩人皆是熱血青年，深深地互視一眼後，手拉着手，向前面路途如飛而去。

× × ×

但兩人走出不遠，却被人將路途阻塞了。

兩人只好停下來。

阻塞了道路的是五個灰衣勁裝漢子。

這五個灰衣漢子一字排開，站在道路當中，將那條不大寬闊的道路阻塞了。

這五個灰衣漢子年歲皆在三十五六之間，神態兇悍，各人的兵器皆不同。

高雲天尚維雄在五名灰衣漢子丈外站着，打量着這五人。

高雲天雖然出身武林世家，但很少在江湖走動，所以不認識這五名灰衣漢子。

尚維雄年紀雖然比高雲天大不了幾歲，却在江湖行走了五六年，對江湖中的人與事甚爲熟悉，雖然沒有見過這五名灰衣漢子，但從五個的衣着與兵器，已認出他們的來歷身份。

「五位莫非就是號稱『陰山五狠』的匪類？」

五名灰衣勁裝漢子臉上齊現怒容，目中兇光閃閃。

「小子，你大概活膩了，居然敢說咱們是匪類！」左邊一個手執鑌鐵鍊，禿頂朝天鼻的漢子悶吼出聲。

「你大概就是人稱禿狠的巴仁了。」尚維雄鎭定如常，「你們才大概是活膩了，自動送上門來。」

高雲天也曾聽說過陰山五狠的大名，只是一時想不到會是這五人，對於五人的惡行，也曾有耳聞，所謂初生之犢不畏虎，當時毫無懼色，一心想將五人除去，爲武林除害。

「你小子死到臨頭，尚大言不慚，教你知道咱陰山五雄的手段！」一個使狠牙棒的痲臉漢子「呼」地揮動狠牙棒，騰撲向尚維雄，兜頭就是一棒！

其餘四狠皆沒有阻止，各執兵器戒備着，準備隨時接應。

這使狠牙棒的痲臉漢子在陰山五狠中排第四，人稱痲狠房笑。

別小覷痲狠房笑這一棒，一棒砸下，勁道凌厲，大有開碑裂石之勢，快而狠。

尚維雄使的長劍，當然不宜硬接，半身一轉，往旁跨出一步，長劍如靈蛇吐信，點刺向房笑脅門。

房笑不是省油的燈，吼喝一聲，狠牙棒改砸爲掃，擊向尚維雄腰身！

尚維雄不想弄成兩敗俱傷的局面，身形如鶴衝天，騰拔而起。

「呼」的一聲，狠牙棒挾碎石摧山之勢，從尚維雄腳板底下掃過。

一旁爲尚維雄掠陣的高雲天看了，亦爲之懍然。

房笑一棒掃空，心頭一懍，驀覺勁風襲面，疾一矮身，仰首避過尚維雄踢向他面門的雙腳。

但他怎也料不到尚維雄那雙飛腳只是虛招，殺着仍在長劍上。

所以他只有死。

一旁爲他掠陣的四狠雖然看到，同時變色驚呼出聲，衝前撲救，可惜仍是救不了他。

尚維雄身形騰拔起，雙腳踢出，見痲狠房笑矮身仰首閃避，長劍立刻閃電般脫手擲射向他的咽喉。

房笑料不到尚維雄會出這一招，大驚之下，閃避已來不及，咽喉被長劍刺了個對穿，劍尖從後頸透出。

只能够發出一聲極短促的嘶叫聲，痲狠房笑咽喉濺血，咕咚一聲，仰跌在地上，伸了腿。

× × ×

尚維雄於擊殺痲狠房笑後，身形亦險墜向地。

「呼」的一响，一道黑影挾着凌厲的勁風，纏砸向他雙腿。

尚維雄不禁吃了一驚，但却驚而不亂，百忙中雙腿曲縮，禿狠巴仁的鑌鐵鍊貼着他腿腳面纏砸過！

尚維雄於避過巴仁鐵鍊的纏砸後，足尖一彈，準確無比地點在禿狠巴仁的一環鐵鍊上，人亦藉勢彈升起。

這恰好避過了自側後疾刺向他腰眼的三棱刺。

原來，猝然出手向他襲擊的不單禿狠巴仁，還有青狠蔣流。

尚維雄由於赤手空拳，自不能與手執兵器的禿狠巴仁，青狠蔣流正面搏殺，只好採取遊鬥的方式。

所以他在身形彈升起時，在空中一個翻滾，接一展，斜掠向一旁。

禿狠巴仁，青狠蔣流怎會放過他，同時暴喝一聲，追掠過去。

尚維雄在空中斜掠四丈有多，身形才落地，禿狠，青狠巳如餓狠般撲到。

鑌鐵鍊抽擊向他頭頸，三棱刺閃刺向他丹田。

尚維雄手中沒有兵器，不能招架，只好閃退。

一退丈外。

不知怎地，驀然腳下一絆，身形朝後仰跌。

欺身追擊的禿狠、青狠一見，同時一喜，豈能放過這稍縱即逝的大好機會？鑌鐵鍊與三棱刺纏擊點刺向尚維雄的咽喉、腰脅。

尚維雄於身體失去平衡的刹那，像平常人一樣，爲了平衡身體，雙臂向後一振，同時挑踢起一足。

這挑踢起的一腳可大有文章，禿狠、痲狠但覺眼前一片灰濛，塵沙如千百點暗器向兩人疾射而至。

兩人不禁大驚，這時可顧不了傷敵，自保要緊，急忙雙目一閉，撤身暴退。

尚維雄這一着原來是裝出來的，亦可謂行險却敵，却奏了效。

他一見兩狠暴退，身形一閃，衝入了塵霧中。

青狠由於恐怕激射的泥沙射入自己目中，所以閉目暴退，這一來，就等於瞎子一樣。

雖然目不能視只是刹那間的事，待到他欲睜開雙眼時，巳不能够了。

因爲尚維雄的一根手指，巳戳穿了他的咽喉。

所以，他雙目永遠閉上。

尚維雄於襲殺青狠蔣流後，順手將他的三棱刺奪過來，接將他的身體踢飛。

青狠的屍體被踢得直向禿狠巴仁撞過去。

而尚維雄亦緊接撲向禿狠。

禿狠一退逾丈，雙目才睜開，就看到一團黑影向他飛撞過來。

他第一個動作就是揮掌欲劈，但當他看清楚了飛撞過來的是青狠後（由於不知青狠是死是活），急忙改劈爲接，雙臂一伸，將青狠抄抱在胸前。

這就上了尚維雄的當。

而禿狠也很機警，他抱住青狠的刹那，立刻發現青狠巳死，警覺不妥，接將青狠的屍體向外拋送。

但他却拋送不出。

尚維雄巳如鬼魅般撲掠至，就用奪自青狠的三棱刺，自青狠身上刺入，透過禿狠的身體，刺入禿狠的胸腹之間。

青狠的三棱刺長三尺七寸，所以足够刺穿兩個身體。

禿狠由於雙臂抄抱着青狠的屍體，騰不出手招架，加上尚維雄是緊躡着青狼的屍體之後掠至，快得不容禿狠有閃避躍退的時間，所以他只有死！

禿狠可謂死得不情不願，狂吼一聲，背後濺血，被尚維雄一腳踹倒在地。

禿狠就那樣抄抱着青狠的屍體，倒地死去。

他們可說是難兄難弟了，死也互不分開。

× × ×

禿狠臨死的一聲慘吼，連累獨眼狠亦送掉一命。

原來高雲天與獨眼狠郝奇，花狠武行搏鬥得異常激烈。

獨眼狠，花狠欺高雲天年紀輕，以爲他身手不會太高明，兩人一動手，就是殺着，滿以爲憑兩人的夾攻，於三五招內就可以殺高雲天，然後聯同禿狠青狠，對付尚維雄。

那知動手之下，兩狠狂攻十七八招，俱被高雲天從容接下，且不時還擊一兩招，却逼得兩狠不得不全力招架。

兩狠俱不由暗懍不已，再不敢對高雲天掉以輕心。

高雲天雖然江湖經驗不多，但身手却高明得很，一身所學，盡得乃父眞傳，應付獨眼狠的全力攻擊，表現得綽有餘裕。

但由於獨眼狠花狠不要命地狂攻不已，所以一時間，想將之殲殺，還辦不到。

高雲天却不心急，沉着招架，他巳打定了主意，待花狠獨眼狠氣力稍衰，攻勢稍緩時，立刻展開凌厲的反攻，將兩狠擊殺劍下。

急風驟雨也似的猛攻了一輪之後，花狠獨眼狠果然攻勢稍緩，高雲天把握機會，長劍如流雲展佈，將兩狠罩住，展開了急驟的反擊。

兩狠被高雲天勢如雷霆萬鈞的攻勢逼得只有招架之力，連連後退。

也就在兩狠被攻得連喘息的機會也沒有的時候，那邊就傳來禿狠臨死時發出的一聲慘吼。

兩狠被禿狠的那聲慘吼聲震得心神大亂，招式一慢，被高雲天覷到一個破綻，長劍一引一壓，將花狠的花槍壓逼開，接偏身一閃，讓過獨眼狠砍向他肩臂的大板刀，揉身搶進，欺入獨眼狠空門中。

獨眼狠大驚，疾急向後閃退。

但高雲天巳電疾踢出一腳。

這一腳速度之快，只可以用「無影」兩個字來形容。

這樣快速的一腳，獨眼狠閃避不了，所以他連高雲天那一腳是怎樣踢出的也看不到，心窩就「砰」地挨了一腳，慘叫着向後飛摔出去，「蓬」地摔跌在丈外的地上，死狗一樣動也不動。

高雲天踢出的那一腳，足有千鈞之力，獨眼狠挨了一腳，內腑皆被震碎，胸骨折陷，不死才怪！

花狠一見獨眼狠慘死，心胆俱裂，魂飛魄散，鬥志全消，掉頭就跑。

除惡務盡，高雲天焉肯讓花狠逃脫？他剛想飛身追掠向花狠，驀然間自旁側一道舒捲如駭電般的烏光閃捲向花狠。

花狠於心胆俱喪之下，警覺性自然降低，况且他一心只提防背後的高雲天，萬料不到有人自傍側向他進行偸襲，所以他一下子被那道烏光捲纏住雙腿，猛然摔跌在地上，再也逃不了。

而捲纏住他雙腿的，赫然是禿狠巴仁的鑌鐵鍊！

擲出鑌鐵鍊的却是尚維雄。

原來尚維雄於刺殺禿狠後，就讓青狠的三棱刺貫穿兩人的身體，但却隨手取過了禿狠的鑌鐵鍊。

他接掠向高雲天，却助他一臂之力。

他身形才掠出，高雲天巳殺了獨眼狠，而花狠欲遁逃，他即將手中鐵鍊飛擲捲纏向花狠。

× × ×

花狠終於逃不了。

但有一點他應該慶幸，那就是他畢竟還活着。

而其餘四狠，巳結伴共赴黃泉。

花狠被鐵鍊捲纏倒地，剛欲掙扎，一把森冷泛寒的劍尖巳直指他眉心，銳利的劍尖點觸在眉心上，有點痛，但心底的寒意更濃，所以他立時不敢掙動，駭然而又有點目眩地睜視着持劍的高雲天。

尙維雄就站在高雲天身旁，手上亦握着剛自麻狠身上取回的長劍。

花狠雖然平時心狠手辣，殺人絕不眨眼，但現在面臨死亡的威脅，巳驚得胆顫心驚。

「你想死還是想活？」尙維雄話聲異常柔和。

但花狠聽在耳中，却震撼非常。

眨了眨眼，他才青白着一張臉，抖聲道：「好生惡死，人之常情，螻蟻尙且貪生，我當然不想死。」

「很好。」尙維雄一笑，「既然你不想死，你不會不合作吧？」

花狠這時只想保存一命，聞言忙不迭急聲道：「當然合作，合作之至。」

高雲天聽着，忍不住笑起來，他覺得這頭「狠」有點「妙」。

「我也不想多費唇舌，你將你所知的說出來吧！」尙維雄仍是笑着，但語氣却變得肅殺了。

花狠又眨了眨眼，咽了口口水，道：「兩位一定想知道是誰指派咱們來截殺二位的吧？」

尙維雄高雲天默然地點了點頭。

花狠却忽然道：「兩位眞的肯放過我麼？」

「你若再不回答，我就在你的眉心開個洞！」高雲天手上力道微加，劍尖刺破了花狠的皮肉。

花狠全身抖顫了一下，痛得他呲着牙，疾聲道：「我說，我說。」

「咱倆的耐性有限，你若想活命，就快點說。」尙維雄將長劍歸鞘。

花狠再不敢討價還價了，吶吶着道：「咱兄弟五人是受魯仲豪所指使，在此截殺兩位的。」

尙維雄高雲天雖然早有心理準備，乍一聽之下，俱不由震動了一下激動不巳。

經花狠這一證實，兩人俱深信多情夫人所說的不假，對魯仲豪亦痛恨起來。

花狠見兩人神情激動，不知兩人想的什麼，一顆心不由七上八下地蹦蹦亂跳起來。

他現在只關心自己的生死問題。

「魯仲豪是一代大俠，你們五人却是惡名昭著的匪類，他怎會與你五人有聯系，而你們五人又怎會受他主使？」尙維雄想弄清楚他們之間的關係。

花狠乾咳一聲，道：「這很簡單，他出錢，咱五人自然肯爲他賣命。」

高雲天尙維雄兩人聽了，不禁嘆息一聲，生命原來如此輕賤，用錢可以買到。

「既然你是受魯仲豪的主使，那麼該知道他的行踪下落吧？」高雲天目光如鋒利的劍尖，直視着花狠雙眼。

花狠畏縮地將目光移開，囁嚅道：「他……現在……他現在只怕……巳將多情夫人殺了。」

高雲天尙維雄聞言俱心頭一震，尙維雄正想開口說話，恰在這時，多情夫人莊院所在的那邊，有濃烟衝起，直上雲天。

三個人皆同時看到了。

高雲天尙維雄不禁臉色一變，同時扭頭往濃烟升起處望去。

「咱們現在趕去，還來不來得及？」高雲天轉對尙維雄說：「魯仲豪這老匹夫好毒辣的手段。」

尙維雄不加思索地說：「不管趕不趕得及，咱們都要趕去看看！」

「這斯怎樣處置？」高雲天鄙視地望着花狠。

花狠可憐兮兮地望着兩人，抖着聲道：「我巳經充分合作，你們也答應放我一條活路，兩位不至於言而無信吧？」

哈哈一笑，尙維雄道：「咱倆說過的話一定算數，咱倆不會殺你，但却要將你的武功廢了，以後你就不會再作惡了！」

花狠一聽，慘白着一張臉，額上汗珠涔涔而下，嘶聲道：「兩位這樣做，等於殺了我，何不乾脆點，一劍將我殺了！」

「咱倆說過不殺你，焉會自毁諾言，將你殺了？」尙維雄邊說邊運指如飛，將花狠氣海等七大穴點破，令到他從今以後再不能將全身的氣勁提聚運凝。

花狠這一來與平常人無異，再不能仗着一身武功爲惡了。

花狠怨毒地望着尙維雄高雲天，咬着嘴唇，默然不語。

尙維雄看也不看花狠一眼，身形半轉，說了聲：「咱們快趕去！」身形一展，掠射向多情夫人居住的那所莊院。

高雲天長劍回鞘，緊躡在尙維雄身後，如飛趕去。

可惜兩人都看不到花狠怨毒的目光及獰惡的笑容，否則，他們必然發現到有些不對。

海火一片

越接近那座莊院，高雲天尙維雄兩人的一顆心越往下沉。

因爲越接近莊院，越能感覺到那炙人的熱氣湧壓過來，而濃烟也越多，並且看到了火光。

這證明了那座莊院巳着火焚燒。

兩人亦很憤怒，憤恨魯仲豪的惡毒手段。

如若魯仲豪眞的是殺死崔鶴亭全家的兇手，而多情夫人又是唯一知悉的人，那麼，魯仲豪這樣作，就等於是殺人滅口，掩飾自己的惡行。

× × ×

高雲天尙維雄趕到多情夫人的莊院時，那座莊院巳不復存在，衝天的熊熊大火，巳將莊院吞噬焚毁了。

大股大股的濃烟衝天而起，連朝陽也遮蔽了。

高雲天尙維雄兩人站在火海前，不禁呆怔了一會。

對於迎面撲過來的炙熱風浪，兩人似乎毫無感覺。

好一會，兩人才將目光移動，打量起四周的環境。

除了陷於火海的莊院外，有幾處地方顯現出經過打鬥的痕跡，有一處的地上，甚至有幾滴血漬。

但現場除了他們兩人外，再也看不到有一個人或一具屍體，令到兩人弄不清楚

多情夫人與十毒尊者是否死了。

兩人對多情夫人不是有特別的好感，只是由於多情夫人是唯一可以指證魯仲豪殺害崔鶴亭全家的證人，所以兩人才關心她的生死。

但如今却莊毁人又生死下落不明，令到高雲天尙維雄甚爲心焦。

他們都希望多情夫人及十毒尊者沒有死。

但若他（她）們沒有死，又豈會眼看着莊院被人放火燒毁？

所以高雲天尙維雄兩人都認爲多情夫人與十毒尊者凶多吉少。

而且立刻得到證實。

× × ×

那個證實多情夫人與十毒尊者巳死的人，是一個十五、六歲，作丫環打扮的女孩子。

高雲天尙維雄是在莊院側面的一道暗溝中發現她的。

當時那女孩子半身濕透，身上有幾處損傷，頭髮散亂，一臉驚慌之容。

當她被尙維雄高雲天發現時，她可能以爲兩人會殺她，驚得她渾身簌簌發抖，差點沒有昏過去。

尙維雄高雲天溫和地將她扶出暗溝，並說出他們的姓名身份及趕來這莊院之意，那小丫頭看出兩人沒有惡意，才相信了兩人的話。

但她却開始抽泣起來。

兩人知道她可能因爲驚慌過度，如今鬆弛下來，忍不住哭泣的，忙又溫言安慰她。

那小丫環的情緒這才逐漸平復下來，在兩人的溫言詢問下，陸陸逐逐將發生的經過向兩人說出來。

× × ×

據那小丫環說，事情是發生在高雲天尙維雄兩人離開莊院約一頓飯的時候。

當時有一個自稱魯仲豪的半百老者帶着十幾名彪形大漢硬闖入莊院內，逢人就殺，直至多情夫人與十毒尊者聞訊趕出來，才停了手。

魯仲豪一見多情夫人，話也不多說一句，立刻就動了手。

當時那小丫環就隱身在一間小屋的屋角後，所以看得很清楚。

而那十幾名彪形大漢亦一齊動手，圍攻十毒尊者。

雙方惡戰了約有一盞茶時分，十毒尊者於施毒殺了五名漢子後，終於寡不敵衆，被餘下的彪形大漢羣攻至死。

而多情夫人與魯仲豪一動手就居於下風，被逼得節節後退，只有招架之功，咬牙苦撐下去。

十毒尊者一死，多情夫人在驚慌之下，一個疏神，被魯仲豪先是將手中兵器擊飛，繼之被一刀揮爲兩段。

那小丫環看得心胆俱裂，連脚也軟了，及至聽到魯仲豪吩咐那些彪形大漢分頭搜索莊院各處，務必殺絕莊院內的人，她被求生的欲望所鼓舞，才勉强可以走動，恰巧屋後就有一條通到莊院外的暗溝，她於是從暗溝中爬出莊院外。

跟着，莊院內四處起火，而魯仲豪與那些彪形大漢亦紛紛退出莊院，看着火勢將莊院吞噬了，才呼嘯一聲，迅速撤走，刹那走了個無影無踪。

而那小丫環就躲在暗溝內，驚慌得索索抖個不停，掙扎了幾次，就是沒有力氣爬出暗溝，也才會被高雲天尙維雄兩人所發現。

× × ×

那小丫環說完後，又聳動着雙肩，抽泣起來。

高雲天尙維雄聽得血脈賁張，憤怒不巳。

他們對於這個小丫環耳聞目睹的一切，皆深信不疑。他們之所以感到憤怒激動，是由於魯仲豪披着大俠的外衣，而幹出這種殺人滅口，心狠手辣，人神共憤的惡行。

雖然，以多情夫人與十毒尊者的惡行及下流無恥的行徑，死不足惜，但魯仲豪爲了掩藏自己殺害崔鶴亭全家的惡行而殺人滅口，這種行爲就更加兇殘卑劣。

高雲天尙維雄各自緊握雙拳，暗暗發誓，就算拚掉一命，也要找到魯仲豪，將這披着人皮，假仁假義的惡賊除掉。

「姑娘，妳可有親人可以投奔？」高雲天憐憫地看了那小丫環一眼。

「兩位公子，小女子有一位姑母就在離此三十里的一個小鎭上居住，可以投奔依靠她。」小丫環楚楚可憐地說。

「這點銀子請姑娘收下，咱們可以將妳送到那小鎭，免妳在路上遭到意外。」高雲天自袖中掏出一張一百兩的銀票，遞給那小丫環。

那小丫環先是遲疑了一下，才千多謝萬感激地將銀票收下，並跪下來要向兩人叩頭。

高雲天尙維雄急忙伸手將那小丫環一把拉起來。

高雲天尙維雄見事情巳得到證實，毋需在此逗留，遂決定將那小丫環送到小鎭，然後聯袂找尋魯仲豪的行踪下落。

約戰魯仲豪

魯仲豪在江湖上素有大俠之稱，受到武林人的尊崇，是由於他平素急公好義，鋤惡助弱的俠義行爲，而受到武林人一致推許的。

他的外號叫九現神龍，但行踪却不飄忽，一向明來明往，誰若要找他，很容易就可以找到。

所以高雲天尙維雄沒有花費多少時日，就找到魯仲豪的落脚處。

× × ×

九現神龍魯仲豪這一日忽然莫明其妙地接到一封挑戰書。

那封挑戰書很簡單，只寫上挑戰的時間與地點，連姓名也沒有署上。

這令到魯仲豪有如丈二金剛，摸不着頭腦。

平時，挑戰他的武林人不少，那是爲了名，而挑戰者皆有署名，但這一次，就有點令他奇怪了。

對於這種沒頭沒腦的挑戰書，他根本就沒有閒情逸緻去赴約，說不定是那個惡作劇的傢伙開的玩笑。

所以他決定不赴約。

但翌日，第二封挑戰書又出現在他面

前。

這令到他皺眉不已。

因為這封挑戰書除了列明時間地點外，還加上了幾行字，內容大約是說：他再不依時赴約挑戰，莫怪會將他的惡行傳揚於江湖武林。

這一來，可不到魯仲豪不理會了，因為，這是有關他名譽的事，而武林人又是最愛惜名譽的，加上信上的語氣絕不像開玩笑，所以魯仲豪決定去赴約，看看這挑戰者是何方神聖。

× × ×

約戰的地點是城西郊一座小山崗。

時間是當晚二更時份。

約一更天，魯仲豪離開了居所，趕赴城西小崗。

× × ×

今晚有星有月，而且是圓月。

原來今晚是中旬十五。

怪不得月亮這樣亮。

雖然是在夜間，但在銀白的月色照射下，景物明晰，恍如白晝。

而城西郊的一座小崗上，溶溶月光下，站着兩個飄逸的年輕人，晚風將衣袂吹得飄揚不已，那樣子似欲乘風而去，直上廣寒宮，却又怕高處不勝寒，欲去還留。

在明淨的月光下，可以清晰地看到這兩個年輕人的容貌。

這兩人赫然竟是高雲天，尚維雄。

看來，約戰魯仲豪的就是他們。

而事實上，確是他們約戰魯仲豪於此處。

因為魯仲豪這時已忽然出現在小崗下，並已看到他們兩人。

× × ×

「兩位就是約戰老夫的人？」魯仲豪負手站在崗上的另一邊，一雙精光炯炯的目光直視高雲天尚維雄身上。

「多此一問，難道崗上還有別的人嗎？」高雲天由於認定了魯仲豪就是殺害他姨丈崔鶴亭的兇手，所以言語極不客氣。

魯仲豪却不以為意，不慍不火地說：「請恕老夫眼拙，認不出兩位，還希望賜告。」

「在下尚維雄。」尚維雄首先報上姓名。

「這位原來就是近年來崛起江湖，一手快劍未逢敵手，年青有為的尚少兄。」魯仲豪連連頷首，「今晚一見，果然一時俊彥。」

「在下高雲天。」高雲天雖然對魯仲豪切齒痛恨，但畢竟出身於武林世家，幼承家訓，自然不會有失風度。

「原來是懷義莊高敬之兄的公子。果然虎父無犬子！」魯仲豪捋鬚微嘆一聲。「長江後浪推前浪，老夫老矣。」

接語聲一轉，目注兩人道：「兩位為何要約戰老夫？為了名？」

高雲天冷冷地道：「咱們還不至於無聊到為了一點虛名，而約戰於你。」

「那是為了什麼？」魯仲豪微現詫惑地望着兩人，「難道咱們有仇？」

「正是！」高雲天憤憤地說。

「老夫與兩位還是第一次見面，仇從何來？」魯仲豪有點吃驚地注視着兩人。

「裝得好像啊！」高雲天恨恨地說：「你先是殺害了舍姨丈全家，繼之派陰山五狠截殺於咱倆，同時為了滅口，不惜殺人毀莊，這一切皆是你這披人皮的惡賊作的！」

魯仲豪聽得錯愕不已，先是憤怒，到聽完後，語氣却出奇地平靜：「兩位這是從何說起，是兩位世兄親眼目睹老夫殺人的嗎？」

高雲天切齒道：「雖不是親眼目睹，但却證據確鑿！」

吸了口氣，魯仲豪顯然是強壓心中的激動，依然是平靜地道：「令姨丈是誰？老夫毀的是何莊，殺的是誰？」

「舍姨丈崔鶴亭。魯大俠不會說不認識吧？」高雲天氣憤得聲音也有點抖了。

「天外一劍崔鶴亭也與老夫有數面之緣，老夫認識，可惜他壯年退隱，不然，成就當超越老夫。」魯仲豪忽然失聲道：「高世兄是說老夫殺害了崔兄全家？」

「正是！」高雲天衝動得差點就要動手。

尚維雄比較冷靜，及時勸止了他。

「這眞是飛來橫禍，老夫與崔兄素無仇怨，又怎會無端殺害他全家？」魯仲豪震驚地道：「這是誰說的？」

「多情夫人花自憐。」高雲天重重地說：「是十毒尊者時十絕親眼看到的！」

「多情夫人花自憐，十毒尊者時十絕，想不到這兩個江湖敗類狠狽為奸，竟然誣指老夫殺害崔兄全家，老夫這口氣實在難下，非要找他們說個清楚不可！」魯仲豪怒氣塡胸。

「你倒會裝作，人也叫你殺死了，莊院也被你放火燒毀了，除非到陰曹地府去找！」高雲天氣怒得嘶聲大叫，「你做得好絕，殺人滅口，死無對證！」

魯仲豪雖然又驚又怒，畢竟是個老江湖，知道氣怒解決不了問題，反而會造成火併的場面，為了弄清楚這件顯然有人存心嫁禍的陰謀，必須平心靜氣，否則，就會上了大當。

「這是幾時發生的事情？」

「崔前輩全家被殺的慘事，發生在六日前，而在下與高兄被截殺。及花自憐時十絕被殺。莊院被燒，皆是在兩日前發生。」尚維雄於靜聽了這一段時間後，思想之下，覺得魯仲豪不像是殺人兇手，否則，不會表現這樣從容理智，早就動手殺他們了。

所以他語氣亦不帶一絲火氣。

任何人，只有在頭腦冷靜清醒的時候，才能夠將一些棘手疑難的問題弄個清楚明白。

而現在他們絕對要保持清醒冷靜，千萬不能火爆，那樣只會將局面弄糟。

魯仲豪聽了尚維雄的話後，忽然舒了口氣。「老夫可以證明。崔兄及花自憐、時十絕不是老夫殺的！」

高雲天尚維雄聞言一怔。

「你老奸巨滑，為了那大俠的形像，當然會在殺人前，預先安排好一切，好讓你洗脫罪嫌。」高雲天意氣地說。

尚維雄比較冷靜。「魯前輩，你如何證明你是清白的？」

魯仲豪宏聲道：「因為老夫這半個月來，皆與江湖上人稱『不打誑語』的余鐵

口在一起，如今余鐵口仍與老夫同居一客寓，兩位不信，可當面問他。」

高雲天尚維雄一聽，二人禁不住怔愕住了。

蓋因為他們都知道「不打誑語」余鐵口是個平生說一是一，說二是二，從不無中生有，或揑做事實的直性子，而江湖上的人，由於他所說的話無不眞實，所以對於他說的話，無不深信不疑，而他那「不打誑語」的外號，就是這樣得來的。

試問，若是魯仲豪這半個月來眞的與余鐵口在一起，而余鐵口又親口證實，高雲天尚維雄能夠不信嗎？

如果相信（事實上若余鐵口親口證實，亦不由他們不信），那麼，這件事就耐人尋味了。

尚維雄首先從怔愕之中回過神來，眨了眨眼道：「但陰山五狠中的花狠，說前輩出錢指使他們截殺在下與高兄，而多情夫人的一個小丫環，也說親眼看見前輩率領十幾名漢子殺進莊院中，將多情夫人與時十絕殺死，並放火焚莊，這又如何解說呢？」

「難道他（她）們說的都是假話？」

高雲天口氣已有點軟了。

「是眞是假，找他（她）們當面對質，不就清楚了嗎？」魯仲豪自信地說：「大概花狠與那個小丫頭還活着吧？」

「如無意外，他（她）們可能仍活着。」尚維雄開始動搖了。

高雲天却仍是仇恨地道：「尚兄，別聽他說的，他可能另有居心，企圖殺人滅口。」

魯仲豪目中威光一閃即隱，嘆口氣道：「世兄，你大概是被仇恨衝昏了頭腦，加上先入為主，才會這樣說，試問，我若是將他們殺了，豈不是坐實了我殺人的罪行？」

尚維雄聽着，深以為然。

高雲天聽了，一時間無言以對，不得不承認魯仲豪所說的有道理，只不過一時還轉不過彎來。

「世兄若認為老夫會殺人滅口，何不與老夫一齊去找花狠及那小丫頭，當面對質，弄個清楚明白呢？」

尚維雄首先讚成。「事不宜遲，這件事越快弄明白越好，否則，萬一眞的不是前輩做的，咱們可以立刻去找眞兇，免被其有時間逃逸躲藏。」

高雲天見尚維雄同意，他雖然不大願意，但也不好反對，只好亦點頭同意。

因為，他在這段時間內，經過這一番對話，亦深覺其中有疑點，而他不是個沒有頭腦的人，問個清楚明白，當然最好不過，竟畢，他以前聽的，皆是一面之詞，不可盡信。

既然高雲天不反對，於是魯仲豪三人遂不再耽擱，立刻上路，趕往那小鎭，先找那小丫頭當面對質，然後再找花狠。

眞相大白

小鎭仍是那座小鎭，但高雲天尚維雄魯仲豪找遍了小鎭每一戶人家，也尋訪不到那小丫環。

所有人皆說沒有見過那小丫環，那表示鎭上沒有她所說的親人，亦即是說，那小丫環對高雲天尚維雄說了謊。

她為何要說謊？

這是高雲天尚維雄魯仲豪三人此刻心中產生的共同疑問。

而從這一點，就連她對高、尚兩人所說的，魯仲豪毀莊殺人的話，亦大有疑問，不可盡信了。

由於那小丫頭的說謊，令到高雲天的信心亦動搖了，他已開始不再堅信魯仲豪是殺他姨丈全家的兇手。

「那小丫頭無論如何要找到！咱們現在先到多情夫人那燒毀的莊院去看看，說不定有意外的發現。」魯仲豪皺着眉頭說道。

對於那小丫頭的說謊，他大為惱怒，他也感到高興，因為這樣一來，就可以說明那小丫頭說的，未必全是眞話。

既然在這小鎭上找不到那小丫環，高雲天尚維雄當然同意魯仲豪的提議。

× × ×

在小鎭找不到那小丫環，魯仲豪三人却在多情夫人被燒毀的莊院附近的一處疏落的矮林中，發現了花狠。

不過花狠已不是個活人。

因為活人是不會自動腐爛的。

從花狠那開始潰爛的屍體程度去推測，花狠死了起碼有四天以上。

而花狠肯定不是自殺的。

因為花狠的咽喉上，明顯地有一個比指頭略小的血洞。

這證明了花狠是被人殺死的。

對於花狠之被殺死，魯仲豪三人感到特別有興趣。

因為從花狠的被殺，令他們推測到，這是一種殺人滅口的作法。

而這幾日來，魯仲豪一直與高雲天尚維雄在一起，肯定不會是他殺死花狠的，那就證明了，兇手另有其人。

對於花狠咽喉上的那個血洞，魯仲豪特別感到有興趣。——若是從花狠咽喉上的血洞，有所發現的話，根據這條綫索，不難發現出行兇的人是誰。

魯仲豪眞的從花狠咽喉上的血洞，發現了重要的綫索。

「從血洞的形狀來看，花狼是死於一種名叫『幽蘭』指的獨特指法之下！」魯仲豪吁了一口氣，臉色却變得有點怪異。

尚維雄本來蹲在魯仲豪的旁邊，聞言霍地目閃異彩，促聲道：「前輩可知道武林中誰人擅用這種『幽蘭』指法？」

魯仲豪站起來，扭頭望着被燒成廢墟的莊院，聲調有點怪異地道：「說出來你們或許不信，武林中擅長這種指法的人，只有一個多情夫人花自憐！但據你們說，她已被老夫所殺，又怎會是她？」

高雲天尚維雄一聽，互覷了一眼，臉上皆苦笑了笑。

「花自憐如眞的被前輩所殺，莊院雖然被燒，但總可以在廢墟中找尋到被燒毀的骨骸，咱們動手找一找，不就可以確定了嗎？」尚維雄提議。

「為了確定一下，找一找也是好的。」高雲天亦極想確定花自憐是否眞的死了沒有？

魯仲豪為了洗脫自己的罪嫌，當然沒有異議。

三人於是在燒毀的廢墟內翻尋搜索。

搜尋了足有一個時辰，只差一點沒有將地皮翻轉，三人累得一身是汗，却連一些骨骸或被燒成灰的女人衣物也找不到。

這證明了一點，多情夫人花自憐根本就沒有死在莊院內。

換言之，多情夫人可能根本未死。所有一切，皆是多情夫人諠造出來的。

而花狠與那小丫頭所說的一切，就是假的了，可能是多情夫人敎唆的。

× × ×

「前輩，這可能是多情夫人攪的鬼，目的就是令到在下與高兄找你拼命，高兄你認爲是否如此？」尚維雄轉對高雲天。

高雲天被這一連串事實弄得疑念大起，開始有點相信魯仲豪不是殺害崔鶴亭全家的兇手了，遲疑着道：「但若是她未死，她去了哪裏？她爲何要這樣做？」

「只要她未死，總可以找到她的，至於她爲何要這樣做，可能與魯前輩有仇。」尚維雄轉對魯仲豪道：「前輩是否與多情夫人曾結下仇怨？」

魯仲豪蹙眉想了想，苦笑搖頭道：「老夫實在想不起，何時與她結下仇怨，以老夫記憶所及從來不曾與她打過交道。」

「這就奇了，前輩既然與她沒有仇怨過節，她斷不會無端端誣諂前輩的，這眞是令人費解。」尚維雄喃喃說道。

「爲了弄清楚這件事的眞相，咱們務必要找到花自憐，不管她是生是死？」高雲天激動地說。

「不用找了，我就在這裏。」話聲嬌甜悅耳，高雲天尚維雄魯仲豪聞言俱不由一震，急忙循聲望過去。

× × ×

三人循聲望過去，看到的是一個容色未衰，仍然具有迷人魅力的中年婦人。

「多情夫人花自憐！」高雲天尚維雄脫口驚呼出聲，臉色亦是一變。

那中年美婦正是多情夫人花自憐！

站在旁邊的還有十毒尊者時十絕。

這兩人原來未死！

若是死了，光天化日之下怎會現形？

魯仲豪却很沉着，雙目神光電射，注視着多情夫人，沉聲道：「妳爲何要誣諂老夫殺害崔兄全家？」

多情夫人怨毒地望着魯仲豪，格格笑道：「當然是爲了要殺你！」

「那麼，崔兄全家皆是妳殺害的了。」魯仲豪凝聲道。

「崔鶴亭全家是老子殺的。」時十絕挺了挺胸。

「崔兄與你有仇？」

「與老子沒有仇，與多情夫人却有仇！」時十絕大聲說。「老子殺了他全家，一是爲夫人報仇，二是令到你們互相殘殺，可以不用動手，就可以達到目的！」

「借刀殺人！」尚維雄神情激動地說：「好陰毒卑汚的手段！」

多情夫人花自憐格格笑道：「可惜你們却不上當，老娘只好親自動手了！」

她的雙腳果然殘廢了，拄着兩根枴杖，穩穩地站在地上。

「妳這樣誣諂老夫，難道老夫與妳有仇？」魯仲豪急於想弄明白這件事。

「老匹夫，你在八年前，是否將一個名叫白少然的人殺死了？」多情夫人咬牙切齒，語聲冷厲。

「妳說的可是當年淫惡萬分，外號『粉蝶』的白少然。」魯仲豪目中閃過一抹疑惑之色。

「正是他！」多情夫人惡毒如毒蛇般望着魯仲豪。「老匹夫，你到底有否殺了他？」

「粉蝶白少然這採花淫賊，不知壞了多少少女的清白。對於這樣的無行惡徒，老夫焉會讓他作惡下去？不錯！老夫確是殺了他！」

「老匹夫，你可知道他與我是何關係？」多情夫人尖聲嘶叫。

魯仲豪心頭一動，問：「妳與他的關係很親密？」

多情夫人道：「他與我是夫婦！」

粉蝶白少然與多情夫人是夫婦！要不是她親口說出來，魯仲豪怎也不會相信。

他震驚得愕然了一下，才不相信地道：「妳們怎會是夫婦？怎麼武林中沒有一個人知道？」

多情夫人語聲尖吭地道：「信不信由你，殺夫之仇不共戴天，我一定要報！」

× × ×

高雲天尚維雄一直靜靜地聽着，心中驚怒不已，想想若不是頭腦冷靜，衝動地與魯仲豪拚命，不管誰殺了誰，都會上了多情夫人的惡當，不禁出了一身冷汗。

高雲天這時弄清楚了眞相，再也忍不住，憤然道：「好惡毒的婦人，我不殺妳，誓不爲人！」

說着就要衝上前動手。却被尚維雄阻止了。「高兄，衝動不得，冷靜點。」

高雲天目中噴火，掙扎着欲衝前，倏地覺得一陣頭暈眼花，身軀晃了晃，心內大驚，急聲道：「尚兄，魯前輩，不…好了…咱們……」

尚幸尚維雄手急眼快，伸手一把抄扶住高雲天，才不致倒在地上。

「尚少俠，快運功抗毒，咱們都着了那十毒尊者的道兒了！」魯仲豪一見高雲天暈迷過去，心中暗呼不妙，腦袋有點暈迷，忙吸口清氣，提醒尚維雄。

尚維雄那裏還來得及運功抗毒，咕咚一聲，扶着高雲天雙雙倒地昏迷過去。

魯仲豪由於內功精湛，勉強還能運功抗拒毒性蔓延沒有昏迷，但也頭暈眼花。

「老匹夫，你今日死定了！」多情夫人惡毒得意地尖聲大笑起來。「你不會支持得太久，你也逃不了，因爲你已中了十毒尊者秘製的無影無形無味的『隨風飄』毒粉，現在殺你們可說不費吹灰之力！」

魯仲豪雖然還能支持着沒有倒在地上，但已沒有辦法動手，因爲他現在已覺得渾身虛軟無力，無一戰之力。

「妖婦，老夫今日栽在妳手上，死不甘心！」魯仲豪瞋目大喝。

這一喝，令到他血氣浮動，毒氣蔓延，頭更昏暈，身軀搖晃了幾下，硬是沒有軟倒在地，依然站立着。

「老匹夫，我要將你剖心瀝血，祭奠白郎在天之靈！」多情夫人表情變得獰厲無比。「十絕，先將那兩個殺死，然後再慢慢泡製那老匹夫！」

時十絕應了一聲，掠到高雲天尚維雄

身前，獰獰一笑，舉起雙掌，掌心藍黑一片，猛然向高雲天尚維雄頭上劈去。

「奪」地一聲，時十絕的身子猛地一挺一搐，揚起的雙掌頓在空中，口中發出一聲慘然的吼叫，接一個傾仆，跌仆在高雲天尚維雄的身上。

而他的背心處赫然插着一支沒羽箭！

時十絕殺不了高雲天尚維雄，自己却莫明其妙地死在箭下！

這變化太快太驚人了，令到多情夫人不敢相信這是事實，微怔了怔。

直到一條快得有如鬼影一閃般的人影疾掠至時十絕的屍體前，她才猛然驚覺到出了意外。

她雙掌一撐，身形凌空飄掠向勉強支撐着沒有倒下的魯仲豪身前。

她存心想擊殺魯仲豪，身形飄閃間，揮拐猛砸。

魯仲豪根本閃避封擋不了，更加無力還擊，只好束手待斃。

多情夫人的雙拐是銀製的，若砸在魯仲豪身上，不將他身軀打折才怪。

銀拐巳擊臨魯仲豪身上。

驀地，多情夫人的笑聲戛然而止，代之的是一聲悽怖的慘叫聲。

多情夫人如雲一樣飄掠起的身形，如隕星墜地一樣，重重地摔跌在地上，脖子上赫然穿插着一支沒羽箭。

而魯仲豪這時亦無聲無息地倒在地上，不知是生是死。

× × ×

那閃掠到時十絕屍體旁邊的人影這時巳從時十絕身上搜出十多個瓷瓶，將那些瓷瓶塞子拔開，逐個嗅起來，嗅到其中一個瓷瓶時，色然而喜，急急忙忙掀開時十絕的屍體，蹲下來，揑開高雲天的咀巴，傾了少許粉末在他口內，然後揑開尚維雄的咀巴，將瓷瓶中的粉末倒入他口內。

吁了一口氣，身形一掠，巳落在不知死活的魯仲豪身前，略一察看，見他身上全無傷痕，遂放心地吐了口氣，照樣施爲，揑開他的咀巴，將瓶中的粉末倒入他口內。

對症之藥立見功效，不過片刻間，高雲天尚維雄魯仲豪先後從昏迷中醒過來。

「爹！」高雲天一見那人，立刻一骨碌從地上跳起來，滿臉驚喜激動之色。

「高兄，幸得你及時出手，殺了那妖婦及十絕尊者。」魯仲豪一見那人，急忙抱拳施禮。

原來將多情夫人和十毒尊者擊殺的人就是高雲天的父親，懷義莊莊主高敬之！

尚維雄從高、魯兩人的話中，巳知道高敬之的身份，遂恭敬地抱拳施禮。「晚輩尚維雄見過前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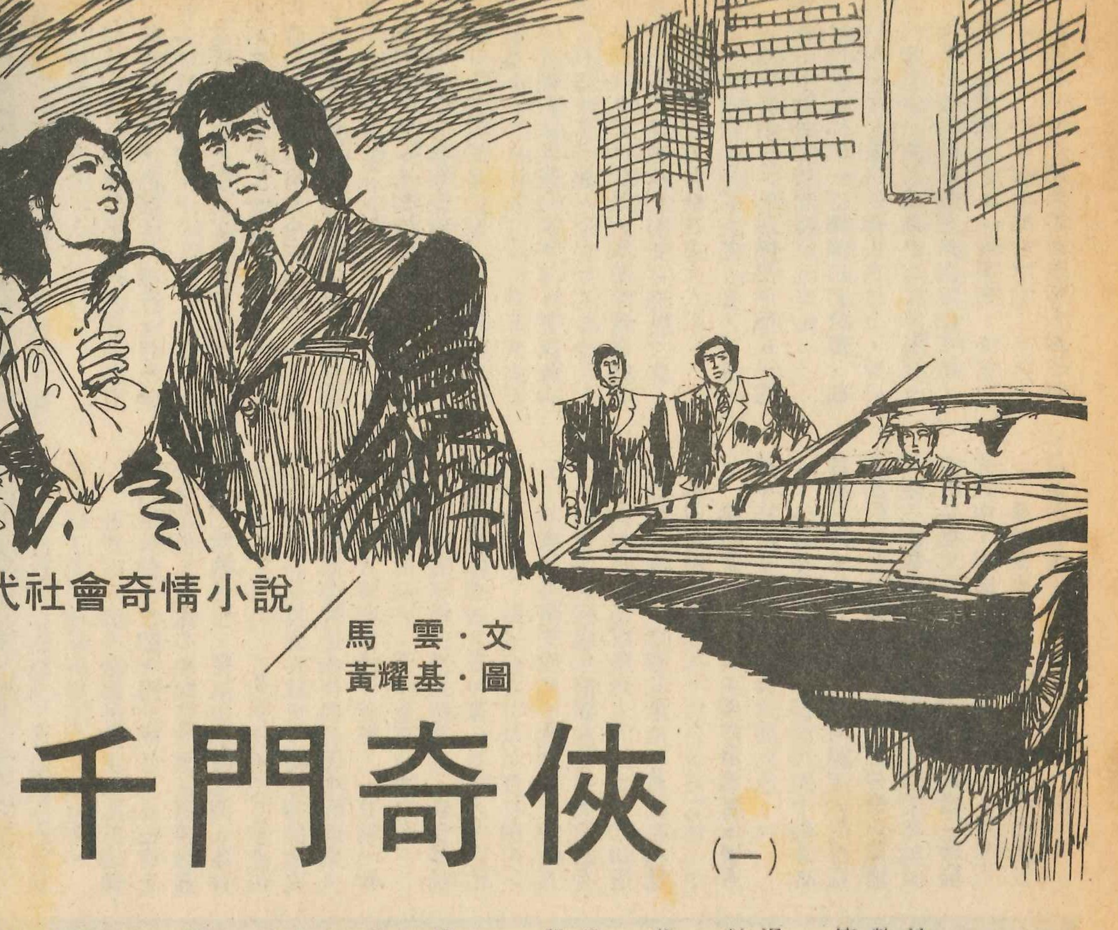
高敬之道：「尚少俠不用客氣，老夫若早來一步，情形不會這樣危急。」

「如今眞相大白，多情夫人十毒尊者皆死，所有的恩怨仇恨也消解了，難得見到高兄，喝它個痛快去！」魯仲豪爽朗地掃視了高敬之父子與尚維雄一眼。

「魯兄，那就快走吧！」高敬之哈哈大笑中，率先奔掠向小鎮。

魯仲豪亦大笑着奔去，高、尚兩人並肩緊隨在後……

（完）



現代社會奇情小說

馬雲・文
黃耀基・圖

千門奇俠（一）

拯救弱女

游天虹剛想橫過馬路，走到他停車的地方，突然之間他看見那邊行人道上撲出數名大漢，强行將一名年青女子拖上一輛停在路邊的汽車去。

當時馬路上的人頗多，就是沒有人敢過問，有些人只投以好奇的目光，有些則佯作不見，匆匆走過。游天虹偏看不過眼，三步併作兩步，輕縱急跳，眨眼間人已落在那輛黑色大房車一旁。

「不要開車！」游天虹用手拍拍那車子的車頂，已經坐進了車裏去的人也可以覺得到，整輛車子都在劇烈地震盪。

其實當時最少還有二名大漢還未上車，他們正在車子的另一邊，準備拉開車門登車之際，却給游天虹那聲吆喝吸引住。

爲首一人立即繞過車尾來：「喂！小子，你幹甚麼？」

游天虹冷然一笑：「我正想這樣質問你們，如果你們想開車的話，最好把那女子留下來吧！」

已經上了車的大漢，這時也紛紛重新推開車門落車。

游天虹瞧也沒瞧他們一眼，只彎腰問上了車的那個女子：「小姐，要不要我代你報警呢？」

「嗯——」那女子在極度驚惶中也不及答話，二名大漢已分前後撲到游天虹的身邊來。

只見游天虹突然側身扭腰，左揮一拳，右踢一脚，二名最先衝了過來的大漢首

戲弄千門

先應聲倒了開去；但另外的兩名大漢轉眼間已經相繼撲到。

游天虹雙手攀住車頂，弓腰反彈，雙腿齊齊後踢之際，那二名大漢之中已有一名中了一脚，倒退了幾步；另一名反應較快，及時制住了前衝之勢。刹那間，游天虹已滑過了車頂，落在馬路那邊。也就是車子的另一邊。

那邊有一扇車門仍舊打開着，那被擄刼的女子剛好攢出車外。游天虹立即一手拖住她，急急越過馬路，竄向那邊停車場去。

當時大街上車來車往，行人也多，就是難得見到一名巡警。游天虹拖住那女子放慢了脚步，回頭一看，那班人竟然未有追來。他們都鬆了一口氣！

「先生，我真不知道應該怎樣感謝你才好。」那女子用很感激的目光瞪住游天虹。

「不必客氣了。」游天虹道：「看來我應該先帶你到警察局去一次。」

「不！」那女子突然又面露張惶之色，「不妨告訴你，這件事我不想驚動警方知道。」

游天虹感到無限驚奇地瞪住那女子：「爲甚麼？」

那女子吞吞吐吐地說道：「我有難言之隱。」

游天虹無可奈何：「那麼，讓我用車送你回家去吧。」

「嗯——」她有如驚弓之鳥，左張右望，又訥訥地說：「先生，我們可否找個地方談談？這時候回去，我怕那班人已在家門附近等我呢。」

二人併肩兒走着，不經不覺已到了停車場，游天虹的汽車就停在這裏。

游天虹一直在留意着背後有沒有人暗地裏跟踪他們，同時也注意到停車場裏面是否有人埋伏。

他開了車門，讓那女子上了車，自己才坐到司機位去；他一邊將車子開走，一邊問道：「你可是借了高利貸？」

「你怎麼會知道？」她像見了鬼似的，側過身子來瞪住游天虹。

游天虹却沒有理會她，繼續開車：「你爲甚麼要借高利貸？那班人可能是財務公司的打手們？」

「是的，你都猜對了。」那女子輕輕嘆了一口氣：「這件事說來話長，還是家父不好，他中了人家的圈套。我是她唯一的女兒，如果我不帮他，還有誰來帮他？」說到這裏，她已哽着咽喉，說不下去。

「你的意思是：令尊翁被人騙了一筆錢？」

「他中了老千局，偏偏他又不肯照實告訴我們，直至泥足深陷時，一切已經太遲了。」

「令尊大人現在何處？」

「死了！」游天虹身邊的女子黯然流淚，垂下頭去。

游天虹當堂一怔：「對不起。」他抱歉地說：「我不該令你難過。」

「算了，本來只是他自作孽，誰叫他生前嗜賭如命，却又不够機警。」她極力令到自己冷靜下來，抹了一把眼淚：「要不是爲了他，我又何必要到處張羅呢？」

游天虹想了想，問道：「你可知道，令尊大人被那一帮老千，用甚麼方式騙了錢？」

「我當然知道，甚至這一輩子我也不會忘記。」那女子咬牙切齒地說：「因爲其中一個還是我世伯，他們簡直不是人；我恨不得殺死他們。」

「那好極了，請你詳詳細細的告訴我吧！」

× × ×

在一間地下俱樂部之內，有個賭局即將要展開。

最先到達的一班人，正在裏裏外外的部署；他們要等待着的人，正是游天虹。

那間私家俱樂部設在一幢多層大厦之上，當時一名中年男子正倚窗俯視街道上面的情形。站在他身邊的，正是那天在街上被人「欺負」的女子。

「你認得他的車子嗎？」中年人問他身邊的女子。

「我當然認得出，那輛車子我還坐過呢。」

「他會不會來？」

「我想他不會爽約吧？」

有個人由房間那邊走過來，插嘴道：「游天虹雖然詭計多端，但在江湖道上倒有點名氣，否則人家也不會封他爲『千俠游天虹』，我熟知此人性格，他要來的時候，幾乎沒有任何人能阻擋得住他。」

「但是，時間到了……」

中年人話猶未完，一輛墨綠色的積加房車突然在下面馬路旁邊停下來。中年人身邊女子緊張地伸手一指：「他來了！」

只見車門開處，走出一名西裝畢挺，手挽占士邦式手提箱的青年人，那翩翩的風度，一舉手一投足，均具銀幕上大明星的風範。

年青人越過了馬路，突然停住了脚步，站在行人道上左張右望，以獵鷹似的目光，往四下裏打量了一遍，然後才冷然一笑，挽住手提箱，進入這幢多層大厦來。

俱樂部裏面的中年人，對那身邊的女子說：「你先避開，以免令他生疑。」

那女子匆匆引退。貴賓房裏面的人，立即各就各位。

那張鑲上了綠色絨布的圓桌之上，有籌碼，也有分派好了的樸克紙牌，裝成牌局正在進行中的樣子。

入局的三名男子，俱是上了年紀的人，外型老實，衣着光鮮，單是身上那件法國絲質襯衫，時價亦在五百元過外，還有手上的鑽石戒指和金錶，任誰也想不到他們原來是三名大老千。

尤其是那名身裁略胖，唇上留有一撮髯子，鼻樑上架了一副金絲眼鏡，口咬大雪茄的中年人，他的外型老實得來還跡近痴呆。誰會相信他正是千門高手何炎明？

「閣！閣！閣！」貴賓房的門終於被人敲響了。

門開處，帶領着游天虹入來的，正是這間私家俱樂部的主持人劉秋帆。他從中爲各人介紹，座中那三人都擁有甚麼董事長或者總經理的名銜。

游天虹跟他們一一握手之後便坐了下來；由於賭局正在進行中，所以他很有耐性的，先作壁上觀。結果那事先安排好的一局，大輸家正是何炎明。

旁觀者都可以輕易看得出，何炎明的賭術表現得非常拙劣，單以那一局牌而言，不應該跟進他却跟了，對方裝假局他又看不透。如此這般的賭沙蟹，當然是輸多過贏。

游天虹也是旁觀者，他自然也看得一清二楚。下一局，游天虹也是入局者之一，他向各人提議不用籌碼，只賭現錢。爲了表現他的實力，他故意將帶來的手提箱打開，裏面全是花花綠綠的鈔票。

三個中年人之中，有一個現金不足，開出了一紙支票，交到外面去，俱樂部的主人立刻送來一大堆鈔票。由此可見，這班人都很有信用，否則俱樂部的主人又怎麼會相信他？

游天虹賭得很精，就是牌運不佳，往往派牌派到第四隻還是他贏的，但派到最後一張牌時，他又是大輸家。

他無可奈何時看看那位漂亮的派牌女郎，她應該是屬於俱樂部裏面的女職員。

何炎明由大輸家變爲大贏家，他彷彿看透了游天虹的心事，笑問道：「游先生，要不要換一換派牌的小姐？」

游天虹苦笑一下：「不，運氣是無可奈何的事，命該如此，我想再換另一位小姐，我可能輸得更多呢。」

何炎明和他兩個同黨交換了一個眼色，其中一個伴稱有事，要告退了，另一人亦借故要離場。

游天虹不等何炎明開聲，就說道：「今天我運氣反正不好，不如改天再向各位領敎。」

何炎明口裏說「不好意思」，心裏却嫌游天虹輸得太少。約略估計一下，那天游天虹最少也輸了將近一百萬元的現鈔，這大概只佔了他手提箱裏面的錢的一半。然而游天虹却表現得很有風度，毫不在乎地走了。

游天虹一走，貴賓房裏面頓然又變得熱鬧起來。

何炎明正和他二個同伴討論着游天虹的身份：「原來他就是游天虹，哈哈……眞叫人難以相信啊！」

「是的，這似乎是不可能的事，千俠游天虹怎麼可以在賭桌上敗得這麼慘？」

「剛才他簡直處於捱打的狀態，全無招架之力。」

那個權充「來手」的女子又出現了，何炎明高興地拍拍她的肩膊，然後塞了一叠鈔票給她：「這次你做得實在太好了，以後有機會我會再找你合作。」

那女子說了一聲：「多謝」就匆匆離去。

何炎明突然感到有些不妙：「你們是否覺得游天虹輸得太過容易了？不知怎的，我總覺得這些鈔票有可能是假的。」

其實貴賓房裏面每一個人都有同一感覺，游天虹既然是江湖上那麼有名氣的一名千俠，怎麼可能會這麼輕易地栽倒在這三個人的面前。

何炎明急忙檢驗那些一張張的，一叠叠的新鈔，發覺其中果然有破綻。

一般鈔票都有一個「人像水印」以及一條極難僞造的金屬綫。

前者位於鈔票上面空白的地方，後者則自頂至踵的，橫貫於鈔票中央。

那些簇新的鈔票，竟然兩者都齊全，所以表面上很難分辨出眞僞，但是當何炎明將其中一張新鈔票撕開時，就好容易發覺那條「金屬綫」只是印上去的，並非眞正的金屬綫。

何炎明令二名同伴清算一下，發覺他們明明贏了，反而輸了，因爲那些由游天虹那兒贏來的全是僞鈔，而他們帶的舊鈔票是眞鈔，反而短少了三十萬元，也就是說，這次他們實輸掉了三十萬元。

不久之前仍然充滿了歡樂氣氛的貴賓房，刹那間變得一片黯然。

× × ×

游天虹那輛墨綠色的積架房車，由俱樂部門口開走了，但只開到街口，就停在那裏彎角處等候。

不久，有個女子由街口彎角處轉過來，游天虹立刻揚聲招呼她：「胡小姐，請過來吧，讓我送你一程。」

那女子感到忐忑不安，因爲她正是剛從俱樂部落來的，也是被迫做了何炎明老千集團的「來手」，如何再有面目見這位曾經「被騙」的游天虹？

然而游天虹這時已跳下車來，打開了車門，作勢請她上車去。那女子看不出游天虹的臉上有半點惡意，所以也惟有硬住頭皮，登上了游天虹的汽車。

「你怎麼知道我是姓胡的？」她坐在游天虹的身邊，多少總覺得有些尷尬。

游天虹反而顯得瀟洒，他若無其事地一邊開車，一邊笑着：「你有辦法知道我叫游天虹，如果我不知道你姓胡的話，何祇低能，簡直就是笑話。」

「這麼看來，我們也不該再繞圈子了，」她很爽快地打開了手袋，取出了一束鈔票，遞給游天虹：「這是我的分賬，你拿走吧！」

游天虹瞥了那束鈔票一眼：「這裏看來不過二萬元左右，何炎明那班傢伙出手似乎太低了吧？」

「我也不知道應該如何向你交代，但事實我只有這些。」

游天虹格格地大笑一陣，笑得非常爽朗：「你以爲我等你出來，就是爲了這麼一點點錢嗎？」

「嗯——」那姓胡的女子木然瞪住身邊的游天虹：「但是，我知道你輸了許多錢，可不是嗎？」

「是的，如果我贏了，恐怕你就連這麼一點點的分賬也沒有了，」游天虹把臉上的笑容收回：「你出道的日子一定不會太久，是嗎？否則你不可能連我游天虹是個怎麼樣的人也不了解。」

「你可能誤會了！我不是你所想像中的人，我只是被迫的，」她又怔怔地說：「我以爲你的賭術很精，想不到你會輸了那麼多給他們，眞不好意思。」

「金錢對我來說，並不太過重要，反正鈔票又不是我印的，那些錢只不過是我剛從別的人的手中贏來的。」

「換句話說，你故意輸了？」

「可以這樣說，因爲我落車後就已經發覺到，他們佈下了天羅地網，志在必得，於是我心裏想，如果我贏了他們，你固然分不到錢，我也會被人毆打一頓，似乎犯不着吧，」游天虹的汽車剛好在一處十字路口停下來：「你府上在何處，讓我送你回去吧。」

「不必客氣了！其實你不追究我，我已非常感激。」她又揚揚手中那一叠鈔票：「你不收回這些錢。」

游天虹趁住紅燈未轉綠，順手取過她手上那一束鈔票，瞥了一眼，然後又交還給她：「這些錢對你可能很有用，你就拿去吧。」其實他的目的無非想看清楚，看看那是眞鈔票還是假鈔票，當他發覺那是一束舊鈔，並非他輸出去的直版僞鈔時，他就將那束舊鈔票交還給那女子，那女子很感動：「你還怪我嗎？」

游天虹含蓄地回頭一笑：「你是被迫的，我又怎會怪你呢！」他又一邊開車趨前，一邊問道：「可否賞面陪我去喝一杯咖啡？」

「當然可以，」她毫不考慮地，很快就回答道：「讓我做東道，這是我向你贖罪的最好機會啊！」

車子直衝上山頂的馬路，她懷着驚喜難分的心情，坐在游天虹的身邊，因爲她明知他是游天虹，却不知道他心底裏怎麼樣想。

尤其是經過了俱樂部一役之後，她至今未知游天虹只是將計就計，順水推舟而已，她還以爲她令到他輸了不少錢呢。

在此之前，她也聽過不少有關千俠游天虹的傳奇故事！聽人說他是個足智多謀，勇猛善戰的獨行俠。正因爲這樣，所以才難怪她不得不担心起來。

車子直駛山頂，在車站旁邊的廣場上停了下來。

游天虹很有禮貌地搀扶着她落車，然後挽住她手臂，像一對戀人般，走進山頂餐室去。

又是黃昏時候，他們揀了兩個露天的座位，在花園一角相對坐了下來，落日的紅霞，透過花叢洒向那略帶憔悴的粉臉之上，任何人面對着這麼一位美人兒，都會感到又憐又愛，何況游天虹也是個惜花人呢。

他們分別叫了飲品，游天虹以悠閒的心情瞪住她：她却顯得忐忑不安：「一開始妳已經知道那是一個假局？」

「如果一開始我便知道那是一個假局，我又怎會插手呢？」游天虹輕輕一笑，「要怪只怪街頭那一幕女主角太過惹人憐愛，龍虎武師却露出了破綻，假如那班配角們苦苦追逐，反而會演得天衣無縫。」

「既然明知是個假局，你又偏要送上門來，究竟爲甚麼？」

「爲了你，若非如此，我又怎可以再見到你呢。」

「你令我覺得自己太過愚蠢，同時也深感慚愧。」

「你應該感到驕傲才對。」他喝了一口剛送上來的飲品，「人生本來就是一個大舞台，你不愧是個好演員。」

「別再嘲諷我了，我想知道，你對我究竟知多少？」

「我知道你叫胡若蘭，自小與母親相依爲命。」

提起胡老太，胡若蘭雙眼就紅潤起來，她堅强地咬了一下咀唇，提醒自己不要流淚。

他故意不去看她，她反而萬二分驚奇地瞪住他：「明知上當，你也送上門來，你似乎存心要令我感動。」

游天虹輕輕一笑：「金錢原是身外物，既然你有此須要，他們又費盡心思要令我上當，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反正是寃杜來瘟疫去，何必令他們難爲你？」

「你眞不愧是個千門奇俠。」

「過獎了，」游天虹有意無意地回頭瞥了一眼：「不過，據我所知，你那班朋友很難滿足。」

「你千萬不可誤會，我沒有這種朋友，我只是被人利用。」她輕輕嘆息，「我有迫不得已的理由。」

「既然如此，不如就讓我們來玩一個遊戲好嗎？」

游天虹故意將身體俯前，低聲對胡若蘭道：「花園後面有個洗手間，等會兒你佯作到洗手間去，然後任憑你採用甚麼方法都可以，總之不可以讓我見到你……」

游天虹一邊說，胡若蘭的視綫已接觸到三名坐在餐室一角的食客，同時她也開始明白到游天虹剛才那一番說話的意思。

那三名彪形大漢不時用眼尾監視着他們，但表面上游天虹却佯作不見，也沒有去理會他們，直至到胡若蘭依依不捨地對游天虹說：「我們甚麼時候可以再見？」

「有緣千里能相會，無緣對面不相識。」游天虹呷了一口那杯凍檸檬茶：「我是個相信緣份的人，你只要好好的小心保重，留回有用的生命，相信我們將來總會有重逢的日子。」

胡若蘭雖然挽起了手袋，却沒有立刻就離座：「他們有三個人，你只有一個，不如我也留下來帮帮你吧！」

游天虹笑道：「如果三頭蠻牛對一個猴子，你賭誰有勝方？」他又示意道：「爲了避免我分心去保護你，最好你立刻就開始跟我捉迷藏。」

胡若蘭惟有佯作離座去洗手間。

那三名男子一度也想派人跟踪她，但回頭看看游天虹仍然悠閒地歎在那兒抽烟，他們也只好繼續留在那兒監視游天虹。

約莫過了十分鐘左右，胡若蘭仍然未見回來，那三名大漢有些不耐煩了，其中一人立即離座，繞到花園後面的洗手間那邊去。

游天虹趁這時候把手一揮，召來侍者，他一邊摸出銀包來，一邊示意那侍者彎下腰來，跟他耳語。

只見那侍者不斷回頭望向那三名大漢的座位那邊。

留在座中的二名大漢可能作賊心虛，顯然忸怩不安地，避開了侍者的視綫。

侍者最後帶着游天虹交給他的一張五百元面額的大鈔，走向櫃枱那邊，二名大漢既要注意游天虹的動向，又要關心他們那位同伴，這邊那位侍者却去撥電話。

爲甚麼侍者要撥電話，可能是受了游天虹的指示，致電報警，二名大漢心裏既然這麼想，也就顯然更加焦急萬分，其中一個立刻也召來侍者結賬，準備離去，以免被游天虹溜掉。

豈料召來侍者，侍者却告訴他們：「那邊那位先生已替三位結了賬，同時我也替三位電召了一輛街車，」侍者彎着腰，非常有禮貌：「電召街車的無綫電台說，大約不超過十分鐘，就有車子開到我們這裏門前來接載三位，請三位稍候片刻。」

「誰要叫街車？」其中一名大漢正氣得呱呱大叫，另一名大漢却看見游天虹離座而去，於是他嚇了一跳，隨即通知他的同伴。

二名大漢立即撇下侍者不理，衝到花園後面去。

那名侍者因爲兩枱人客都付了錢，所以對他們的突然離開了餐室，根本就不會覺得緊張，令侍者感到有興趣的反而是這兩枱人客的眞正關係。

爲甚麼那年青人如此闊綽？爲甚麼他要替三名大漢付賬，三名大漢反而滿懷惡意的去追逐他？

當然，那侍者當時並不知道那位年青人就是千俠游天虹，否則他一定更加覺得有興趣。

然而現在，游天虹既然留下了一張五百元的大鈔，他心裏一算，除了付清兩枱賬單上吃吃喝喝的賬項之外，餘下來的小賬已是非常之可觀，因此他又何必去理會別人的閒事呢？因此那侍者也只管收拾一下。

豈料就在這刹那間，櫃枱那邊忽然傳來召喚聲，收銀小姐直叫着那侍者的名字，從那焦急與尖聲高叫的神氣，任何人都可以意會到事不尋常。

當那侍者應召回到櫃枱收銀機前面時，一名餐室經理和收銀小姐同時告訴他，剛才他收取的一張五百元面額的大鈔，原是僞鈔，所以那位餐室經理一邊致電報警，一邊下令那侍者和其他人員追到花園後面去。

在他們想像中，游天虹、到洗手間去的女郎以及那三名大漢等人，一定是互相串通，用僞鈔騙吃霸王餐的同黨，甚至剛才出現的追追逐逐也是經過一番排演的。

這間餐室因爲地理環境特殊，後面花園的洗手間，關於園林以外，那兒不但可以通往後門外面的一條山道，也可以冒險由陡斜的山坡，穿過矮林荊棘，逃往山下去，因此，當一名侍者領班率領各人追到這兒來的時候，各人立即分頭搜索。

有人追出後門外面的山道上去，也有人注意那斜坡上是否有人攢入矮林中去。

正當數名侍者及時追上二名逃往後門的大漢時，洗手間那邊此刻也傳出了人聲，是女子洗手間傳出驚叫及吵鬧聲，於是各人又一窩蜂的包圍過去。

原來三名大漢其中一人，因爲找不到游天虹，以爲他跟他的女伴一齊躲進了女子洗手間去了，情急之下也忘記了裏面可能有其他女賓，就此被人抓住，以手袋高跟鞋作武器，大聲疾呼，狂叫「非禮」。

三名被疑吃霸王餐的大漢全部被餐室的侍者們抓住，押回現場，不管他們如何解釋，餐室裏面的上下人等也不會相信他們的話，一心只是等警方人員追到現場來處理，這一回眞正是「黑狗得食，白狗當災」。

另一方面，游天虹機巧地離開了現場，正登上他的汽車之上，一名男子已跟上來。

那男子是一名低能弱智的少年人，專在這兒替人開車門，討取一元數角賞錢的，當他想趨前替游天虹開車門的時候，人家已在他的車子裏面了，然而游天虹並沒有令他失望，把他召到車房旁邊來，隔着車窗對他說：「天快要黑了，你回家去吧，別令父母掛念你。」

游天虹一邊留意前面一輛正在開動的街車，一邊又要注視餐室門口那邊，以防有人追出來，所以只順手往口袋裏一摸，摸出一張鈔票遞給那弱智少年，也沒有留意到那是多少面額的，就匆匆把車子開下山去。

游天虹一直留意着前面那輛街車，是因爲車子裏有個女子，好像就是胡若蘭，他希望追上她，却又担心後面有人跟踪而來，所以當他的車子在彎彎曲曲的山道上落山時，他也不斷望向車子的望後鏡。

就當他的視綫剛想離開車子裏的望後鏡時，他幾乎渾身打了一個冷顫，就像見了鬼似的，差些兒把車子衝落山崖下面去，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天色漸黑，車子裏的光綫一片灰暗，游天虹竟然發覺望遠鏡之內出現了一張陌生男子的面孔，那男子目露兇光，正在猙獰地對住他冷笑：「好一個千俠游天虹，就是打賞給開車門的小子，出手也是百元面額的大鈔一張，嘿！看來最近一定是頻頻得手，騙了人家不少寃枉錢。」

游天虹依舊把車子保持原有的速度落山，極力保持冷靜，他知道後面那個陌生人絕不簡單，他能够偷上車子裏去，已經表示此人大有來頭，何況一柄利刀正架在他的頸側，只要游天虹稍作反抗，對方勢必有所行動。

游天虹故意問道：「我們似乎從未見過面，究竟有甚麼賬要算的？朋友。」

後面那大漢冷冷地說：「別裝蒜子，新燈換舊燈的阿拉丁神燈故事我聽得多了，就是未聽過以僞鈔換眞鈔的老千故事，你手法雖然高明，可惜却功虧一簣！」

「哈哈……」游天虹縱聲笑了一陣，「我道是誰，原來是何先生派來的高手，其實我們玩的只是一種遊戲，你又何必太過認眞？鈔票無論眞也好，假也好，只不過是我們玩遊戲的道具而已，你如果眞的是何炎明的人，一定認得我放在後座的手提箱吧，所有眞眞假假的鈔票都在裏面，你喜歡的，可以全部帶回去向你的老闆交差，相信裏面的數目必然會令他感到滿意。」那大漢不由自主地望向他身邊的座位，突然之間「使」一聲，車子作了一次緊急煞掣，坐在後面的大漢隨即身不由主地往後一仰，游天虹趁勢將車門推開。

這時候，尾隨而來的另一輛房車也停了下來，裏面湧出了三名大漢，紛紛衝向游天虹的座駕車這邊來。

原來坐在游天虹車上後面座位的那名持刀大漢，剛才因爲車子突然煞停而失去了重心，身子往後一仰，手上所持的利刀自然對游天虹變了毫無威脅；等到他將身子坐直時，游天虹已經離開了他的車子。

那持刀大漢推開車門衝出去時，由後面那輛房車過來的三名同伴却急急地揚聲問他：「你怎麼啦？老陳。」

「我沒有事啊！」持刀大漢四處張望：「那姓游的小子呢？」他又急急持刀繞到車子的另一邊。

那條山道彎曲狹窄，僅可容納二輛汽車通過，一列上山，一列下山。所以當那二輛車子停下來之後，尾隨而來的其他車輛紛紛响號催促。

山道本來就是繞山闢成的，所以左旁山石嶙峋，右邊則是密林荊棘滿佈的山崖，在黑夜中根本不可能看見任何東西。因此那四名大漢衝到崖邊，由山道旁邊俯視下去，在逐漸昏黑的天色中，但見樹影婆娑，隱約可以聽到樹葉沙沙作响。假如游天虹有胆由此陡直的山崖冒險下山的話，必然是身手不凡，胆色過人。最低限度眼前這四名大漢就沒有這種胆量。

由於後面一連串的汽車聲的催促，那四名大漢惟有匆匆回到那二輛車子裏去，繼續把車子開下山去。

二名坐在游天虹那輛車子裏面的人，負責開車那個正是不久之前以利刀要脅游天虹的，他對他的同伴道：「我們先將這車子開回去見老闆，游天虹那個塞滿了鈔票的手提箱，就在這車子後面座位上。」

他身胖的同伴却憤憤然道：「但是那姓游的小子竟然將我們三名同伴困在餐室之內，這口氣如何咽得下？」他想想又說：「這樣吧，老陳，你落到山脚時，先讓我落車，待我跟大隻廣他們繞到那山崖下面去繼續追殺那姓游的小子；你獨自開着這車子回去先向何老闆交代。相信那小子

也逃不了多遠！」

那大漢果然依了他同伴的話，將車子停在山脚下，讓他轉到後面一輛房車裏去，然後才獨自開了游天虹這輛名貴房車回去領功。

他從未開過一輛如此名貴的房車，何況後面坐位還有一箱子鈔票呢，想想他就不禁心花怒放！

另一方面，游天虹果然在危急關頭，沿住陡峻的山崖爬落山脚下；當他正想轉出大路那邊時，那輛載住三名大漢的汽車剛由大路那邊開了過來。

當游天虹還未離開他自己那座駕車時，已留意到後面跟隨着一輛神秘汽車，也隱約看見了車中人影幢幢，所以他才避重就輕，不跟那名用刀要脅他的大漢硬碰。

現在那車子突然之間又出現在他的眼前，游天虹當堂嚇得一跳！他欲待迴避，無奈那山脚下的這條小徑，狹窄只僅可容納得一輛汽車通過，游天虹避無可避，前面那輛汽車又加速狂衝過來，尤其是在强烈的車頭燈投射下，他簡直無從抉擇。回頭走嗎？只怕他會被那輛汽車活活撞死，因爲人類的步伐無論如何也不可能快得過汽車的速度；往路旁閃避一下吧！相信對方一定也會把車子扭歪，勢必把他活活撞死爲止。

就在那電光石火之間，游天虹迅速沿住山崖旁邊的野草樹籐，攀登而上。那車子的來勢儘管急勁，但是游天虹的身手更快。「察」地一聲响，那車子已及時煞停在游天虹的脚下，要是他慢了半秒，縱然不致撞死，只怕也會變成殘廢。

游天虹也是計算準確，車子停下之後，下一步必然是車內的人一湧而出，向他追殺而來。因此游天虹一手抓住崖邊的樹籐，一邊俯視之下，但見那邊車門打開，有個人影剛攢了出來！他完全沒有讓對方站穩脚，立刻就飛身一躍而下，「隆」的一聲，身體下墮之力，再加上革履撞擊車頂的聲浪，頓覺震耳欲聾。

剛剛彎身攢出車外的一名大漢還未站穩脚，正待仰首往上望之際，游天虹的鞋尖已像炮彈一樣踢向他的下頷，痛得那傢伙尖叫一聲，隨即身不由主地往後仰倒。

游天虹絕非一個弱者，單鬥獨打，他隨時可以奉陪，但眼前這三名大漢的底子他不但未摸清，也早已懷疑他們可能懷有刀槍，否則他也不會冒險爬山而下。

現在三個大漢的第一個才剛跌倒地上，另外兩個自然不會放過他。

游天虹既然懷疑他們身懷刀槍，所以也不打算硬碰，輕縱急跳，瞬即由車頂一躍向後，由車尾那方向，急急朝住大路那邊竄去。

「砰！」然一聲，對方果然有槍！

可能由於天色已黑，也可能是倒在地上的大漢在匆忙中開了一槍，根本沒有瞄準，自然擊不中游天虹。

但是游天虹眼看前面還有好長一段路才可以到達大路那邊，而後面那車子已經急急倒退疾駛而來，情急之下，游天虹惟有朝往在旁一條山道小徑逃去。

他也不知道那兒通往甚麼地方，只知道如果他再直綫地逃向大路那邊的話，他的背脊勢必吃上一枚子彈。

如果對方手快眼準，游天虹可能會一下子就給他射中幾槍，所以游天虹不敢再往前走，轉速拐彎竄進右邊一條山道小徑去。然而那三名大漢已將車子再度停了下來，六條飛毛腿，自後面急急追來。

那兒一帶是山谷地帶，山道小徑的另一邊原來是通往對面另一座小山崗；山崗的斜坡之上，蓋搭了一些木屋。住在這裏的人，自然都是貧苦人家。

那三名大漢像旋風似的衝到山坡上一間木屋的前面，因爲他們瞥見游天虹的身形會在那兒消失。

一名呆頭呆腦的少年人怔怔的瞪住那三名如狠似虎的大漢，不知所謂的傻笑着。持着手槍的一名大漢一手抓住少年人的衣襟：「小子！看見一名穿西裝的王八蛋嗎？」

呆少年反而用手指指那持槍大漢：「是不是像你一樣的王八蛋？」他一點兒也不害怕，仍在笑。

「他媽的！」用力一摔，呆少年跌向門前，「轟隆」一聲！整間木屋也爲之震撼了一下。

木屋內衝出一名婦人，失魂落魄地將跌倒地上的呆少年扶起：「阿木，你怎麼啦？……」話未說完，回頭一望，只見一名持槍大漢充滿惡意地又想撲過來！

就在這剎那間，一條人影自木屋後面閃出，一條腿飛也似的，朝準持槍男子的臉部踢去；持槍男子不由自主地「喲」的一聲，口鼻血迸流，整個身子沿住山坡滾下去！

後面那二名大漢好容易就認出那是游天虹，立刻雙雙殺上，游天虹本來想避重就輕，以爲三名大漢找不到他很快就會撤退，却想不到却禍延別人，何況那被欺負的還是痴呆少年呢！游天虹終於忍無可忍，揮拳踢腿，力達千鈞，二名大漢又怎會是他的對手？但見兩名大漢身形東歪西倒之際，游天虹突然在昏暗的環境底下瞥見山坡下那持槍男子此刻已翻身自草坡上爬了起來，舉槍瞄準，就要朝住他發射。

游天虹自問估計錯誤，那狠狠的飛腿力蹴，他認定那接槍男子勢必會昏倒過去，手槍亦會跌離他的手上。想不到那傢伙竟然還可以再次爬得起來。

游天虹不及細想，身子一幌，順勢倒向地上！

「砰」然一聲！子彈就在他身體之上不足一呎高的空間掠過！要是他遲了半秒倒下來，那中彈的部位剛好就是腹部吧！但是現在，游天虹身體上的手、腹各部所接觸到的，却是一些大如拳頭的石塊。

游天虹的腦筋轉動得就像他的身手一樣快，只見他順手抓起了一塊石子，朝準那山坡下的黑影擲去！

昏暗的環境底下，只聽得那邊傳來一聲尖叫，游天虹可以隱約見到那傢伙的身形歪了一下，手中的手槍也飛墮地上。他不暇思索，狂衝趨前，去勢如雹！轉眼之間已來到了山坡之下，那男子仍然捧住手腕，雪雪呼痛。

游天虹正彎腰俯首，拾起墮在地上的一支手槍之際，山坡上其他二名大漢之中的一個，不知從何處檢得一根木棒，突然自後偷襲游天虹。游天虹還來不及挺直身

子，眼見後腦就要狠狠地挨上那一棒，豈料說時遲那時快，一塊石子自木屋門前急竄而去，不偏不倚，剛好擊中那偷襲者的頭部，只聽得那傢伙悶聲沉叫，動作也宛似電影中的慢鏡頭一樣，幾乎停滯不動。游天虹聞聲回首，飛起一脚，那傢伙當堂連人帶棒，仰倒地上。游天虹立即衝前！

其餘二名大漢看見游天虹此時已奪得手槍，担心被殺，急急遁去。游天虹一手抓起跌倒地上的大漢，一手把手槍槍管插進他的口腔之內。

那大漢嚇得渾身發抖。游天虹却冷冷地問道：「告訴我，可是何炎明派你們來對付我？如果你敢說謊，我惟有請你吞下這枚子彈！」

那大漢被槍管塞住咀巴，眞是說不出話來，惟有點點頭。游天虹於是把他押回木屋門前去。

木屋門前呆站着一對母子，那個母親這時已嚇至呆若木鷄，而那個少年人却傻笑着，並指住游天虹：「媽，就是這位先生給我一百元的。」

當游天虹走近他們時，呆少年又痴笑道：「剛才我救了你，以後我們互不相欠啦！」

游天虹押住那名大漢，却沒有回答他，只問道：「告訴我，這兒附近，那裏可以借到電話？」

呆少年往山坡下一指：「路口那兒附近有個電話亭……」他結結巴巴地，幾乎逐個字說出來。

游天虹也沒有耐性去等他說完，已押住那名大漢一直朝住山道小徑走去。那是他們剛才進入這山谷的地方。

因此那輛汽車應該也停在那兒，豈料當游天虹押住那大漢出到這條狹窄的山道時，那車子正由大路路口那邊，急急直衝過來，車頭燈却照射得令人眼刺。

游天虹正待迴避，車子倏然而停！隨即傳來一陣銀鈴似的女子聲音：「喂！過來吧！」

游天虹對那女子的聲音不會陌生，因爲不久之前他們曾在一起；只是他奇怪她怎麼會在那車子之上？

游天虹用手槍押解住那大漢，去到汽車旁邊來。胡若蘭已推開車門，等他們上車。

車子裏只有胡若蘭一個人。

游天虹把那名大漢推進汽車後面的座位去，而胡若蘭則坐在司機位前面。

「請把車子開到大路路口的電話亭去！」游天虹一邊以手槍要脅着那名大漢，一邊對胡若蘭說。

胡若蘭於是緩緩地把車子倒後，退出那條只可行駛一列汽車的狹窄山道。一邊又對游天虹道：「我依了你的話，玩那捉迷藏的遊戲，差些兒跌死我了。」

游天虹却問他：「看見剛才那兩個喪家之犬嗎？」

胡若蘭道：「他們急急由小徑逃出時，曾企圖登上這輛車子來，我待他們走近時，急急把車子倒退，差一點兒就撞死他們。結果還是給他們逃脫了。」

車子到了大路路口，那兒果然有一座電話亭。

游天虹示意胡若蘭：「你停車在這裏等我片刻，我撥個電話，很快就回來。」

胡若蘭和那大漢都不明白，游天虹何故急於要撥那個電話。無論如何，胡若蘭也依照游天虹的吩咐去做了。她把車子停在電話亭前面的路旁，彼此間的距離不足三丈。游天虹又把手槍交給胡若蘭：「小心看管住他，回頭我們一齊去找何炎明算帳！」

游天虹說完就落車，急步走進了電話亭裏面去。

原來他急於致電報警。

不過他致電報警的內容並非被襲，而是向警方報告他的汽車被人由山頂偷去，當然，他在電話中也詳細說出了他的車型，以及車子的編號等等。

至於他被人偷襲的事，反而隻字不提及。

然後他便離開了電話亭。準備回到路旁那車子裏去。豈料當他進入車廂之後，發覺裏面的情形與剛才又有些不同了。

剛才胡若蘭坐在司機位前面，游天虹把手槍交到她的手上，讓她監視那名大漢；但是現在，那大漢手上却握住那支手槍，反要脅着胡若蘭。同時胡若蘭這時亦已坐到司機位旁去了。

當游天虹想進入車廂去的時候，那大漢示意地擺動了一下他的手槍槍管：「你坐到前面去開車，否則我會一齊殺掉你們的！」

游天虹無可奈何，惟有把後面的車門關上，再轉到車頭去，坐到胡若蘭的身邊來，把車子開走。

後面那大漢則以手槍在後面要脅住他們二人。

「你想我把車子開到甚麼地方？」游天虹問。

後面那名大漢一方面以手槍要脅住游天虹，但另一方面又担心車子外面有人見到那支閃閃發亮的手槍，所以他的態度鬼鬼祟祟的，既緊張，又狠狽，他命令游天虹：「把車子開回劉先生的俱樂部去！」

游天虹一邊開車，一邊笑道：「你老闆未免太過嗜賭如命，牌局散了，怎麼還要迫我賭呢？」

「你別裝蒜了，你做過的事，心裏一定明白。」那大漢道：「我們只是要你回去換回那些僞鈔而已！」

「甚麼僞鈔？」游天虹故意一怔：「我姓游的一向只是天生的懶骨頭，一生不務正業，以賭爲生，從來也是這邊贏來，那邊輸去；人家輸給我，我輸給你老闆，何必大驚小怪？至於眞眞假假，一概與我無關！」

「你倒說得動聽，不過這一番說話，最好請你留待對我老闆講好了。」

「我怕我沒有空去見你老闆呢。」游天虹仍然在開動那輛汽車，「不過我一定會把你送到俱樂部門口去。」

那大漢把槍管在游天虹的背脊推動了一下：「我勸你最好還是乖乖的聽我說話，以免我浪費了一枚子彈。」

游天虹忽然又格格地大笑一陣：「你縱然從未聽過在下的大名，亦應該帶眼識人，你也應該想像得到游天虹怎麼會輕易把一支實彈手槍交給一個女流之輩？」

此語一出，不但背後那大漢大吃一驚，就是身邊的胡若蘭也呆住了一陣！她難以置信地瞪住游天虹。

「察」地一聲！游天虹突然把車子煞停在路旁，背後那大漢情急之下終於扳動了手槍的機掣，只是「拍」的敲了一下，果然沒有子彈射出，當他企圖掉過手槍槍柄襲擊游天虹時，游天虹已推開車門，站在車外了。

游天虹迅速繞到車子的另一邊去。

那大漢也想推開車門落車之際，竟然發覺前面出現了一輛警車，數名軍裝警員正在警車一旁站立。

游天虹由車子的右邊轉到車子的左邊，一邊很有禮貌地替胡若蘭拉開車門讓她下車，一邊彎腰俯首對坐在車子裏面的大漢笑道：「回去記得代我問候何先生他們，就說游某有機會一定會再領教！」

胡若蘭木然下了車，游天虹挽住她的手臂，朝住那數名軍裝警員站立的方向走去，那大漢睹狀嚇得魂不附體，棄下手槍，急急推開車門遁去。其實游天虹無意再去難爲他，只是過去向警員們交代：「各位，勞煩了，我就是這失車的車主游天虹，這是我的駕駛執照。」原來他的車子就停在那兒路旁。

這是那間私人俱樂部的門前，就在對面的馬路旁邊，停了游天虹那輛名貴的房車，警察巡邏車也是剛剛接到無綫電報告之後，巡經這裏才發現這輛「失車」的。

一名警長核對過游天虹的駕駛執照之後，就對他說：「這車子曾向我們總部報失，既然是你的，請先檢查一下，看看有沒有甚麼東西遺失了？」

游天虹打開車門，往車子後面的座位瞥了一眼，發覺那個占士邦式手提箱不見了；他心裏有數，站直了身子之後仰頭望向對面那幢大廈的十四樓，發覺那兒窗口正有人俯視下來，他輕輕一笑，隨即轉到車子後面，將行李箱打開，裏面放着另一個同一欵式，同一大小的手提箱。

然後他又回轉身來，對那名警長道：「我並無任何損失，要不要我跟你一齊返警局去消案？」

警長道：「當然要，這是手續啊！」

於是游天虹拖着胡若蘭登上那輛名貴房車，與那輛警車一齊返回警局去消案。

這時候，正在對面那幢大廈樓上十四樓上面一個窗口俯視的一班人，爲首一人正是何炎明，他對游天虹的做法未免感到有些驚奇，因爲他手下剛帶來的那個占士邦式手提箱，仍擱在枱上，憑剛才所見，游天虹應該發覺他的手提箱已經失去了，同時一定也想像到車子既然停在這裏，取去手提箱的人亦一定逃進這俱樂部裏面來了，爲甚麼他不向警方投訴，追究到這俱樂部裏面來呢？是他的大方，還是他不想驚動警方？

何炎明等人正由窗口那邊轉過身來的時候，他派出去對付游天虹的一名大漢氣急敗壞地闖進來道：「游天虹那傢伙好厲害，我們一班弟兄全都栽在他的手裏！」

較早時何炎明已接到他手下的電話報告，知道有三個手下因涉嫌吃霸王餐及使用僞鈔而被捕，早已氣得喘不過氣來，現在再聽這手下差點兒連人帶槍落入警方之手，更是嚇得一跳。無奈敗局已定，惟有一邊派人到警局裏去，設法保釋三名手下出來；另一方面則令人將枱上擱置的占士邦式手提箱打開。豈料手提箱剛打開，突然有些東西蠕蠕而動，隨即「撲撲撲」的跳出了數十隻青蛙來，這時當堂把貴賓房裏面所有的人都弄得啼笑皆非。

那數十隻青蛙剎那間東奔西竄，房內各人忙作一團之際，街上突然傳來陣陣警車聲！

何炎明回到窗口俯視之下，但見一輛警車已停在門外，游天虹正帶着一隊警員走進這幢大廈裏面來。

原來當游天虹到警局消案之時，山頂餐室的侍者以及被捕的三名大漢等一干人，亦剛巧在警局的報案室之內。一名侍者立即認出游天虹就是那使用僞鈔的食客。

但是，游天虹力持冷靜，他向警方人員解釋：他也不知那是張僞鈔，不過較早時他曾在一間私家俱樂部參加賭博，因此警方立即就要游天虹帶他們到俱樂部去。

當游天虹帶着警方人員進入俱樂部的時候，俱樂部裏面的人正在手忙脚亂，到處捕捉青蛙，不過何炎明等一班人已經不知所踪了。

枱上放着一個占士邦式手提箱，箱蓋打開了。一名警官過去將內格揭開，裏面放着許多簇新的鈔票，經檢驗後都是僞鈔，證明游天虹在警局說的話是有根據的。

於是警方又進一步召來俱樂部的主持人問話，主持人只能說出有一班人曾租用這間貴賓房賭博，至於他們是何方神聖，則不得而知。唯一知道的就是：不久之前，他們匆匆由救火梯溜掉，隨即見到大批青蛙出現，當堂令到所有人都爲之手忙脚亂，也弄得啼笑皆非。

警方既然核對過游天虹在山頂餐室使用的一張僞鈔，完全與俱樂部找到的一模一樣，同時游天虹的身上又找不到第二張僞鈔。所以在法理上他們應該是清白的。警方只好循例留下他的口供，登記後就把他釋放。

胡若蘭一直陪伴着游天虹，處處維護他，所以更加令到警方相信游天虹是無辜的。回到游天虹那輛名貴房車裏的時候，已是晚上十點多鐘了，他們都餓得要命，於是游天虹把車子開到夜遊區一間夜總會去，把車子交給門口代客泊車的司機，就拖着胡若蘭往夜總會裏面走！

夜總會裏面燈光柔和，樂聲悠揚，音樂宵夜剛開始。

胡若蘭對游天虹表示：不想太過接近音樂台，因爲她怕吵鬧。於是侍者領班就揀了一張位於一角的枱子給他們，然後又替他們點了一些酒菜。

游天虹到了這時候才可以悠閒地抽一支香烟；而胡若蘭也直至到現在才有機會向游天虹交代，她如何被人在汽車裏奪取那支手槍的情形。

游天虹聽了，漫不經心地輕輕一笑：「算了，看來一切事情已成過去，今夕我們只許談風月，何必再去談那些不開心的事情呢？」

音樂台上的樂隊正奏着一曲慢華爾滋節奏的舞曲，一雙雙的男男女女正走向舞池那邊，游天虹也把烟蒂捽熄，站起來向胡若蘭彎腰，請她出去跳舞。（未完）



俠義中篇故事

高皐·文
黃耀基·圖

虎林飄香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季伯玉巧妙地擺脫俞涵梅，一主二僕逕向九華山找水飄香關侯，迨抵步，他們早離去三個月。他爲要將師門的神龍令相機奪回，遂轉去鄭州參加沈振山兒子的婚禮。在路上救了沈振山之女芳兒，被賊人用淬毒的手叉子所傷，路上芳兒悉心護理才趕到鄭州，可惜在和尚橋打尖時水飄香關侯誤認季伯玉是燕然，當面錯過機會。沈振山邀請天下黑白兩道前來觀禮，羣英畢集，薈萃鄭州，同季伯玉會過面拜訪過的有無邊道長，武陵大俠金刀門掌門韋署，因簽名題題發生很多不愉快的事，最後再碰上俞涵梅，因而更加頭痛，她還說要揭穿季伯玉是假燕然。

猝來銀公子

俞涵梅含忿走了，季伯玉却呆呆的立在床前。

他適才導演的一場鬧劇，對付俞涵梅是成功了，但仔細一想，却是大爲不妥。

第一，俞涵梅必然會在沈振山之前挑撥，很可能被安上一個冒充勾漏山主，存心對沈家不利的罪名。

其次，對沈振山，他有一種發自內心的厭惡，沈芳兒既是沈振山的女兒，他自然不可能再喜歡她，不過他却利用了沈芳兒，那麼欺騙一個少女的感情，內心難免有一份歉咎。

他在床前發呆，沈芳兒却也躊躇不前，臉色訕訕的，一副不知所措的神色。

因爲她爹曾經害過季伯玉，就算沈振山當時是情非得已，這却是無可抹煞的事實。

良久，沈芳兒終於鼓起勇氣道：「原諒我，大哥，我沒有說實話是怕你不喜歡我……」

季伯玉道：「妳走吧，沈姑娘，再不走你爹就會派人來找你了。」

擄走醋姑娘

沈芳兒道：「不要攆我，大哥，俞宮主挾怒而走，咱們必須想一個對策。」

季伯玉冷冷的道：「不必了……不必了……」

沈芳兒幽幽一嘆道：「大哥：大丈夫要能屈能伸，莫非師門之仇你不想報了，失踪的師弟你不想找了。」

季伯玉震動了，不錯，大丈夫能屈能伸，總不能爲賭一口氣，竟連師門的血仇都不管了。

於是他長長一吁道：「多承指教，但是……」

沈芳兒由懷中取出一朶非常小巧精緻的金色蓮花，說道：「大哥，這是小妹師門的信物，據家師說，它對武林黑白兩道，都具有震嚇的力量，你留着它以備萬一吧。」

季伯玉沒有去接這朶金蓮花，却雙目暴睜，瞧着沈芳兒說道：「沈姑娘，令師是……」

沈芳兒道：「我告訴過你的嘛，家師是黃山蓮花庵主。」

季伯玉道：「妳說這朶金蓮花是妳的師門信物。」

沈芳兒道：「是啊，家師是這麼說過的。」

季伯玉道：「請問沈姑娘，令師是那一位前輩的高人？」

沈芳兒道：「小妹只知他老人家是蓮花庵主，別的我也不知道。」

季伯玉道：「沈姑娘，妳在蓮花庵習藝多久了？」

沈芳兒道：「我三歲被家師帶走，算來已經十五個年頭了。」

季伯玉哼了一聲道：「十五年深山習藝，妳竟然鬥不過一個二三流角色？」

沈芳兒道：「這可不能怪我，人家從來沒有打過架嘛！」

季伯玉道：「聽說金蓮花的主人叫金大先生，是一個生性殘暴，功參造化的神秘人物，天下沒有人見過他，因爲他們不許見過他的人活在世上，他的信物金蓮花，的確具有無比的震撼之力，但持花者必須具有某種奇功，莫非這項奇功妳沒有習過。」

沈芳兒道：「當然習過，不過我却不敢用它？」

季伯玉道：「爲甚麼？」

沈芳兒道：「那是本門的鎭山劍法，名爲『金鋒三殺』！它雖然只有三招，却是招招見血，威猛無比，我不敢殺人，自然不想用它。」

季伯玉道：「原來如此。」

沈芳兒將金蓮花塞到季伯玉的手中，道：「快拿着，大哥，我現在就教你金鋒三殺。」

季伯玉道：「別忙，沈姑娘，妳將金蓮花給了我，妳爹如果查問呢？」

沈芳兒道：「放心吧，我爹根本不知道我師父是金蓮花的主人，怎麼會知道我有金蓮花呢？」

不由分說，她就開始傳授這項威懾羣倫的獨門劍法，她口講手畫，直到夜色迷朦，季伯玉才勉强學會了一招。

她十分滿意的一笑道：「大哥比我聰明多了，我至少要三天才能學會一招，你只怕餓了，咱們吃過晚餐再學吧。」

季伯玉道：「好，咱們去吃晚餐，不過現在的時間太晚，剩下的兩招明天再學吧。」

沈芳兒微笑着點點頭，季伯玉立即招呼辛氏兄弟一起來到食堂，選了一張臨窗的桌子，叫來酒菜開始吃喝起來。

像沈芳兒這等柔順的性格，似乎天生是侍候男人的，她沒有注意到自己的飲食，却在全心全意的照顧季伯玉，斟酒佈菜，一直忙個不停。

在不遠之處，也有兩個人在對酌，一是身着黑袍的黑臉大漢，另一個是容顏俊美的藍衫公子，他們在默默的飲食，有時會低聲的談笑幾句。

此時藍衫公子向季伯玉瞥了一眼，道：「大哥，姓燕的果然不是東西，這女人又被他勾到手了！」

黑臉大漢笑笑道：「這你不能怪他，看樣子他們是一個願打，一個願挨。」

藍衫公子撇撇嘴道：「這女人的臉皮倒是眞厚，在大庭廣衆之中也這麼毫無顧忌。」

黑臉大漢沒有回答，却瞅着藍衫公子微微一笑。

藍衫公子忽然面色一紅道：「不來了，大哥，人家說正經的嘛。」

不來了，這是甚麼話，一個大男人竟然撒起嬌來了！

其實這沒有甚麼出奇，她根本就不是男人。

敢情黑臉大漢是關侯，藍衫公子自然是水飄香了，他們也來了鄭州，而且跟季伯玉住在一個客棧裏。

由於關侯的名頭太响，行動上十分不便，爲了尋找季伯玉，只得易容改扮，連青龍刀也不敢使用了。

另一點必須易容的原因是爲了水飄香，她開罪了王爺，不願意被王爺發覺而糾纏不休，而且她跟季伯玉至聯袂千里，沈振山可能會找她的麻煩，在無可奈何之中，這雙兄妹只好掩去本來面目了。

季伯玉也瞧到了這雙兄妹，只是漫不經意的隨便瞧了一眼，他怎會想到他們就是他要尋找的大哥小妹呢？

匆匆飯罷，辛大去會賬，沈芳兒却在輕語叮嚀：「大哥，明晚我會早點來，你叫點酒菜在客房裏，咱們邊吃邊聊。」

季伯玉道：「好的。」

他送走了沈芳兒，正待轉回客房，身後忽然傳來一聲呼喚道：「燕山主，請留步……」

季伯玉擰身一瞥，見是一名身着短衣的陌生老者，不由訝然道：「是閣下叫我嗎？」

短衣老者道：「在下替朋友帶來一個口信，請燕山主於明日午時至阜民門外陳鳳村了斷過節。」

季伯玉一怔道：「哦，貴友是那位高人？」

短衣老者道：「燕山主日間剛剛管過閒事，莫非你就忘了？」

季伯玉道：「原來是孤竹幫的，好，明日午時在下當準時應約。」

短衣老者道：「既然如此，在下告辭。」抱拳一拱，轉身急馳而去。

× × ×

陳鳳村在阜民門外，除了幾戶農家，是一片荒凉的丘陵地帶。

這天午間，陳鳳村的丘陵地帶竟然聚集了不少閒人，他們是來瞧熱鬧的，因爲這兒正有一場搏殺。

約鬥的雙方都到齊了，而且劍拔弩張，正待捨命一搏。

他們自然是季伯玉主僕，與孤竹幫的殺手了，不過季伯玉主僕只有三人，對方却有十二人之多。

這是一個衆寡懸殊的局面，季伯玉主僕的形勢顯得十分不利。

孤竹幫一再損兵折將，栽在季伯玉的手裏，他們的威名受到損害，這口氣也嚥不下去，因而他們出動了十二名一流殺手，存心要將季伯玉主僕擺在這裏。

「殺……」

雙方未交一言，孤竹幫的殺手就衝了過來，但見刀光劍影，殺聲震天，季伯玉

主僕立即陷入重圍之中了。

此時八條人影由賓陽門馳來，眨眼之間就已馳臨鬥場。

這八人是武陵大俠鍾三畏，青城掌門無違道長，湖海豪客易三招，洗劍宮主俞涵梅，還有四個是沈門四令使，沙冲、班全、管坤、及宮琴等人。

這般人全是名列當代的一流高手，在江湖上，他們全都具有頗為崇高的地位，如果他們是來帮助孤竹帮的，季伯玉主僕只怕就會凶多吉少了。

一聲清叱，俞涵梅首先揮劍攻入，她攻擊的敵人，原來是孤竹帮的殺手。

其餘七人跟踪衝殺，他們找的全是孤竹帮的殺手。

現在是十一比十二，雙方的人數相差不多，季伯玉的神情也輕鬆起來了，他此時雖是以一敵二，仍有閒暇流目全場，察看每一對搏殺的情形。

孤竹帮的殺手功力不弱，但他們搏殺的對象，却是名滿江湖的一方霸主，他們的殺法雖是兇悍，仍無法挽回逐漸形成的頹勢。

這般搏殺者以武陵大俠鍾三畏最為高明，旱烟鍋只是吞吐三次，一名太陽穴上淌着血水的屍體就已栽倒下去。

其次是易三招，他雖是在第五招上才殺死敵人，但出手乾淨俐落，絲毫都不拖泥帶水。

最慢的也不過一盞熱茶的時間，孤竹帮就已全軍皆墨，地上躺着十二具死屍體了。

這是一場暫短却兇險萬分的搏殺，當得是精彩無比，搏殺的主角是季伯玉主僕，其餘八人是來助拳的，但這般助拳者，此時却找上了季伯玉。

第一個說話的是武陵大俠鍾三畏，雙拳一抱，打了一聲哈哈道：「燕山主，久違了，還記得老朽麼？」

季伯玉抱拳作了一個羅圈揖道：「在下先謝謝各位援手之德，至於鍾大俠的問話，在下就有點不解了，咱們昨晚才見過，怎麼能說記不記得？」

青城掌門無違道長道：「燕山主，你昨晚當眞見過鍾大俠與貧道？」

季伯玉道：「昨晚兩位駕臨客居，使在下感到無比的光榮。」

無違道長道：「燕山主仔細的瞧一瞧，昨晚的兩個人與咱們有沒有甚麼不同之處？」

季伯玉果然仔細打量，半晌才搖搖頭道：「除了鍾大俠的手中多了一隻旱烟鍋，幾乎毫無差別。」

無畏道長道：「這就是了，鍾大俠行道江湖數十年，從來沒有離開過他的旱烟鍋，如果說旱烟鍋是鍾大俠的標幟，我想不會有人反對的，昨晚的鍾大俠沒有旱烟鍋，可見那二人是冒充的，燕山主以為如何？」

季伯玉道：「道長說的是。」

無違道長道：「那麼這件事就有點奇怪了，人人都知道鍾大俠的旱烟鍋從不離身，燕山主却茫然不知，這一點不知燕山主如何解釋？」

洗劍宮主俞涵梅道：「我知道，因為他不是勾漏山主燕然。」

湖海豪客易三招道：「妳該不是開玩笑吧？俞大妹子。」

俞涵梅冷冷道：「我曾經是燕然的妻子，難道自己的丈夫都認不出來了？」

俞涵梅語出驚人，不啻奇峯突出，使在場之人，連同瞧熱鬧的無不大感驚愕。

最驚愕的是水飄香，她竟然忍不住叫了起來：「他是二哥、大哥，快，咱們去帮他。」

此時全場靜寂，水飄香這一大聲叫喊，所有的目光一起向她投了過來，當然，季伯玉也不會例外。

現在季伯玉終於認出來了，在客棧裏見到過的藍衫公子，原來就是他的小妹水飄香，那位黑臉大漢必然是大哥關侯了。

他們雖是彼此都認出了對方，却無法暢敍離情，因為沈門四令使之中的管坤、宮琴，正攔住他們的去路。

水飄香叱喝一聲：「讓開。」右臂急吐，一劍點了出去。

這一劍快捷無倫，宮琴雖是手握長劍，却封架不及，竟然迫得倒退兩步。

另一個管坤的境遇更糟，他搶先出手，一刀劈了出去，刀風獵獵，顯得他功力不凡。

關侯哼了一聲，陡的伸手一抓，一把抓住刀鋒，左掌倏的拍出，擊中了管坤的右肩，他不只是丟掉長刀，龐大的軀體也摔倒五尺以外，這還是關侯手下留情，否則他就爬不起來了。

這一對毫不起眼兄妹，出手一招，竟是如此的凌厲，沈門使令是具有一流身手的高人，竟然接不下他們一招！

沒有人再攔阻他們，但沈振山的這般黨羽，全都手握刀把，目射煞光，氣氛的緊張，較適才與孤竹帮的搏殺更為險惡。

此時關侯水飄香已經跟季伯玉會合，強敵當前，他們無暇寒暄，只有水姑娘的表情，顯得有些幽怨而已。

雙方對峙片刻，易三招忽然哈哈一笑道：「三位都是高人，為甚麼不敢以眞面目相見？莫非……」

易三招想以言語相激，以查出關侯兄妹的底細，如果讓關侯答話，易三招必然奸計得逞。

但水飄香却搶先哼了一聲道：「這是咱們的高興，你管不着。」

易三招道：「易某的確管不着三位如何裝扮，但令兄冒充勾漏山主，就有點不應該了。」

易容改扮，可以隨心所欲，但不必冒充別人。季伯玉為甚麼要扮成勾漏山主，水飄香不明白其中的因由，一時之間就答不出話來了。

一直沒有說話的辛大此時却說了話了：「誰說我主人冒充勾漏山主了？易大俠請不要信口開河！」

易三招一怔道：「辛大，你確定他是你的主人？」

辛大道：「不錯。」

易三招道：「適才俞宮主……」

辛大道：「她已經改嫁王爺，我主人根本不承認她這個妻子，她的話如何能夠作準！」

這話不錯，一個下堂妻的話，的確不能相信，再說，勾漏二醜的聞名天下的忠

僕，他們的話應該是可靠的。

易三招向季伯玉雙拳一抱道：「這是一個誤會，請山主多多海涵，告辭。」

沈振山的爪牙走了，季伯玉兄妹也返回客棧，一進店門水飄香就一把抓住季伯玉道：「二哥，咱們跑遍了三山五岳，為了找你，幾年來咱們就一直在江湖上流浪，你倒是好得很，不只是當上了山主，也有了知心的人兒，哼，今天你如果沒有一個交待，咱們就沒有個完！」

季伯玉微微一笑道：「別急，小妹，二哥會給妳圓滿交待的，大哥請房裏坐，咱們的確應該好好的聊聊，辛大，快叫店家準備一點酒菜送到房裏來，你們兄弟就在外面吃吧。」

辛大道：「是，主人。」

一會兒店小二送來酒菜，他們兄妹三人就邊吃邊聊起來。

季伯玉首先敍述他因戴上一張人皮面具，而惹來許多意想不到的事故，當得是變幻多端，奇峯百出，使得兩位聽衆，都感到驚訝不已。

最後關侯端起酒杯道：「恭喜二哥碰到奇遇，小兄賀你一杯。」

季伯玉道：「多謝大哥。」

他們兄弟倆乾了一杯，水飄香却悶聲不响，臉上的神色，也有些不大對勁。

關侯訝然道：「妳是怎麼啦？小妹，為甚麼不敬二哥？」

水飄香哼了一聲道：「他不老實……我還敬他？哼……」

季伯玉一怔道：「小妹，二哥那一點不老實了？妳說。」

水飄香道：「俞涵梅受了傷，你為甚麼要自己給她換藥，莫非你就沒有想到它的後果？」

季伯玉道：「我當然想到了，只是別無替換之人，再說，我是以醫生身份和心情為她換藥，為了救人，就顧不得那麼多了。」

水飄香撇撇咀道：「為甚麼無人替換，難道除了你，別人都不會換藥？除了你，再也找不出一活人來了？哼，醫生，你是甚麼醫生？掛了牌沒有？一派强詞奪理，根本就無法自圓其說！」

這一陣連珠炮轟得季伯玉目瞪口呆，水姑娘還是不願放鬆，話題一轉，冷哼一聲道：「俞涵梅也有點不知自量，她那裏知道落花有意，流水無情，咱們二哥已經有了一個紅顏知己沈大小姐，那裏會看上她那個敗柳殘花！」

季伯玉苦笑一聲道：「小妹寃杜人了，沈芳兒只因我救過她，所以投桃報李，想替我解除眼前的困境而已。」

水飄香道：「哦，我看不只是這樣吧？分明是郎情妾意，情話綿綿嘛，而且我已經作過兩次旁觀者了，你還要騙我！」

說到後來，水姑娘的噪音有些變了，嗓門在輕輕的顫抖，眼淚也盈盈欲滴。

季伯玉面色一整道：「相信我，小妹，妳二哥不是一個朝三暮四的人，如果口不應心，我願意遭到天譴！」

水飄香呆了一呆道：「誰叫你賭咒發誓了？我只是……」

關侯一直沒有開口，因為男女感情的事，第三者很難接得下來，此時雙方已經把話說開，他正好對他們作幾句規勸之言而已。

於是他哈哈一笑道：「人之相知，貴相知心，所以才有海枯石爛，此情不渝的說法，你們相知已深，不應該再有甚麼猜疑，不過二弟說沈姑娘要帮你解決眼前的困境，但不知她如何帮法？」

季伯玉取出沈芳兒所贈的金色蓮花，道：「這是她送給我的，她還準備傳我三招劍法。」

關侯瞧到金蓮花，竟然驚訝得呼的一聲站了起來，道：「是金大先生的信物？還給她，二弟，咱們不能接受。」

季伯玉道：「好，待會小弟就還給她，不過……」

關侯道：「二弟是想知道原因？」

季伯玉道：「是的，請大哥賜告。」

關侯道：「金大先生孤僻冷傲，是武林中第一怪人，他十分重視金蓮花信符，除了他的門下弟子，任何人都不得摸觸，否則就只有兩條路可走了……」

季伯玉道：「那兩條路？」

關侯道：「一是拜在他的門下，另一條自然是死路了！」

水飄香嬌容一變道：「好一個沈芳兒，我非鬥鬥她不可。」

季伯玉道：「小妹別急，我想沈芳兒並不是存心害我。」

水飄香撇撇嘴道：「這個我相信，她不只是不想害你，而且還想替她的師父收一個徒弟，替她自己找一個丈夫……」

季伯玉道：「別這麼說，小妹，就算她有那種存心，妳二哥也不是那麼容易聽人擺佈的。」

關侯怕他們又把話說僵，因而語氣一轉道：「小妹，妳說咱們要不要留在這裏參加沈家的婚禮？」

水飄香道：「兩位兄長我不敢管，我想明天一早離開鄭州。」

季伯玉道：「既然如此，咱們明天一早咱開就是。」

關侯道：「不行，咱們不能離開鄭州的。」

水飄香道：「為甚麼？」

關侯道：「二弟師門的神龍令難道不要了？」

水飄香道：「這還不簡單，咱們去問沈振山要。」

關侯搖頭道：「沈振山如果這麼容易對付，他就不敢以武林第一人自居了。」

水飄香哼了一聲道：「他算甚麼武林第一人？只不過徒得虛名罷了。」

關侯微微一笑道：「他却憑着這點虛名，使天下武林齊集鄭州，再加上一個神秘莫測的孤竹帮從中作祟，這鄭州地面，也就變得波譎雲詭，變幻莫測了。」

季伯玉道：「大哥，小弟想不明白，武陵大俠及青城掌門，究竟是不是冒充的？如果是孤竹帮在作祟，他們這種作法，似乎並不高明。」

關侯道：「這個愚兄也不明白，也許是孤竹帮在作祟，更可能是沈振山在玩花招，咱們只要靜觀其變，狐狸尾巴總會露出來的。」

季伯玉道：「看來也只好如此了。」

水飄香道：「二哥，待會你還要會見

沈芳兒?」

季伯玉道：「如果我不見她，怎能還她金蓮花?」

水飄香道：「沈振山不是好東西，他的女兒你最好少見爲妙，如果你沒有體己的話兒要說，我代你還她就是。」

季伯玉道：「好吧，她可能就要來了，我跟大哥到別處去，妳在這兒等她。」

他將金蓮花交給水飄香，然後去到關侯的房間，兄弟兩繼續閒聊。

片刻後，一條纖細的紅色人影，閃進了季伯玉的客房，她瞧到水飄香，不由神色一呆道：「對不起，我走錯了房間。」

水飄香道：「沒有錯，妳就是沈芳兒嗎?」

她的確是沈芳兒，這位柔若春水的姑娘，卻感到無比的詫異，她向水飄香打量一眼，道：「請問……季……哦，燕山主呢?」

水飄香冷冷道：「他不想見妳，這是妳的金蓮花，拿去。」

沈芳兒接過金蓮花，呆了一呆道：「妳是女的?」

水飄香的一雙玉手，十指尖尖，美如白玉，除了女孩子，男人的手必然不會這麼美麗，她卻哼了聲道：「妳管不着。」

沈芳兒道：「我不想管妳，只是請妳告訴我，燕山主在那裏，我有重要的事跟他說。」

水飄香道：「甚麼重要的事?告訴我也一樣。」

沈芳兒道：「姑娘，我還沒有向妳請教……」

水飄香道：「這些妳不必知道，他能够將金蓮花交給我，妳應該想到咱們之間的關係。」

沈芳兒雙目大張，傻呆呆的向水飄香瞪着，良久，才幽幽一嘆道：「郎才女貌，你們的確是很好的一對，我……祝福你們……」

語音一落，身形急轉，向店外急馳而去。

水飄香微一怔神，待追出店門，那裏還有沈芳兒的人影?

追不到人，水姑娘感到有些懊惱與不安，因爲她深深的愛着季伯玉，只要跟他有關的事，她都不願放棄，適才沈芳兒說過，有重要的事告訴季伯玉，卻被她氣得不辭而逃。

她追沈芳兒，是想知道究竟有什麼要事，但在衝出店門之際，幾乎跟一個人撞個滿懷，水姑娘在情急之下，竟然一掌向那人的臉上抽去。

來人是一個年約二十出頭，身長頎立，神態飄逸的公子哥兒，他一脚剛跨進店門，估不到竟然碰到這麼一個無妄之災。

這位公子的身手極不等閑，在水飄香的纖掌險壞壞要抽上他的面頰之際，他猛一仰頭，竟然將這個滿臉花避了過去，同時足尖一點地面，身形已然倒退五尺!

這原是一個誤會，只要水飄香說一句「對不起」，也就可以大事化小，小事化無了。

但水飄香的心情不佳，說話的語氣難免火爆一點，何況這一巴掌沒有打上，她姑奶奶的火氣更大了，柳眉一挑，纖足一踩，冷冷道：「瞧你這麼冒失，莫非是來奔喪!」

來人並沒有得罪妳姑奶奶，先是一記大耳光子，再來一句毒惡的咒罵，不管是甚麼人，這口氣都無法嚥得下去。

這位身着銀衫的公子，修養偏偏好得出奇，他不只神色不變，而且面含淺笑，向水飄香投下深深的一瞥道：「好一個蠻不講理的野丫頭，太兇惡了會找不到婆家的!」

水飄香對易容之術，平時頗爲自負，估不到竟被銀衫公子一眼瞧穿，無論她如何老練，也不由面色一紅。

其實並不是銀衫公子特別高明，怪只怪她自己的行動露出了破綻，試想那挑眉蹀脚，大發嬌嗔的動作，那一個男人會這樣?

銀衫公子沒有說錯，她的確是一個蠻不講理的野丫頭，被人家認出來了她不自我檢討，反而將怒氣出在別人的頭上。

「你敢罵我野丫頭?接招。」點足彈身，纖掌斜劈，掌力帶着勁風，撞向銀衫公子的肩頭。

銀衫公子一閃身，讓過水飄香這一記掌力，同時哼了一聲道：「跟我來，野丫頭，本公子要好好的教訓教訓妳。」返身急躍，逕向賓陽門外馳去。

水飄香天不怕地不怕，是有幾分野性的姑娘，她只是微微遲疑了一下，便向銀衫公子的身後追去。

追出賓陽門，銀衫公子已在十五丈之外，晚風送來一陣嘲笑之聲道：「野丫頭，咱們先比比脚程，妳能追得上本公子，才够資格跟本公子比劃。」

水飄香怒叱一聲道：「別臭美，就算你鑽進河裏，本姑娘也要抓你出來。」

這一對少年男女，都具有一身上乘的功力，他們這一追一逐，當眞像風馳電掣一般，片刻之後，已經追到杳無人跡的荒野之區了。

他們之間的距離，原是十五六丈，在一陣拚命的追逐之後，距離絲毫沒有改變，論輕功，當得是半斤八兩，難分軒輊。

現在銀衫公子在一片叢莽之前停下脚步，待水飄香趕到林沿，他微笑着點點頭道：「不錯，能够不被本公子甩掉，在江湖之上並不多見。」

水飄香哼了一聲道：「本姑娘的友人之中，我的輕功是最差的一個，閣下居然往臉上貼金，說甚麼江湖少見，哼……」

銀衫公子啊了一聲道：「這麼說在下是孤陋寡聞了，姑娘的芳名是……」

水飄香道：「少說廢話，你不是要教訓我麼?請……」

銀衫公子搖搖頭道：「別忙，姑娘，妳看晚霞含山，絢爛奪目，如此良辰美景，咱們豈可辜負!」

水飄香面色一沉道：「你是在調侃本姑娘?」

銀衫公子道：「不，我只是認爲人生天地之間，對天生萬物，應該有一種領受與欣賞的情懷，山河壯麗，天地悠悠，而人生百年，不過彈指之間而已，當此景物如畫的境地，咱們何必作無謂之爭?」

水飄香撇撇嘴道：「我是一個俗物，不懂這些，你要是認爲我不堪賜教，那我

就告辭了。」

銀衫公子哈哈笑道：「姑娘必然是名門高第，在下自然不能當面錯過，請。」

水飄香哼了一聲，右臂急吐，一掌拍了出去。

這一掌快如閃電，但力道並不太强，因爲她知道銀衫公子功力極高，就算貫足眞力，只怕也傷他不到。

她果然沒有傷到銀衫公子，如非儘快的撤招換式，幾乎將玉腕送到人家的手裏去。

這兩位年輕人都是江湖罕見的高手，他們一招使出，都含有無窮的變化，但見掌影繽紛，鬥得兇險無比。

一晃百招，還是銖兩悉稱，無法分出高下。

銀衫公子忽然收招跳出圈外，道：「姑娘，咱們就算再鬥千招，也不可能分出勝負，就此言和妳看可好?」

水飄香未帶兵刃，無法發揮所長，這樣費力不討好的拚鬥她也不想再打了，身形一轉，逕向城裏奔去。

但走出未及兩步，身後忽然一麻，不幸得很，她竟然被人制住了穴道。

出來偷襲的自然是銀衫公子了，他做了不光明的事，居然還振振有詞。

「對不起，姑娘，在下情非得已，希望妳不要見怪。」

水飄香冷哼一聲道：「怎麼個情非得已?說說看。」

銀衫公子道：「在下誠心想請姑娘到寒舍作客，明知姑娘不會答允，才不得不出此下策。」

水飄香的心頭暗暗一懍，道：「咱們素不相識，我爲甚麼要到你家作客?」

銀衫公子道：「俗語說不打不相識，咱們已經打過，自然是朋友了，人生難得的是一個緣字，希望姑娘不棄，在下是誠心的。」

水飄香冷冷道：「盛情心領，但我不想交你這麼一個朋友。」

銀衫公子微微一笑道：「竹龍縱橫江湖，爲所欲爲，交在下這麼一個朋友，並不辱沒姑娘!」

水飄香撇撇嘴道：「竹龍?這個名字好陌生得很，閣下是那一門派的高人?」

銀衫公子道：「竹龍的確名不見經傳，不過江湖道上的知名之士，不見得就有甚麼眞才實學，姑娘是聰明人，不應該有這等膚淺的看法，至於在下的門派，到時候姑娘自會知道。」

語音一落，再連續點出兩指，然後拍開水飄香被制的穴道。

水飄香大怒道：「姓竹的，你好無恥，爲甚麼封閉我的武功?」

竹龍道：「很抱歉，姑娘，在下如果不封閉妳的武功，妳怎肯到寒舍作客?」

水飄香冷哼一聲道：「你看錯人了，姓竹的，本姑娘可以自殺，絕對不會受你的挾持!」

竹龍面色一沉道：「妳可以死，卻無法保證妳的身體不受侮辱，聽我的話，姑娘，竹某對男女之事不願用强，希望姑娘不要迫使在下改變心意。」

水飄香的心頭大大的一震，估不到因爲一時的衝動，竟然落得生死兩難，一向豪邁不讓鬚眉的水姑娘，禁不住發出一聲長嘆。

竹龍微微一笑道：「走吧，姑娘，竹龍會以禮相待的，如果妳不走，在下只好抱住妳走了。」

人在矮簷下，誰敢不低頭?水飄香在無可奈何之中，只得跟着竹龍奔向河邊。

她希望能够碰到關侯或季伯玉，甚至任何一個武林中人，她都可以出聲呼救，可惜竹龍只揀荒涼的地方走，一直到達河岸，連一個人影都沒有瞧到。

在蘆葦叢中藏有一艘普通的烏篷船，竹龍撮口發出一聲鳥叫，兩名黑衣大漢，及兩名青衣丫環立即應聲奔出。

他們先向水飄香瞥了一眼，然後對竹龍躬身一禮道：「參見少島主。」

竹龍擺擺手道：「帶這位姑娘上船，記住，她是我的貴賓，你們要給我好好的侍候。」

兩名青衣丫環應了一聲，立即奔到水飄香的身前抱拳一禮道：「小婢小蠻小玲參見姑娘!」

小蠻小玲都是十五六歲的少女，玲瓏乖巧，淸秀絕俗，她們察言觀色，已經猜出一個大概，因而不由分說，就將水飄香擁進船艙之內。

這艘外表並不起眼的烏篷船，艙內的設置卻豪華無比，雖是一物之微，只怕也非千金莫辦。

船上除了適才的男女四人，還有一名掌舵的長髯老者，在水飄香上船不久，船隻立即駛出蘆葦，沿黃河順流東下，直向山東省境奔去。

× × ×

客棧原是一個龍蛇混雜的所在，關侯與季伯玉曾經聽到外面亂鬨鬨的，卻沒有將它放在心上，及很久不見水飄香前來，季伯玉才覺得有些不對，因而對關侯道：「小妹該不會有事吧，待小弟去瞧瞧。」

關侯道：「咱們一道去!」

他們在客房找不到水飄香，及詢問店小二，才知道她被一個銀衣公子引走，季伯玉大吃一驚，立即追問道：「小二，你不知道那銀衣公子是誰?」

店小二道：「那銀衣公子好像是來住店的，小的從來沒有見過。」

關侯道：「他將我那小兄弟引向那兒去了?」

店小二道：「是向賓陽門外去的，有些人想跟去瞧熱鬧，但出城之後卻找不到他們了。」

關侯道：「走，二弟，咱們出去找找看。」

季伯玉道：「好的。」

這兩兄弟奔出城外，分左右展開搜尋，最後將搜尋面積逐漸擴大，搜遍方圓十里，依然毫無所獲。

此時已近子夜，他們失望的越城返回客棧，再到水飄香的房間，只見衣物兵刃俱在，她卻芳踪杳然。

季伯玉焦急萬狀的道：「大哥，小妹只怕遭了那人的毒手，我眞該死……」

關侯道：「不要急，二弟，小妹的武功及機智，均非常人可及，能够奈何她的，江湖上不易多見，這樣吧，明早如果她還不回來，咱們就分開尋找，你過河向北

，我向東，一月之後，咱們在京師永定門內，棋局子胡同，平原客棧見面。」

季伯玉道：「看來也只好如此了。」

翌晨水飄香沒有回來，季伯玉將她的衣物兵刄寄存客棧，並留下一封書信，說明他與關侯今後的動向，然後帶着辛氏兄弟渡河北上，逕向邯鄲奔去。

他將水飄香的包裹寄存店家之前，曾經檢查其中的物品，除了衣服銀兩，還有神醫乙無路遺留下來的一隻金牛，這是一件神秘的東西，桑大娘因爲它而付出了生命，所以不能留在客棧以免失落。

在迎風馳騁之際，他會偶爾摸摸懷中的金牛，是懷念，還是感觸？連他自己也分辨不清了。

此次前來鄭州，原想相機取回師門信符神龍令的，但人生變幻無常，又讓他得來一個失望。

他們沿途探聽水飄香的踪跡，行程無法太快，待到達黃河渡口，已經是夕陽含山的薄暮時分了。此時蹄聲震耳，數騎快馬向渡口急馳而來，領頭的是王爺，後面跟着雙將四婢。

季伯玉道：「王爺也要過河？」

王爺哼了一聲道：「不！我只是不想讓你過河。」

季伯玉一怔道：「王爺是說笑話吧，咱們河井不犯，你爲甚麼不讓我過河？」

王爺躍下坐騎，冷冷道：「你的確沒有犯着我，不過只要你活在世上，王某就無臉見人，所以我非除去你不可！」

季伯玉愕然道：「這話怎麼說？莫非爲了洗劍宮主俞涵梅？」

王爺道：「不錯，只要你活在世上，俞涵梅的心就不會屬於王某，在無法兩全之中，只好委屈你了！」

季伯玉啊了一聲道：「在下早巳放棄了她，而且絕無復合的可能，俞涵梅對你怎樣，與在下絲毫無關，你還要找上在下，豈非不近人情！」

王爺道：「王某也知道有點不近人情，但却別無選擇，接招。」

金芒一閃，一筆點了過來。

季伯玉明白，王爺找他拚命，必然是俞涵梅挑起的，只是這位名滿江湖的王爺，似乎吃了秤錘鐵了心，非跟他鬥個你死我活不可。

此人功力極高，這一筆點出，帶起一股強烈的勁風，他必須全力應付，那就連分辯的機會也沒有了。

噹的一聲金鐵交鳴，他們互相接了一招，金芒再閃，王爺左手的金筆也點了出去。

這一筆較適才更爲勁急，筆尖指向季伯玉的玄機重穴，似乎存心要將他傷在筆下。

人無害虎心，虎有傷人意，季伯玉也被王爺挑起了怒火，他不接這强悍的一記猛攻，足尖倒踩，暴退五尺。

但他一退即進，來去如風，手腕一振，長劍顫抖着吐了出去。

這是勾漏山的飛燕劍法，但却暗含師門九子連環的絕技，長劍顫抖之間，已經連續攻出三劍。

這三劍幾乎是難分先後，一氣呵成，王爺接下了兩劍，第三劍却在他的肩頭划下一道血槽。

季伯玉不爲已甚，長劍一收，急退兩步道：「對不起，在下一時收手不及，啊……啊……」

以王爺這等身份的高人，一招失利，就應該認敗服輸，因而季伯玉才收招後退，說幾句安慰對方的場面話。

他絕未想到王爺心胸狹仄，是只能贏不能輸的，他竟乘季伯玉不防之際，右臂急吐，一溜金光以電光石火的速度，射向季伯玉的前胸。

季伯玉估不到王爺會擲出金筆，不由大吃一驚，他雖是縱身逃避，但因距離過近，金筆依然扎進他的左胸，如非金筆先碰到他懷中的金牛，而且他閃身之時消去幾分力道，這一筆可能會前胸透後背，那裏還有命在！

一招偷襲得手，王爺放聲狂笑起來，道：「本王要你死，你就不能活，你知道嗎？」

他踏前幾步，還想加上一筆，忽然兩聲怒吼，辛大辛二忘命的衝了上來。

可惜這兩位救主心切的兄弟，半途中就被雙將攔住，四個人捉對兒廝殺起來。

這一下可就糟了，季伯玉身負重傷，辛氏兄弟又被人攔住，看來這河岸之上，就是他埋骨之處了。

正當千鈞一髮之際，一綫虹影忽然急飛而來，但見噹的一聲巨响，王爺的金筆巳脫手飛了出來。

一招震飛王爺的金筆，來人功力之高，當得是駭人聽聞，及注意一瞧，原來是一位年紀輕輕的姑娘。

這位姑娘穿着紅衣，身材嬌小，像一枚十分可愛的香扇墜，但她那一劍之威，却無與倫比，王爺不只是兵刄脫手，而且連續噴出幾口鮮血，如非四婢趕上來將他扶住，只怕連站立都成了問題。

他向紅衣女郎打量一眼，道：「姑娘好高明的劍法，請賜告姓名，王某他日必有一報。」

紅衣姑娘幽幽道：「你不必知道我是誰，唉，你傷了我的大哥，我本該留你下來，念在你成名不易，你走吧。」

王爺一怔道：「燕然還有妳這麼一個妹子？好，王某認識栽，咱們走。」

此時値殿雙將早巳停止了搏殺，他們立即擁着王爺向城裏奔去。

紅衣姑娘目送王爺離去，迅速轉身奔到季伯玉的身前，雙目淚光盈盈，一臉焦急之色道：「大哥，你不要緊吧？」

季伯玉道：「不要緊，傷處要是右移半寸就危險了，我巳經上了藥，最多休養個十天八天就沒有事了。」

語音一頓，接道：「妹子，妳怎麼來了，昨晚水姑娘可曾將金蓮花交還妳？」

敢情這位紅衣姑娘竟然是沈芳兒，她適時趕到，爲季伯玉挽救了一刼。

沈芳兒幽幽一嘆道：「她還給我了，可是……大哥，你也是那麼想法？」

季伯玉一怔道：「想法，想甚麼？」

此時正有一艘渡船靠向岸邊，沈芳兒話題一轉道：「大哥：這只怕是最後一班渡船了，咱們要不要過河？」

季伯玉道：「要，可是，妹子，妳也去麼？」

沈芳兒螓首一垂道：「大哥受傷了，身邊需要一個人照顧嘛，走吧，大哥，別讓渡船開掉了。」

這的確不是爭論的時候，否則今晚就渡不了黃河了，於是沈芳兒掺扶着季伯玉，辛大辛二照顧着馬匹，一行四人渡過了黃河。

他們宿在詹店，季伯玉的嗽洗、晚餐，都由沈芳兒服侍。

他本來有些話要問沈芳兒的，但沈芳兒却不容許他開口。

「大哥，你傷勢不輕，適才一場惡鬥也够勞累，早點歇息吧，有話明天再說，好麼？」

溫柔、體貼，像春風徐徐的吹拂，使人三萬六千根毛孔都感到舒暢，叫季伯玉如何能够反對？

她服侍季伯玉睡下，替他塞好被頭，先給他甜甜的一笑，再吹熄油燈，然後帶上房門，悄悄退了出去。

「好一個可愛的姑娘，可惜我無福消受！」

這是沈芳兒出房之後，季伯玉心中嘆息的言語，因爲他的心頭巳被水飄香塡滿，無法再容納其他的女人，就算是天仙下凡，他也只能說一聲抱歉。

然而，天下的事千奇百怪，有些不是憑道理可以解釋的，尤以「感情」爲最，因爲它是一種極端微妙，而很難理解的東西。

他分明無法容納沈芳兒，却又有着一份戀戀難捨，樂意跟她親近的意念。

莫非男人都是這樣的？兼收並蓄，左右逢源，是他們天生的劣根性？

當然不是這樣，因爲一個麗質天生，而又像春風和煦般的女人，沒有男人能够抗拒，就算七老八十，也會古井興波，何況季伯玉血氣方剛，這自然怪他不得。

在一陣情思迷離之後，他的手臂不經意的觸及懷裏的金牛。

日間王爺甩手一筆碰到金牛，使他躲過了一次刼難，他担心會被砸壞，隨即取出來瞧瞧。

此時明月盈窗，視綫頗爲清晰，他取出金牛就月光下一瞥，果然在牠頸項之處瞧到一絲裂痕。

「糟了！」他暗忖：「這是袁大哥的東西，弄壞了怎麼向他交待？」

在意念紛馳的同時，手中也在不停的轉動，忽然「格」的一聲輕响，牛頭竟然跟牛身分了家。

「啊，這裏面果然藏有東西！」

他口中在輕聲唸着，牛身中的藏物巳被他取出。

那是一本絹製的小册子，封面書寫「潛岳」二字，落欵是「巴陵老人」。

季伯玉翻開一瞧，目光立即被這本小册子吸住，此時縱使身邊响起一聲焦雷，他也不一定能够聽到。

原來這是一本武功秘笈，內容只有兩章，第一章是一種內功心法，名爲「五行化音」，此種心法跟他師門的內功十分相似，只是更高深，更玄奧而巳，如果說虎林商家的內功，源出於「五行化音心法」，並無不可。

第二章是九招劍法，名爲「捭雲二十四」。

捭雲是劍法的名稱，二十四應該是招式的數目，但秘笈上只有九招劍法，爲甚麼會稱爲二十四，這就使人難以理解了。

季伯玉的全部心神，巳融會於「五行化音」心法之中，自然無暇去思考劍法，直到紅日盈窗，他還在床榻之上打坐。

由於「五行化音」心法與他師門內功似乎源出一流，雖然只是短短幾個時辰的運功，他巳經獲益不淺。

此時房門輕輕一响，一條紅色人影閃身而入，季伯玉睜開雙目微微一笑道：「妳早，妹子。」

進房的紅色人影自然是沈芳兒了，她向季伯玉打量一眼道：「昨晚睡得還好吧？看你的精神倒是蠻好的。」

季伯玉道：「多謝妳關心，我睡得很好。」

接着沈芳兒帮他換藥，侍候他漱洗，再招呼辛氏兄弟同進早餐，在一連串的忙碌之後，他們才繼續談及昨天沒有說完的話題。

季伯玉道：「妹子，昨天妳說甚麼想法來着？」

沈芳兒面色一紅道：「是你那位水妹子說的嘛……」

季伯玉道：「她到底說了一些甚麼說話？」

沈芳兒道：「她說……我給你金蓮花，是爲家師收徒，也是替我找……哼，我不說了。」

季伯玉巳經猜到下面的話是甚麼，她不說最好，否則彼此都將感到尷尬。

於是他笑笑道：「水妹子性子急，說話不加思考，希望妳不要放在心上。」

說到這裏，語聲一頓，眉峯也皺了起來。

沈芳兒道：「我不會在意的，水姑娘呢？她爲甚麼沒有跟你在一道？」

季伯玉道：「她跟別人約鬥，一去就沒有回來，我担心她被別人擄去了。」

沈芳兒啊了一聲道：「你去找她？」

季伯玉道：「是的，妳回去吧，妹子，今天是令兄的婚期，妳不在令尊會不高與的。」

沈芳兒搖搖頭道：「我巳經留信給我爹了，他要是不高興那也無可奈何。」

季伯玉接道：「妳爲什麼要這樣？妹子。」

沈芳兒嘆聲道：「我看不慣……」

季伯玉一怔道：「妳看不慣？這話怎麼說？」

沈芳兒幽幽道：「子不言父過，大哥，希望你不要問我。」

季伯玉道：「好，我不問妳，其實父女之間，骨肉相連，令尊於行爲縱然有甚麼疏失，妳也應該留下來勸勸他，這才是人子之道。」

沈芳兒一嘆道：「我何嘗沒有勸，如果不是巳經絕望，我怎肯留書出走！好啦，咱們不談這些，你準備到那兒去找水姑娘？」

季伯玉道：「我只知道她跟一個銀衣少年約鬥，他們是出賓陽門，所以我才跟大哥關侯分東北兩路尋找。」

（未完）

沈勝衣傳奇故事

雷霆千里

黃鷹·文
黃耀基·圖

前文提要：

白玉樓在天鵬堡奪回太平公主屍體，還死了石虎和信天義，機關破盡得不償失，而公主自殺又未有列入自己計劃意料之內，帶着公主屍體，回去如何覆命，心情沉重若有所失。紅梅面對此景也感懷身世，怕司馬王朝的人攔刦，自己也活不成了。另方面段無極刦持公主想炫耀大理王朝的兵力，豈料弄巧反拙，更使兩國有兵刃之厄，回去也是死，反正一死，不如向白玉樓交待事情的經過，請他原諒，萬一死在白玉樓的劍下，也是應該，總比回去以謝國人爲好。但白玉樓不接受他請求，他要求比劍，以表白自己的心事……

手擎日月劍　自刎怒江寒

柳百刀又笑起來。「我本來不想迫你動手的，現在非迫不可了。」

段無極目光一轉，道：「看來你只怕會經是他手下敗將。」

柳百刀笑容一斂，道：「這與你並無關係。」

段無極面露譏誚之色。「老夫只是奇怪，以你的聰明，怎麼不讓他先動手，那麼使老夫倒下，他亦要付出相當代價，到時你向他下手豈非事半功倍？」

柳百刀說道：「是啊，我怎麼想不起來？」

段無極一怔，道：「這是說我比你要狡猾，你得當心了。」

柳百刀道：「你還有什麼話儘管說，好像你這麼一把年紀又是臨終，話就是再多我也不會介意。」

段無極只是一笑。「年青人到底是年青人。」舉步走前去。

柳百刀沒再說什麼，雙手往身上遊走一遍，確定身上所帶飛刀的數目與位置。

他說話態度盡管怎樣囂張，其實一些也沒有輕視段無極。

沈勝衣看在眼內，道：「柳兄——」

柳百刀截道：「打殺了姓段的，我再跟你算賬。」

沈勝衣苦笑一下，白玉樓一旁插口道：「我是否可以阻止這件事？」

柳百刀冷笑：「可以，只要你白大人當衆明言姓柳的不如沈勝衣。」

白玉樓搖頭：「這種話白某人當然不會說，何況白某人亦不清楚兩位的武功距離。」

「還有一個辦法。」柳百刀仍然頭也不回，「白大人先將姓柳的殺掉。」

白玉樓無言，柳百刀也不再說什麼，那邊段無極脚步已經停下，拈鬚微笑道：「這件事倒不如由老夫來做了。」

柳百刀脚步橫移，雙手遊走不動，段無極不再動，忽又道：「你身上飛刀若是不够，老夫可以給你時間，將地上的飛刀拾回。」

「好——」柳百刀旋即以脚挑起了地上的一柄飛刀，接在手中。

段無極輕捋着鬚子，意態悠閒，柳百刀看了他一眼俯身將地上的另一柄飛刀拾起，跟着去拾旁邊的一柄，也就在這時候段無極動了。

人動劍動，沈勝衣的劍刹那到了他拈鬚的手上，發如流星，一閃即至！

柳百刀身形同時貼地一滾，手中飛刀一齊飛向段無極要害，看他反應的靈敏，顯然一直就在防着段無極。

段無極一聲長嘯，流星般的一劍突然冲霄飛起，飛刀從他的脚下射空！

柳百刀腕肘腰膝脛同時使力，整個身子翻滾着，往上抓起來，所有的飛刀盡向段無極射去。

飛刀從他的雙手，腰間，甚至於靴底射出，除了發自他雙手之外，其他的都是由機弩射出來，方才他雙手遊走之時已然將機弩完全扳開，再利用肌肉的壓力將機弩推動，將藏在那之內的飛刀完全射出！

這是他近年來苦練的一招，每一柄飛刀發出的角度都不相同，也配合得恰到好處。

段無極人在半空，要接下這一招實在不容易，柳百刀也是看準了這一點才發出這一招。

他混身上下那刹那都在閃光，只一閃，便到了段無極那邊，「獵」然一下暴響中完全消逝。

段無極人在半空，左手那刹那突然拉下了外披那襲金紅色的披風，飛捲向射來的飛刀！

一片叮噹聲響中，那些飛刀除了最後的一柄，全都被他捲入披風中！

那襲披風瞬息間被割成無數片，在兩丈之外與裹在披風中的飛刀烟花火炮般炸開。

段無極披風脫手擲出，身形急落，劍一引，凌空刺入了柳百刀的胸膛。

劍快如閃電，柳百刀半空中又如何閃避得開，慘叫聲中身形彷彿被電殛般猛一頓，五臟肺腑盡被劍上蘊藏的內力震碎。

一支短小的飛刀也就在那刹那從他張開的嘴巴射出來，段無極看在眼內，也同樣閃避不開，但總算讓開咽喉要害，「奪」地那支飛刀只射在他的左肩。

他的劍立即從柳百刀的胸膛拔出，曳着一道血虹倒飛出三丈。

柳百刀浴血倒在沙灘上，當場氣絕，段無極在三丈外落下，身形亦一傾。

柳百刀雙手所發的最後一柄飛刀正插在他的左腿上，直沒入柄。

他一聲不發，猛然將之拔出，倒轉刀柄，封住了那附近兩處穴道，制止鮮血再往外流，左肩上的那柄飛刀他却沒有動。

飛鳳飛霞左右迎上，段無極揮劍阻止，接道：「下一個！」

白玉樓一軒眉，才踏出一步，沈勝衣已搶在他前面，紅梅後面追上，一面道：「沈大哥小心！」

沈勝衣道：「我會小心。」身形橫移，正立在段無極之前。

段無極笑笑。「跟你這種高手較量才有味道。」

沈勝衣上下打量了段無極一遍。「柳百刀的飛刀，不是也很有味道？」

段無極道：「一招之內便分生死，又有什麼味道？」

沈勝衣道：「你我之間的勝負，只怕亦是在一招之間。」

段無極狂笑。「小子好大的口氣。」

沈勝衣道：「閣下身受兩處刀傷，雖非要害，但舉手投足之間，必然沒有未受傷之前的靈活，劍勢展開，也必然有破綻出現。」

段無極道：「你的眼真有這麼利？」

沈勝衣道：「我有這個信心。」

段無極道：「倒要領教一下中原第一劍客的目力與劍術。」

沈勝衣道：「閣下一定要動手，亦無話可說。」

段無極劍一挑，道：「拔你的劍！」

沈勝衣的劍隨即出鞘，橫擋在胸前，忽然道：「閣下今天已到了絕路，出手自必然毫不留情，沈某人亦不能够……」

段無極冷截道：「你若是有本領殺我就是，何必多言？」

白玉樓那邊插口道：「沈兄弟，他已是走投無路，你便是不想跟他拚命他也要跟你拚命，客氣不得。」

段無極道：「白大人所言不差，亦只有在非拚命不可的情形下，一個人的本領才能够完全發揮出來。」

沈勝衣道：「可惜閣下已然身負兩處刀傷。」

段無極冷笑道：「難道你會輕重一樣扎自己兩刀才來跟我一決高下。」

沈勝衣道：「這也是晚輩深感遺憾的事情。」

「如此何必多作廢話？」段無極語聲一落，身形橫裏突然掠出，飛越三丈，凌空落在突出水面的一方大岩石之上。

那方大岩石並不怎樣平坦，寬闊却逾四丈，足够二人在其上以劍一較勝負。

段無極雖然一脚受傷，身形起落看來並沒有多大影响。

沈勝衣一步跨前，身形欲起未起，那邊飛鳳突然道：「沈大俠——」

沈勝衣目光一轉道：「什麼事？」

飛鳳欲言又止，還是搖頭一聲歎息，別過臉去，沈勝衣當然想到飛鳳是希望自己劍下留情，但這種話這時候她又怎能說出口？

他也一樣不知道應該怎樣說，深注飛鳳一眼，轉過臉，輕嘯一聲，飛鳥般向那方岩石掠去。

這明顯的比段無極更輕靈矯活，凌空

落下，正好在段無極相對的另一端。

段無極長劍一引，道：「好身份。」

「彼此——」沈勝衣捧劍向心，左手拇食指一揑劍訣，正壓在劍脊上。

段無極再將劍一振，「叮」的一聲，劍尖三寸突然暴長三寸，那三寸出現在劍尖三寸之後，從劍身內彈出來，當中還穿了一個小小的圓洞。

沈勝衣看在眼內，有些詫異，他知道那支劍多了這三寸，除了全劍長出三寸之外，一定還有其他用途，只是他看不出。

段無極左手隨即在腰帶上拔出了一支長約一尺，既薄又利，兩面都是鋒口，而兩端亦俱削尖的兵刄。

那就像是短兵中的雙鋒筆，只不過被壓扁了，變成了一支無處不鋒利的奇門兵刄。

在這支利刄的當中接又彈出了寸許長的一支小圓柱，段無極接將這支小圓柱壓進劍上那個小圓洞，再將劍迎風一掠，那支利刄立時轉動起來，發出一陣懾人心魄的「嗚嗚」聲響。

沈勝衣看得很清楚，試探着問道：「敢問一聲，這可是大理秘傳的日月劍。」

段無極一怔，道：「想不到你也知道大理的日月劍！」

「只是曾聽一個前輩提及，到今天才有幸見識。」

段無極接問：「你也聽說過這日月劍的長處的了。」

沈勝衣道：「據說取日月之形，借日月之威，懾魄勾魂，天下無敵。」

段無極笑了。「你也相信這種話？」

沈勝衣道：「有些懷疑，因爲到現在爲止，我還是第一次遇上。」

段無極笑接道：「這三十年來，就是在大理，練習這種劍的人也不多，我實在想不出你那位前輩爲什麼會對你提及這種劍。」

沈勝衣道：「也許他是要我時刻記着，天外有天，人外有人，最低限度還有一種天下無敵的劍術。」

段無極却問：「你可知爲什麼練這種劍的人竟然會這麼少？」

沈勝衣道：「相信是要打造一支這樣的劍已經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

「不錯——」段無極一聲歎息。

沈勝衣接道：「要駕馭一支這樣的劍當然也需要一段很長的時間。」

「欲學驚人技，須下苦工夫，這個也當然。」段無極目光落在劍上，歎息着接道：「盛名之下，果無虛士，只看這柄劍，閣下便能够說出何以這種劍術不能够廣及的因素，總算沒有令老夫失望。」

沈勝衣笑接道：「也是晚輩走運，能够領教到傳說中無敵天下的日月劍。」

段無極仰首望天，道：「你實在非常之幸運。」

天空旭日高掛，萬里無雲，日月劍既然是取日月之形，借日月之威，在這種情形下施展，當然最爲理想。

沈勝衣亦仰天望一眼，道：「昨日在樹林中老前輩沒有施展日月劍，就是因爲樹木蔽天，陽光照射不到。」

段無極道：「現在這種環境，才能够施展得出來。」

沈勝衣笑笑道：「這不是晚輩走運，而是倒霉。」

段無極道：「可不是每一個人都有這種機會。」語聲一落，劍猛一沉。

陽光正射在那支旋轉的利刄上，立時變成了一個灼目的光輪。

光影不偏不倚，正射向沈勝衣的臉，沈勝衣只覺得眼睛一花，一道劍氣已然襲來。

「嗚嗚」聲動魄驚心，光輪耀目，若換是別人，心神受影響，視綫又被擾亂，實在很難再應付段無極雷霆萬鈞，閃電也似的劍。

沈勝衣也一樣看不到段無極的劍路，他的劍只是「八方風雨」，疾迎了前去。

一劍千鋒，組成了一道嚴密劍網。

珠走玉盤也似的一陣「錚錚」聲，劍網被擊破，但與之同時，沈勝衣亦讓開了那道耀目的光輪，看到了段無極的劍勢變化。

他及時劃出了三劍，將段無極的劍封開，段無極一聲「好！」脚踏七星，在沈勝衣面前身形一連七變，劍輪映日，化成七個閃亮的光輪，分從七個方向射向沈勝衣眼目！

沈勝衣一陣目眩，劍氣旋即迅速連連襲至。

非獨沈勝衣爲之眼花繚亂，在石下仰首觀戰的人亦爲之眼花。

在他們的眼中，段無極的身上那剎那就像是出現了七個太陽，非獨劍看不清楚，連他的人也在光影中矇朧起來。

紅梅咬着嘴唇，握着小手，前所未有的緊張，白玉樓雙眉亦自打結。

那邊飛鳳飄霞段志高却顯得很興奮，只有飛鳳，茫然怔住在那裏。

段志高不由自主叫出來。「什麼中原第一劍客，還是不免要敗在師父劍下。」

飛鳳歎息應道：「勝又怎樣？敗又怎樣？」

段志高霍地回頭，道：「你難道不希望師父擊敗姓沈的？」

飛鳳苦笑道：「勝敗對師父來說都是一樣，對我們也是。」

段志高一呆，沒有作聲，飛霞笑容亦收斂，飛鳳接又道：「這一戰師父敗在沈勝衣劍下倒還罷了，否則眞不知將會怎麼樣。」

志高飛霞不由亦苦笑起來。

那七個光輪在沈勝衣眼中這時候已變成了四十九個，沈勝衣雙眼亦瞇成了一條縫，他雖然沒有看出段無極踏的是七星步，却從劍襲來的方位算出來。

若是別人，眼花繚亂，心神亦難免大亂，對方的劍襲來，封擋閃避惟恐不及，那還會在意襲來每一劍的方位？

那當然，對於七星方位也還要非常熟悉。

沈勝衣雖然算出來，並沒有反攻，只是一劍又一劍的將來劍封開。

段無極也是第一次遇上一個這麼冷靜的對手，沈勝衣的每一個動作他都清楚的看在眼內，他的每一劍攻出也都是攻向沈勝衣劍上的破綻，但怎也攻不進去。

他本來就沒有輕視這個年青人，現在更不能不再重新估計。

沈勝衣的沉着尤其令他震驚，他實在奇怪沈勝衣何以到現在仍然不嘗試反擊。

那也許是在找尋日月劍的破綻，段無極也想到這個可能，劍勢因此更迅速。

四十九個光輪廻環飛舞，在光輪的照耀下沈勝衣就像是一頭發光的怪物，段無極的劍勢越快，他的劍勢相反越慢，可是每一劍劃出，都能够及時將劍封住，日月劍發出的那種嗚嗚聲，對於他竟似一些影响也沒有。

段無極那兩處傷口却開始鮮血奔流，迅速的動作，再加上眞氣遊竄，他混身的鮮血亦都被摧動。

創痛同時一陣陣襲來，段無極知道他雖然絕對可以支持下去，但不出百招，劍勢必然會因此大受影响，露出破綻來，而這樣僵持下去，也沒有太多作用，說不定還會被沈勝衣摸透其中變化，所以他立即開始了最後的攻擊。

四十九個光輪那剎那更閃亮耀目，突然都化作流星般四下迸射，段無極身形同時翻滾半空，接連七劍斬下！

每一劍都有開山之威，七劍分斬沈勝衣七處要害，雖然是七劍，却像在同時劈下！

岩石下觀望的各人只見漫空流光飛閃，眼花繚亂，段無極迅速速的一個起落，他們都知道段無極在下殺手，心絃刹那繃緊。

沈勝衣亦知道，他雖然看不清楚，却感到了那一股殺氣。

他頎長的身子立時箭也似倒射了出去，那刹那之間，在他方才置身的地方，老大的一塊石已然在劍下粉碎。

身後七尺不到，却就是那塊大石的邊緣，以沈勝衣那種速度，七尺距離刹那即逝，那便得掉下水中，憑他的武功，雖然很難會受傷，却是輸定了。

可是也就在那刹那間他的右手及時一按，正按在邊緣的石上，身形疾往上拔起來！

絕無疑問，他早已算準了這一段距離了。

段無極也算得很準，第七劍距離沈勝衣的身形只不過分寸之差。

他暴喝挑劍，緊追着沈勝衣的身形削上，沈勝衣的劍恰在那刹那一沉，「叮」的一聲，他的身形更快，在段無極身後落下。

段無極身未回劍已回，但沈勝衣的劍更快，搶先向他攻出了三劍。

這三劍接下，沈勝衣脚已踏實，與段無極的位置亦互易。

段無極所佔的優勢完全失去，沈勝衣正對旭日，他却由正對變成了背向，日月劍再也借不到這旭日的光芒，發揮不到全部的威力。

那支利刄仍然在嗚嗚的轉動，但經已不能發出那種耀目的光芒，沈勝衣輕易將之接下，他的眼睛仍然半瞇着，到身形着實，才張開來。

段無極再攻四十九劍，「嗚嗚」聲動魄驚心，一劍緊接着一劍，更凌厲。

沈勝衣屹立如山，左手一劍飛舞，劍氣縱橫，將段無極的攻勢從容化解。

段無極四十九劍攻過，劍勢一斂，突然收劍倒退出一丈。

沈勝衣沒有追擊，劍一沉，身形亦停頓。

段無極脚步一收，以指彈劍，接一聲歎息。「罷了。」

沈勝衣什麼話也沒有說，只是望着段無極，陽光正射在他的臉上，使他看起來，更加充滿了活力。

段無極按劍接道：「中原第一劍客，果然名不虛傳。」

沈勝衣道：「老前輩若不是身上負傷，影响行動，方才那七劍所及的範圍必然更遠，晚輩未必有機會伸手一按，拔起身子。」

段無極淡然一笑，道：「你眞的沒有第二個辦法破解老夫那一招？」

沈勝衣道：「還有一個，只是危險很多。」

「這就是了。」段無極轉問：「你是否相信傳說的，一個人年紀越老，內力便越深厚，而混身機能絕不會退化？」

沈勝衣道：「晚輩認爲這只是傳說，年紀越大，除了經驗之外，各方面總會差一點。」

「那老夫若是說，老夫若是年輕十年，絕對有把握將你迫下去，你是會相信的了。」

沈勝衣點頭，段無極大笑。「你雖然相信，但另一方面亦會在懷疑，這無論如何，現在也只是我說你聽，誰也不能够證實。」

沈勝衣道：「晚輩也絕不否認，這種日月劍實在不容易應付。」

段無極道：「却仍然有它的缺點，所以面對你這樣的高手，老夫必須取巧，搶先掠上這塊石，面對陽光，迫使你一開始便處於不利位置。」

沈勝衣道：「也所以我們現在位置互易，老前輩的日月劍便不能够將全部的威力發揮出來。」

「不見日月的環境下也一樣，所以這種劍術若說是天下無敵，簡直就笑話。」

「晚輩到現在爲止，還沒有見過一種十全十美，無懈可擊的劍術。」

「老夫也沒有見過。」段無極仰首向天，接問：「老夫現在敗了，你準備怎樣處置老夫。」

「晚輩沒有勝，前輩也沒有敗。」

「日月劍對你既然已不能够構成威脅，打下去只有一個結果，你難道一定要迫老夫面對這個結果。」

沈勝衣搖頭。「我們之間的勝負在現在並沒有多大意義。」

段無極仰天又大笑。

沈勝衣等他笑完了才接道：「老前輩若是沒有意思再打下去，我們又何妨就此作了。」

段無極盯着沈勝衣。「你是一個很有禮貌的年青人，何以對老夫如此殘忍？」

沈勝衣明白段無極的意思，搖頭道：「老前輩又何必强人所難。」

段無極深注沈勝衣，倏的一點頭，一聲：「很好——」緩緩轉過身子。

沈勝衣劍同時緩緩入鞘，目光落在段無極後背，露出了惋惜之色。

段無極雙手捧劍，劍脊壓在眉心上，

嘴唇翕動，又唱起那首古歌來。

歌聲悲凉，天地間那刹那彷彿突然暗下。

段志高飛鳳飛霞入耳變色，在歌聲中緩緩跪倒在江灘上。

江流嗚咽，風急呼嘯，段無極悲歌中隨風飛出，平空飛出了三丈，斜往江心中墮下。

一股鮮血就在這個時候從段無極的眉心射起來，那柄日月劍亦從他的雙手中飛出，飛射上半天。

悲歌在鮮血飛洒中消散，一朵水花在江心出現，段無極水花中一閃而沒。

那柄日月劍曳着一道血虹倒飛而回，揷在那方大石的邊緣上，沒入三寸之深，那支利刄猶在「嗚嗚」的不住旋轉。

沈勝衣目送段無極飛投進江心，目光再落在那柄日月劍上，不由發出了一聲長歎，一個身子接從石上飄下來。

段志高即時爬起身子，拔劍衝向沈勝衣，飛鳳飛霞一齊發出了一聲驚呼，伸手待要將段志高拉住，如何還來得及。

沈勝衣身形着地，應聲轉身，看着段志高直衝過來，沒有再動，也沒有拔劍。

段志高衝到沈勝衣身前霍地停下，擧劍，但沒有斬下，整個身子都起了顫抖。

沈勝衣只是看着段志高。

「拔劍——」段志高嘶聲暴喝。

沈勝衣搖頭，道：「這樣做，一些意義也沒有。」

段志高厲聲道：「有本領你便拔劍將我殺掉，拔劍——」

沈勝衣緩緩道：「我實在有殺你的必要。」

段志高道：「你再不拔劍，我就這樣一劍將你劈殺！」

沈勝衣深注段志高一眼，轉身舉步，向白玉樓那邊走回。

段志高神態悲憤，身子顫抖得更厲害，一柄劍却始終沒有斬下去，飛鳳飛霞巳雙雙走到他身旁，本待要將阻止他再有什麼行動，看見他這樣子，也都沒有採取任何行動阻止。

段志高望着沈勝衣去遠，突然叫一聲，揮劍疾往江灘上揷下，一劍又一劍，接連十多劍，整個人完全崩潰。

飛霞飛鳳也沒有阻止，眼淚俱都不由淌下來。

沈勝衣頭也不回，走到白玉樓身前，紅梅一旁上前輕扳着他的臂膀，沒有說什麼。

白玉樓目光一轉，道：「段無極雖然末路窮途，仍不愧一個劍客。」

沈勝衣微一頷首，道：「他是的。」

白玉樓接道：「他在某方面，可以說是一個勇士，但另一方面，未嘗不是一個懦夫。」

沈勝衣道：「捨身怒江，多少也需要一些勇氣。」

白玉樓道：「這比起面對大理所有的國民，我朝壓境的大軍却是簡單得多。」

沈勝衣道：「事情眞的完全沒有轉圜餘地。」

白玉樓道：「我也希望有，可是在這時候，有誰能够肯定。」

沈勝衣無言頷首，轉望段志高三人，他們的視綫也正向這邊望來，一臉的絕望之色。」

白玉樓看在眼內，歎了一口氣，劉冲葉伯棠兩個將領左右上前，道：「白大人，那三個男女大理武士……」

白玉樓揮手道：「讓他們走——」一頓接道：「我們也該走的了。」

語聲一落，白玉樓轉身舉步，雷方緊隨在後，劉冲不待吩咐，隨即着人去收拾柳百刀的屍體，接與葉伯棠緊護在白玉樓左右。

沈勝衣回頭再望段志高三人一眼，才與紅梅追前去。

段志高三人有如泥塑木彫，動也不一動，呆呆的目送衆人離開。

飛鳳淚流不巳，份外難過。

沈勝衣還在原地，仍可以看到她的淚，現在即使回頭，也再看不到的了。

沈勝衣也沒有再回頭，很快便在軍兵簇擁之下消失。

風更急，揷在大石上那柄日月劍仍然在轉動，只是轉動得很慢，發不出那種嗚聲響。

江水也仍然在咆哮，段無極的屍體却早巳看不到。

大江奔流千里，但無論他的屍體奔流到那兒，都無關要緊了。

× × ×

到黃昏，車馬巳遠離江流。

那二輛馬車仍然在軍兵護送下，第一輛載的是太平公主，第二輛則是紅梅，她本想策馬與沈勝衣走在一起，却還是給勸上了馬車。

事實她亦覺得一個女孩子策騎走在一大羣男人當中，太惹人注目。

午間經過市鎭的時候，路人的目光幾乎全都集中在她的身上。

她從來也沒有過這種經驗，白玉樓叫她進馬車裏休息，也正是因爲她在衆目睽睽之下顯得那樣不知所措。

坐在車廂裏當然要比馬鞍上舒服，惟一令她不開心的只是沈勝衣策騎與白玉樓走在前面。

連她也不知道爲什麼，只要沈勝衣騎得稍遠，便不由一陣茫然。

她同樣不知道沈勝衣將會在什麼時候離開，但知道沈勝衣即使與他們一齊進京，也總有離開的一天。

到時候又該如何，紅梅巳想到，但只要一想到心頭便更加徬徨。

現在她就只有沈勝衣白玉樓兩個可以依靠的人，白玉樓巳認了她做乾女兒，而沈勝衣——

她實在希望追隨沈勝衣，而眼前情形，却是只有追隨白玉樓回家的了。

沈勝衣是否知道她現在的心境？她偸看了沈勝衣多次，但都看不出來，她甚至懷疑，沈勝衣是否知道她在偸看。

× × ×

沈勝衣也許不知道，白玉樓却看在眼內，但仍然在遠離馬車之後，才對沈勝衣道：「看來小女對你，甚有好感！」

「你難道不認爲我這個人本來就很不錯。」沈勝衣面露微笑，若無其事。

白玉樓淡然一笑，道：「你眞的聽不懂。」

沈勝衣道：「懂不懂不也是一樣？」

白玉樓點點頭，道：「其實你也應該考慮一下家室的了，江湖路雖然長，總有走盡的一天。」

沈勝衣笑笑道：「你剛得到的乾女兒，何必這麼急着將她送出去？」

白玉樓道：「你不說我也明白，紅梅雖然很不懂，比你這之前認識的女孩子總有不如，若是她也能够打動你的心，你也不會到現在仍然是一個人在江湖上東奔西走。」

沈勝衣道：「每一個女孩子總有她可愛的地方。」

白玉樓道：「你到底打什麼主意？」

沈勝衣道：「連我自己也不知道，有一天，我厭倦了目前這種生活，一定能够給你一個明白。」

白玉樓笑道：「希望我能够等到那一天。」

沈勝衣上下打量了白玉樓一眼。「你還未到說這種話的年紀。」

白玉樓只是一笑，轉過話題道：「我們現在巳經是遠離大理，以你的性子，還跟着我們，倒是一件很難得的事。」

沈勝衣道：「你要攆我走也不該選擇這時候。」

白玉樓道：「你是担心司馬王朝的人吧？」

沈勝衣反問道：「難道你認爲他們眞的只會等候在山路那進出口，等候我們由那兒出來？」

白玉樓道：「由大江乘皮筏離開大理，雖然並不是一個秘密，但司馬王朝的人對於大理相信知道的也不會怎樣多……」

沈勝衣搖頭道：「司馬王朝乃是盜賊世家，走遍天下，接觸的人絕不會比你少，如果他需要一份有關大理的詳情，相信也不會是一件難事。」

白玉樓道：「縱然他們算準了我們將會由大江離開，趕向這兒來，難道竟然敢向我們動手？」

沈勝衣道：「我相信大概還沒有什麼他們不敢做的事情。」

白玉樓道：「我們現在又是在軍兵的保護下。」

沈勝衣道：「他們的人也不少，若是傾巢而出，雖然未必敢正面與我們衝突，但却有足够的力量向我們襲擊。」

白玉樓道：「對於他們你大概也有些印像！」

沈勝衣道：「司馬如龍、騰空我是知道的，杜筠也有些印象，至於紅梅說的雙嬌十二釵，急風十八騎，之前却是很陌生的。」

白玉樓笑道：「紅梅是雙嬌之一，比起你我雖然不如，也不是尋常可比。」

沈勝衣頷首道：「白雪的武功，應該不會在紅梅之下，她們雙嬌之外，十二釵一套連環劍陣，雖然不知道威力如何，但根據紅梅的說話，那雖然並非很認眞，她與白雪被困在陣中，半個時辰也竟闖不出來，那實在很不錯的了。」

白玉樓一皺眉頭。「還有那急風十八騎——」

「紅梅說他們是十八個殺手，一向負責追緝暗殺，亦是十八個强將先鋒。」

白玉樓道：「他們應該比十二金釵更難應付，而事實，一個人自小被訓練殺人，資質縱然差一些，在殺人方面，應該很有幾下子。」

沈勝衣笑接道：「別的不說，就是我們所知道的這些人傾巢而出，巳經够我們應付的了，現在惟一告慰的只是，一直以來，他們都避免與官家正面衝突，看見我們這等陣容，說不定眞的會知難而退。」

白玉樓道：「我也是這樣希望，你應該明白，我是不希望再有任何人傷亡。」

沈勝衣道：「只是你也莫要忘記紅梅說過，司馬雙城對幽冥公子是痴心一片，而杜筠，司馬如龍，司馬騰空對司馬雙城則是言聽計從。」

「你以爲我巳經忘記了？」白玉樓苦笑一下。「司馬雙城若是一個男人，而幽冥公子相反是一個女人，這件事情倒容易解決。」

「這是說男人大都寡情薄義。」

「一個人投身黑道，遇事大都會先考慮一下自己的利益，若叫他爲一個女人而傾盡所有下屬孤注一擲，他就是不怕別人笑話，也必會權衡輕重再作決定，但女人——」白玉樓一頓一歎。「爲了要得到一個男人，有時的行動，非獨不可理喩，簡直接近瘋狂。」

這當然有感而發，沈勝衣絕對同意，類似這樣的經驗，他巳經不少的了。

白玉樓目光一遠道：「所以我口裏雖然說司馬王朝的人沒有這個胆量，現在他們就是迎面殺奔前來，我也不以爲怪。」

沈勝衣道：「但可以肯定一點，只要我們能够搶在他們之前，回到京師，他們不想罷休也不成。」

「京師重地，莫說他們不敢闖，就是闖進去，也未必能逃得掉。」白玉樓仰天望一眼。「可惜我們都沒有翅膀。」

一羣歸鳥正從天上飛過，眨眼飛逝。

沈勝衣道：「大市鎭他們也不敢亂闖的，要來想必是在路上動手。」

「這可是不容易防備，」白玉樓摸了摸鬍子：「但他們那麼多人，只要接近，一定逃不過我佈下的綫眼。」

沈勝衣道：「即使分散開來，在他們集中要攻擊之前，我們應該也會有些消息，知所防備。」

白玉樓笑道：「你總算沒有太輕視官府的作用。」

沈勝衣道：「調兵遣將的若是別人，可難說了。」

「你怎麼也懂得給我灌米湯？」白玉樓大笑道。「其實，我們就是沒有廣佈綫眼，在他們出現之前也必會得到消息。」

沈勝衣頷首道：「他們除非完全都瘋了，否則，應該先來跟你一談條件。」

白玉樓道：「應該這樣，因爲他們雖然身封王朝，畢竟都是江湖中人，很難想像得到這件事的嚴重。」

沈勝衣道：「否則他們應該明白，你沒有可能將幽冥公子還給他們。」

「只是當今聖上才有這個權力，」白玉樓忽然問：「以你看，當今聖上是否會接受他們的要脅？」

沈勝衣搖頭。「絕對沒可能的事。」

白玉樓道：「聖上的尊嚴的確是不容

輕蔑。」

沈勝衣道：「也所以，司馬王朝眞的除非放棄，否則後果實在不堪設想。」

白玉樓道：「也所以他們在準備採取什麼行動之前，的確是最好先來跟我們談談……」話口未完，前面一騎探子突然奔來，白玉樓目光及處，一笑道：「不要是現在來了。」

沈勝衣接道：「亦未可知。」勒住韁繩。

那個探子飛騎奔到白玉樓面前，滾鞍下來，稟道：「司馬王朝的人出現了。」

白玉樓若無其事道：「有多少人？」

「只是一個老婦人。」

「哦？」白玉樓接問：「在那兒？」

「前面不遠的一個山坡上。」

「山坡上揷有紫旗一面，上書着司馬二字，卑職再問，果然不差。」

「她還有什麼話說？」白玉樓追問。

「只等大人前去一談。」

白玉樓轉顧沈勝衣。「果然來談條件了，江湖人畢竟是江湖人。」

沈勝衣道：「這麼快便找到我們，可見得這些江湖人並不簡單，一人獨候山坡，其中更恐有詐。」

白玉樓微一頷首，目注左右奔來的劉冲葉伯棠，道：「你們在這兒停下，吩咐各人，小心戒備。」

劉冲葉伯棠應命退下，白玉樓再對那邊策騎奔近來的雷方道：「老弟與紅梅小心照顧馬車。」

雷方道：「白兄放心，小弟準備霹靂子伺候。」說話問，紅梅那輛馬車已駛到他們身旁停下，簾子掀開，紅梅探頭問道：「他們來了。」

沈勝衣點頭，紅梅眼瞳中露出惶恐之色，她雖然已背叛司馬王朝，積威之下，難免尤有餘悸。

沈勝衣笑接道：「他們只來了一個人，大概要跟我們談條件。」

紅梅低聲道：「我也走一趟。」

沈勝衣道：「你與雷方留在這裏照顧公主，她要跟我們談條件這當兒，他們是不會胡來的，你乾爹與我可以應付的。」

紅梅道：「你們可都要小心。」

沈勝衣一點頭，與白玉樓雙騎奔前，劉冲葉伯棠同時指揮軍兵將二輛馬車護在當中，一個個箭上弦刀出鞘，槍並舉，當前一排鐵盾展開，有如牆壁。

他們久經訓練，都是百中選一的精兵，陣勢排開，聲勢也甚嚇人。

雷方隨即躍上載着太平公主那輛馬車的座子上，卸下隨身帶着的鐵箱子，放在身前。紅梅仍然在後面車廂中，手扣暗器，亦是呼之欲出。

這片刻之間，白玉樓沈勝衣已去遠。

× × ×

山坡並不怎樣高，孤松盤踞，那個老婦人也就站在孤松之下，不是別人，正是杜筠。

在他的身旁一支紫旗獵然飛揚，司馬二字，龍飛鳳舞，這支紫旗已經很多年沒有在江湖上出現，然而這支紫旗的威名，老一輩的江湖朋友只怕很少會忘記。

杜筠手策龍頭杖，神態平然，看着白玉樓沈勝衣雙騎衝到山坡下，才將龍頭杖一橫。

沈勝衣白玉樓一齊勒住了坐騎。

杜筠目光落在沈勝衣面上，沉聲道：「沈勝衣。」

沈勝衣微一頷首：「是杜老前輩。」

杜筠龍頭杖一揚，道：「這兒沒有你的事，站開。」

沈勝衣道：「白玉樓的事也就是我的事。」

杜筠冷笑，「你一向快意江湖，什麼時候變成了官府的奴才。」

沈勝衣反問道：「老前輩的口齒一向如此刻薄。」

「大胆！」杜筠臉一沉。

白玉樓笑道：「他的胆不大誰的胆大呢。」

杜筠目光一轉，問道：「你就是白玉樓？」

「不錯，」白玉樓拈鬚微笑，「你要見我，不知道有什麼貴幹。」

杜筠冷冷道：「你這是明知故問，說，「邱靈是不是落在你的手中。」

白玉樓搖頭道：「不是。」

杜筠厲聲道：「你還不承認？」語氣態度驕橫，一派目中無人的樣子。

白玉樓不以為意，道：「白某人不慣謊言，說不是，就不是。」

杜筠厲聲道：「那麼邱靈現在那裏去了，說！」

白玉樓道：「在天牢內等候處决。」

杜筠面色又一變，道：「你還說他不是落在你手中。」

白玉樓冷笑：「司馬王朝的領導人想不到也是這般見識。」

杜筠一怔，悶哼道：「江湖上有誰不知道你這個姓白的在京師操生死之權。」

白玉樓道：「這種話奇怪竟然會有人相信。」

「你說這不是？」杜筠半瞇起眼睛，神態更陰險。

白玉樓緩緩地道：「我以為你怎也會知道在白某人之上，最少還有一個人。」

杜筠脫口道：「誰？」

「當今聖上。」白玉樓一正面色道。

杜筠又是一怔，不由自主倒退半步，

白玉樓接道：「邱靈試圖刦奪大內寶庫，罪大惡極，除非聖上不肯特赦，否則我實在想不出還有什麼人能够將他開脫。」

杜筠雙眉深鎖，嘟喃道：「該死。」

白玉樓又道：「你雖然是江湖人，白某人並不以為，竟然會看不出事情的嚴重性。」

杜筠道：「我只是並不認為你的說話竟然會一些影响也沒有。」

白玉樓笑道：「你不是要我去見聖上，請求他將邱靈放出來。」

杜筠道：「正是有這個意思。」

白玉樓「哦」一聲，再問道：「為什麼我要冒這個險？」

杜筠道：「這當然是因為我們司馬王朝的影响了。」

「什麼影响。」

杜筠道：「這就是我們現在要談的事情。」

白玉樓看看沈勝衣，沈勝衣只是笑了笑，並無話說。

杜筠盯着白玉樓，接問：「你要什麼報酬不妨說出來。」

白玉樓稍為思索，道：「白某一向很不錯，什麼都無缺。」

杜筠道：「我知道你高官厚祿，但也知道錢是絕沒有人嫌少的。」

白玉樓搖頭，道：「這相信我身旁的沈老弟第一個就反對。」

杜筠冷笑道：「姓沈的誰不知是一個儍瓜，我現在問的也不是他。」

白玉樓歎了一口氣。「他是儍瓜，我也是的，否則我早已跟邱靈合作，動寶庫的主意。」

杜筠的臉又一沉，白玉樓隨即笑顧沈勝衣。「你現在大概已明白當年叱咤風雲的司馬王朝何以一蹶不振的了。」

沈勝衣笑笑，杜筠忍不住道：「這是什麼意思？」

白玉樓道：「老司馬若是仍然在生，相信不會說你那些話，也不會再問那是什麼意思。」

杜筠道：「敢情你們根本就瞧不起我這個沒有了丈夫的老婆子。」

沈勝衣悶到現在，終於道：「聽了這句話，你是否還有興趣再說下去？」

白玉樓雙手一攤，道：「沒有了。」

他總算明白眼前這個老婦人既沒有老司馬的見識，也沒老司馬的英明，非獨固執，而且强横，跟這樣的一個人談判，除非順從對方的意見，接受對方的條件，否則一定談不攏。

杜筠道：「沒有興趣，也得說清。」

白玉樓笑道：「要說的不是都已經說完了？」

杜筠道：「你還沒有答覆我。」

白玉樓道：「已經答覆了。」

杜筠怔了怔。「你再說清楚。」

「我以為，就是不說你也想得到。」

白玉樓勒轉馬頭，往來路奔回。

沈勝衣策騎緊跟在後面，一聲不發，杜筠盯着他們，滿面的皺紋彷彿都起了顫抖，猛喝一聲：「停下！」

沈勝衣白玉樓置若罔聞，杜筠更憤怒，振吭道：「白玉樓，你一定會後悔！」

白玉樓回頭應道：「在決定要我後悔之前，你們最好考慮清楚！」

杜筠龍頭杖一沉，沒入地面一尺，整個身子都因為憤怒而顫抖起來。

老司馬死後，司馬王朝一直由她來駕馭，何等尊貴，這一次因為司馬雙城，不惜紆尊降貴，跋涉千里。

他們是在追了三天三夜，明知道追不上，改為兜截，伺伏在大江附近，那是司馬如龍的主意，杜筠本來不以為然，在司馬如龍一再相勸之下才放棄守候在山路的初衷。

事實證明，司馬如龍的推測並沒有錯誤，雖然如此，杜筠仍然不同意他所說的白玉樓絕不會接受他們任何條件這句話。

因在事實亦證明，司馬如龍又對了，但儘管如此，杜筠仍然只認為，這只是白玉樓的不識抬舉，她决定要白玉樓後悔。

這也是事實，她並沒有老司馬的精明，而女人常有的惡習却一樣也不少。

最糟的是她竟然以為白玉樓背後的那一個王朝與她們的司馬王朝並沒有太大的分別，憑他們目前的力量足以要白玉樓接受他們的任何條件。

沈勝衣白玉樓也就是看出了這一點，才懶得再說下去。

他們兩騎遠離山坡，白玉樓才歎息道：「老弟，你見過這樣的人沒有。」

沈勝衣道：「若是沒有，我是必仍要你留在那兒。」

「沒有比遇上那樣的人更糟的了，司馬王朝除了那個瘋婆子難道就沒有人？」

「那他們也不會懂得在大江下游等候我們。」沈勝衣搖頭。「但可以肯定，一切都必須由杜筠來決定。」

「這個瘋婆子——」白玉樓苦笑。

「她其實只是見識太少。」沈勝衣一頓接道：「但我們也無妨將她當作一個狂人來應付。」

「你以為這個狂人將會採取什麼行動呢？」

「她現在怒在頭上，什麼也會做得出來，但在她左右的聰明人一定會令她冷靜下來，讓她明白就是將我們這些人殺光也於事無補。」

「不成他們敢胆進京師救人。」

「若是敢也不會糾纏着你了。」沈勝衣沉吟着道：「他們相信會依照原定計劃進行，不再跟我們談判，一直到他們的計劃成功。」

「甚麼原定計劃？」

沈勝衣道：「我原是以為他們只是報復，但聽她那麼說才知道目的在救人。」

「那又怎樣了？」白玉樓打了一個哈哈。「難道他們竟然將我抓起來，要聖上拿邱靈交換。」

沈勝衣道：「你這個人不易抓得住，而且也沒有另一個人的直接。」

白玉樓亦已經想到，脫口道：「太平公主？」

沈勝衣道：「不會錯的，他們若是目的在報復，早已經出手的了。」

白玉樓道：「那可是一個死人。」

沈勝衣道：「他們又怎會知道？若是我的推測沒有錯誤，他們下一步的行動，目標一定是那二輛馬車。」

白玉樓道：「那杜筠就不該出現，讓我們知所防備。」

兩種可能。」沈勝衣一頓。「一是他們以為我們已知道他們的動機，但這個可能性並不大，因為我們甚至未必知道他們的存在。」

「不錯，我們只是聽了紅梅的說話，才知道邱靈跟他們的關係。」白玉樓接問：「第二種可能是甚麼？那個瘋婆子目空一切，沒有將我們放在眼內？」

沈勝衣點頭。「我看她甚至認為只要說出司馬王朝這個名堂，便足以嚇倒我們，無論她是甚麼條件，我們都會接受。」

「看來她就是這樣了。」白玉樓笑了笑。

「這也是暗示，他們這一次已經傾巢而出，志在必得。」

白玉樓的笑容，不覺收起來，司馬王朝若是傾巢而出，的確不容易應付，何况統率他們的又是一個狂人？

沈勝衣道：「我們本來有三條路可走，現在只有兩條了「」

（未完）

俠情中篇故事

滄海客·文
黃耀基·圖

英雄店

前文提要： 楊柳青封三娘在洛陽開設英雄店，目的是尋找失去的娘親，不到一個月大江南北都轟傳了這件事，很多武林黑道來找碴子，都給楊封兩人趕跑。一位洛陽鏢局總鏢師周冲帶着南天一劍兒子藍少俠來到，楊封以禮相待，不久，倏忽間又有風馬牛三人來店飲英雄酒，楊柳青飛杯傳酒酒不滴，那邊馬牛二人手接掌托酒不洒，彼此武功卓絕。封三娘趁機發出一掌，姓馬的嘴角出血，那風放出毒烟幕，柳青三娘詐作暈倒，風馬牛將柳青擄走，這情景少俠都看在眼裏，也跟踪追出去，隨後三娘也跟着追去。

風從何方來　馬牛何處去

窮書生道：「你要我去那裏？閣下又怎知我要去何處？」他把周冲端詳起來。

周冲湊近去，說道：「相公既與三娘相識，自不是外人了，此間實非久留之所，相公你瞧，斜對面不是有間酒樓麼，我請相公你飲兩杯。」

窮書生道：「妙極，謝了。」

原來周冲忽然記起封三娘的囑託來，這窮書生雖未問起，但一來就端詳着石像，那神情，分明似曾相識，何況他又是來尋三娘的，受人之託，豈可不忠人之事，自要問個明白。

那酒樓在對街，和這英雄店相隔有五七家店面，周冲來到樓上，臨窗坐下，洛陽鏢局的總鏢頭在洛陽，誰不認得，店家哈腰，夥計陪笑，甚至酒樓中的人客，都向他請坐打招呼，周冲也不得不應酬幾句，也不用吩咐，酒菜立即送上了。

周冲道：「相公，旣然你是來尋三娘的，自不是外人了，不瞞你說，我受三娘之託，留下替她照看石像，適才相公不轉眼瞧那石像，可是與眞人相識麼？」

此言一出，那窮書生分明渾身一震，眼也睜大了，周冲也在對他凝視，想從他的形態上找出答案來，不由也是一震，但不是他已尋到了答案，這窮書生顯然識得像中人，而且這書生目中閃出一抹令人心悸的光亮，難道他也有一身功夫。

不能啊，這窮書生面黃肌瘦，弱不禁風，那像是有武功的，但顯然他識得像中人，好奇之心頓起，便連封三娘他也所知不多，更不用說那楊柳青，英雄店，尤其是那石像。

周冲忙道：「我實是受三娘之託，非是多事，是不得不問，相公可否相告，三娘臨行之時，也曾言道：若有人問及石像，便要我留住其人，待她回來，不過麼？只怕一時不能回去。」

窮書生道：「這是怎說？」

當眞他完竟不會功夫？周冲瞧了他一眼，道：「相公適才必已看得明白，店中桌塲櫈翻，楊柳青姑娘亦被擄去了……你……」

那窮書生霍地一伸手，抓住周冲的胳

膊，眞瞧不壯，看來弱不禁風，不料他手上的勁道還眞不少。

書生顯然警覺了，忙不迭鬆了手，拱手道：「得罪，閣下適才所說的楊柳青可就是是傳言店中當爐的姑娘麼？她眞姓楊？被誰擄去了，誰有這……」

周冲再也不懷疑了，此人非但識得封三娘，顯然與石像的本人，和那楊柳青大有淵源，否則豈會如此激動，周冲好奇之心也更熾了，道：「正是，姑娘確是名叫楊柳青，我雖知三娘和這楊姑娘在此開設英雄店，便是爲了尋訪石像的眞人，却不其詳，但相公你放心，楊姑娘並非眞個被擄，而是不如此，不能入虎穴，找不出那風馬牛的巢穴來。」

「風馬牛？」窮書生跳了起來，但跳起又復坐下，道：「你是說，那姑娘被風馬牛擄去了，去了何處，請快告訴我。」

周冲更瞧料出幾分來，擺了擺手，道：「相公，看來你也知道有風馬牛其人，但你先沉住氣，那三人雖然邪惡，武功亦高，但絕非封三娘的敵手，楊姑娘小小年紀，更是了得，亦非眞正被擄刦了，不過是不如此，找不出風馬牛的巢穴來，三娘之外，尚有一個小二哥，自也不眞是個小二哥，躡踪前去了，必然沒事，相公雖然心急，亦是無用，三娘有言，她早晚就會返來這裏，還以在此等候爲上策。」

窮書生點點頭，無可奈何嘆了口氣，微蹙的眉頭下，那目光迷茫而又深遠，望着窗外。窗外，英雄店淸淸冷冷，栩栩如生的石像，佇立在斜陽暉裏。

× × ×

周冲明白了，這書生絕不是個弱不禁風的書生，不但識得封三娘，而且必和楊柳青大有關係，否則不會說及楊姑娘，就會那麼激動，這顯然并不是尋常的了，他是誰？

周冲道：「相公請，酒樓之中，沒好酒相待，待慢得很。」

那窮書生酒到杯乾，周冲已第五次命小二哥添酒了，他仍是一聲不響，周冲拐彎抹角，用言語試探，他總不言語，只是酒到杯乾，周冲更加肯定了，那石像的眞人，必是他的甚麼人，因爲書生的目光落在那石像上，豈祇不移目，甚至瞬也不瞬，面上也流露出極大的苦頭。

周冲再也不能忍耐了，道：「相公，若是我猜得不錯，那楊姑娘是你的甚麼人罷？」

那窮書生渾身一震，但只是掃了周冲一眼，迅速低下頭去，把那不離手的酒杯撫弄起來。

周冲忙替他斟滿了，也放了心，因爲這書生並未顯露出更大的激動，默默地，不是一口，而是分兩口，把酒乾了，周冲這老江湖，如何會不明白，酒能令人吐眞言，而且這書生也喝到分際了，倒也不再催促，也默默地再替他把仍未放下的酒杯，斟得滿了。

不出所料，那窮書生輕嘆了口氣，道：「我雖久已不在江湖行走，但也聽聞人言，洛陽鏢局有位總鏢頭周冲，最是古道熱腸，想來便是閣下了。」

周冲忙欠身道：「不敢，在下行走江湖，不過是想多交幾位朋友，這名利之上，倒也淡泊得很，相公若有用在下之處，那怕兩脇插刀，我周冲亦不敢辭。」

窮書生道：「總鏢頭俠肝義胆，果然名不虛傳，聽總鏢頭說來，封三娘不過和閣下僅是初會，閣下明知對頭出名邪惡，竟也毅然受三娘重託而不辭，實是難得，敢不坦誠相告。」

周冲忙道：「相公言重了，但在下雖然愚魯，却也知三娘與那楊姑娘，有極大淒苦隱情，在下慚愧無能，不能拔刀相助，這點微勞，何足掛齒，非是我多管閒事，實爲了稍効棉薄。」

書生遲疑的說道：「不瞞總鏢頭說：……唉！」

他忽然長嘆一聲，却滿面淒苦，不往下說。

周冲道：「相公若是不便言說，那就不說也罷。」

書生擺手道：「總鏢頭肝胆照人，敢不開心相見，楊柳青……天可憐，不但長大成人，且還不忘我個儒弱無用的爹，更難得三娘義薄雲天，竟不記恨我。」

周冲啊了一聲，道：「那楊姑娘……原來……便是令愛？却是失禮得很，尚未請教相公……呃！請教尊姓大名？」

果然人家眞人不露相，其女武功已是高不可測，這書生可知了。

他是怎麼了，仍當人家是書生，但他的穿着打扮，那份儒雅，又實是個書生。

窮書生道：「總鏢頭，也曾聽說過：……十多年了，十多年前，這河洛一帶，有一個一生坎坷的金笛書生麼？十多年了：……十多年了……」

周冲霍地站起身來，兜頭一揖，道：「原來尊駕就是……你尚在人間……」

金笛書生擺擺手，道：「快請坐了，此間耳目衆多，要是被人見了，大是不雅，總鏢頭休得多禮。」

那周冲此刻的激動，亦不下書生初聞楊柳青之時，這書生皺眉，惶然四顧，他竟視如不見，他惶恐之極，「尚在人間」，這豈不是說人家已經死了。

他非但不坐下，而且躬身說道：「家父抱恨終生，死亦不瞑目，臨終之時，仍念念不忘秀士，愧未報救命大恩於萬一，只道秀士已遭不測，是以自劈天靈蓋，即刻追尋秀士於地下去了，不料秀士尚在人間！」

原來這金笛書生，江湖中人尊而以秀士相稱，十數年前江湖遊俠，與那南天一劍藍浩然齊名，南劍北笛，南北爭輝。

書生愕然而驚，道：「你怎說？令尊他……」

周冲道：「家父那時已病入膏肓，驟聞秀士噩耗傳來，愧恨得目眦盡裂，秀士若不是爲了義救家父，豈會樹那强敵，又豈會被强敵圍攻遭受毒手，秀士的救命大恩未報，倒害了秀士性命，如何不愧恨，是以即刻追尋秀士於地下了。」

金笛書生嘆口氣道：「令尊他……也太……唉，這麼說，倒不是救他，反而是我殺了他。」

周冲忙道：「家父那時已病入膏肓，羣醫束手，之所以苟延殘喘，只因派出去打聽秀士下落之人未返，眼巴巴盼望三日三夜，待聞噩耗，家父即大叫一聲，其實

掌未劈落，已氣絕身亡了，在下本不欲再向刀口子上討飯吃，只因不敢忘家父臨終時諄諄囑咐，生不能報秀士大恩於萬一，死亦要尋到秀士的屍骨，是以才重振洛陽鏢局，走遍海角天涯，尋訪秀士，傳說秀士遇難的落雁坡，更是每一寸土地都尋遍了，只差沒把坡下泥土翻轉過來。」

金笛書生嘆道：「難得令尊臨終亦以我為念，其實當年令尊走鏢邯鄲道，赤眉教刦鏢更傷人，任何人遇上了，也當仁不讓，要拔刀相助的，何足掛齒。」

周冲道：「若非秀士武功蓋世，豈能救得下鏢行五十餘衆，家父亦早死在赤眉針下了，若非秀士救助，因而與赤眉教結下仇，又豈會遇難落雁坡，我鏢行五十餘衆，莫不感秀士的大恩大德，家父去世後，在下明是走鏢江湖，其實是爲了尋訪秀士下落，要不然也廣交黑白兩道上的朋友了，今日何幸得遇秀士無恙，眞個萬千之幸。」

周冲越說越激動，話聲未完，已拜了下去。

那秀士皺眉，蹬脚，道：「還不起來，你是……」

周冲見他一臉惶急，慌忙起身，隨着他的目光，周冲雖然一片眞誠，也不免尷尬，那酒樓之上，人客着實不少，還有不少相識的。

金笛書生道：「總鏢頭坐下了，而今已非昔比，我自中了赤眉教的赤眉針，一身功夫，無異已廢，當年我在江湖之中，多有仇家，這些年來，一直在尋找我的下落。」

周冲惶恐道：「我該死，不知秀士武功已……」他按劍環顧，但酒樓之中，皆是生意買賣人，看不出有江湖中人在側。

老笛書生又嘆了口氣，說道：「若非我武功已失，豈有連靑兒母女也保護不了的，當年赤眉教不知我已中了他們的毒針，在那落雁坡遍尋不獲，竟去追殺她母女兩人，幸是事前得人通風報信，得免遭毒手，待得我得知回去尋訪，已不知她們母女兩人的踪跡了，唉，若不是我遠走終南，千方百計，想取出那赤眉教細如牛毛的毒針，躭誤了半年有餘，何致和她母女失散。」

周冲更是惶愧，道：「赤眉教的毒針厲害無比，我也曾聽得人言，打出有如一蓬針雨，因其細如牛毛，也無形無聲，當眞厲害之極，一着人體，即循血脈而行，一旦攻心，其人立卽喪命，秀士你……」

金笛書生道：「我雖運行內功，把那針逼住了，却迄今仍無法取出，這十餘年來，每日子午兩個時辰，皆要行功運氣，與那毒針相抗，總鏢頭，看來你也修練過內功吧，你就該明白。」

周冲道：「我明白，秀士雖然也能行功運氣，但已再不能作周天運行了　否則那毒針就會……」

金笛書生道：「正是如此，我的內家功力在却不能運用，用必與毒針相抗，否則就是自殺，是功力未失，反而不如常人，別說對敵過招了　甚至不敢擧重物，天可見憐，小女得三娘撫養，竟已成人了，唉，這麼說，她母女是自幼就失散了，必是已有了內子的信息……」

他怎麼突然住了口？面色也變了，隨着他的目光，周冲見到英雄店門口，出現了兩個江湖客，兩個人一般的高瘦，偏是衣袍特別寬大，晚風把兩人的衣袍高高飄了起來，像是連人也飄飄欲飛。

那金笛書生顯然坐立不安，牙關却咬得緊了，周冲如何不明白，刷的一聲，拔出長劍，道：「秀士放心，我周冲武功不如人，但也還有這把利劍，命也還有一條，其實秀士已多年不在江湖中露面了，這兩人便與秀士有仇，也不知秀士在此。」

金笛書生忽然厲聲道：「寃各有頭債各有主，若然寃家路窄，可不許你多管閒事……」

不料話聲未落，早聽陰惻惻一聲怪笑，說：「好一個寃家路窄，正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姓楊的，今日你的死期到了。」

只不過周冲轉身過來，說得兩句話功夫，那兩人已到了樓中，樓中已掌了燈，那兩人背燈而立，寬大的袍袖兀自在飄揚，顯然是剛剛上得樓來。

「好一個寃有頭，債有主。」另一個一瞪眼，眼中登時神芒暴射，說：「誰敢多管閒事。」

「誰也管不了，」是金笛書生，把周冲推過一邊，站了出來。

周冲竟被他推得一個踉蹌，雖說這金笛書生武功已失，他手上的勁道竟仍不小，周冲驀然記起了兩個人來。

武林中有一雙孖生兄弟，人稱河朔雙煞，也在這金笛書生絕跡江湖前後，也不再在江湖中出現了，和那封三娘一般，也是令人聞名喪胆的人物，不但武功奇高，而且對敵之時，不論對方武功高低，總是併肩子，一塊兒上，不料竟在這時出現，顯然是衝着這金笛書生來的。

金笛書生道：「一身作事一身當，兩人旣然找到了我，當年的一筆帳，也該清了，要殺要剮，我姓楊的不會皺一下眉頭，但有言在先，我們的帳，可與外人完全無關。」

他背了雙手，一揚頭，再又往前站了一步，那河朔雙煞顯然不知金笛書生不能運行內功眞力，兩人一分，周冲欲前又止，若然他捨命能救得金笛書生，又何惜性命，這時倒露出了一綫生機，斜跨一大步，擋在金笛書生身前，道：「秀士請後退，久仰河朔雙煞大名，在下正要請教。」

旣然河朔雙煞的大名，他竟然敢領教，這兩人不由一怔，果然兩人不知金笛書生武功已失，若然添了一個勁敵，至少也碍手碍脚。

周冲橫劍當胸，昂然道：「你二人聽清了，秀士早已封笛歸隱，不問江湖中事，當年饒你兩人不死，倒敢前來尋仇，秀士若一伸手，你兩人休想活命。」

周冲手中劍一擺，轟然一聲，那酒樓中推座而起的竟有七八人，盡皆橫刀仗劍，把河朔雙煞圍在核心。

原來周冲陪藍天虹前來英雄店，早知英雄店連小二哥也是武功非常的高手，生怕會有意外，故爾來時暗中囑咐幾位鏢師接應，惡事便不用現身，周冲陪同金笛書生上樓，樓中早有幾位鏢師在座了，隨後又來了幾位，是以周冲的劍只一擺，那七

八個鏢師立即推座而起，往上一圍。

洛陽鏢局乃是有名的大鏢局，鏢旗到處，人人讓道，豈是浪得虛名，又豈僅是周冲交遍天下，僅靠情面得來的禮讓，鏢局裏確也有幾位武功出類拔萃的鏢師，有道是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沒有，一瞧對方人手中兵刄，便可知武功高低，那七八個鏢師倒有兩位使判官筆的，一個是練子鎗，另一個是李公雙拐。

河朔雙煞厲聲大笑，一個道：「妙哇，我哥兩個今兒可要露臉了，獨來獨往的金笛書生，今兒竟要以多爲勝。」

金笛書生皺眉急道：「總鏢頭，不可，豈可爲了我的事，傷……」

周冲一聲呵呵，說道：「你是說壞了你一世英名，是不是？秀士，你錯了，有道是，道路不平傍人剷，誰不知道你秀士已封笛歸隱，就是說有人找上門來，你也不會出手，人家要殺你，你也不會還手，請敎，這何損你的英名，却是可惜啊，可惜，各位……」

他掃了那七八個鏢師一眼，道：「各位只怕還不知這兩位是誰，敢情就是大名鼎鼎，威名遠震的河朔雙煞，哈哈，各位認淸了……」

登時爆發出一陣呵呵哈哈，那鏢師們全是久闖江湖的漢子，豈不知周冲的意思，有人道：「當眞聞名不如見面，哈哈。」有人說：「向不還手的人尋仇，那算什麼好漢，敢情這就是河朔雙煞，我們今天才認識了。」有人說：「早不尋來，晚不尋來，秀士才封了笛，他們倒尋了來，算什麼英雄。」

這邊廂，一個使判官筆的哈哈之聲更响了，道：「秀士要不封笛，只怕我們每人借給他們一個胆子，也不敢尋來了。」

河朔雙煞氣得哇哇怪叫，目中噴火，同時屈肘，抬臂，五指箕張，金笛書生搶了出來，搖手道：「寃有頭，債有主，總鏢頭，多謝各位一番好意……」

周冲忙一橫身，又攔阻在他身前，道：「秀士，可不是你又錯了，該多謝我的不是你，而是這兩位，你們各位也錯了，河朔雙煞响噹噹，豈是欺軟怕惡的，八成是不知秀士已封笛，兩位，我說得不錯吧？你們雖是寃有頭，債有主，原不關我這傍人之事，只不過秀士太不够朋友了，也太不公平，不公平，我們就要管。」

那河朔雙煞齊聲喝道：「姓楊的，這人所說可是當眞！」

金笛書生才擺手，周冲也急擺手，搶在頭裏，說道：「千眞萬眞，如何不眞，秀士的金笛從不離身的，兩位請看，秀士手中，身邊，可有金笛麼？有道是人生自古誰無死，只不過是遲早而已，兩位今晚把秀士殺了，仇是報了，兩位的英名可也就毀了，請敎，兩位沒缺胳膊，也沒斷腿，可見兩位和秀士也沒甚麼大不了的仇恨，爲了一點鷄毛蒜皮的小怨，而葬送了兩位一世英名，值不值得？」

周冲連連擺手，又道：「我的話還未說完，在下我誰也不幇，倒有個主意在此，旣可報仇，又不怕傳揚出去，被天下人恥笑。」

河朔雙煞一個伸手搔頭，另一個不約而同伸手，對望了一眼，又是齊聲說道：「你說，可不怕他再逃出我們的手去。」

周冲呵呵笑道：「旣然兩位不怕秀士逃出你們的手去，我就有個法兒，你們的英名不但保住了，還會揚名，你們向秀士報仇，也公平了，也不怕天下人恥笑了，兩位不用等待多久，過了今晚就行，秀士旣在祖師爺神位前封笛，自也可以在神位前請出金笛，兩位是老江湖了，我一說，兩位自然也懂了。」

河朔雙煞愕然又對望了一眼，若說不懂，豈不承認不是老江湖了，江湖中可眞有這個規矩？

周冲往傍邊一閃，道：「兩位聽明白了，只怕秀士一旦請出金笛，兩位非但報仇不成，倒又送了性命，若是兩位沒這個胆子，若是不顧天下人恥笑，我話已說明，你們寃有頭，債有主，我們是事不關己，兩位便請動手吧！」

河朔雙煞同是一聲怒吼，周冲道：「我知道兩位不怕，兩位也該明白了吧，我可不是幇秀士，其實是顧全兩位的英名，說眞的，秀士自從封笛之後，早已把功夫擱下來了，兩位却矢志報仇，在功夫上精益求精，就算當年秀士曾贏得兩位一招半式，在此消彼長之下，而今已非昔比了，秀士便有了金笛在手，那還再是兩位的敵手。」

河朔雙煞那鼓脹起來的袖管，垂下來了，任誰也都知道，這河朔雙煞一直在蓄勢待發，周冲也鬆了一口氣，忙還劍入鞘，道：「兩位可是想明白了，秀士要在祖師爺神位前請出金笛，少說也得三天，去來三日，那是最快的了，兩位放心，走得了秀士，可走不脫我周冲，我周冲以身家性命，担了這場干係，三日之後，在下必陪同秀士，前去龍門崖頭恭候。」

河朔雙煞道：「好，不怕他再脫逃，你這姓周的倒是血性漢子，我們就賣個交情給你。」

周冲呵呵之聲更响了，道：「河朔雙煞當眞名不虛傳，一諾千金，三日之後，黃昏時候，龍門崖頭，在下陪同秀士恭候，請罷。」

河朔雙煞對望了一眼，喝了聲走，兩人齊一蹬脚，袖管一拂，那樓中燈火一暗，暗而復明，已失雙煞踪迹。

周冲抹去額上冷汗，衆鏢師收了兵刄，往上一圍，一個道：「敢情這兩人便是河朔雙煞，果然名不虛傳，好厲害的魔頭啊。」

別以爲雙煞未曾出過手，就憑衆目睽睽之下，來去如風，已是駭人聽聞了，那功力之高，豈僅是這殺人所見，簡直是聞所未聞。

周冲對衆人一抱拳，道：「多謝各位相助，此間沒事了　各位請回罷。」却一使眼色，背着秀士，向英雄店一指，那指頭再劃了個圈兒，都明白他是大夥兒繼續在英雄店前後左右監視，不可遠離。

這般人一走，周冲這才轉身過來，只見金笛書生垂頭咬牙而坐，一聲長嘆，才苦笑道：「多謝總鏢頭解圍，非是我貪生怕死，若不得見靑兒一面，我死不瞑目。」說着，已扶着站了起來。

周冲可看得明白了，那金笛書生扶桌的手，也在抖顫，眉頭也深鎖起來，實是

功力巳失。忙道：「秀士請放心，三娘巳有言在先，即去即返，必也偕同令愛返來，有了他二人，何懼這河朔雙煞。」

金笛書生嘆了口氣，道：「總鏢頭，你先前說得不錯，人生自古誰無死，我又何惜一死，人無信不立，適才你以謊言相欺，我巳慚愧得無地自容，待得見過青兒一面，我何惜赴死，豈可再失信於河朔雙煞。」

周冲忙道：「秀士說得是，在下行走江湖，武功雖不如人，却以信義爲先，必不教秀士失信於河朔雙煞，敢請秀士在鏢局小住兩日，我就去尋找三娘和令愛。」

金笛書生道：「有勞了　我也別無去處，如此，我也不客氣了。」

周冲巳打定了主意，急忙把秀士安頓在鏢局裏，洛陽鏢局乃是中原數一數二的大鏢局，僅鏢師就有三十多位，吩咐鏢局中人在這幾日中，不接買賣，再把局子裏的鏢師喚過一邊，再拜道：「秀士不僅是我父子的救命恩人，亦是我洛陽鏢局的大恩人，我也不用多說了，各位多有知道的，現今秀士在難中，務請各位嚴加保護，我此去，三日之內必返。」

鏢師中倒有一半是老人，如何會不知道，登時轟然應諾，一個老鏢師道：「總鏢頭，你必有十分緊要的事要辦，那就快去吧。你回來要是見到秀士損了一根毫毛，你就不會再見到咱們了，那時倒要有勞總鏢頭替咱們收屍。」

周冲豈不知衆鏢師皆是血性漢子　多囑咐倒無禮了，當下一劍隨身，轉身就走，直奔龍門崖。

洛陽古帝都，之南不過三十里地，有兩山對峙，山在洛河與伊河之間，宛若龍門，崖高千仞，石壁上雕刻的大小佛像，成千上萬，乃是佛門勝地，熊耳山把洛伊兩水分了東西，與秦嶺一脈相通，峻嶺叢山，綿亘千里　周冲早聞人言，風馬牛狡兎三窟，其一就在熊耳山中，也距洛陽最近，是以毫不遲疑，逕奔龍門。

天才初更時候，他巳站在高高的龍門山上了，這時倒遲疑起來，雖說風馬牛在熊耳山中有巢穴，但誰也不知巢穴在何處，只不過有人見到風馬牛在這龍門一帶出沒過而巳，龍門旣是佛家勝地，香客遊人也多了，那麼，巢穴也不在此，熊耳山綿亘千里，別說三日了，便是三月也不可能尋遍，而三日之期，却迫在眉睫。

其實周冲也不是要尋風馬牛的巢穴，不過封三娘雖未言明，但那語氣分明是說即會返來，是以他奔龍門，不過是向這方面迎來。

但更深夜靜，道上連半個人影也見不到，他焦急，失望，他遲疑起來。

月色皎潔，那茫茫霧氣從山谷中推勇而出，眞個似龍口在吐霧吞雲。

周冲正惶然地沒了主意，啊喲，也忙不迭一伏腰。

人聲，打從左面崖下傳來，崖壁上天然的，和人工鑽成的佛洞，何只數百千個，其間又有無數洞穴互相通連，燈光，啊，洞中有燈光射出來，那近崖頂處的霧氣不那麼濃厚，燈光透射過霧氣，淡淡的霧，成了游移的黃色雲朵。

原來並沒有人發現他，不但心下一寬，而且心下一喜，莫非風馬牛的巢穴就在這龍門崖上？上天保祐，那麼秀士有救了，封三娘必也在這左近，還有藍天虹，若是找着楊柳青姑娘，自是更好了。

他要找人，也要人家能見得到他，壯了壯胆，站了起來，但那崖高處，只有夜風在呼嘯，只有那燈光照射中，黃色的雲朵在游移，只有偶爾傳出來的人聲。

分明相距不遠，人聲入耳，却似傳自遙遠的遠方，他終於明白了，說話的人是在洞的深處，他胆也更壯了，壯着胆，向亮光之處縱身過去，不料身才縱起，他的腰帶被人抓住了，非但不能縱前，反被人拋向右側，耳邊也有人低喝：「別出聲，你好大胆！」

周冲也並非弱者，左手着地一個滾翻，躍起身巳橫劍當胸，但他躍得快，伏下也快，只見霧中走出兩個人影來，到了他適才站立之處，才站定了，兩人皆是劍肘腰後，一個說：「分明聽到有人聲，奇怪，怎生又不見人了？我不信是聽錯了？」

那兩人一色黑布包頭，看這兩人縱掠而來，點地無聲，知亦非平庸之輩，却又不是風馬牛。

他身邊的一人道：「哼，有人跟踪下來，巳不是一次現身了，旣然不敢露面，管他呢？咱們哥兩個一露面，他還會不趕快躲藏起來嗎？回去吧！」

這人道：「話可不是這麼說，咱們連人家的面也沒認清，可見不是等閒之輩，咱們倒眞得加一分小心，別教打從咱們這裏出了事。」

周冲忽覺衣袖被人扯了一下，急回頭，僅有一個人影由濃而淡，由淡而沒，瞬巳消失在身後的崖坡下，今晚若不是此人，這兩人早巳發現了，豈不知這人是好意，奇怪，是誰呢？

他心目中只有封三娘和藍天虹，心想必是這兩人，說來慚愧，人家巳然出過聲，竟因驚懼之故，連這人是男是女也分不清。他不敢怠慢，忙不迭退下崖坡，他又見到那人影了，那人分明還在對他招手，忙飛縱過去，竟接連七八個起落，那人像是停步相待了，當眞是誰，會是三娘麼？

但願是封三娘。

啊！周冲尚未出聲，那人倒先開了口，而且一怔，道：「是你，總鏢頭，你怎麼來了。」

怎麼？不是這人引他來的麼？怎麼像剛見面，才認出他來，但周冲心下巳大喜，道：「原來是藍少俠，可找到你了。」

是藍天虹，站在斜坡上的一塊大石傍邊，怎麼他搔起頭來了。

藍天虹急掃了一眼，道：「總鏢頭，先前不是你吧，不是你引我來此的，是不是？」

這番輪到周冲來發楞了，也搔起頭來，道：「那麼，引我來此的，也不是藍少俠你了，啊！我明白了　必是封三娘，今日你跟隨風馬牛走後，除了封三娘隨後追下來以外，還有那個小二哥，不是，我是說那個扮作小二哥的人，藍少俠，你沒事吧，不不……我是說……我是說……」

今兒他是怎麼了，多大的場面他也見過的，今晚說起話來却顚三倒四，人家好好的站在面前，有甚麼事，何況論年紀，

人家比他輕了一大把，雖是由於關心之故，若然人家認爲是輕視他……

周冲一時倒惶急起來，不料那藍天虹掉過頭去，輕嘆了一聲，道：「雖是沒事，却好生愧煞，看來我可眞的自不量力了，慚愧，我一見那楊姑娘被擄，立則跟踪下來，那料才出得洛陽城，便巳失去了人家的踪跡，倒被人……唉……總鏢頭，別提了，咱們走吧！」

周冲道：「甚麼，藍少俠，你沒遇到封三娘，也失去了風馬牛的踪跡？那可……糟了。」

周冲不僅失望，而且着急起來，不自覺一蹬脚，也才想起這藍天虹也像他一般，誤會是對方把自己引來此地，這麼說，顯然另有其人，忙道：「藍少俠且慢，你說，會不會是封三娘把我們引來這裏？若是三娘，那就好了，秀士也有救了。」

「秀士？」藍天虹一怔，道：「秀士是誰？」

周冲急忙把今日之事一說，道：「秀士於我父子有救命之恩，現今大難臨頭，非尋到封三娘，不能解得厄難。」

藍天虹啊了一聲，道：「只道秀士巳物化了，不料尚在人世，可不怪了，秀士武功蓋世，金笛通神，倒會怕了河朔雙煞不成？」

周冲浩嘆一聲，不得巳，匆匆把金笛書生武功巳失之事說了，道：「休說秀士武功巳失，有道是善者不來，河朔雙煞若非巳有恃無恐，豈敢來向秀士尋仇麼。」

那金笛書生與河朔雙煞，皆是藍天虹的爹爹藍浩然同時代的人物，金笛書生與藍浩然南北齊名，藍天虹豈有不知道的。

藍天虹搖了搖頭，道：「引你我來此的，總鏢頭，不瞞你說，這人絕不會是封三娘，唉……」

怎麼他又嘆起氣來？周冲一時沒了主意，顯然藍天虹面有愧色，因爲他每一提及此人，便把臉掉過一邊，現下更把牙關咬緊了。

藍天虹忽然一蹬脚，才又詐道：「總鏢頭，我也不用瞞你，這人年紀輕輕，只怕比我更年輕兩歲，但武功奇高，說是他引來此，不如說我氣不過，一路追趕來此，我我……慚愧，今晚竟一再被他戲弄，却連人家的眞面目也沒瞧清楚。」

周冲愕然了，也驚得楞住了，又是一個武功高不可測的，竟還是年紀輕輕的！

這藍天虹家學淵源，在他眼中，巳是了得了，眞不信有比他更年輕，，武功更了得的！

他道：「你是說，一個少年？」

藍天虹垂頭道：「令人愧煞，總鏢頭別提了，連他是男是女，我也弄不清楚，只不過這人雖然一再戲弄我，却又顯然並無惡意。」

周冲把頭上的髮髻也抓亂了，道：「藍少俠，那麼，那人把你引來此間，必有用意了，你可猜得出端的是何用意？」

藍天虹道：「那還用說麼。」向左前面的崖壁一指，道：「那人顯然知道我是爲何而來。」

周冲道：「那山洞中可是風馬牛，若是，封三娘必在這左右，藍少俠，縱有千難萬險，我也得趕快把封三娘尋到，却是藍少俠你事不關己，不如請先回鏢局等候，得少俠你回去，我也就更放心了。」

周冲倒眞有這個意思，但也爲了藍天虹的安全，要不然有個好歹，被他如何向南天一劍藍浩然交待。

說眞的，藍天虹適才倒眞有退意，却因周冲這話一激，登時一昂頭，道：「總鏢頭，你放心，剛才你說得是，這風馬牛與我們風馬牛不相及，我們不與他們爲敵，那又何懼之有，旣然秀士有難，咱們得趕快尋到封三娘，再者，哼，這人端的是誰，無論他是好意還是歹意，我也非把他掀出來不可，倒要瞧瞧他的眞面目。」

那人如何戲耍藍天虹？從他的怒容亦難掩的羞赧中，周冲亦可知一二了，道：「藍少俠，據我看來，這人實是一番好意，不過是不便現身罷了，少俠却誤會人家是戲弄。」

若然對周冲示警，和引他來此的同是一人，這人分明沒點戲弄之意，只怕是少俠仵少氣盛倒眞。

那藍天虹又哼了一聲道：「走吧，要找封三娘咱們得回去，你！你說甚麼？」

周冲道：「……我沒說甚麼啊？」

但分明有人在說：「滾回去！」兩人才這麼一楞的瞬間，清脆脆傳來拍的一聲響，跟着是半聲怒吼，頓又寂然了。藍天虹早劍在身先，搶了過去，待得周冲趕到，幾乎與那突然止步的藍天虹撞上了，光突突的石崖上，只有冷月清輝，和縹渺的雲絮。

藍天虹不但發楞，而且退了一步，周冲忙一滑步，也才發現了，原來地上躺着兩個人，正是先前所見黑布包頭的兩個漢子，兵刃仍然握在兩人手中，也不知是死還是活，即使活着，也巳被人制止住了。

周冲道：「是他！又是他！」

噹的一聲響，藍天虹的劍上劃出一溜火花，只聽他喝道：「滾出來，是誰！」

一個忽左忽右的聲音道：「滾回去，聽到麼？要命的，就快滾！」

啊啊！兩人一時手亂步忙，滑步，旋身，騰掠，且爆栗般的聲響响連珠，不在身前，就在左右，早巳退回到原地，兩人退回原地，那爆栗般的聲響，也寂然了。

現下聽得眞切了，是一個嫩嗓子，說道：「要命的，快下去，你們要找的人，也不在此處。」

那嫩嫩的聲音聲若游絲，雖然分不出是男是女，且肯定年紀必輕，分明還是個童音。

藍天虹滿面鐵青，尤其是當着周冲面前更是難堪。顯然這是同一人，也就是引他來到山下之人，看來人家比他更年輕。

周冲道：「藍少俠，你瞧，原來……不過是……」

黃豆！周冲攤開來的手掌中，托着一顆黃豆，顯然先前兩人脚下發出來的聲響，就是黃豆打在崖石上，被周冲接到一粒在手中。

罷了，人家身法之快，無與倫比，用黃豆打在石上，竟能發出這麼大的巨响，那得多高的功力才成？不由藍天虹不氣餒了，垂頭一聲輕嘆。

周冲道：「這人若是惡意，藍少俠你也許還能全身而退，只怕我早像那兩人一

般躺下了，何況人家替我們制服了兩個對頭人，他說我們要找的人不在此，必是指封三娘，也必然不假，我們下山去吧。這人非但是善意，而且必是一位前輩高人，藍少俠，你別難過。」

那藍天虹還能說甚麼，崖洞中端的甚麼人，不知道也罷了，連這個一直在他前後左右的人也不知道，藍天虹是難堪，周冲却是心急，兩人默默無言，落下山來，龍門霧鎖，甚至連東西南北也分不出來，周冲爲何而來，不尋到封三娘，他豈會回城，藍天虹心下已哼了無數聲，他早把楊柳青，封三娘，忘得乾凈，黑夜霧濃，他見影不見人，難道天亮了那人也能遁影，哼！他非要尋出那人不可。

龍門山峽裏，有木魚之聲傳來，不多一會，天也亮開了，霧氣散開了，兩人轉了半夜，小心翼翼地找，別說人影了，便連夜鳥也不曾驚起一隻。

那霧散了，敢情天早亮了，也才發現仍是在龍門山北的山脚下，竟然近着街口，小鎭臨着伊河，那洛陽近邊的市鎭，周冲豈有不熟悉的。道：「藍少俠，咱們去吃喝點甚麼，就便歇一歇，也許能探聽出甚麼來。」

不錯，且先養足了精神，說甚麼他也要找出昨晚那人來。說眞的，他對昨晚那人不再那麼惱了，當眞人家也不過沒現身罷了，也不過僅是阻止他們接近那崖頭，豈僅說不上戲弄，且還是好意，令他氣惱的，却是那人說話的語氣，分明帶有輕視之意，令他受不了，那氣雖然消了些，但好奇之心倒更熾了，那人分明年紀不大，但功夫可眞了得。

小鎭上的店舖已開門了，龍門崖旣是佛家勝地，又近着洛陽，豈會少得了香客，那小鎭上的店家，幾乎全是做香客生意的，棧房也最多，燒早香的，回城的，都是起早，是以不愁買不到飲食。

周冲道：「就是這家吧，鎭上這家店房最大，飲食也還過得去。」

店堂中已有不少人客了，門口更多轎馬，脚伕也在進進出出。

「兩位，才來呀！」是誰在說？

不是小二哥，那小二哥正忙着哩，分明還未見兩人進店，分明也是聞聲才回過頭來，回頭眼睛就亮了，說：「我說呢，今兒早上刮好大風，可把總鏢頭你吹來了，敢是來燒早香的，快請這邊坐。」

周冲一怔，心下也一動，道：「張小二，原來你在這裏，正是陪一位朋友來燒早香，拿點現成吃食的來，順便替我備一個香籃。」

原來這張小二是鏢局的夥計，年前不愼從馬上跌下來，斷了腿，雖然好了，但行走起來再不似先前一般俐落，他老娘說甚麼也不許他再跟鏢車行走了，周冲便多給了點銀子打發他回家。

張小二道：「我原是在此土生土長，蒙總鏢頭恩典，我把你賞的銀子和人合夥，頂下這家店來，已有半年了，我知總鏢頭過些時候，必來此進香，那日不盼望，今兒可被我盼望到了。」邊說，早跑去了，藍天虹道：「總鏢頭，原來你也常來此進香，待會你也要去進香？」

周冲道：「那是來此進香，這龍門乃是洛陽一大名勝，外地來的朋友，沒法兒，不得不陪同來此走走，有時一年中也會來三兩趟，藍少俠，剛才我道老夥計倒提醒了我，挽一個香籃上崖就不礙眼了。」

藍天虹道：「總鏢頭，還是你想到了，若然找些香客結伴，豈不是更妙。」

只聽有人說道：「我說一點也不妙，掩耳盜鈴，不過是欲蓋彌彰。」

兩人是何等人物，又所爲何來，進門開言，已暗中留了心，只不過沒擺在面上，周冲呵呵笑着：「小兄弟，當眞一言驚醒夢中人，多謝你的指點，來，我敬你一碗水餃。」

那張小二剛送了兩碗水餃來，周冲接過一碗，旋身一送，隔着一張桌面，向一個十六七歲的少年飛送過去，當眞要沒過人的功夫，又豈能作總鏢頭，周冲話出口，飛碗早已出了手，那少年嘻嘻笑道：「多謝總鏢頭。」連身子也不欠一下，一伸手就接過了。

清早，店堂中人客多，但飲食的可不多，周冲早發現一個少年隔着桌子，雖然頭不抬，低頭在吃喝，但一雙眼兒斜着直向他們這面溜，想到藍天虹說昨晚那個總不現身之人，是個嫩嗓門的少年，便留了心，果然說話的是他。

果然是他！但周冲仍然一怔，他把一碗連湯的水餃拋送進去，湯水洒不出不難，難在少年接入手中，一滴湯水也未洒出，好功夫！

不料周冲這裏才把手一拱，藍天虹一拍桌子，道：「果然是你！」他借那一拍之力，掠身向那少年抓到，饒是他身在話先，手在身先，那少年只叫得一聲啊呀！分明見到他縮身一鑽，藍天虹的手便縮不回去。面前的人，竟會踪跡全無！

有人叫道：「總鏢頭救我！啊呀！好兇！」

不知那少年怎生會到了周冲身後，而且從周冲的脇下鑽出頭來，衝着正回過身來的藍天虹露牙一笑，嘿！好一口雪白有如編貝的牙兒。

周冲雖沒嚇一大跳，却也駭然，忙道：「藍少俠住手，小兄弟，好功夫，請來坐下。」

那店堂中的人進進出出，竟沒引起絲毫驚擾，竟只有那張小二在旁邊瞪了眼，說：「果然好身手，抹桌子挪板櫈，小兄弟，總鏢頭請你坐。」

藍天虹臉上紅一陣，白一陣，周冲對他連使眼色，却對少年道：「小兄弟，昨晚多承相助，我正要找你，快請坐了。」

少年身子一歪，老實不客氣，在一傍坐了，嘻嘻笑道：「總鏢頭，你口是心非，你要找的不是我。」

這不是他招認了麼，承認昨晚阻他們接近那崖洞，和制服那個黑衣人的。便是他，要不然怎知周冲要找誰。他不是驚，而是興奮，再一拱手，道：「若不找到小兄弟你，怎能找到要找的人，小兄弟，若蒙指點一條明路，把我要找的人找到了，沒世不敢忘小兄弟的好處。」

周冲不但拱手，竟一揖到地。總鏢頭自有一份異常的威儀，適才一亂倒不曾引起紛擾，周冲對這麼個少年一揖，倒引來一陣驚奇，少年啊唷一聲，一躍離坐，搖

手道：「不不，我可不要叩頭。」

周冲肅容道：「小兄弟，若蒙指引，把我要找的人找到了，我何惜一跪。」

少年慌了，跳過一邊，更把手連搖，急道：「總鏢頭，你誤會了，我是說你向我作揖，那我豈不是要向你叩頭，有話咱們慢慢說，別忘了，你還有位貴客呢，你怎麼冷落了人家。」

當眞周冲把藍天虹給忘了，忙道：「藍少俠，兩位不打不相識，快請過來。」

藍天虹哼了一聲，那面色不再是紅一陣，白一陣了，而是白中透青，大夥兒的目光這一落到他身上，更不是滋味，又不能不過去。

張小二搶過去挪開櫈子，道：「三位請坐，總鏢頭，可要添酒菜。」

少年說：「你斜着眼兒瞧我幹啥，咱們可是一回生，二回熟，兩個大錢，也是買賣，是不是？」

張小二尷尬一笑，連說：「是是，少爺，你是大人不究小人過。」連說，而且連作兩個揖。

周冲一瞧少年的穿戴，立即明白了，他頭髮只是大大挽了個髻兒，衣衫雖沒破爛，但本是藍布衫兒，已變成了月白，且寬大得非要用一條麻繩兒繫腰不可，只有脚上的鞋兒倒還合脚一點，那脚兒和少年一般秀氣，自然誰也沒注意到少年的脚，說眞的，他不但秀氣，而且還是美少年。

少年啊唷一聲，說道：「我不是小要飯的窮小子麼，你巴結我也沒有用，我腰間只得兩個大錢。少爺在這裏，啊，我是說，少俠。」

周冲一聲啊呵，說道：「小兄弟，我替他陪個不是。」急忙對張小二揮手道：「還不快去取酒菜來，小兄弟，咱們罰他作個東道。」

張小二道：「我該死，適才得罪了小兄弟，酒菜現成，已備下了。」

咄嗟間，大碗小碗送了上來，周冲欲言又止，他急於要尋到封三娘，但少年吃喝得香，却又怕藍天虹難堪，以爲是冷落了他。

這藍天虹來洛陽作客，雖然只不過才得一日，但周冲却深知他幼受庭訓，大有父風，稱他少俠，實是當之無愧，只看昨日英雄店中，這藍天虹非是不知風馬牛的的厲害，但却不顧厲害追了下來，俠義爲懷可知。何況虎父無犬子，想到昨日在店中，那粉紅色的霧瘴一起，他連風馬牛是怎麼把楊柳青擄走的也知道，藍天虹却能踪追趕前來，人家年紀雖輕，功夫比他大了許多，也就可想而知了，但人家無論對誰都謙恭有禮，儒雅得倒像身無武功，實是令人可敬，確實非氣量狹小。

誰也有過少年時代，周冲明日，武林少年，誰也不免好勝的，在武功上，眼前這年紀更輕的少年，顯然把藍天虹比下去了，何況這少年所行所爲，雖是善意，却也跡近戲弄。

周冲忽然有了主意，不理那少年大吃大喝，道：「藍少俠，却是昨日你離開英雄店，躡踪風馬牛，怎生來到這龍門山，說起來好生慚愧，店中那粉紅色的霧瘴一起，我甚麼也看不見。少俠却能躡踪追趕，好敎人佩服。」

藍天虹被周冲一讚，顯然心下好過了些，道：「總鏢頭，慚愧的是我，不過我見風馬牛來時弄神弄鬼，猜想走時必然也會依樣葫蘆，是以那紅色烟霧一現，我即刻摒息搶先溜出來，僥倖被我猜中了，但一出城廂，却已失了那風馬牛的踪跡，只不過已知三人向這方追來，是以尋到了此地。總鏢頭，那楊姑娘被風馬牛擄去，愧不能相救，好敎人担心。」

周冲啊了一聲，道：「却是忘記對你說了，藍少俠，你放心，原來楊姑娘並非眞個被擄，而且不如此，不能尋到那風馬牛的巢穴……」說到這裏，忽然心中一動，藍天虹昨日追出，失了風馬牛的踪跡，必也與這少年有關，藍天虹不是說被人誘來此間麼？難道……

周冲心中一動，那目光不自覺也落到了少年身上，難道這少年與風馬牛有關？

少年舐了舐咀唇，拍拍肚子，說：「走啊！」說着已站了起來。適才周冲不便問他，本是想借話引話，誘他自動說出來，不料他視如不見，聽如不聞。

周冲道：「走？小兄弟，那去啊？」

少年一瞪眼，說道：「這不奇了，你是要來找誰？吃人酒飯，與人担憂，我可不白吃你的。」

周冲大喜，道：「你是說……小兄弟，你是說找封三娘，好啊，多謝你啦。」

少年把咀唇一抹，說：「別囉嗦，喂，別忙了，你的香燭籃兒，也許眞派得上用場，我先走一步了，咱們在街口見。」

他未說完，抹頭就跑，周冲叫道：「小兄弟，你等一等。」他等張小二取香籃來，藍天虹已一掠追出，哼，倒要瞧瞧你端的有多快的身法。

藍天虹存心要和這少年較量一下，雖然是跟踵追出，那知少年在人叢中一鑽，頓失了他的踪影，出到街口一瞧，道上行人稀少，那有少年的影子，不料正張望間，只聽身後脚步聲响，見那少年氣急敗壞追了來，竟是上氣不接下氣，道：「你跑得這麼快幹嗎呀！也不等我一等。」

藍天虹一怔！怎麼他倒落在後面了？那少年上氣不接下氣，一歪身，坐在道傍石上，初昇的太陽紅紅的，也照得他的臉兒紅紅。

是甚麼在閃光？原來是他的雪白的牙兒，不，這那像是窮小子，也眞沒有見過這麼美的少年，他端的是甚麼樣人？藍天虹雖然不知，但心下氣平了許多，看來他眞實功夫不過如此，只不過是個小賊猾。

少年瞪眼道：「你瞧着我幹嗎？可是我臉上有花兒，啊！」

他怎麼臉兒更紅了，藍天虹笑了，心說：「可不是你的臉兒像花朵兒一般，眞可愛。」

只不過這麼一會功夫，少年便由可惱可恨，變作可愛了。少年笑了笑，笑得更美了，眞可愛。

藍天虹走近他身邊去，道：「你又不是大閨女，這倒奇了，瞧一眼也害臊。」

那少年跳過一邊，道：「誰說我害臊了，只不過我不喜歡人家盯着眼兒瞧。」

藍天虹暢暢快快打了個哈哈，道：「還說不害臊，小兄弟，你的臉兒紅得像抹了胭脂一樣，眞好看。」②

（未完）

精選名作家名作品

慕容美‧文
黃耀基‧圖

金筆‧血掌‧峨嵋刀

前文提要：

兪人杰在狀元樓找無徒一身輕的老者不遇，在棧伙手中接過裂縫算盤子，知道晚上惡君平會暗算他，假扮逍遙書生將惡君平嚇走，他自己也搬離客棧不久，有一名自稱老朽的人從天窗又拋下一本小册子，是金筆大俠的七十二式。惡君平走到咸陽碰到揚州雙姬的四醜之一的貪婢，慫恿她冒沈公子之名，騙了長安城老尚書一大筆錢，想嫁禍兪人杰。兪人杰對以上發生之事全不知道，設法進身龍威鏢局，知道這間鏢局暗中搶刦西京和雙燕兩家鏢局的鏢貨，殺人滅口，自己武功尚淺，只有告知金筆大俠，豈料回到開封時，天龍府已蕩然無存，一片瓦礫……

禮送縱橫譜　延請施神醫

兪人杰心神一緊，霍地轉過身去，只見暮靄蒼茫中，一名衣衫襤褸的老人，正丟下一段焦木，在腰間擦着手，轉身準備離開。兪人杰本待出聲喝止，但又覺這樣做，未免太孟浪。

他心想：且走過去瞧瞧，看老傢伙在牆上畫了些什麼，再說亦不爲遲！

他進過去一看，牆上原來是以焦木寫的三個大字：「驕必敗」！

抬頭再看那老人，已走去五六丈外。

兪人杰心中冒火，高聲喝道：「這位老人家，你等等！」

人隨聲發，足尖一點騰身向前追去！

詎知那老人頭也不回，脚下一墊勁，竟向東南方放足飛奔！兪人杰咬牙暗忖道：瞧你傢伙行動鬼祟，果然不是好人！

於是，眞氣一提，身形展開，運足全力，緊追不捨。

他雖然知道，來者不善，善者不來，從對方一身不俗的輕功來衡量，他未必就是這個老傢伙的敵手，但他眼看一座天龍府化爲灰燼，滿腔熱血沸騰，只求放手一拚，已將生死置之度外，這時，慢說一名賊人，就是再多十個八個，也不會放在心上！

天色愈來愈暗，追逐者雙方之距離，也隨之愈來愈遠。兪人杰自恨技不如人，正待收身息步，停止再追之際，而老人突然停下步來。

兪人杰不肯錯過機會，一個箭縱，竄上前去！

老人身軀一轉，冷冷問道：「老弟有何見教？」

兪人杰手探笛囊，厲聲道：「老朋友剛才留下三個字，算是什麼意思？」

老人冷冷笑着道：「那三個字，有那一點不對？」

兪人杰怒聲說道：「留的時候不對！他這位天龍傳人就算平日裏自高自大了些，如站在忠告的立場，應於事先加以諫勸，事後如此說話，便是幸災樂禍！」

老人嘿了一聲，注目道：「老弟以爲老夫這三個字，是留給誰看的？」

兪人杰不覺一怔。是啊，天龍府已成一座灰堆，金筆大俠本人生死不明，他這「驕必敗」三字，是留給誰看的呢？

老人突然以手一指道：「知道麼？前車可鑑，是留給你老弟看的！」

語畢，上身微仰，一個倒縱，人如灰鶴騰空，起落之間，疾逾怒矢，眨眼於夜色中消失不見！

× × ×

兪人杰再回到開封城中，澈夜無法成眠。

這位留字的老人，他會是誰呢？

逍遙書生柳子放？似乎不太像！

因爲這老人如果眞是逍遙書生柳子放，他老人家應該不會對天龍府被毀如此漠不關心！

同時，那三個字若眞是爲他而留，對方就該知道他是誰。這種情形之下，對方應該留下的，就應該還有一套「縱橫譜」，而不只是「驕必敗」三個字！

不過，有一點，當可確定。就是這位神秘老人之出現，顯然別無惡意，也絕不可能與放火賊人有關。因爲，這老人要如屬於賊人一黨，以對方一身修爲，應無放過自己之理！

那麼，這老人，他會是誰呢？

還有，前此之縱火賊人，不知是受那個魔頭指揮或唆使，五台天厭叟、揚州雙姬，雖有可能，但這些人均爲金筆手下敗將，即使當時金筆本人不在，賊人似也不該得手得如此容易才對。

難道這裏面另有隱情？

第二天天一亮，他顧不得向人打聽——因爲他知道縱想打聽，也不會打聽出個所以然來——便又急急趕向忠莊和義莊。

忠義二莊均在朱仙鎭外；一在鎭東一在鎭西。

兪人杰先去的，是鎭東忠莊。

這時約莫午初光景，在莊中那排桑樹下，劍酒二叟正盤着雙膝，面對面席地而坐，一個扶額，一個支頣，兩雙眼光，同時投射在身前地面上，神情顯得專注異常。兪人杰遠遠看到兩老這副情景，不禁微微一呆！

他不由得打心底泛起一道疑問：什麼？兩位爺爺在下棋？

這怎麼可能呢？這兒與天龍府，近在咫尺之間，兩位爺爺難道竟會對天龍府之變故毫無所聞？

不不！這其中必然另有蹊蹺！

就在兪人杰疑竇滋生，脚下不期然放慢之際，身後不遠處，傳來一陣桀桀怪笑道：「好一個精明的小子！甲甲甲。」

兪人杰轉身瞧清之下，心頭不覺一涼。果然被他不幸料中，忠莊和義莊，無疑的也未能逃過這場浩刼！

這時，四名賊人之中爲首的那一名賊人，目光灼灼地向前走出幾步，手中雁翎刀一指，獰笑着又道：「就你小子一個人麼？」

兪人杰向後退出一步，手探笛袋，緩緩自笛袋中抽出那支長笛。

然後，牙一咬，猛然一個箭步竄出。長笛一吐，疾逾閃電，驀向那賊人分心一笛！

那賊人側目打量着他自笛袋中抽出之長笛，剛以充滿不屑之語氣，哂然說得一聲：「哦？原來是笛叟——」

容得一個叟字說出口，長笛已然分心點至！

結果那賊人雁翎刀一抖，只擺了個虛乏的架式，便即兩人一撤向後仰身倒去！

另外的那三名賊人，見狀既驚且怒，當下大喝一聲，一齊掄刀撲出！兪人杰因兩莊亦隨天龍府毀於賊手，早已痛不欲生，這時那還會將區區三名賊人放在心上。當下身軀陡矮暴長，笛穿刀網，一個斜掠，點向右首那名賊人雙眉夾心處，一笛奮力點去！右首那名賊人大吃一驚，急忙回刀搶救。

那知兪人杰出身武林世家，幼經劍酒二叟悉心調敎，一身幾兼六曹之長，這時雖在急怒之中，並未忘却以寡敵衆之章法，他一笛點向右首那名賊人，看上去似有情急拚命之意，其實只是一式虛招，容得那賊人揚刀格架，他立即使出一個魚潛深淵身法，左足一滑，右足蹲地，右手長笛一沉一掃，放開正面敵人，反向身後兩名賊人下盤打去，勢疾勁猛，快若旋風！

另外那兩名賊人因欲以圍魏救趙之計分担伙伴之憂，這時恰好來至他的身後，當下只聽「卜卜」兩聲脆響，接着是一陣悽厲慘嚎，在長笛橫掃之下，兩名賊人的小腿，雙雙筋斷骨折！

兪人杰看也不看一眼，原招不變，就地一轉，又向原先那名賊人足踝上趁勢掃去！

那賊人心神分散，欲避無從，身子一歪，跟着悶哼倒地！

兪人杰一舉殲滅了四名賊人之後，第一個湧上心頭的念頭是：留得青山在，不愁沒柴燒！

天龍府，忠義二莊，老老少少，男男女女，不下數百餘口，這一筆血海深仇，將來也許就全靠他一人湔雪，他决不可徒逞一時之勇，僅以宰却幾名毛賊心已足；他應該强忍一口氣，速即引身遠走！

可是，當他抬頭起來一看，才知道他在今天除拚掉一個算一個外，業已無其它選擇！

在他前面，三四丈處，併肩站着兩名老人。這兩名老人，一高一矮，正是剛才在桑樹下，僞冒他兩位爺爺，引誘他去上當的那兩名老賊！

回顧身後，八名大漢，一字形散列，人手一柄銀光閃閃的雁翎刀，一個個面現怒意，雙目兇燄隱熾，似乎只待前面那兩名老賊一聲令下，便會一湧而上，將他以亂刀剁爲肉泥！

只聽那身材高大的老賊嘿了一聲道：「好個毛娃兒，瞧你沒有多大，胆量倒不小，嘿嘿！小子，我問你，你可是笛叟兪老兒的後人？」

兪人杰聽如不聞。雙手握着那支長笛，一面於暗中打量着眼前之形勢。他知道，只要他沒有逃跑之意，賊人也許不會馬上向他下手。而他除非不跑，一跑便得具有絕對把握，否則寧可以靜待動，徐圖良機！

那名瘦小的老賊奸笑着接口問道：「老弟怎麼不開口呀？你們哥兒，好幾個一

起出門去，怎麼只有你老弟一個人先回來了？」

噢，原來如此！兩個老賊爲了要剷草除根，想先弄弄淸楚，像他這樣的六曹後人，還有幾個在外面！假如兩個老賊知道了六曹已只剩下他這一條血脈，怕不早就下手了！

俞人杰迅忖着：在劍叟蕭爺爺的屋後，有條地下秘道，一直通向一個大地窖，那本是蕭爺爺掘來作爲夏日藏冰之處所，除了蕭徐兩位爺爺之外，知道這個冰窖的，就只他一個人，他要是能領先一二十步，奔入那座樹林中，也許就能把賊人甩開。他怎樣才能取得這一二十步的優勢呢？

那名高大的老賊漸感不耐，這時臉孔往下一沉道：「娃兒，你聽着：老夫這是最後……」

俞人杰心中一動，忽然暗忖道：這名高個兒老賊，性情暴燥易怒，遠比那名矮個兒老賊，容易對付得多。這兩名老賊，顯然均非這一連串血案的主謀之人；我在脫身之前，如不先弄淸這些賊人的來歷，將來如何着手？

於是，頭一抬，冷冷接着道：「兩位在武林中，看上去好像有點名氣，能不能先將名號見告？」

那高個兒老賊果然冷冷然笑了一聲道：「有點名氣嗎？嘿嘿，我們老夫兩個的名氣大得很！『北嶽雙豪』，『火雷神』郝英明，『毒無常』陰定遠，便是老夫我們兩個！」

俞人杰心中又是一動，當下故意注目重複着道：「北嶽甚麼？」

「北嶽雙豪！」

俞人杰頭一搖，喃喃說道：「北嶽雙豪，唔，沒有聽說過，要換了我那位見多識廣的三哥，或者淸楚，亦未可知……」

那位火雷神勃然大怒道：「好個無禮小子！」

旁邊那位毒無常豆眼一滾，忽然將火雷神伸手攔住，重重一聲乾咳，堆下笑容問道：「你那位三哥，刻下在那裏？」

俞人杰哼了一聲，但並沒有開口，眼光偶爾一掃兩名老賊身後，突然一聲驚呼，揮手頓足，着急地高喊說道：「三哥快別過來……」

兩名老賊見他喊得情眞急切，不由得雙雙轉過頭去。俞人杰再不遲疑，長笛一揮倒縱而起。人過身後那八名執刀壯漢的頭頂上空，長笛一沉，重重敲向其中一名賊人的腦袋，那賊人腦袋應手開花。他則藉這一點之力，衰勢復振，一起一落之間，轉眼去至十數丈外！

餘下的七名匪徒，不待兩個老賊吩咐，雁翎刀一掄，拔足便追！身後並遙遙傳來火雷神的喝聲道：「這小子無論如何跑不了，告訴那邊的人，老夫要活口！」那邊還有人？俞人杰聞言一愣！

他這時已經來到池塘旁邊，抬頭向劍叟昔日居住的那片高地望去，果然發現劍叟的那排小屋前，正一字排列着五六名勁裝壯漢，跟刻下追趕他的賊人，衣着兵刃，無少差異。

俞人杰轉念略一忖度，最後決定仍向那片高地衝過去！計議一定，腳下不停，沿着那道斜坡，繼續向上飛奔！

身後賊人邊追邊叫道：「別放跑這小子，郝護法吩咐要活口！」

上面的賊人立即相互關照道：「拿鏢打！」

一陣呼嘯過處，五六支亮銀鏢，頓分上中下三路，雨點般劃空射至！

俞人杰一個斜掠，縱落道旁那片亂草中，雖然僥倖沒被打中，但已後退無路，陷進一處絕地！

上下兩路賊人，分得左右包抄過來，十多柄雁翎刀，映着陽光，耀眼生花。有道雙拳難敵四手，好漢擋不住人多。俞人杰自知逃生無望，只得緊一緊手中長笛，準備拚掉幾個算幾個了！

一名賊人大聲問道：「郝護法吩咐要活口，有沒有交代不許傷人？」

這邊的賊人回答道：「沒有！」

先前那名賊人哈哈大笑道：「這還不好辦麼？來來來，咱們兩邊，一邊分兩組，一組專門照顧小子的笛子，一組則揀小子手、足、臂、腿等處砍劈，只要不叫斷了氣，就是一個活口了！」

其餘的賊人齊聲應和道：「姜老三這主意不壞！」話發聲中，兩邊的賊人，果然各分兩股散開，分別執定手中雁翎刀，打得前後左右，步步逼攏過來！俞人杰深深吸入一口氣，暗中決定，仍以高地那一邊，爲突圍之方向。

他挺然屹立，屏息靜慮，容得賊人迫近身週五尺之內，陡然發出一聲大喝，將笛交左手，倏而一翻，帶起一片呼呼勁風，猛向左首那三名賊人掄揮過去。那三名賊人，兩個舉刀格拒，另一個則將頭一低，探刀向他膝蓋砍來！

因爲賊人們剛才有過明白商討，事實上這一着早在他的預計之中。他這時把握住間不容髮的一剎那，一腳踹向那名賊人的肩胛，同時迅速將長笛交還右手，全身一側，連人帶笛，驀向來自高地的那夥賊人奮身撲去！

那夥賊人尙以爲他想衝向右邊，自來路退去，一時措手不及，竟給他衝出一道缺口！

兩名賊人在他笛下折腕丟刀，而他自己，亦遭另一名賊人於腿股之間劃下一道大血溝。

俞人杰這時雖知已負傷，却不感覺任何痛楚。

他深知良機不再，不敢稍事躭擱，運足眞氣，雙臂一振急向高地上竄躍過去！

在上面小屋的背後，有一片寬廣的樹林，那座冰窖的入口，開在一株榕樹的腹中，他只須要搶入林內，便不愁賊人追趕來了！

「躺下，小子！」

高地上面，突然送來一聲悶雷似地斷喝！

俞人杰但覺左臂一麻，一個立足不穩，幾幾乎從斜坡上，一路翻滾下來！

他勉强定神抬頭，循聲向上望去，看淸之下，不禁一呆。原來站在上面拿鏢打他的人不是別人，正是那個火雷神郝英明老賊！

俞人杰眞火激發，顧不得身上已有兩處創傷，以及自己是否是這名老賊之敵，咬牙拔出臂上那支血鏢，一抖手振腕向上

打去，跟着取起腋下的長笛，提步繼續上衝！

火雷神哈哈大笑，伸手一抄，便將那支飛鏢一把接住了！

口中同時大笑着說道：「小子，這下子——」

言下之意，似是想說：這下你小子總可以看出，我這北嶽雙豪之一的火雷神，該不是虛名浪得了吧？沒想到老賊千才只說了這麼短短幾個字突然笑聲一收，神情大改。只見老賊口眼微張，目光呆滯，臉上浮現出一片痛苦之色，接着雙臂一垂，如同醉酒一般，向後退出數步，膝蓋一軟，一交栽坐下去！

而火雷神郝英明老賊倒斃之同時，高地上面，悠然出現一名相貌平肅的青衣老人！

俞人杰眼中一亮，脫口歡呼道：「啊啊，金老頭，原來是您……」

刻下出現的這名青衣老人，正是當日在長安賣唱的那位金老頭兒！

這時只見後者於高地上手一揚，喝道：「小子快躲！」

俞世杰頭一低，數點寒星，掠頂而過，身後接着傳來一陣慘呼和悶哼！

回頭一瞧，身後不遠處，又倒下三名賊人，餘下的六七名賊人見勢不妙，紛紛返身飛奔。

俞人杰爬上高地，因出力過多之故，腿臂兩處創口，鮮血不斷湧出，一身衣服，幾盡濕透。

青衣老人丟出一塊藥餅，冷冷說道：「嚼爛敷上，忌魚腥！」

俞人杰怔怔然伸手接住，心中忖道：怪了！這那像金老兒說話的語氣？聽這語氣，倒像昨晚——啊，是了！

俞人杰心頭一震，當下顧不得敷藥，急忙走上一步，納頭便拜道：「俞人杰參見柳老前輩！」

老人聽如不聞，輕輕一嘿，自語般說道：「一支『神仙笛』，揮來舞去，始終走不出『神仙十八散手』之範疇。這麼久了，竟連一招半式，均未習得，眞是沒出息！」

俞人杰不由得暗暗詫異。

他心想：這不是怪事麼？「神仙笛」和「神仙十八散手」，乃是我俞家祖傳之兵刃和武學，你這位逍遙前輩又不是不知道，我俞人杰身爲笛叟之長孫，你叫我不使這支「神仙笛」，不練這套「神仙十八散手」，又去練甚麼？使甚麼？至於怪我這麼久，未曾習得一招半式，更是奇而且玄。我俞人杰一直想找的，就是您這位逍遙前輩，我們在長安，早就相識了，最後，在扶風，我也曾經向您吐露過心聲，而您始終不肯以眞面目見示，當然更談不上武學之傳授了。在這種情形之下，你叫我俞人杰何處去習「招」？何處去習「半式」呢？

俞人杰儘管於心中充滿迷惑和不解，但礙於輩份和禮節，又不敢問詢或辯白，只有低着頭，一聲不響。

老人忽然揮手沉聲道：「快帶着藥走吧，那個姓陰的領人過來了。這個姓陰的，雖然不足一提，但這批賊子後面，有的是巨猾大兇，到時候就是老夫，都不一定應付得了。你這一去，暫時以走得愈遠愈好，等傷養好了，藝業有了進境，一切見面再談，尙不爲遲。」

俞人杰低聲嚅嚅道：「尙乞老前輩明示……」

老人眼一瞪，微現怒意道：「目下處境，如此險惡，你又帶着這麼一身傷，做甚麼賴着不走？」

俞人杰想想在這種情況下求授武功，的確不是時候，當下只得改口道：「將來何時何處見面，敢請老前輩明示。」

老人揮着手說道：「將來再說……」

俞人杰無可奈何，只好揣起藥餅，掩着臂上創口，向屋後林中走去。他走了幾步，忽然想起一件事，乃又止步回身叫道：「還有一件事……」

老人扭頭瞪眼催促道：「甚麼事？快說！」

「日前長安『西京』和『雙燕』兩家鏢局，於茂陵地面損失了一宗鏢貨，老前輩聽說過沒有？」

「怎麼樣？」

「據晚輩所知，這件刧鏢案，實即龍威鏢局那位金鞭孟嘗，以及他手下那些鏢師之傑作！」

「不會錯？」

「不會錯！」

「這宗刧案裏，還牽涉了十多條人命，晚輩力有未逮，尙望您老慈悲，務予奸人以痛懲……」

× × ×

五六天後，俞人杰到位於朱仙鎭西南數十里的一座小城中。

他身上的兩處傷口，雖然尙未全好，惟已無碍於坐臥行走；他相信再有上個十天半月，大概就可會復原了。

這天，他正在街上閒蹓，偶而抬頭，忽於街角發現這樣一幅招紙：

「俞人杰：爾師八卦山人，病危四海棧，盼速往見。」

俞人杰看了一遍又一遍，不禁暗暗稱奇。俞人杰三個字，一筆不差，跟他的名字完全相同；他當然沒有一個叫八卦山人的師父；可是，怎麼竟有這等巧事，二個人，同名同姓，被人找的一個，自己沒有看到，却給另一個同名同姓的人看到了，這能說不是一種緣份麼？

俞人杰伸手摸摸衣袋，袋中尙剩有大約七八兩碎銀。

他想：這點銀子雖說不上一筆大數目，不過對方假如患的不是絕症，請個大夫，抓幾帖草藥，以及將養將養，差不多也夠了。

於是，他問明了地方，開始向那家四海客棧走去。

走進那家小得可憐的四海客棧，俞人杰向棧中一名，身穿一襲舊布衫，看上去既像老闆，也像伙計的中年人問道：「有位八卦山人可是住在這裏？」

那中年人搖搖頭道：「山人病了。」

俞人杰忙接着道：「我正是來看望他的！」

那中年人哦了一聲道：「弟台就是他的——」

俞人杰頭一擺，說道：「這些不相干，我們之間，有點鄉誼，聽說他病在這裏

，特地過來，看能不能幫點小忙而已。」

那中年人啊啊連聲道：「難得，難得，他就住在最後面的那個人房裏，您請先過去，我來泡壺茶，馬上就到。」

兪人杰輕輕推開房門，房中光綫很暗，他定了片刻神，方始將房中佈置打量清楚。

房中佈置，簡單異常。僅有一床、一桌、一椅，一些破舊的食具，以及一座藥爐，一隻藥罐。

床上的那位八卦山人，面色枯黃，雙目深陷，業已憔悴得不成人形。

他躺在床上，聽見房門响動，眼皮緩緩睜開，旋又悠悠閉上，輕輕地點了一下頭，有氣無力的說道：「很好，孩子，你終於找來了……」

兪人杰欲待分辯，又覺不忍，他想：對方如果病眼未花，等會兒自會認出來。否則，他就暫時混充一下，在對方臨終之前，給予一點安慰，也未嘗不可。

病人輕輕嘆了一口氣，繼續說道：「十多天前，我來到這兒，幾乎問遍所有的人，都說在長葛縣內沒有一座兪家莊。」

長葛縣？兪家莊？兪人杰渾身一震，一顆心遽爾怦怦跳動起來。

病人又嘆了一口氣，低弱地道：「孩子，我那天的事，我也不想加以解釋，將來，總有那麼一天，你或能明白，也不一定。」

一點不錯，現在床上躺的，正是那位天龍府主人，金筆大俠令狐玄！

兪人杰止不住心頭一陣激動，連忙跑去床前，強忍着一泡眼淚，俯下身子，低聲問道：「您要不要先請個大夫看看？」

病人苦笑了一下，搖搖頭道：「沒有用……」

兪人杰微微一怔，怎麼？難道眞的已經病入膏肓，無藥可救了麼？」

病人深深吸了一口氣，輕聲又說道：「去拿副紙筆來！」

正好那店家送茶進來，兪人杰吩咐道：「老鄉麻煩你一下，去拿副紙筆來。」

病人在床上又加了一句道：「紙張多一點。」

不一會，店家將紙墨筆硯取至。兪人杰顫抖着雙手接下。他心想：願你這位金筆大俠在天之靈得到安息，這份遺囑內，只要我兪人杰能够辦到的，將一定依着您的心願，爲您完成就是了！

病人轉過臉來問：「墨磨好沒有？」

兪人杰拿起筆來答道：「磨好了，您有什麼吩咐，只管說出，只要晚輩能力所及，一定依您的吩咐做，請您放心……」

病人點點頭，開始緩慢的唸道：「夫天地陰陽之理……」

兪人杰愕然擱筆道：「您這是什麼意思？」

病人嘆了一口氣道：「這是心訣，今天先錄下，明天開始，再記招式。」

兪人杰大爲着急道：「不，我不是說這個，我是說……我還以爲……您……您……怎麼在這種時候，還談這些？」

病人苦笑着說道：「我令狐某人還能活多久，誰也不比我自己清楚，在這段有限的時間內，不談這些，又談什麼？還有什麼比這更重要？」

兪人杰斬釘截鐵的答道：「看好你的病，比什麼都重要。」

病人皺了皺眉頭，說道：「我不是說過了？」

兪人杰堅持如故道：「您並沒有說出您致病之因，以及究竟嚴重到何種程度。恕晚輩大胆的說一句：您的病也許並非無藥可救，而只是您對某些事，也許有點心灰意懶！」

病人半晌無言，最後，眼皮一閉，滾落兩顆淚珠，點一點頭，啞然說道：「孩子，你猜對了。」

房內寧謐得落針可聞。病榻上，那位天龍傳人胸口起伏了一陣，長長一嘆，啞聲接着道：「事情發生在三個月前，令狐某人爲想一身武學更上層樓，乃下定決心，摒絕雜務，獨處一院，冀圖試創一套新招，不意求功心切，竟於不知不覺中，岔引眞氣，走火入魔……以令狐某人一身修爲，事情本來並不嚴重，只須收心靜養，聚二華，調百脈，最多百日工夫，也就可以沒事了。沒想到，十多天前，就在令狐某人功行即將圓滿之際，賊人突然大舉來犯，以後的事，不說也罷……」

兪人杰本來還有很多話想問，但他見病榻上那位天龍傳人說至此處，氣促聲喘，嘴唇發乾，似已漸呈不支，當下連忙接道：「是的，您且休息一下，喝一口茶，別太累了。」

「我不累，孩子……」

兪人杰搶着說道：「那麼您就說出那裏可以找到爲您治療藥物或藥方吧！」

「要挽救令狐玄這條性命，當今之世，只有一個人能够辦得到。」

「此人住那裏？」

「南陽太平莊。」

兪人杰霍然道：「南陽？好極了！晚輩這就動身，在半月之內，當可來回——此人姓什麼？叫什麼？」

「姓施，名德修。有個外號，叫袖手神醫！」

兪人杰不覺一怔道：「名叫『袖手神醫』？」

金筆大俠苦笑了一下道：「聽到此人這道外號，你該明白了吧？此人雖有活人之術，却無濟世之心，要他看病不難，但得拿寶貝來！」

兪人杰又是一怔道：「『寶貝』？」

「因爲我們這位施大神醫半世歛聚，富可敵國，金銀有的是，如今要他看病，已非獻上一件奇珍異寶不行，試問你我兩手空空，一身之外，別無長物，如今還能拿得出什麼珍寶來？」

兪人杰眉峯皺了皺，忽然哼了一聲道：「我就不信……」

金筆大俠側目微微一笑道：「想用武力迫使就範是不是？」

兪人杰面孔一紅，吶吶的說道：「事急不妨從權……」

金筆大俠深深一嘆道：「別錯打主意了，孩子，此人一身武功，不在四友之下，否則以他這位施大神醫爲人，縱有十條性命，也不會活到今天了！」

兪人杰大感意外道：「此人原來也是武林中人？」

金筆大俠點點頭道：「不但武林中人

，而且是武林中一位高人！孩子，別去想那些了。這次，我令狐玄身遭毀家之難，本可力戰至死，都緣心願未了，始裹創殺出，而今時限無多，我們還是……」

兪人杰毅然長身站起道：「不！無論如何，晚輩都得前去試一試！」

金筆大俠輕喚道：「等等，孩子！」

兪人杰返身說道：「晚輩心意已決，請您相信。」

金筆大俠搖頭道：「我不是阻止你，孩子，我只是想你答應一件事。」

兪人杰連忙說道：「只要您不反對晚輩前往南陽一行，晚輩什麼事都願答應。您還有什麼吩咐，只管說罷！」

金筆大俠低弱地道：「你得答應我，你這次前去，不論遭遇何種挫折或屈辱，都不使用武力！」

兪人杰點點頭答道：「晚輩記住就是了。」

金筆大俠一字字說道：「肯定的答應！不是記住。」

兪人杰低下頭去答道：「是的。我答應您！」

至此，那位天龍傳人方始緩緩噓出一口氣，於病榻上乏力地擺擺手道：「好了，孩子，你去吧，快去快回來……」

兪人杰走來前面，將身上的七八兩碎銀，掃數都掏了出來，遞去那店家手上，說道：「找幾吊錢零用，其餘算是病人的房飯錢。最多半個月，我就回來，不足之數，將來一起算，麻煩您老鄉，好好照顧病人！」

那店家道：「天已黑下來了，相公歇一宿，明天再走不行麼？」

兪人杰搖頭道：「不用了！」

接過五吊青錢，走出小棧，街上已是萬家燈火。

兪人杰挺起胸膛，吸一口氣，開始向城外走去。

這一夜，他沿官道南奔，片刻未停，天亮抵達許昌，草草進了一點飲食，繼續上路，午牌時分，來到襄城，他再也支撐不住了。

左臂上那道創口還好，右腿上的創口却因不斷磨擦而再度出血。

他向藥舖中隨便要了六個錢的刀創藥，洒在血口上，用布條紮好，咬牙繼續向前走去。

傍晚時分，來到郟店附近的一片樹林中，他搖搖頭，告訴自己：不行，我得歇一會兒才好！

他走去林蔭深處，靠着一株樹幹坐下，本想緩過一口氣即行上路，不意一陣爽人的涼風吹來，心舒神弛，眼皮一閉，竟告沉沉睡去！

半夜，他爲了一陣野獸的吼叫聲所驚醒，揉揉眼皮神思一清，忙自地上跳起。

他走出樹林。摸黑前行，天亮一問，知道已離方城不遠，不由得精神大大一振。過了方城，到南陽便只剩一半路程了！

不過，他經過兩天來日夜不停的奔跑，業已疲累不堪；不但腿上那道血溝有潰爛趨勢，即連手臂上的那道飛鏢傷口，也在隱隱作痛。但是，他很清楚，他不能睡下去；如果一旦躺倒，再想爬起來，也許就沒有那麼容易了！

第四天中午，兪人杰來到博望與方城之間的趙河鎭，一條右腿終於腫脹起來。

他知道僱一輛車子去南陽，至少亦非三四兩銀子不辦，而身上只剩下四吊錢不到，怎麼辦呢？

於是，他咬咬牙，向一家當舖拐着腿走去。

跨進那家當舖的門檻，他靠在那張過頂高櫃上，喘息着定一定神，然後從衣底摘下那支神仙笛，連笛袋，一把塞去櫃上那個小洞孔中，向裏問道：「這東西可不可以當一當？」

「這是什麼玩藝兒？」

「一支笛子。」

「銀的。」

「鐵的。」

「一支鐵笛子，要來何用？」

「不，它並非純鐵打造，裏面有鐵有銅，有銀也有金，還有一部份鋼母，它是由很多種……」

「我看金銀的成色一定少得很！」

「是的，很少很少。」

「這玩藝兒有多重？」

「三斤十二兩。」

「你要當多少？」

「我不知道，您給出個數兒吧！這次是因爲有急用，萬不得已，才來當它，不論當多少錢，我答應您一定會回來贖回去的。」

「八百個大錢！」

「一吊都不到？」

「東西還在這裏，當不當聽便……」

兪人杰沒有再開口。接着，八百個青錢，用紅頭繩串着，由櫃上那個小洞孔傳遞出來。

兪人杰伸手一推，冷冷的說道：「還我的笛子來！」

兪人杰雙手緊握着笛袋，走出當舖大門，心中沒有一絲怨恨；相反的却對手中那支神仙笛產生出一種前所未有的親切之感。他將笛袋緊緊摟入懷中，於心底告罪似的呢喃着：我不會讓你離開我的，永遠不會！

他走出鎭外，折了一支粗野竹，權當扶拐，繼續上路。

到達博望，天色已然大黑，一條右腿，幾乎整個麻木；血水不斷沁出，褲脚管業已盡爲血水所濕透。

他想：這樣也好，不感覺痛了，反而可以跑得快一點！

他找着一家小吃店，要了一碗麵，四兩酒，忽忙吃完了，又帶上幾個冷饅頭，出城將兩處傷口重新草草敷紮一番，挺挺腰幹，吸了一口氣，繼續再向南陽連夜趕去！

在路上，他不停的鼓勵自己：「快了，快到了，這裏過去，不過四五十里，就到南陽，剩下這麼一點路，你難道就不能忍一忍？」

好不容易，天才亮了，南陽也就快到了！

兪人杰兩眼發黑，金星亂冒，扶着一支竹杖，遊魂似的，來到那座氣氛恢宏的太平莊前。

一名莊丁跑過來揮手喝道：「滾！滾！滾！這兒不是要飯的地方！」

愈人杰搖搖擺擺的站定下來，他睜不開眼皮，因爲陽光太强烈了。那莊丁接着怒喝道：「叫你小子滾，聽到沒有？」

愈人杰搖了搖頭，乏力地道：「在下不是要飯的。」

那莊丁咦了一聲道：「不是要飯的，你來幹嗎？你這小子可知道這兒是什麼地方？」

愈人杰點點頭道：「在下知道……」

他想睜開眼皮，但是辦不到；甚至像這樣站着，還能站多久，都成疑問。

那莊丁將他上下打量了一眼，注目問道：「來找神醫看病？」

愈人杰忽然湧起一股像要嘔吐的感覺。他咬緊牙齦，搖一搖頭，想將那股感覺排除出去！

那莊丁又是一咦道：「那麼你小子是幹什麼來的？」

愈人杰知道對方誤會了，連忙喘了一口氣，說道：「是的，是的，在下正是來找神醫看病，麻煩這位管家，請您通報一下，在下快要……支持不住了……」

那莊丁不由分說，走上一步，併指作剪，嗤的一聲，將他右邊的褲管撕開一個大洞，眼光一掃之下，哈哈大笑道：「哈哈哈哈，這麼一點小腫毒，居然也敢找上太平莊，你將我們莊主看成一名普通江湖郎中是不是？」

笑聲一收，驀地沉臉喝道：「快滾！」

愈人杰心頭大急，忙說道：「不，不，不是在下要看病！」

「那麼誰要看病？」

「是另外一個人。」

「不管他是誰，帶東西來沒有？」

「沒有，求求您，通報一下，在下自會向神醫當面解釋，求治的這位病人，他，他，不是一位，普通病人……」

那莊丁冷冷一哼道：「神醫不在！」說着，身軀一轉，向莊中大步走去。

愈人杰急追出一步，大聲喊道：「這位管家，您……」

一個您字出口，氣往上湧，眼前一黑，突然咕咚一聲栽倒！

莊內，寬敞涼爽的太平大廳中，那位袖手神醫正在含笑觀看兩位愛妾對奕，一名莊丁忽然跑進來垂手稟報道：「莊外來了個破衣小子，空着一雙手，說有人要看病……」

那位袖手神醫不待莊丁話完，極爲不耐地揮揮手道：「叫他滾！」

那莊丁不安地說道：「是的，小人已經說過了。只是那小子本身好像也有病，眼窩深陷，面目焦黃，右腿腫得很厲害，血水沿着褲脚管，不住往下滴，說到後來，身子一歪，竟當場昏死過去……」

袖手神醫眼皮一撩道：「你想老夫怎麼樣？出去爲他披蔴戴孝？渾球，還不快替老夫抬去扔了，扔得遠遠的，愈遠就愈好！」

× × ×

火傘高張的艷陽天，突然陰暗下來。彤雲密集，雷電交作，緊接着大雨傾盆而下！

愈人杰輕輕吁出一口氣，悠然醒轉。

哦！好舒適！他仍然緊閉着雙目，一動也不動，任由雨水淋沖，洗滌，遍體一片清涼。疲累，燒灼，煩悶，眩暈，整個一掃而空！

好雨，別停，繼續落下去，愈猛愈好，哦哦，太好了，但願我能永遠像這樣躺着。就在這時候，遠處忽然遙遙傳來一聲歡呼道：「老大，你瞧，那邊林中有座亭子！」

這邊——這邊「林中」有座「亭子」？愈人杰不禁微微一愕：那我現在這是躺在什麼地方？

他緩緩睜開眼來一看，一點不錯，他正是躺在樹林中的一座石亭背後！

愈人杰暗暗詫異奇怪！我明明正站在太平莊前，跟莊中的一名下人說話，怎會忽然躺來了這種地方？

他又想：管它的！這裏隱僻而陰涼，就是有人來到亭中，都不一定能發覺，正好多躺一會兒。

天空一片灰黯，雷聲隆隆，間着閃電，雨仍在花啦花啦的下個不停。

一串急促而有力的脚步，踏着林中落葉和水塘，由遠而近，至上面亭中，聽談話聲，似乎只有兩個人。

「喝，這陣雨好大！」

「老大沒給淋着吧？」

「還好，六月的陣頭雨，眞是說來就來。」

「老大，這裏坐，乾淨一點。」

「你坐一樣，我要揩揩身子。」

愈人杰心裏想：唔，好親愛的一對兄弟！

「老大……」

「怎樣？」

「我說，唉……那個玩藝兒沒給打濕吧？」

「不會，不會，絕對不會……」

「這麼大的雨，我看難說。」

「我貼肉放着，怎淋得到？」

「橫豎這裏沒有人，我看還是拿出來檢查一下比較妥當。」

「說的也是。」

「小心第一！」

「哪，你瞧吧，它不還是好好的？」

愈人杰眉頭不禁微微一皺，他心想：我還道這對兄弟有多親愛，原來他們關心的，是一件「玩藝兒」而不是「人」，

「唔，果然一點沒有濕。」

「讓它淋到雨水還得了？」

什麼寶貝玩藝兒淋不得雨？泥捏的？紙紮的？亭中沉默了片刻，再度交談起來，這次是那位老大先開的口：「我說，老二，你在想什麼？」

「啊，噢，我沒有，沒有想什麼……我只是在想……這種六月天的陣頭雨，說來就來，眞是，咳咳，一點不錯！」

「不好！」

「什麼事？」

「那邊有人來了！」

「在那裏？」

「那邊！」

「沒有啊……哎唷……唷……唷……老大，你，你好狠心！」

「好狠心？嘿嘿嘿！」

「你，你想獨吞？」

「你就不想獨吞？」

「算我馮某人瞎了眼……哎唷……唷

……唷……老大，救救我，我，我的血快流光了……老大，我……我願讓給你！」

「嘿，現在還要你讓！」

「求求你，老大。」

「太遲了，伙計！」

「老大，你會後悔的。」

「我會後悔？後悔什麼？嘿嘿嘿嘿，現在趁你還有一口氣，且聽我來數數你的罪狀：第一次在商南德義客棧……」

「老大，你也躺下吧！」

「好賊子，你，你，你說身上沒帶毒藥鏢！」

「哼！沒帶毒藥鏢，你老大說得不錯，早在商南德義客棧的那一夜，這支毒藥鏢就該插在你老大身上了！」

「你活不了……」

「彼此彼此……」

亭中，哀哼之聲，逐漸轉弱，終於完全平靜下來。愈人杰支撐着爬坐了起來，滿身都是泥水，不過，右腿的紅腫，却似乎消了些，那根竹杖，已經不見，他只得扶着亭角，攀向亭中。

亭中，滿地是血。

兩具屍體成丁字形躺着，一個背後插着一支匕首，一個胸前露着半截鏢尾，死狀均極可怖。

在離兩具屍體不遠處，一本打開的黃色小册子，正在被風吹得沙沙作響，上面似乎已經沾着不少血。愈人杰看到那本小册子，心中不禁微微一動。

他心想：害兩人火併的，難道就是這本薄薄的小册子不成？

他跨過屍身，過去檢起一看，册面上的三個字，幾乎嚇他一大跳！什麼？縱——橫——譜？

愈人杰的一顆心，不期而然跳得快起來。

打開封面，再看看次頁。那點錯了？一點都不錯！序文、心訣、圖解、註釋，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他手上現在拿着的，正是那套在武林人物心目之中，被視爲無價之寶的天龍絕學：「金箏縱橫七十二式」！

愈人杰並不知道兩人乃長安大牌坊尚書府的兩名護院武師，尚以爲兩人是這次謀算天龍府的匪徒之一，這本縱橫譜，即係於燒殺時，自天龍府中，打劫得來。因此之故，他將縱橫譜收起來，又在兩人身上仔細搜索了一遍。

兩人身上，除了各帶有數十兩銀子外，別無其它物件。

愈人杰爲防再有人入亭避雨，不敢多事停留，匆匆冒雨向林外走去。

走出樹林，是條官道。愈人杰認出，這條路曾經走過一次，那是在今天早上，天快亮的時候！

這裏離太平莊，少說一點，也有七八里。是誰將他送來這座林中的呢？

是了，一定是那個可惡的莊丁，在他昏倒之後，將他送來的。這眞應了一句人算不如天算：那厮大概以爲他已活不了，沒有想到，陰錯陽差，却使他因而獲得一部天龍武學秘本。

雨停了，天色却眞的黑了下來。

愈人杰仰臉望望天色，猶豫難決。最後，他咬咬嘴唇，終於仍沿官道，向南陽城中走去。

第二天，辰牌時分，太平莊前，忽然出現一輛豪華的馬車。

馬車停妥後，自車廂中走下一名衣着光鮮的少年。自車上下來的這名少年，年約雙十左右，五官雖然端正，氣色却不見佳。他下車只向前走出兩三步，便站着沒有再動，似乎等那名莊丁迎上來。

那名莊丁滾動着眼珠走過來問道：「弟台有何貴幹？」

少年冷傲地道：「求見神醫。」說着，不待那莊丁開口，衣袖一抖，取出一個黃綾小包，遞去那莊丁手上，淡淡接着道：「請轉達一下，車子就在這裏等！」

那莊丁眼角一飄，意思似在說：閣下蠻有自信嘛！

但是，很顯然的，他並不敢眞的將這名少年得罪，一眼飄過，掉轉身軀，拿着那個黃綾包，迅速向莊門中奔進去。

隔了約莫一盞熱茶光景，那莊丁空着一雙手，去而復返。

在莊前廣場上等候回音的那名少年，這時看到只出來莊丁一個人，臉色不由得微微一變。

他待那莊丁走近後，强自矜持着，冷冷問道：「怎麼樣？」

那莊丁回答道：「敝主人交代：三天之後，再來聽消息！」

少年一怔微現怒意道：「爲何……」

那莊丁一咳接着道：「他老人家說：東西是眞貨還是假貨，至少亦須三天，才能判明。如果等不得，原物奉還，另請高明可也！」

少年聽了，半晌無言。最後，身子一轉，默然登車而去！

× × ×

愈人杰回到城中下處，關上房門，躺去床上，以臂作枕，望着天花板，開始重新計算時日。

他到這裏來，已經六天，再等三天，就是九天。回程他可僱車子，不會比來時慢，就也算四天好了，這樣，加起來，連頭帶尾，一共是十三天。他約好半月之內趕回去，算來尚有餘裕，等就等吧。

在這三天中，他藉機會療療傷口，養養精神，本來也是一件好事，只是他對這位袖手神醫有些地方，尚不能完全放心。

這位袖手神醫，他在接受這部天龍武學秘笈時，爲何一句話沒有？

他不問病家的病狀和病情，尚可以解釋爲他醫道高明，自信病人只要還有一口氣，他都有辦法能使其起死回生。

那麼，對這部天龍武學秘笈之來源，他爲什麼不盤問？

天龍府日前被毀奸人之手，這兒南陽，不會不知道；而且，在那本縱橫譜上，尚染有不少血漬；在這種情形之下，這位袖手神醫，居然只問東西是不是贋品，而對於它的來歷，則莫不關心，寧非怪事？怪物！果然是個大怪物！

三天，轉眼間過去了。在這三天中，愈人杰幾乎夜夜都在做着一個相同的夢。

他夢見了自己騎着一匹百戰不疲的追風快馬，手中揮舞着一支如椽金筆，於大羣賊人中，左衝右突，往來馳驅……

——未完——



諜海亡魂

諜海風雲錄

金剛·文　丁岡·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畢德凱意識到這個詩辭欣賞會是鴻門宴，想溜走不成，果然龍實佳巳佈下天羅地網，由「隱士有限公司」頭號人物桂禮義宣佈處決包括來自各國的商界大亨，將廿多人用直昇飛機墜機拋落山凋底裏，製造轉移世人視綫的頭條新聞，但天不從惡人之願，生還的有桂禮義胞兄等廿多人都還活着受了重傷。畢德凱傷勢較輕，他用超乎常人的力量爬出山凋，被森林管理員救出，他連忙用收發機報告桑上將，不久救難隊到現場，將他們一一拯救出來。旁邊躺着一位老人似乎心臟病發作，他就是桂禮義的胞兄桂禮忠，畢德凱想在他口中知道一些情況。

追根究底　眞相大白

國防部派人來與桑達柯上將商量，要借重畢德凱的力量，去對付桂禮義僱用的一批打手，因為他和一羣瘋子已經害死了將近三十個人，而且還計劃謀殺兩個國家元首。當然，桑上將為了保護和珍惜受苦受難的畢德凱，不同意他再去完成甚麼任務的，但這位官員一再懇求帮忙。

這時一位領事館的秘書小姐開門進來說：「畢少校來了。」

桑達柯看了國防部派來的胖子一眼說：「你這老狐狸，你早料到畢德凱會答應做這事。」

畢德凱進了房間，慢條斯理的坐在一張沙發墊上。他整個臉除了眼睛和鼻孔之外都被白紗布裹着。

桑達柯和藹的問着畢德凱說：「醫院的醫生知道你來這裏嗎？」

畢德凱笑着說：「我猜他們要再過一個半小時才會知道。」

「我想你已經見過這位先生了吧！」

桑達柯指指那個禿頭胖子說。

「我們在電話裏談過，但是還沒有經過正式介紹。」

胖子趕忙伸出手握着畢德凱說：「紀凌雲。」

畢德凱重覆了一遍說：「你是國家情報局局長。」

「我們非常感謝你的鼎力相助，你可以乘飛機嗎？」

「到達冰島以後，再晒南美的陽光，只有好處沒有壞處。」

紀凌雲又不自覺地摸了摸自己的禿腦袋說：「你會享受到陽光的，尤其是南加州的陽光。」

「南加州？」

「下午四鐘點飛機起飛。」

「下午四點？」

「去狄士尼樂園。」

「狄士尼樂園？」

桑達柯耐心的說：「德凱，你要去的目的地和你以為的不同。」

「到底是怎麼回事？」

紀凌雲從手提箱裏又拿出一疊文件說：「在事情沒有完全明朗化之前，我們對隱士有限公司的目的只有一些概略的猜測，雖然我們對他們目前所進行的事，掌握到一點綫索，不過我們整個行動的企圖、組織成員及經費來源仍有許多疑問。」

話還沒講完，畢德凱插嘴說：「你找到一個響導，你一直在懷疑韓諾博士。」

「少校，我很高興你那麼快就能進行。不錯，國家情報局一直在跟踪韓諾威，可惜找不到確實的證據。這也是為甚麼我們會設計一個圈套，希望由他來帶領我們弄清楚事情的眞象。」

「老天，居然那是一個圈套！」畢德凱既吃驚又憤怒的說：「眞想不到，我在冰山所看到的一切，居然是安排好的。」

「韓諾威之所以引起我們的注意，主要是因為他在費氏企業研究海底探測儀的卓越貢獻，遠較他為自己國家的研究組織貢獻為大。」

「因此，沉在冰山裏的『洛克斯號』，就成了一個小小的實驗室。」畢德凱說：「於是，你們計劃要韓諾威到冰山去調查，而且由上將出面請他去；對韓諾威來說，他幾乎不敢相信他自己的運氣，他立刻答應下來。他既想知道他的老朋友費斯汀的下落，對調查沉在冰山的船也沒啥興趣。他主要想知道自己辛苦研究海底探測儀到底到那去了。」

「你又答對了，少校。」紀凌雲交給畢德凱一些光面照片，說：「這些照片是一艘監視『洛克斯號』三個星期的潛水艇上所拍攝的，值得研究的是那些船員。」

畢德凱沒有接腔，反而抬頭表情嚴肅的看着桑達柯說：「事情很明顯了。『洛克斯號』被巡洋艦發現，然後跟蹤直到它燃燒為止。」

桑達柯聳聳肩膀：「我也是昨天晚上才知道的。」他勉强的擠出一絲笑容，顯然對紀凌雲相當不滿。

紀凌雲看在眼裏。「隨便你們怎麼想，不過事實上你們兩個知道的越少越好。試想假如桂禮義、龍實佳或是韓諾威曾懷疑你們和國家情報局有聯絡，那我們的整個計劃也就泡湯了。」他看着畢德凱，嗓門小了一點：「少校，當時你的任務只是個飛行員，護送韓諾威去調察『洛克斯號』，然後再送他到雷哥賈維克，其餘的該由我們來觀察他的行動。」

「事情好像不像你想的那樣。」

「我們低估了對方。」紀凌雲坦白地說。

畢德凱深深的吸了一口烟，他兩眼凝神望着裊裊上升的烟氳，過了一會兒說：「你還沒有解釋為甚麼『洛克斯號』會在冰山裏，還有那些海盜船員是怎麼回事？費斯汀和他的船員、科學家們又怎麼會在失蹤了一年之後，被人在船上找到了他們的屍體。」

「答案很簡單，費斯汀的船員根本沒有離開過船。」紀凌雲說。

桑達柯一聽，幾乎不敢相信的說：「馬泰吉報告是說一羣阿拉伯船員，不是金髮的北歐人。」

「對啊！」紀凌雲說：「我讓你們看這些照片，你們就會瞭解剛才我為甚麼會說，值得研究的是那些船員。」他遞給了桑達柯、畢德凱一些相同的照片，同時自己燃了一根烟慢慢的抽着。

「請看第一張照片，這是用潛望鏡拍的，所以你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十名船員在船上工作的情形，這裏面沒有一個深色皮膚的。」

桑達柯頗不以為然的說：「說不定馬泰吉所說的阿拉伯人在船艙下面。」

「如果我們只拍一張照片的話有可能，但是你們在不同日期、不同時間都拍了些照片。比較之下，大概可以算出他們總共有十四個船員，不過沒有一個是阿拉伯人。」紀凌雲停了一會兒說：「同時我們已經確定照片中的人，就是『洛克斯號』在失蹤前，在船上工作的同一批人。」

「這麼說來，馬泰吉看到的又是甚麼？」桑達柯問着：「馬泰吉是是位科學家，絕對懂得正確觀察，他很肯定他所看到的。」

「馬泰吉看到的是他們故意假扮的各國人，尤其當他們發現歐人傑在監視他們。於是在邀請馬泰吉吃飯之前他們每人都改了裝。當然，這只是我的猜測而已。」

「我懂了，可是後來呢？」

「你猜猜看，其實並不難想像，船上的鋯——二七九着火使得『洛克斯號』頓時一片火海。由於這一切發生的太突然，我們的潛水艇就只能眼見它燃燒一空而愛莫能助。所幸潛水艇上反應相當敏捷的艦長，他為了『洛克斯號』被即將接近的暴風侵襲而傾覆海底……」

「於是，他把一艘價值兩千萬元的潛水艇改成拖船，接近燃燒的『洛克斯號』，並把它拖至最近的冰山，直到冰封閉了整艘船。」畢德凱望着紀凌雲侃侃說來。

「你的判斷相當正確。」

畢德凱笑笑。「不是我的判斷，是韓諾威博士說的，他在生前就告訴我了。」

「哦？是嗎？」紀凌雲不以為然的答道。

× × ×

「還有一個我極有興趣知道的問題是，你既然派了我和韓諾威去北大西洋某個特定冰山，却又為甚麼除去了所有明顯的標幟。另外你設計套住是要韓諾威『洛克斯號』，後來又為甚麼企圖隱藏『洛克斯號』，這不是前後很矛盾嗎？」

紀凌雲鎮靜地看着畢德凱說：「這得感謝你了。誰要你比我們預期的時間早到了兩天。」

「你想先把焚燒的『洛克斯號』現場清理一遍，却沒想到我和韓諾威來了，對不對？」

「正是如此。沒有人想到，在這麼壞的天氣裏，你居然會駕着直升機出現。」

「那麼你們的人在那裏……」畢德凱脫口而出的話止住了。他定定的看了紀凌雲好一會兒才平靜的繼續說道：「在我和韓諾威查看『洛克斯號』的呼號時，你的情報員就藏在冰山附近囉！」

紀凌雲一聳肩說：「你根本沒有給我撤退他們的時間。」

畢德凱坐直了身子，情緒有些激動了。「你是說，當我和韓諾威幾乎從冰山掉進海裏時，你們的人就站在那裏看好戲。沒有繩子，沒有援救，甚至沒有一句打氣的話？」

「我們的工作必須要我們對任何事無動於衷。」紀凌雲勉强擠出一絲笑容說：「我們也不喜歡這樣，可是沒有辦法。」

畢德凱的思緒久久不能平復。

「等適當的時機我們再討論。」紀凌雲說：「現在根據你和醫院裏幾個人提供的消息，隱士有限公司的計劃行動大約在幾小時又四十分鐘之後開始。他們第一步要先殺一位拉丁美洲國家元首對不對？」

「我曾聽到他們這麼說過。」畢德凱點點頭：「從玻利維亞開始。」

「你不應該對你所聽到的全部相信。桂禮義只是拿玻利維亞當個例子說說罷了。他和他的組織，還沒有能力對付這麼大

的國家呢！何況他是一個精明的生意人，絕不打沒有把握的仗。」

「這麼說來，至少有六個國家可能是他們的目標。」桑達柯說：「你又憑甚麼確定是那一個國家呢？」

「我們也可以利用電腦啊！」紀凌雲得意的說着：「電腦帮助我們縮小範圍挑出了四個國家，畢少校又在帮我們減少了兩個。」

「你把我弄糊塗了，我怎麼可能帮助你們……」

紀凌雲打斷了畢德凱的話說：「你從海裏找到的兩個模型中，一個是多明尼加總統府的縮影，另一個則是法屬圭亞那的立法院。」

「百分之五十對五十的選擇機會。」桑達柯輕聲說道。

「也不見得哦！」紀凌雲道：「依照國家情報局的看法，桂禮義那帮人很可能會來個雙綫進行。」

「一次兩個國家？」桑達柯奇怪的看着紀凌雲：「你不會在開玩笑吧？」

「分散了力量，桂禮義憑甚麼取勝？」畢德凱問着。

「想從多明尼加共和國和法屬圭亞那一起進行，並不像表面那麼簡單。」說着，紀凌雲拿了一張地圖放在桑達柯的桌上說：「南美洲北部沿海有委內瑞拉、英屬法屬圭亞那。再北一點，大約一天的船程，或幾小時的飛機，就可和海地、多明尼加相連。因此在戰略運用上，海地和多明尼加佔盡了樞紐位置。」

桑達柯聽了恍然大悟說：「萬一隱士有限公司控制了海地經濟，進而接掌政府，再以海地爲基地，那麼他們就可以將勢力範圍延伸到中拉丁美洲各國，而且逐漸併吞。」

畢德凱神色平靜的說：「根據歷史的記載，似乎每次古巴頭子朝思暮想利用古巴作爲進攻美國本土的跳板；但每一次都是功敗垂成。」

「不錯，」紀凌雲說道：「可是，桂禮義和隱士有限公司有一樣法寶是卡斯楚所沒有的。那就是桂禮義以法屬圭亞那作爲他的橋頭堡。」他停了一會兒又繼續說道：「一個縱深、強固的橋頭堡，一如盟軍在一九四四年登陸法國的諾曼第海灘，建立灘頭陣地，成爲反攻歐陸的橋頭堡一樣。」

畢德凱搖頭說：「我認爲桂禮義已走火入魔了。他很可能會實現他的計劃。」

紀凌雲點點頭。「你也不必太主觀。依照目前的情況來說，雖然對桂義禮、隱士有限公司有利，不過他們的計劃永遠不會實現。」

「你爲甚麼那麼肯定？」

紀凌雲看看畢德凱說：「我沒有告訴你嗎？上次在詹森醫師那兒，企圖殺死你的那個人，已經招了口供了，他講出了許多事情。」

桑達柯伶牙利齒的頂了一句：「你似乎忘記告訴我們許多事情。」

紀凌雲沒有理他，繼續說：「我有絕對可靠的消息來源顯示，桂禮義的偉大計劃註定了失敗的命運。只要隱士有限公司一侵犯多明尼加和法屬圭亞那，關於爭取這兩國的控制權問題，必然會引起內鬨。事實上龍實佳早就憂心積慮要除去桂禮義、韓漢思，進而控制整個隱士公司。萬一龍實佳得逞，那後果就不堪設想了。」

× × ×

當畢德凱和桑達柯、紀凌雲到醫院去探望李傑如時，蒂蒂坐着輪椅上也在他旁邊。

「醫生告訴我說，你們兩個都已經脫離危險期了。所以我想來看看你們，順便向你們辭行。」

「你要走了？」蒂蒂問着。

「嗯！總該有個人去揭發龍實佳的陰謀。」

「多保重，尤其你是我們的救命恩人，我們可不希望失去你這個朋友。」

畢德凱感激的看着蒂蒂，同時俯身向前問李傑如說：「你的背好點了嗎？等我回來，我們可要好好慶祝一番。」

桑達柯在一旁清了清嗓子說：「我還不曉得我的秘書小姐那麼會照顧人呢！」

李傑如拉着蒂蒂的小手說：「假如經常能認識像她那麼漂亮的小姐，我願意每天都折斷一根骨頭。」

病房的氣氛輕鬆了起來，這時紀凌雲開口了：「我想我們該走了，空軍的專機還等着我們呢。」

× × ×

由於東西方的時差關係，加上時速四百二十公里的噴射機速度，當畢德凱睜開惺忪睡眼時，天已濛濛亮了。

畢德凱想要整理紛亂的思緒，不論是對複雜的過去或不可知的未來。他總定不下心來仔細想想，而他滿腦子只有強烈的剷除龍實佳的心理。

飛機放下了降落輪，震盪把畢德凱的心緒拉回到現實，紀凌雲輕輕碰了碰畢德凱的肩頭說：「睡得好嗎？」

「差點睡死過去了。」

B－九十二型噴射機在一陣強烈的搖撼中降落了。加州的陽光依然是那麼的和煦、溫暖，照耀在停機坪裏成行排列的戰鬥機上，閃閃發亮。畢德凱抬頭望見了一個高十二尺的標語——「歡迎到愛樂陸戰隊航空站。」

一輛公務車奔馳而來，停在飛機邊。當畢德凱、紀凌雲和飛機組員們魚貫步出飛機時，車子裏的兩個人迎上前來，和紀凌雲一陣耳語。畢德凱站在一邊，輕鬆的點燃了一根烟。一會兒紀凌雲走了過來。

「看來這下我們把他們一網打盡。」

「這話怎麼說呢？」

「桂禮義、馬濟民、龍實佳等等，他們都在這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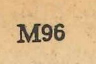
「在加州嗎？」畢德凱胡疑的問着。

「自他們離開冰島之後，我們一直有人跟踪。你在海底發現那架黑色飛機也有眉目了。隱士有限公司買了六架相同的飛機，在出廠前分別編號。現在除了一架墜毀外，其餘五架都在我們監視範圍下。」

「嘩！驚人的工作效率。」

紀凌雲面露微笑說：「這並不算甚麼。現在它們全部停在離此地不遠的橋城機場。」

「這麼看起來，桂禮義的大營應該也在這附近囉……」



畢凱德少校來到桑達柯的辦公室內

「就在樂喜娜海灘後面的山上。隱士有限公司有三百多名員工，他們都以爲自己正在做一項對各國政治、現狀分析的機密工作。」

「現在，我們該怎麼走呢？」

紀凌雲引領着畢德凱坐進了車子。「我們現在去狄士尼樂園，阻止一項雙重謀殺的陰謀。」

車子在稀鬆燈影的聖塔亞那公路奔馳着。當他們經過新港沙灘時，畢德凱不禁想起了幾天前他在這裏邂逅的那位紅髮美女，不知她還會不會在汽車旅館裏等他。

紀凌雲拿出了兩張照片交給畢德凱說：「這兩位是我們今天要保護的人。」

畢德凱看了其中一張說：「這是多明尼加總統卡斯帝羅。」

紀凌雲點點頭：「他是一位非常傑出的經濟學家，也是拉丁美洲舉足輕重的領導人物。自從他當選總統以來，他開始實施改革計劃，首次他國家的人民有了信心與希望。我們國務院是絕對不希望看到桂禮義那帮人，破壞了多明尼加穩定的經濟的。」

畢德凱對另外一張照片說：「我不認得這位是誰？」

「葛洛斯，」紀凌雲說：「他是一位極受人愛戴的醫生，是人民進步黨的領袖，六個月前才贏得大選，現在是法屬圭亞那的總統。」

「如果我沒記錯時事的話，他似乎正面臨痲煩。」

「確實如此。」紀凌雲同意的說着：「法屬圭亞那比起英屬、荷屬圭亞那是資源貧瘠的國家。他們的獨立運動在五年前才展開，不過那還是在法國所認可的憲法與監視的大選中進行的。葛洛斯當選之後，他要求全面性的獨立，當然是很艱苦的一戰。他的國家目前面臨各種熱帶疾病與食物短缺的痲煩，他這個總統當得可不太舒服。」

「看來葛洛斯的政府相當脆弱。」畢德凱問道：「卡斯帝羅政府穩固嗎？如果他死了，他的國家能繼續維持穩定嗎？」

「也許人民依然熱愛他們的國家。但是多明尼加的軍隊太效忠於他們自己的將領。因此由軍人組織的臨時政府，一定會接管整個國家；而顯然桂禮義已收買了這些將領。」

「這兩個人怎麼巧會碰在一起？」

「你沒有注意報上的新聞嗎？西半球的各國元首剛在舊金山開完各國經濟、農業合作協調會。葛洛斯、卡斯帝羅和其他幾個拉丁美洲元首，趁他們返國之前，正在各地略事旅遊。」

「你爲甚麼不在他們進來之前就阻止他們呢？」

「我們試過，在我們得到情報，想要行動的時候，他們倆已在狄士尼樂園逛了兩個小時，而且他們拒絕離開。我們只有祈禱龍實佳的殺手依原計劃行事。」

車子駛出了高速公路，進入港灣大道，很快的開到狄士尼樂園公務大門前。畢德凱由車窗望去，首先映入眼簾的是他頭頂呼嘯而過的單軌火車。而在高聳的所有建築物中，奇幻堡的尖頂最受矚目。

當畢德凱沿着地下通道走向樂園的警衞安全室時，他想到了在雷哥賈維克那張舒適、溫暖的病床。他不確定自己會在警衞安全室找到甚麼，但是，當他踏進安全室時，他簡直不敢相信。

會議室相當寬敞，簡直就像五角大厦戰略研究室。一張至少五尺長的會議桌，圍坐了將近二十個人。一個無綫電收發員正忙碌的接聽訊號，而另一個人則在整面牆的公園位置圖上，標下記號。紀凌雲拍了畢德凱的肩膀說：「你準備好了嗎？」

「由於時差的關係，我還沒調整過來，我可以喝杯酒嗎？」

「對不起，不行。」一位高大、口中啣着烟斗的男士說着：「自從狄士尼樂園開幕以來，嚴禁各種酒類的販賣與飲用，我不想破這個例。」

「哦，這消息眞不好。」畢德凱滿不在乎的說着，他有所期待的望着紀凌雲。

紀凌雲懂他的意思，馬上說：「畢少校，讓我帮你介紹那薩德先生，他是這裏的安全室主任。」

那薩德握手微笑。「紀先生告訴了我你受傷的情況，你覺得可以勝任嗎？」

「我想我能。不過首先必須把我臉上的繃帶掩飾一下，否則太引人注目了。」

一抹捉狹在笑意掠過那薩德的嘴角，「我們會幫你想個辦法，使別人不注意你的繃帶，甚至連替你纏這繃帶的護士小姐也認不出來。」

不久，當畢德凱對着穿衣鏡看到自己時，不禁半好笑半嘲諷的罵了句三字經，他被扮成了大野狼。

「你必須承認連你媽媽也認不出你來吧。」

「我倒覺得大野狼極符合我的本性的。」畢德凱取下了狼頭跌坐在一張椅子上說：「我們還剩多少時間？」

「距離桂禮義的時間表，足有一小時又四十分鐘。」

「你不覺得我該行動了嗎？時間實在很緊迫。」

「除了國家情報局的人，狄士尼樂園安全人員及聯邦調查局的人，總共大約有四十多人，都參予這項阻止暗殺行動。我們會給你充裕時間的。」

畢德凱靠着椅背說：「對你的做法我不敢苟同。」

「少校，和你搭配的人，也並非等閒之輩。他們都是高度專業化的安全人員，有的穿着就像你我一樣，有的携手徜徉在園裏，就像對情侶，也有的化粧成服務人員。甚至每個建築物的頂點，我們都有監視人員。」紀凌雲口氣平緩的敍說着：「他們的一舉一動，難逃我們的法眼。」

× × ×

「你把這些說給龍實佳聽好了。」畢德凱說：「你簡直不瞭解你的對手。」

忽然會議室裏一片死寂，紀凌雲搖搖頭從手提箱裏拿出一份編號078－34檔案夾，交給畢德凱，「也許我從未和龍實佳打過照面，不過對他的行爲我却一點兒也不陌生。」紀凌雲唸着檔案資料：「龍實佳化名羅南德，化名范雨果，化名馬蘭茲，本名伯特諾，一九四〇年七月十五日生於紐約市布魯克林區，組織漁人工會，在組織裏相當有份量。過去幾年來我們一直在注意龍實佳和他的信天翁事業，從事不法勾當，最後才查出原來伯特諾就是龍實佳。」

「這裏有費凱蒂的資料嗎？」

「有啊！」紀凌雲交給畢德凱一份編號883－57的檔案。

畢德凱接過來，迫不及待的打開來，他對檔案裏每一篇文字、每一張照片都逐字逐句、仔細、審愼地看了一遍說：「這太荒唐了，我不相信。」

「想你看到的都是眞的，起先我們在新畿內亞找不到她的任何資料，才使我們起了疑心。」

「其實我早知道了。」

「你又怎麼知道的？」

「我在雷哥賈維克和她吃過一次飯，她的舉止一點也不像在叢林裏生活了幾年的人。更何況她的言談，她的膚色處處都是破綻。」畢德凱說。

「你眞是觀察入微。」紀凌雲說：「但是，你既然知道得那麼清楚，爲什麼還要問有關她的事呢？」

「也許就像我套上大野狼的面具有些無聊吧，」畢德凱笑着說：「我會答應參加你的行動，有兩個原因，一來我必須要有個公平的機會，和龍實佳、桂禮義一較高下。另外一個原因是，到目前爲止，我仍然是國家海洋及海底開發總署的特殊任務策劃人。我的主要任務，還是要得到費氏企業的海底探測儀。這也是爲什麼我緊釘費凱蒂的原因，她一定知道海底探測儀的藍圖在那裏。」

紀凌雲點點頭道：「現在我懂了。好吧，在我制服了桂禮義之後，我會把費凱蒂交給你和桑達柯上將，讓你們問她幾句話。」

「如果你要我繼續合作做你的證人，我還有一個條件。你們要答應我幾分鐘時間和龍實佳單獨相處，並且安全保護費凱蒂。」

「不答應。」就在此時那薩德雙眉緊蹙的走了進來。

紀凌雲疑惑的問着：「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那薩德說：「卡斯帝羅和葛洛斯改變了他們的行程，他們擺脫了保護，現在誰也不知道他們在公園那裏。」

紀凌雲不太高興的說：「怎麼會發生這種事呢？」

畢德凱站了起來。「快，你有他們遊玩狄士尼樂園的行程表嗎？」

那薩德看了他一會，說道：「有，在這裏。」

畢德凱迅速地瀏覽了一遍行程表說：「你該送我上場了。」

「少校，你讓我有種被威脅的感覺。好吧，龍實佳和費凱蒂住在狄士尼樂園飯店，六〇五、六〇七兩個房間。」

「其他人呢？」

「都在。隱士有限公司包下了飯店六樓所有的房間。」紀凌雲極不舒服的用手擦着他的臉說：「你又在打什麼主意？」

「很簡單，我只要你給我五分鐘和龍實佳相處的時間。至於費凱蒂，交給我處理。」

紀凌雲完全投降了。「你贏了，趕快說葛洛斯和卡斯帝羅在那裏？」

「很明顯嘛，」畢德凱對紀凌雲笑笑說：「這兩位從小在西班牙長大的人，一定在某個地方重溫舊夢。」

「你說的對極了。」那薩德像記起了什麼。「行程表的最後一站——加勒比海海盜宮。」

加勒比海海盜宮是在這世界聞名的公園裏最具吸引的地方，建築在地下深達兩層、佔地兩畝。遊客乘坐在二十五公尺長的船上，穿過運河及許多漂泊的海盜船。海盜船會自動封掠沿海城市，由一百多個像極了眞人的玩偶操縱，而且他們還會唱歌。這整段航程僅十五分鐘，其間的刺激和高潮却足以讓你回味終生。

他們三人忽忽地奔向入口，剪票員是一個約莫廿歲的年輕小伙子。那薩德氣急敗壞的迎了上去劈頭就問：「剛才有沒有兩個人上船？」

「兩個人？……上船……」剪票員丈二和尚摸不着頭腦地說着。「我不記得了，遊客那麼多。」

紀凌雲一個箭步上前，掏出了相片說：「你認得這兩個人嗎？」

剪票員這才露齒而笑說：「我記得。不過……」一抹陰霾掃過了他的眉宇。「他們不只兩個，是四個。」

畢德凱呼吸急喘着說：「其中一個是大塊頭，頭有些禿，有一雙毛茸茸的手。另一個是面色紅潤，留了一綹鬍子而肩膀像隻大猩猩？」

「對極了？」剪票員打量着畢德凱這身奇怪的打扮。

畢德凱說：「各位，我想我們大概晚了一步。」

「哦！糟了。」

「沒關係，」那薩德對那年輕的剪票員說：「撥三〇九分機，不管是誰接得電話，告訴他說目標在海盜宮。」他轉向畢德凱說道：「但願我們不至於太晚。」他拉了操縱桿，整個滑車的運轉都靜止下來了。

「他們現在何處？」

「大概在航程的一半，莫約在『火焚村莊』和『砲戰』的節目之間。」

「跟我來，」那薩德已竄入了一個入口處的邊門。畢德凱發現他已置身在一片漆黑之中。他們沿着一條狹窄的修護道進行着。

「看來我們運氣還不錯。」那薩德說，他指了指前方。

畢德凱似乎還沒有完全適應這驟來的黑暗，但是一幅觸目驚心的夜景却展現在他的眼前。焚燒的村子正吐着烈焰和濃烟，完全是海盜燒殺擄掠的模樣。而葛洛斯和卡斯帝羅則正會神地、開心地在欣賞這逼眞的一刻，而他們身後則坐着兩天前挾持畢德凱到健身房的那兩名打手。他望了望腕上的錶，距離桂禮義的行動時間，還有一個小時四十分。「太早了！」畢德凱心想，那麼爲什麼殺手都已經就位了呢？難道是龍實佳起了貳心，想篡奪隱士有限公司的權力，而提早下手？

「我們怎麼去制服他們呢？」紀凌雲焦灼地問着。

「不能用槍，以免傷及無辜。」那薩德斬釘截鐵地說。「時間迫在眉睫了，我們已經讓船停得太久了，我們只有冒險一試。前面有一座橋，在橋上我們或許可以近距離阻截兇手。我設法繞到前面的酒店去。局長，請你躲在前頭的那匹驢子和篷車後面。」

「你們須要帮手嗎？」

「少校，以你目前的狀況，似乎不宜担任這種搏鬥，不過我可以給你一個重要的任務。」

「請說。」

「你可以穿着這身老野狼的裝束，站立在橋上，和那羣海盜混在一起，我想至少可以引開那兩個人的注意力，而給我和紀凌雲下手的機會。」

在船身重新開動的瞬間，那薩德和紀凌雲雙雙矯捷地各就各位。而畢德凱也站立在橋上。但是，他手中却多了一柄劍，那是他從一個海盜的身上解下來的——那並不是一件玩具，而是鋒利得如同眞刀一般。

橋邊上坐着三個海盜，他們的雙腿垂掛在橋邊，手中的彎刀隨着音樂揮舞着。

畢德凱這隻逗趣的大野狼也擠身中間，和他們一起手舞足蹈一番。船此刻正緩緩通過橋下，橋上的這幅景象逗得船上的遊客十分開心，比手劃脚地指着橋上的大野狼談論着。而那薩德和紀凌雲也就利用這千鈞一髮偷偷躍到了船上。但是畢德凱却視若無睹。他突然抽出腋下的長劍，劈向他身邊的那名海盜。奇怪的事情發生了，海盜臉上的表情痛苦而困惑，他鬆開了手中的彎刀。人也墜下了橋面。畢德凱一反手，抽劍向第二名海盜的頸子劈去。第二名海盜似乎有了反應，但是激烈閃避的動作，却使他失去了平衡，他身體在橋上搖幌了一下，墜了下去，撞在一座假山上。他身子抽搐了一下，嘴角滲出了血水。

畢德凱眼角的餘光看到了金屬閃亮的反光，他本能的閃了閃他的上身。第三名海盜反擊了，但是他的運氣似乎不好，他失去了重心，跌入了冰冷的水中。水並不深，他的肩頭重重撞擊在河床上。一陣痛徹心肺的疼痛，從他的手膀上傳送過來。他掙扎地從水中站起來，船已消逝在航道的末端，進入了下一景。

畢德凱用劍撐着一跛跛地，半走半跑沿着人工運河，穿過了一道黑幕，進到了另一場景。遠方有一艘海盜船，船舷邊的鋼砲正吐着火舌，砲彈掠過了遊客的頭上，隆隆地落在後方五十呎的叢林裏。他攀上了海盜船的甲板。突然間，一陣低沉的聲音，在畢德凱的身邊響起。他知道那是手槍消音器的聲音。毫不猶豫，他仔細地在黑暗中探索着，終於在甲板上發現了一

畢德凱使盡全力一拳向龍實佳重重揮去！

名穿海盜裝的人，蜷伏在船舷邊，手中執着一柄槍，正對着運河中的小船，他揚起了手中的長劍，敲擊着那名海盜的手腕。

手腕鬆脫了，槍掉進了河裏，海盜猛然轉過身來，他的那雙眼神中充滿了忿怒和絕望。他緊抿着雙唇，凝視着眼前的這個人見人愛的大野狼，他的聲音是那麼的冷漠。

「看來我輸了！」

畢德凱並沒有上當，他知道那只是一句等待另一次攻擊時緩衝的話語。說這話的人是絕對不可忽視的危險人物。忽然畢德凱的身體像是注射了一劑强心針，信心大增：「哦，原來是你啊，龍實佳。」

畢德凱停頓了一會兒，像貓似的望着龍實佳，脫下了僞裝的狼頭。龍實佳的表情依然痛苦不堪，但眼睛却睜得老大，一副胡疑的神情。畢德凱怔怔的面對着龍實佳。儘管他心中想過千百遍，遇到龍實佳時他要做些什麼；但實在沒想到，這機會來得那麼快。他慢慢的用一隻手解開臉上的綳帶。他露出了整個臉龐，看到龍實佳倒退了一步，圓睜的雙眼簡直不敢相信眼前的景物。

畢德凱平靜的說：「您可眞是貴人多忘事啊！不認得我了嗎？」

龍實佳說出了三個字：「畢德凱？」

畢德凱點點頭。

「這簡直是不可能的事。」

畢德凱笑出了聲：「抱歉我破壞了你的好事，不過，這也是給你一個警告，不要凡事都相信電腦。」

龍實佳看了畢德凱好一會兒才說：「其他人呢？」

「除了一個人之外，大家都還活着，現在在醫院裏療傷。」

「看來現在又只剩你我兩個人了，而且這次還是你略佔優勢。不過，可別先得意太早哦。」

「我同意。」畢德凱回答說：「不到最後關頭，鹿死誰手，仍是個未知數。」

龍實佳狠狠地說：「我最大的遺憾是初當沒置你於死地。」

畢德凱平靜的說：「你的心理戰該結束了。」而在他心中，他知道自己下一步要做什麼。雖然他依然很虛弱，甚至疲倦得要死；但是，他一想到李傑如、蒂蒂、桂禮忠、韓諾威所受的痛苦，他就沒法放過龍實佳。

龍實佳擺出一個空手道的姿勢，嘴角掛着一抹陰冷的微笑；即使畢德凱一拳揮過去的時候，他的笑容依舊。畢德凱一拳正打中龍實佳的頭部，使他撞上了船桅。

龍實佳痛苦不堪的扶着船桅站起，他抬起腿朝畢德凱的頭部踢去，但被畢德凱躲過了。

「你進步很多。」龍實佳喘着氣說。

「我說過是我高估你了。」畢德凱依然擺着柔道架勢，等待龍實佳的第二次出擊。「事實上，我和伯特諾一樣是個同性戀。」

龍實佳聽到自己的本名時，有如死神正遙遙朝他招手。他强作鎭定說：「看來，是我低估了你。」

畢德凱使盡全力，對龍實佳重重揮去，龍實佳終於再也支撐不住，倒地不醒。

畢德凱望着暫時昏迷的龍實佳，彎下了身，舉起了龍實佳的一隻手臂，頂着甲板扭斷了它。「這是為李傑如做的。」畢德凱狠狠地說。

他又對着龍實佳的另一隻手做個相同的動作。他的臉上並沒有得意之色，望着龍實佳因驚恐、害怕而茫然的眼神說：「這筆帳記在羅蒂蒂的身上。」

畢德凱像失去理智般，一拳又一拳打在龍實佳身上。他機械般的動作像是為自己身體、心靈所受的創痛發洩。「這一腿是為桂禮忠踢的。」

龍實佳氣若游絲的對畢德凱說：「殺了我吧，我求你殺了我吧！」

「如果你再活一百年，你也無法彌補你過去的所做所為。我要讓你體會一下，你讓別人所受的痛苦。我應該打斷你的脊椎骨，讓你和李傑如一樣，一輩子只能坐在輪椅上。何況你的審判很可能是終身監禁。現在，我殺了你，簡直就是對你莫大的恩惠。這一拳我替韓諾威揍你。」

激動之後的沉寂是哀傷的，畢德凱怔怔的望着龍實佳面目全非的模樣，直到紀凌雲、那薩德帶着一些安全人員來到甲板上。他們什麼話也沒說。事實上，龍實佳的德性是最好的說明。

紀凌雲打破了沉默說：「你不覺得對他太殘忍了些嗎？」

畢德凱語焉不詳的說道：「他是龍實佳。」

「你確定他是龍實佳嗎？」

「對於欺侮過我的人，通常我會記得很清楚。」

那薩德轉身望着畢德凱說：「你們剛才打了一場徒手戰嗎？」

「我很抱歉沒法在龍實佳扣扳機之前阻止他，有人受了傷嗎？」畢德凱問着。

「只有卡斯蒂羅手臂受傷。」

「桂禮義和他的隱士公司現在又怎麼樣了？」

「我們逮捕了桂禮義那一幫人。所幸一切都過去了。」

說完，紀凌雲又對畢德凱點頭示意說：「謝謝你這次的幫忙。」

那薩德也微笑着表示：「謝謝你在橋上的英勇行為表現。如果不是你的及時行動，我和紀凌雲現在都不可能站在這裏。」他伸手拍了拍畢德凱的肩膀說：「有件事我很奇怪。」

「什麼事？」

「你怎麼知道橋上的海盜，是眞人扮的？」

畢德凱意態悠閒的答道：「雖然我們大家都坐在船上，看起來像很無聊的大眼對小眼。但是，我發誓，我看到些人在眨眼睛。」

× × ×

這是一個清爽宜人的南加州夜晚。白晝的喧囂、繁雜隨着西沉的太陽早已消失殆盡，代之而起的是沁人心肺的太平洋海風。畢德凱來到狄士尼樂園大飯店。拂面的清風似乎疏解了他身體的創痛，更撫慰了他的心靈。他站在飯店大廳裏，靜靜的等着為輸送人們、而上下奔忙不迭的透明玻璃電梯。

電梯門開了，一對熱戀中的年輕男女，相擁步出電梯。畢德凱假裝用手揉眼睛，並把頭低了下來，使他們一點都沒注意到他被揍的鼻青臉腫的外貌，及上了石膏的手臂。

他進入電梯，按了六樓的鈕。夜幕籠罩大地，但是飯店裏燈火通明。他深深的吸了一口氣。大約在兩個鐘頭之前，醫生幫他上好石膏之後，他才洗了一個澡，並且吃了一頓自離開雷哥賈維克以來第一頓的固體食物。儘管醫生堅持他必須住院治療，但畢德凱却毫不理會。

醫生曾嚴厲的警告他說：「你這個不要命的傢伙。依你的傷勢看來，你早該倒在地上了。」

畢德凱對醫生回答道：「謝謝你對我關心。但是，我還有一件事沒有完成。最多再二個小時，我一定進醫院治療。」

電梯門再度開了，也把畢德凱的思緒拉回了現實，他踩在六樓輕柔舒適的地氈之上。忽然他止住了腳步，望着迎面走過來的三個人，其中有兩個畢凱德想可能是紀凌雲手下的幹員，而中間那位頭低得像鬥敗公鷄似的，毫無疑問的正是桂禮義。

畢德凱走到他們面前，桂禮義緩緩的抬起頭來，茫然的看着畢德凱，顯然他並沒有認出來。畢德凱打破了沉默。

「我幾乎為你偉大的計劃失敗而難過。在理論上或許它冠冕堂皇，不過在實際生活上是絕對行不通的。」

桂禮義聽到這聲音，滿臉不信任的眼神說：「老天，眞是你嗎？畢少校，怎麼可能呢？你不是……」



畢德凱坐在廳中看着費凱蒂由浴室走出來。

「已經死了嗎？」畢德凱接下了他的話。

「龍實佳肯定已把你殺死了。」

畢德凱冷冷的說：「看來我又逃過了一刦。」

桂禮義搖着頭說：「到現在我才瞭解，為什麼我的計劃會失敗。少校，命運安排你在我的生命之中扮演了『復仇使者』的角色。」

「這麼說來，我出現的時機、地點都不對囉。」

桂禮義勉强擠出一絲苦笑，並示意兩位幹員，一起步入了電梯，準備下去。

畢德凱站在電梯邊，忽然他說：「桂禮忠要我帶句話給你。」

桂禮義愣了好一會兒才說：「他怎麼樣了。」

「桂禮忠已經去世，他在臨終前的最後一句話是告訴你，他已經原諒你了。」

「哦！老天爺，」桂禮義喃喃自語着，他雙手掩面，表情痛苦不堪。

直到幾年以後，桂禮義茫然、呆滯、內疚自責的眼神，一直縈繞在畢德凱的腦際，那是張像是被判了死刑般慘無人色的臉。

畢德凱敲了敲六○五號房間的門，房門是鎖着的，於是，他走到隔壁，扭開了六○七號房間的門，他溜了進去，順手帶上了房門，房裏清冷而黑暗，並瀰漫着一股刺鼻的烟味，顯然這是龍實佳的房間。

月色透過窗幔照進房間，把畢德凱的身影拉得老長，他環顧了一下四周，龍實佳的衣物、行李都沒有被人翻動過，看來紀凌雲實踐了他的諾言，而且他的手下幹員也儘量小心不驚擾到費凱蒂，或讓費凱蒂感覺絲毫的異樣。

他移動腳步朝着隔壁透露着昏黃燈光的房間走去，事實上這房間應該稱做是一個大套房，來得更恰當些，它包括一個附吧台的客廳，一間臥室，一間浴室及一個小小的陽台。

由浴室水流的聲音，畢德凱知道一定是費凱蒂在沐浴，於是，他悠閒的為自己倒了一杯威士忌酒，跌坐在舒適的長沙發裏，二十分鐘之後，費凱蒂走出了浴室，她穿了一件寬鬆舒適的絲質和服，金色的長髮盤在頭頂，整個人看起來是那麼的清新可人。她穿過臥室進了客廳，在為她自己調酒的當兒，由吧台的鏡子裏，她驚異，惶恐地發現有個人在盯着她瞧。

畢德凱靜靜的說：「看到美女出浴，一位有教養的紳士該說幾句讚美的話。」

她回轉了身子，以一種不太肯定的眼神望着畢德凱說：「我們認識嗎？」

「我們見過。」她上下打量着他，忽然她語調輕柔的叫出了他的名字：「德凱，眞的是你嗎？感謝上帝，你還活着。」

「你對我的關心，似乎太遲一點。」

「我沒有辦法。」費凱蒂繼續說：「不過，我可以對你發誓我從來沒有殺害任何一個人，我是中了龍實佳的圈套，而且我也從來沒想到他和桂禮義的計劃，會喪失那麼無辜的生命。」

「妳說妳沒有殺害過任何人？」

「是的。」

「妳在說謊！」

她滿臉疑惑的瞪着他說：「我不懂你在說什麼。」

「你殺了費斯汀。」

她吃驚極了，雙唇顫抖着，兩眼滿是恐懼與迷惑。

「我不知道你在講什麼，費斯汀早在『洛克斯號』被燒死了。」

畢德凱告訴自己說時機成熟，該是揭開謎底的時刻了。

「費斯汀並沒有在北大西洋的一條船上被燒死，他死在墨西哥佛瓦庫茲市的一項外科手術台上。」畢德凱說着，兩眼緊盯着費凱蒂。

費凱蒂先是不信，強忍住淚水想說些什麼，不一會兒她低下了頭，掩面而泣。

「我有絕對正確的消息來源，手術是由游伯基醫師在聖德索醫院做的。」

她抬起頭極痛的說：「那你知道所有的事囉？」

「差不多，不過，仍有一些疑點。」

「你爲何不肯直接了當的說出來？」

畢德凱冷靜的答道：「妳要我說什麼？說妳其實就是費斯汀？而且他從來就沒有一個妹妹，還是妳要我說，費斯汀死的時候，也正是她誕生的時候，」畢德凱搖了搖頭：「這都沒什麼差別，問題在費斯汀是個男的，而你不願做個男的，因此你接受了變性手術成了費凱蒂。」

費凱蒂望着他。「德凱，你永遠無法瞭解，一個外表陽剛，強壯的男人，而內心却渴望是個孅柔的女人，這種內心的衝突，是多麼的令人痛苦和沮喪。」

「所以，你悄悄的去了墨西哥，找了一個變性手術權威大夫動手術。他爲你注射荷爾蒙，並在你胸部加了矽化物，而且在你復原的這段期間，你在佛瓦庫茲海邊以晒太陽，將妳的膚色改變爲棕紅色，直等到適當時機，你又回到冰島，成了你在新畿內亞遺失多年的妹妹。」

畢德凱繼續說：「不管你是費斯汀，費凱蒂，或是其他人，我認爲你是個卑陋的小人，你利用了每一個人，你欺騙桑達柯上將，讓他以爲你會把海底探測儀交給我們政府，你讓數以千計的人員，及他們的船隻、飛機去找尋一艘根本沒有迷失的船，你更讓你自己的老朋友韓諾威博士指認一具焦黑的屍體是你，你利用費氏企業組織——他們爲完成你的命令付出了生命，你利用龍實佳，桂禮義，甚至你想利用我，希望我能幫你除去龍實佳，可惜這些夢想都幻滅了。」

這時，費凱蒂慢慢的從桌上一個小箱子裏，拿出一把小型左輪槍，對着畢德凱的胸膛：「你的指控都是沒有證據的，你根本就在瞎猜。」

畢德凱根本無視於她手中的槍，一邊說：「那麼，就請妳來指點迷津吧！」

她不停的看着畢德凱，手中的槍並未放下，「我確實曾經想把海底探測儀交給貴國政府，我原訂的計劃是由『洛克斯號』載着我的科學家，工程師們一起到華盛頓參加這項贈送儀式，然後在橫過北大西洋之後，費斯汀自此消失。」

「這時你就飛到墨西哥去動手術。」

「是的，」費凱蒂輕聲應着，「但是，事出意料，沒想到爲我動手術的游伯基醫師，却是隱士有限公司裏的人。」

「是游伯基通知了龍實佳。」

費凱蒂點點頭。「從那時候開始，我就成了龍實佳的奴隸，如果我不答應把我的事業，財產交給他或桂禮義的話，他們就要把變性的事公諸於世，我實在沒有辦法，假如我的秘密讓人知道了，那這項醜聞將會粉碎我整個企業組織，甚至會使冰島的經濟瀕臨破產的噩運。」

「爲什麼要僞裝『洛克斯號』？」

「龍實佳，桂禮義控制了我之後，當然他們不希望一塊到嘴的肥肉，再拱手讓人，因此，他們編了一個『洛克斯號』失蹤的故事，你必須承認這個故事相當有說服力，對世人來說，海底探測儀已遺失在茫茫大海裏。」

「費斯汀也是。」

「不錯，這剛巧也符合我的計劃。」

「你還是沒有解釋，爲什麼要改裝『洛克斯號』？」畢德凱又問道：「爲什麼不乾脆把海底探測儀拆下來，再重裝在另一艘船上呢？」

費凱蒂面露微笑：「海底探測儀是非常精密的裝置，船必須嚴格的根據它來設計。我們把它從『洛克斯號』拆下來再重新裝置在拖網漁船上，花費了幾個月的時間，當大家開始尋找『洛克斯號』時，它早已停泊在格陵蘭來海岸的小海灣裏。」

「韓諾威博士又怎麼知道這回事？」

「他和我一起研究發展探測儀。」

「我知道，只是爲什麼是你呢？他爲什麼不和自己的國家合作？」

費凱蒂雙眼凝視着畢德凱，過了好一會兒她才說：「我聘請他來做研究工作，沒有任何的限制，但是他和美國的技術合作，美國要和他簽約，而且還要他所有的試驗結果，韓諾威是最不喜歡做任何事還牽涉到商業氣息的人。」

「因此，他開始和桂禮義、隱士有限公司聯絡。」

「當『洛克斯號』在格陵蘭海邊探測海底層時，探測儀出了毛病，韓諾威博士是唯一懂得修理的人，桂禮義把他從加州接來。桂禮義是個相當具有說服力的人，他勸韓諾威加入隱士有限公司，一起爲拯救世界而努力，韓諾威不好意思拒絕，他是那種你們美國人稱之爲好好先生的人。」費凱蒂表情痛苦的說着：「後來他對他的決定反悔了，沒想到他却也因此喪失了性命。」

「我知道船爲什麼會起火燃燒了！」畢德凱若有所思的說着：「你低估了韓諾威博士，他並沒有被桂禮義的花言巧語所蒙蔽，他早看清楚了這整個陰謀，他很看不慣龍實佳的水手們像管犯人般，監視着你的科學家們，而且船上的人也告訴了他有關馬泰吉博士和歐人傑的死訊，韓諾威覺得是自己該做些事的時候，於是，他在探測儀上裝置了炸藥，希望在他飛回美國的途中，引爆它，只是他忽略了元素反應的威力，不僅探測儀被徹底破壞，而且還船燬人亡。當他再踏上『洛克斯號』時，我在他旁邊，當他看到自己所造成的結果，眞是目瞪口呆。」

「都是我的錯，」費凱蒂喃喃的說着，「只怪我不好，我不應該向龍實佳、桂禮義提到韓諾威的名字。」

「桂禮義可能猜到是怎麼回事，於是令龍實佳殺韓諾威滅口。」

「他是我的老友，我却簽了他的死亡證書。」費凱蒂說。

「他知道妳是誰嗎？」

「不知道，龍實佳只告訴他說我在醫院養病。」

「他這個朋友，比你想像中還要好。」畢德凱說：「他假裝指認『洛克斯號』上的一具屍體是你，那麼，當他向有關當局揭發隱士有限公司的種種事情時，費斯汀就不會被牽連進去了，不幸的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讓龍實佳得了先機。」畢德凱搖搖頭長嘆了一口氣。

費凱蒂不自覺的打了一個寒顫說：「這也是爲什麼當初我一定要見你的原因，我非常感激你曾盡力營救他的生命，我欠這份人情。」

畢德凱嚴肅地說：「太遲了，現在的情況已不同以前了。」

「對我來說還是一樣的，至少我救過你一命，否則你早被龍實佳打死了。」

費凱蒂的聲音逐漸開始顫抖：「但是，我不能再第二次救你。請你不要逼我開槍，你必須等龍實佳回來。」

畢德凱又搖搖頭：「別再夢想龍實佳會來救你，現在他正昏迷不醒躺在醫院呢！而且有一羣國家情報局的人守着他。」

拿着槍的手動了一下：「你這是什麼意思？」

「一切都過去啦！你又自由了，隱士有限公司和他們的計劃剛才被瓦解了。」

奇怪的是費凱蒂並沒有不相信畢德凱，她說：「我怎麼知道你沒有騙我？」

「你打電話給桂禮義，馬濟民，韓漢思或者龍實佳，看他們在不在，或者你自己去每個房間找他們。」

「你希望我找到什麼？」

「你什麼也找不到，他們通通被抓起來了。」

畢德凱一口喝盡了杯中的酒，並把酒杯放在桌上說：「你和我是唯一留下的人，慷慨的國家情報局把你送給我做報償，不管你喜不喜歡，你已經是我的人了。」

畢德凱的一番話，直聽得費凱蒂眼前一花，她還在奇怪爲什麼龍實佳沒有和她聯絡，爲什麼桂禮義說要來也沒有出現，而且將近兩個鐘頭，房裏既沒有電話響也沒有門鈴聲，她穩住自己，很快是接受了發生的事實。

「那我怎麼辦呢？他們是不是也要逮捕我？」

「不會的，國家情報局知道是龍實佳在威脅你，他們本來是要把你當從犯依法辦理，我勸他們不要這樣做。」

槍輕輕的放下了，場面尷尬極了，費凱蒂望着畢德凱，打破了僵局：「這一定是有代價的。」

「按照妳過去罪無可赦的行爲算來，實在是太便宜你了，我只要你保證費氏企業組織繼續和美國合作。」

「還有呢？」

「桂禮義的電腦記憶庫中有絕對完整的資料，足以重新建造一個海底探測儀，桑達柯上將一定很希望你把它交出來。」

「就是這些條件嗎？」

「我說過這代價很便宜。」

「明日，下週，甚至來年，我怎麼知道你們會不再增加條件？」

畢德凱冷冷對她說：「不要把我視爲和你那些狐羣狗黨一樣，謀殺、勒索我那樣沒見過，我絕對保守妳的秘密，國家情報局當然更不用說囉！龍實佳，桂禮義，游伯基絕不會有機會透露這個秘密的。」

她遲疑了一會兒說：「離開這裏以後，你有什麼打算？」

「先去渡假，然後會回華盛頓國家海洋及海底資源開發總署，再接新任務。」

「如果我邀請你跟我一起回冰島，而且請你做我公司的董事，你願意嗎？」

「我並不是那塊材料。」

「總該有別的辦法讓我表現我對你的感激吧！」

她慢慢的走到畢德凱的面前。「你提的條件，我全都答應，明天我就去見桑達柯上將，並簽訂合作協約。」她猶疑了一會，背過身子接着說：「我無論如何必須給你一點回報。」

「那是什麼呢？」

她解開腰帶，和服從她光潔的肩頭滑下來，一絲不掛的站在畢德凱的面前，在柔和的燈光下費凱蒂像是一尊藝術雕刻，她動人的外貌與標準的身段眞是美極了，她可說是奇蹟與醫術完美無缺的結合。

「總該有些讚美吧，」她輕柔的說着，「何況我從未相信過你是同性戀者。」

「你不也一樣嗎？」

費凱蒂臉色大變：「我變的不是同性戀。」

「你變的是冷酷，卑陋的巫婆。」

「我不是！」

「費斯汀是一個熱情、誠實、愛交朋友的人，而你不但生理變了，心理也變了，你只會利用別人，唯利是圖，對生命的理想，和生活的熱忱早就蕩然無存了。」

她不斷的在搖頭，並且說：「不，我確實改變了，但是我並不冷酷，」說着她伸出手說：「讓我證明給你看。」

他們相對無言的站在房間的中央，然後她看到了畢德凱臉上的表情，慢慢的，她垂下了雙手，她迷惑的望着他，畢德凱一臉冷肅而且帶着厭惡的神情，因爲對他來說，他再也看不到她滿是愛意的凝視着，所見的是面前這個人曾經是個男人，再想到的是在海邊奄奄一息的韓諾威，他又想起了氣墊船長驚怖的表情，甚至他似乎可以感覺到李傑如，羅蒂蒂，桂禮忠傷痛，他清楚的知道，對於這些受害者甚至有些死者，費凱蒂負有責任。

費凱蒂臉色慘白的倒退了一步說：「德凱，你怎麼了？」

「上帝拯救妳吧！」

他轉身打開了門衝了出去，當他步出了酒店大門，招來一輛計程車時，過去的那種自信與鎮定又都回復了。

計程車司機打開了車門，扳下計程表：「先生，你要去那兒？」

畢德您凱坐了一會，忽然他心中有了決定，沒有第二個選擇，他依然還是他。

「到新港汽車旅館！」說不定還會碰上位多情的紅髮美女……

（全文完）

明日世界

太空通訊網

金剛・文

現時人造衛星除負責探測星空的風雲變化外，還有一種專責探測太空各種異响的，專家認爲那些古怪的聲响並非由地球發出，當然是由「外太空」拍發的，它可說是別個「星球人」所造出的音波，目的是試探別的星球有無生物存在，能否給他們一些「回音」。

「外太空」是指月球以外的太空，它伸展到無限遠，既然地球有「人」，難保別的星球沒有好像人的生物，甚至可能他們的科技比人類進步，英國科學家認爲到了廿一世紀一定可以了解太空各種奇異音响的含意，到時可能互相通話，甚至展開星體旅行。

▲這是收取外太空音波繪成的一幅綫條畫，負責收取它的人造衛星，叫做「外太空第一綫」，表示它的任務是收聽外太空的奇異音响，並且根據音响的走勢繪成圖形，雖然它第一幅圖已經繪寫出來，科學家至今仍未眞正懂得它的含意，不過科學家相當興奮，因爲圖形顯示外太空企圖跟地球接觸的生物，看來很像我們的體型，並且有男人和女人。

至於「發射狀的綫條」，可能是某個星球人的「文字」。上述圖形綫條不止是一幅，現已收到二百六十三幅，有七十五個專家使用各種方法探測它的眞相，大概二十一世紀即可清楚的瞭解它，甚至有可能互相交換意見。

二萬四千年然後抵達

外太空的星體有些大過我們的太陽二百倍，光度也强過二百倍，因此它能够從很遠的太空把光綫射向地球，同時把音波夾在光綫之內，一齊射到，最遠的星球「米西亞十三號」距離我們遠到難以想像，即使我們用現有的飛行物體飛去那邊，仍要飛行二萬四千年，然後抵達，當然的，先決條件仍是設法使用「太陽能」。利用它發電，否則，一切都是虛說。



▲現時在美國裝置的巨型望遠鏡是放在高山之上的，並非浮在空中，廿一世紀必有更大的雷達搜索器升到太空，代替人類的一雙眼睛，它能够把外太空各種驚人的現象拍發到地球來，報告一切，目的是預防別的星球自動爆炸之後有毒的輻射綫向地球侵入，無疑的，它兼負責收聽外太空星體的通話。

這是一九六〇年由杜力加博士裝置的最巨型雷達搜索網，直徑三百米，它到了一九七四年，才收聽到最遙遠的星雲當中最巨的「米西亞十三號」星體的光亮以及奇異音波，即使人類不懂得它說些甚麼，對於太空通訊，已經露出了一綫曙光，不難步步追踪，直到完全成功的展開太空通訊。▶



科學家多次提出警告，叫所有從事太空通訊網的人，切勿太過樂觀，也許將來有更新的發現，證實外太空某一個星球有生物，那些生物未必跟人類相似，同時他們的心理反應未必跟人類相同，人類的心理是一直保持平衡的，有了殘忍，便有和平，有了衝動，就有寧靜，如果外太空的生物只有一個意念，不斷的殺害，企圖雄霸所有銀河系的星體，那時就有可能展開驚心動魄的「地球保衞戰」。

假如太空的生物有如青蛙，是多麼的乏味呢？他們甚至連青蛙也不像，形狀怪異，達於極點，所携帶的秘密武器極端犀利，能够在片刻把一座建築物溶化，使它化爲烏有，到時人類鬥不過他們，那怎樣辦？故此研究外太空的科學家大聲疾呼，叫所有科學家注意這一點，一旦發現別的星球有生物跟我們通訊，就要準備「太空戰爭」。

太空爭霸戰故事之四十

吸血魔爪

羅唐納·文

從壺形飛行怪物伸出來的魔爪，能夠吸乾每一個人的血，所到之處，十室九空。

深入大峽谷追踪怪物

大多數遊客喜歡到歐洲暢遊，認為那邊多彩多姿，勝過到美國去，玩厭了歐洲，又想走遠一點，下一個目的地多數是南美洲，不過，有胆的人是會走向非洲的，因為非洲有的是黑森林，還有雪山以及沙漠，另外有些土人部落，每一種部落都有神秘的鼓聲，那些鼓聲就是他們的說話，傳播得很遠。

在非洲「剛果」這個國家，有許多處出色的名勝古蹟可供欣賞，最受歡迎的還是「樹頂酒店」，它在三幾株大樹靠近樹頂之處蓋搭而成，看來有如雀鳥的巢，這種酒店隱蔽在十分濃密的枝葉中間，粗心大意的人看不出來，住客想走上去，必須乘坐一種用人力拉上拉落的「升降機」，置身其間，相當美妙，如果沒有打開窗子，未必覺察得到窗外就是黑森林的一截。

即使外邊的氣溫高達一百零五度，酒店房間裏面的溫度却是任意調整的，因為它有冷氣設備，此外，它還有電燈以及用電力烹飪的廚具，百份之百的現代化享受，晚上如果一輪明月高懸，在月光照射之下，可以用望遠鏡向一百五十碼的山溪那邊眺望，那一條溪澗係附近一百哩之內唯一的水源，猛獸在深夜要到那個地方喝水，故此用望遠鏡可以看到牠們連羣結隊的走動，為了搶先喝水，往往發生搏鬥，十多頭野牛圍攻一頭雄獅，打得十分燦爛。

這種享受既安全，且又充滿了刺激，有許多闊客遠道而來，根本上供不應求，想找一個房間，先要在三四個月前訂下租若干天，並要預付租金，大房每日的租金是五百美元，細房亦要三百美元，供應最新鮮的獸肉。

初時只有「奧萊斯」這一間「樹頂酒店」，現時已經有五間樹頂酒店了，每一間酒店只有十間房子，始終是不敷供應的，根本上充滿了好奇心的遊客，越來越加擠擁。

遊客最喜歡看的是獅子，其次是犀牛，如果當地出現甚麼怪獸，更加有吸引力，消息傳出，很快就會吸引一千幾百人，遠道而來，因此之故，壺形怪物在那一條稱做「銀溪」的溪澗之旁出現，很快就吸引了大批遊客，不過，眞眞正正有機會看見過「壺形怪物」的人，少而又少，究竟那是怎樣子的野獸呢？沒有人能夠很正確的說出來。

在非洲逗留的遊客當中，包括一些動物學家，人種學家以及考古家等，他們渴望懂得壺形怪物的眞相，決心組織一組小小的團體，深入另外一些更為接近非洲核心的沙漠邊區觀察。

那一批人馬可以說是科學家集團，領隊巴福博士，副隊長康橋博士，都是美國人，而且係精通幾種科學的知名人士，他們沿着剛果向地中海那邊走，經過黑森林以及大峽谷，還要穿過土人的部落，最兇猛的一族非洲土人叫做「象鼻」，鼻子特別長，低垂下來，有如大象的鼻，他們體型高大，驍勇善戰，所携的兵器係長而細的茅，可以脫手飛出去，受襲擊的野獸中茅穿心而死，他們憑着長茅征服了野象，

變成坐騎，住在大峽谷裏面，無人斗胆侵犯他們的禁區。

那晚二十多個科學家走到大峽谷前面，不敢深入，靠近黃昏，索性留下來。凡係峽谷俱是平頂的，上邊的幾層平平無奇，但却往下邊裂開，一層又一層，伸展到最低之處，然後看見溪澗，有時要在最低處深入地面之下才見水，稱做「地底河」，到非洲靠近沙漠的地方走動，如果沒有水，就不堪設想了，故此一般冒險家考古家以及獵人都把大峽谷稱做第一級的危險地區，尤其是象鼻族居住的大峽谷，更加危險，平時沒有人到那邊去，假如眞的有些人為了好奇心，或者到那邊搜索神秘的礦物，抵達大峽谷，只是留在好像平原似的一層，相當奇怪，如果他們沒有走向下邊去，象鼻族的戰士不會攀登到高處挑戰的，故此他們的處境仍很安全，所担心的是禿鷹。但禿鷹怕火，另一方面，而象鼻族戰士不會從低處攀登，故此他們留在大峽谷頂上，沒有甚麼憂慮，不妨把罐頭食物拿出來吃，並且喝些酒，隨意談談。

他們此行是為了搜索「壺形怪物」而來，故此談話的內容也是這種神秘的物體了，隊長巴福博士說：「我們已經走了五天之久，不單是沒有找到絲毫綫索，而且在土人的口中沒有查探得到甚麼跟怪物有關的消息，看來所謂壺形怪物，大概係一種誤會，或者係奧萊斯樹頂酒店那些首腦份子精心設計出來的玩具，有如英國尼斯湖傳說中的水怪，目的是吸引遊客到那邊逛逛。事實上想製造壺形的玩具，高三十呎，下邊有脚，可以自行跳動，十分容易，為了爭取遊客，他們可能施展這一套手法。不過，它只是我的幻想而已，毫無根據的，既然我們走了五天仍然沒綫索找出來，就算是幻想也不妨說出來討論幾句，各位有甚麼奇異的想法，請你們發表。」

隊副康橋博士比較年輕，僅有三十六歲，十分勇猛，他是動物學專家，聽了就說：「隊長，我不同意這種講法，坦白的說，我是因為相信壺形怪物眞有其事，然後參加這個冒險隊，單是靠一股好奇心就走進危險地區，那就太過衝動了，我認為壺形怪物決非幻覺，它究竟係動物呢？抑或係一種秘密武器？那是另外一回事。」

因為他提及秘密武器，一生研究武器的林布倫拿博士，站起來說：「我十分同意隊副康橋博士所講的話，目前有許多超級大國，甚至係細國，都想研究一些古古怪怪的秘密武器，希望靠它一振雄風，統治全世界，故此那一個國家都對科學家另眼相看，他們絕不喜歡在本國的國境之內進行各種關於秘密武器的試驗，想找尋一些值得試驗的場地，十居其九把視綫投在非洲，原因是那邊有的是荒山野嶺，萬一試驗秘密武器的時候引起大爆炸，不會發生大災難，再又因為他們在國內做一些近乎核子爆炸的科學實驗，可能被聯合國偵悉，提出嚴重警告，故此極少科學家在國內進行各種秘密武器的試驗。」

他剛剛坐下來，就輪到一個昆虫學專家狄洪博士講述他的見解，說：「有一件事曾經在非洲大峽谷發生，當時有十多人走向大峽谷，找尋象的墓地，希望奪取象牙致富，殊不料在一些永遠不見天日的大峽谷低層，碰上了幾隻毛蜘蛛，事後估計牠兩邊利爪如果伸到盡，闊十八呎到二十呎，體重必然超過一百磅，一來那種蜘蛛有很多長爪，行動其快如風，二來牠的牙齒如鋼，且又有毒，前往探索象牙的探險隊伍當然不是牠的對手，非傷即死，我有一個朋友叫做嘉沙，他死前在醫院之內把這件事對我說知，我也感到震驚，可能一般人說的壺形怪物就是毒蜘蛛。」

另外一個科學家是研究核子塵的，他認為把一些含有核子塵的食物送給最犀利的毛蜘蛛吃，蜘蛛吃了它，就有可能一代代的體型變大，當然牠每一代都是吃到核子塵食物的，可能有些人眞的死在這一類大昆虫的毒牙之下。

二十多個科學家，分別發表談話，談論了很久，喜歡喝酒的科學家邊喝邊談，逐漸進入似醉似醒的迷惘境界，叫做醉貓巴勒的一個地質學家，醉眼矇矓，突然看見在大峽谷最高而又最平坦的地方，有一件黑沉沉的物體出現，大吃一驚說：「你們快些看，毛蜘蛛來了！」

各人定眼看時，果然發覺在二百碼之遙的地方，有一件黑色物體，壺形，慢慢的向他們移動。

隊長康橋博士大聲說：「牠是能夠移動的，未必怕火，我們快些備戰！」

科學家圍攻壺形怪物

為了保護那一小隊人的安全，他們除了携帶普通的來福槍，還有兩枝手提機槍，一百個手榴彈，另有一些催淚彈，霧彈，甚至有燃燒彈，他們所携帶的全部武器有足夠的實力摧毀一條村莊，本來用以對付頑強的土人，那時康橋博士下令佈陣備戰，二十多人散開，各人都持有武器，其中有些人負責拋擲手榴彈，站在最前綫的是機關槍手緊隨在後，在他們的前面還有幾捆禦寒衣物和糧食包，代替戰壕上面的沙包，這樣整齊的陣容，就算一羣獅子也沒法衝過去，何況在上述的陣勢之前還有枯枝高燃，照理他們是穩操勝劵的，就算體重超過一百磅的毛蜘蛛也沒法戰勝他們，眞料不到，那一件壺形物體並非永遠慢吞吞的移動，它逐漸移動到最為接近他們的一處，突然飛躍而起，低空盤旋，形如傳說中的飛碟，向他們橫掃，他們傾全力迎戰，機槍密集射擊，還有手榴彈以及霧彈，一齊拋擲，分明那些東西擊中壺形物體，發生爆炸，可是，它毫不畏懼，仍在空中盤旋，雖然霧彈炸開能够製造出濃霧，掩護他們撤退，那樣做只是無可奈何的一種守勢，勉強減少傷亡的數字，慘敗的仍是他們！壺形怪物似乎是一種有靈性的東西，它發覺地面多了一批濃霧，認為那些霧對它有妨碍，突然升空，很快就失了踪，二十多個科學家在慘劇發生後檢討，死了三個，傷了六個，還有兩個失踪，隊長巴福博士下令撤退，並且派出三個人以最快速的方法回到剛果，向當地科學家協會報告此事，由協會通知有關方面，派出五十個士兵以及醫療用具急救藥物等乘搭直升機搜索，找到他們，留下三十個士兵以及副隊長在大峽谷繼續搜索失踪者的下落，才算是了結這一宗探險的壯舉。

此事雖然在非洲剛果發生，仍是對全世界科學家有特殊影响，最大的理由是壺形怪物跟秘密武器有關，引起各國軍事專家互相猜疑。

隊長巴福在上述的慘劇中佔了相當重要的地位，他一直都是對它半信半疑，目擊過壺形怪物向隊員襲擊，之後，才改變他的觀念，認爲壺形怪物確有其事，不過，他十分肯定的指出，所謂壺形怪物，具有強大的殺傷力，絕非在地面過活的野獸，假如它係生物，必然是雀鳥，另一方面，它可能係秘密武器，亦有可能係太空闖入地球的一種飛行物體，叫各國太空署派人到非洲中部大峽谷澈底調查此事。

他的談話涉及秘密武器，因此之故，他回到美國，住在加州的私人別墅之內，仍有許多記者拜訪，向他多方面的訪問，他索性把這一宗慘劇發生的經過情形以及夜間攝影的照片刊登在加州「洛杉磯日報」，跟着補充一句：「我想說的話已說完了，沒有絲毫保留，因爲我的體質比較單薄，需要短期休養，即日起謝絕訪問。」

四十四歲的巴福博士，前往英國盛傳水怪出沒的尼斯湖旁休養，他竭力守秘，總算是擺脫了記者追踪訪問，對健康有利，可是，他係美國科學家，永遠效忠美國，不管他到甚麼地方，總是跟美國太空署負責人雷加拉博士保持聯絡的，有一晚，雷加拉博士在深夜打長途電話給他，向他提出幾個問題，最重要的一點就是那個壺形物體在空中飛行之際是否有旋轉的形狀，又問他幾個死者究竟是怎樣喪生的？

巴福博士說：「那個物體確係壺形，飛行的速度可快可慢，它向隊員襲擊的時候在高速的狀態進行的，從攝影得到的照片推測，它似乎是正圓形，且係本體旋轉，故此它的殺傷力甚爲強大，只要它的邊緣由鋼鐵鑄成，旋轉得快，可以毫不費力的把一株大樹削斷，立即可以反映出它很輕鬆的把活人殺掉，至於死者，乃係頸部受到銳利的利器銼傷流血喪命，事後查驗，死者全部沒有中毒的現象。」

最後，巴福博士補充一句：「我應該對我講過的話加以修正，它决非雀鳥。」

雷加拉博士向他道了謝，隨即掛斷電話。

那一晚他召喚唐龍在太空署的機密室交談，第一句就問：「唐龍，你大概知道壺形怪物襲擊科學家的一件奇聞了，你認爲那種古怪的東西是否秘密武器？」

唐龍想了想，說：「我認爲它係秘密武器當中的一種，但却沒有完全研究成功，現時它只是在研究的階段而已。」

雷加拉說：「唐龍，你一定有相當準確的理由然後這樣說，你試把你的意見講出來，大家研究。」

唐龍說道：「如果它係秘密武器，能够運用旋轉的力量殺人，相信二十多個科學家無一倖免，故此我認爲被殺的人只是走避不及，然後被它割裂頸子喪生，換句話說，它是利用遙遠控制的方式操縱的，那個幕後人只是試驗它的飛行速度及升降情形，碰巧那些倒霉的科學家擋住去路而已，相信他在慘劇發生的一段時間，並不知情。」

跟着唐龍再說一句：「我這種推測只是站在地面發生的情況加以解釋，如果壺形怪物由太空飛入，那就非我所知了。」

雷加拉博士笑了笑，說：「唐龍，上次你到非洲的大峽谷，向卡登博士挑戰，還記不記得那邊的峽谷有何特徵呢？」

唐龍說：「我當然記得，不過，上次我去的一處峽谷，只是靠近薩哈拉沙漠，故此它相當凶險，以深度和闊度計算，它比不上非洲核心地區的象鼻峽谷，它就是現時壺形怪物出現的一處，那個地方比較我去過的鬼門關更加凶險，危機四伏，當地土人把它稱做地獄門，單是這個名稱，已經令人覺得不寒而慄。」

雷加拉博士說：「唐龍，你說得對，我們已經把那個地方拍攝了一套相當完整的電影，一會，我會把那一套實地錄映的影片放映，讓你看看，現時我想告訴你一件相當嚴重的事情，在非洲留下來的一個科學家康橋博士，其實係我們太空署的人，他現時受到生命的威脅，我想派你去看看他，順便把他想知道的一些科學秘密由你轉告，使他决定進退，如果你不介意，我想你暫時留在太空署，不必返家携帶衣物，免得羅美莎向你問短問長，你懂得我的意思嗎？」

唐龍說：「我當然懂得，其實我只是一個人到非洲去，已經够了，到了非洲任何一處機場，走出來之後，隨時可以走進百貨公司購買。」

雷加拉博士說：「好極了，我打算在午夜的一段時間打電話給羅美莎，對她說知，你已經在今晚起飛，我這樣安排對你是有利無害的，因爲你此行的任務十分重要，必須高度守秘。」

唐龍說：「我在太空署的秘密基地逗留多久？任由你處理，你說過有一套實地拍攝的非洲中部大峽谷照片，我很想看看，我對那種神秘而又恐怖的地方有特殊興趣，相信我會喜歡欣賞它。」

雷加拉博士在十五分鐘之久，把唐龍帶到小電影放映室，欣賞四十五分鐘那麼長的一套「地獄門」紀錄片。

片中介紹的鏡頭俱是很罕見的，包括一層又一層盤旋而下的峽谷，土人把白種女人生劏燒烤，當作晚餐，以及禿鷹向活人襲擊的殘酷鏡頭，充滿了血腥味，最後，在小銀幕上面放映出來的時間，乃係五年前拍攝，因此之故，唐龍認爲它沒有甚麼帮助。

看完了電影，唐龍說：「作爲一套風景片欣賞，它是很有價值的，假如你想利用它去搜索地獄門的奥秘，那就太過淺薄了，一句話說，它不是深層的報導，事實上地獄門那種地方是沒法把鏡頭深入腹地拍攝的，因爲它最可怖的是裂坑，每一處峽谷不論高低俱是有裂坑的，有些地方居然嚴重到每隔三呎就有一些裂坑，那種裂坑直達地心，深達千呎過外，任何人跌下去都是永遠失踪的，連屍體也找不到，當地各族土人當中，只係象鼻族的土人懂得怎樣在黑暗無光的地洞之內行走避過裂坑，故此地獄門永遠被他們盤踞着。」

雷加拉博士說：「唐龍，你懂得眞多，我現時帶你走到冷藏庫去看看一具殭屍，考考你的眼力，看完之後，請你對我說知它是否古代留下來的木乃伊。」

全身血液被人抽乾

「木乃伊」只是譯音，應該稱做乾屍，古埃及的豪門富戶都相信一個人死了五千年之後，便可復活，故此用香料浸製，使那個人保持原形，還用三百呎長的白蔴布緊緊的纏住，那些蔴布也是有防腐劑浸製的，千年不腐，古埃及的皇墓叫做金字塔，大大小小的金字塔有四十八座，每個皇墓裏面都有木乃伊，要是把任何一個木乃伊纏着的白蔴剝開，就會看到一個乾枯的人體，它能够保存多久？視乎當地的氣溫以及製作木乃伊的技巧而定，無論如何，所有木乃伊都是形貌醜陋十分難看的，有經驗的殮屍專家可以憑着經驗加以判斷，指出那一具木乃伊是若千年前的產物。

照理那些木乃伊只是在考古學家的眼中有價值，對太空署是毫不相干的，爲甚麼雷加拉博士叫他去冷藏庫看看呢？唐龍頗爲詫異，過了一會，他們二人就走進了冷藏庫，在一具屍體前留步

太空署的冷藏庫並非殮房，受到冷藏的肉類不單是人類的屍體，還有死去二萬年的捲毛大象，那些大象是在北極冰坑之內掘出來的，首先掘出古象的地方係西伯利亞雪坑，其次，在美國阿拉斯加的冰坑之內也掘得到，有些探險家靠近餓死的邊緣偶然發覺了古代冷殭的大象，逼於進食，吃了牠就像吃「牛扒」一樣，沒有任何不妙的後果，後來，他們把此事報告阿拉斯加當局，因爲古代象肉所含的品質跟人類進化有關，於是太空署要了一部份，放在死亡谷太空署基地的冷藏庫內，隨時會拿來加以研究，故此那個冷藏庫，並非殮房可比，那時唐龍被帶到冷藏庫去看看乾屍，他預先感覺到那些屍體必然是有甚麼特徵然後給雷加拉博士特別重視，站在玻璃封閉的冷藏器前面，雷加拉博士亮了燈，霎時間，燈光四射，把那一具乾屍照映得清清楚楚，眉目如生，渾身乾枯，在生前大概有六呎高，起碼重一百六十磅，變成了乾屍，高度沒有改變，只是縮了三吋，體重却減輕爲九十磅左右，除了乾枯之外，還有另外一些特徵，血管深陷，有一截手臂鬆出衣裳之外，一眼就看得出來。

唐龍耐心看清楚他的血管，說：「博士，這一乾枯的屍體，並非古代木乃伊，相信他死了不過兩三個月，或者日期更短些，他並非死後才變成這副模樣，活着的時候他已經變枯，這是他唯一的特徵。」

雷加拉博士說：「唐龍，你的眼光不錯，請告訴我，爲甚麼他活着的時候會全身變乾呢？」

唐龍說：「因他的血液被人抽乾。」

唐龍奉命遠征地獄門

雷加拉向唐龍望了一眼，說：「唐龍，你的氣力以及判斷力如此準確，佩服之至，爲甚麼你說他的血液被人抽乾呢？是否你看見過這一類死屍呢？」

唐龍很快回答：「博士，你說對了，我眞的看見過這一類死屍，他究竟是怎樣子被人抽乾血液的？我無法證實，至於我所看見的死屍，卻是被人活生生的放乾了血，立刻喪命，」

雷加拉博士問：「他是否在醫院之內放血呢？」

唐龍說：「並非如此，我所看見的一個土人是在法師手上放血喪命的，他雖然痛苦，却不後悔，因爲他認爲這樣做可以拯救族人。」

雷加拉博士說：「這傢伙竟然蠢得如此厲害，以爲他犧牲自己就可以拯救一族人嗎？」

「是的，據我所知，非洲土人的確有這種信仰，他們認爲一個勇士身上的血液會有超越一切的靈氣，要是把那些鮮血塗在茅鋒或箭簇上面，向敵人發射，就像是武器，本身有眼睛，可以輕而易舉的把敵人殺掉，有些戰士是如此犧牲的，他被人放乾了身上的血，一聲不响，不過臉色漸漸白，終於變成一個活的死人，他已經沒有血，手脚仍然可以活動，眞是可憐！」

唐龍說完了這一句，突然想起了一件事來，立即發問：「博士，非洲的法師認爲白人全是邪惡的，白色的靈魂，也很邪惡，當然不會替白人放血，再把那些血塗在茅鋒上面，剛才我所看見的乾屍分明係白人，爲甚麼他會被人抽乾了血？」

雷加拉博士說：「這個問題並非三言兩語能够回答，乾屍已經看過，我們還是回到太空署的小客廳喝杯酒細談吧。」

不久，他們二人同時坐在小客廳細談，唐龍喝了一小杯酒，鬥志旺盛，勇氣勃發，說：「博士，剛才你給我看的乾屍，必然跟太空署有關，死者是誰？爲甚麼你要把他的遺體放在冷藏庫之內呢？」

雷加拉博士想了想，說：「唐龍，我還是率直的告訴你吧，死者叫做梅波，係太空特務之一，他被我派到非洲活動，如此收場，令我感到不安於心，因爲他被人抽乾了血液喪生，我無法查明他如何遇害，只好把屍體放在冷藏庫裏面，他沒有親友，遲些火化也不要緊。」

說到這裏，雷加拉博士緩緩的把話題轉向另一方面，說：「唐龍，你懂不懂得太空特務是幹甚麼的？」

唐龍搖了搖頭，說：「我當然懂得特務是些甚麼，這種人係私家偵探以及黑帮殺手的混合物，照道理說，太空特務似乎沒有甚麼特色，只是刺探太空的消息而已，任何一種特務都可以做這種工作。」

雷加拉博士說：「並非如此，做特務的人往往在大庭廣衆偶然聽到三幾個人交談，涉及太空，便即緊記在心，另一方面，他可能負責偷聽電話，又有可能在夜間潛入甚麼一個機構，翻閱秘密文件，查探太空的秘密，如果他不明白飛行物體的推動力量，星體的特徵，太陽電池以及鐳射光的力量，他怎能確定那些打聽到的消息有沒有價值呢？此外，在礦場裏面檢獲的石頭，未必是鑽石然後值得重視，鎢礦的礦石或者叫做矽的化學品，都是很有價值的，梅波對於找尋稀有礦石這方面的知識與經驗都很豐富，故此我派他到非洲去，他長期留在剛果，料不到由剛果出發的科學家集體行動，在大峽谷發生慘劇，竟然禍延到他的身上。」

唐龍說：「是否在那個由二十七人組織起來的追踪壺形怪物探險隊當中，有我

們的太空特務在內？」

雷加拉博士說：「是的，他就是副隊長康橋博士。」

唐龍說：「照情形看，多數是康橋博士跟他秘密接觸，被人看破，使梅波慘死了，那個兇手必然是醫院裏面的人。」

「是的，我也是這樣想。」雷加拉博士很冷靜的說。

雷加拉博士突然又說：「這件事情認眞複雜，你所看見的屍體，並非由我們的組織送來，他好像一件貨物似的寄來。」

唐龍說：「就算郵局肯收那麼大的一件貨，他們當然在送到船上之前看看它是甚麼，怎會隨意寄來？」

雷加拉博士說：「它並非透過郵局寄來，而是在快速交貨的貨輪上面送來，屍體送入長方形的貨櫃之前，已經注射了防腐劑，故此它不會腐爛，我必須對你說知，那些貨輪全部屬於剛果輪船公司的，你到了剛果，別忘記到那邊打聽，看來梅波一定懂得一些特別重要的秘密，對方然後不會放過他。站在我們的立場，當然要替梅波報仇，可是，更加重要的一種活動還是保護副隊長康橋博士，你到了非洲剛果，盡快跟他接觸，明白我的意思嗎？」

唐龍說：「我當然明白你的意思，你急於獲悉的是壺形怪物眞相，其次是康橋博士的安全，再其次，設法打聽梅波爲甚麼慘死，他究竟懂得甚麼秘密，那些秘密是否跟壺形怪物有關，最後，百忙中，我還要替梅波報仇。」

雷加拉博士很是興奮，說：「你眞是能幹，我十分高興！言盡於此了，最後，我還有一件事告訴你，除非萬不得已，別打長途電話給她，甚至不要寫信給她。」

梅波戀愛過的女人

唐龍此行負有那麼多的任務，作爲查探綫索只是一個地址，雷加拉博士認爲他到了剛果的科學家協會就會找到康橋博士，這條綫索太過薄弱了，假如他沒法找到康橋博士，怎樣辦呢？當時唐龍沒有想到這個問題，抵達剛果，他才發覺康橋博士在一週之前到過，一直都不是住在科學家協會的，他感到十分失望，同時覺得很是棘手。

他在雷加拉博士的面前說過：「一個特務係私家偵探以及黑帮殺手的混合物」，那時他要擺出私家偵探的姿勢去應付這種不尋常的遭遇了，既然他一時之間無法找到康橋博士，只好從另外一種途徑進行，設法無中生有的製造一些綫索，找不到決不罷手。

雖然他沒有見過梅波，可是，他離開太空署之前，曾經在雷加拉博士手中取得梅波的照片，另外知道梅波作爲掩飾自己身份的一個職位就是總經理，那是一間糖菓公司的首腦，至於那間糖菓公司，稱做「南太平洋」。

他不知道「南太平洋糖菓公司」是否停止營業，既然他沒法在電話薄上面查到它的電話，只有求教私家偵探了，照他的想法，任何一個私家偵探，如果這傢伙能夠在剛果立足，一定對本地的知名人士懂得相當清楚，無論如何，比較他自己查問更勝一籌，主意打定了，他就透過剛果大酒店詢問處的帮忙，找尋一個十分熟悉本地知名人士的私家偵探溫頓。

唐龍走進了私家偵探事務所，向他道明來意，自稱是個遊客，一向住在美國洛杉磯，此行只是想找尋闊別多年的朋友，這傢伙以前是用梅波這個名字的，聽說在剛果做糖菓公司的生意，開過一間糖菓公司，招牌是「南太平洋」，所知道的只是這些，盼望溫頓先生能夠把這個人找出來，費用照付。

說完，他就拿出一叠照片出來，交給溫頓過目，說明那個人就是「梅波」。

溫頓細心看看照片上面的人，想了想，說：「三年前有過一間糖菓廠叫做南太平洋，不過，老闆並非梅波，同時這個人跟照片上面的一個人大有分別，看來貴友可能使用假名了，雖然剛果這一座城並非很大，人口仍有四十多萬，想找一個使用假名的居民，認眞困難，幸而你有幾張照片，我試把它複印幾十張，發給我的手下到處專訪，可能找到他，最好你回答我幾個問題，作爲追踪搜索的綫索，我開始發問了，梅波一向喜歡喝酒嗎？」

唐龍說：「不，他很少喝酒，如果爲了交際應酬，必須喝一點酒，他也很有分寸，決不喝醉。」

「他在美國居住的時候，有沒有女人與他同居呢？」

「沒有。」

「另外他有沒有子女或其他骨肉至親呢？」

「沒有。」

「他的體力是否堅强呢？」

「很是堅强，」

「他是否喜歡女色呢？」

「我不大清楚，不過，他在美國居住的時期，經常到夜總會，十分闊綽，照這樣看，他單獨留在剛果起碼有六年，相信他一定到過夜總會的，這種地方去得多，自然會給一個靚女纏住。」

「對了，唐先生，這是一條很有份量的綫索，請你留下酒店房間的電話，我很快有佳音奉告，最遲不過三天。」

翌日晚上，私家偵探溫頓打電話給唐龍，同到外邊喝酒，見面後，溫頓拿出一張艷照來，說：「這一個半裸佳人，叫做雅麗絲，曾經跟貴友梅波同居過一個時期，後來不知如何，分了手，你細心看看她，把她的印象留在腦海深處，在剛果城內任何一處歡樂場所走動，相信你有一天會碰見她，另一方面，我們也替你尋找。」

唐龍喜出望外，跟住說了許多話，無關痛癢，不必細表，分手之後，唐龍有空就拿出她的照片看了又看，把她看做心上人。

五天之內，唐龍就走了許多間酒店，夜總會，酒吧以及大餐廳，終於在一間有艷舞可供人欣賞的餐廳，找到了她，把他在私家偵探溫頓那邊看過的艷照互相對照，證明她確係「雅麗絲」，索性捧她的場，她跳舞的時候不斷拍掌，希望掌聲引起她的注意。

唐龍的座位特別接近小舞台，加上一他表人才，掌聲雷動，她當然會發覺到有他這個人，不自覺地向他瞟了一眼。

雅麗絲係捞女，向座上客暗送秋波，不足爲奇，她每隔一個鐘頭就走出小舞台跳舞，直到午夜，才做完她應做的工作。

她回到更衣室，先行洗去臉上濃濃的脂粉，然後改穿輕便衣裳，突然聽到外邊有人敲門，她很輕鬆的說：「請進來。」

進入更衣室的人是唐龍，她並不詫異，笑臉相迎，站起來打個招呼，說：「先生，你是誰？剛才我看見你坐在最前的一排，拍掌拍得十分起勁，多謝捧場。」

唐龍自我介紹，還說他是中國人，遠道而來，想看看非洲的情趣；本來他想看的是獅子，料不到他發覺跳艷舞的靚女比較獅子更有價值，故此他情不自禁的拍掌，還想邀她到外邊吃宵夜。

雅麗絲點了點頭，說：「我跟其他舞女不同，有自由權，並非硬性規定陪伴嘉賓，到外邊吃宵夜，不過，你是例外，」

看來她很懂事，口才很好，唐龍對她另眼相看，除了感到她可能是一條寶貴的綫索，還想跟她纏綿，共度良宵，故此他很闊綽的請客，同到大餐廳吃了個飽，然後手拖手的走出戶外。

他擺出遊客姿態，對陌生地方處處發生興趣，那晚湊巧月色皎潔，唐龍索性跟她踏着月色散步，邊走邊說。

她緩緩的說：「唐先生，很少人專誠拜訪非洲，只是想看獅子，如果他認爲走到剛果只是想欣賞艷舞，簡直是笑話了，巴黎或倫敦的艷舞比較非洲艷舞美妙得多，你似乎另有目的才到剛果，你究竟想找些甚麼呢？不妨說個詳細。」

唐龍順着她的語氣說：「我想找一個人。」

「找甚麼人？是否你的戀人到了非洲就一去不返？」

「不，我想找的人係美國糖菓商，叫做梅波，他很喜歡逛舞廳，和夜總會，揮金如土，你可能認識他。」

雅麗絲聽了，嫣然一笑，說：「是的，我是認識他，爲甚麼你萬里迢迢的走到剛果找他呢？」

唐龍說：「一來他在剛果做生意，有一間糖菓廠，自任總經理，他突然失踪，我當然要到剛果，二來他的爲人十分豪爽，可惜他揮霍的鈔票是我的，我窮下來，打長途電話以及打電報都沒有回音，於是我親自到剛果找他。」

她忽然停步，很鄭重的說：「唐先生，你借了多少錢給他呢？」

唐龍想了想，說：「前後三次，我總共借了三十萬美元。」

她緩緩的說：「姓梅的美國人果然厲害，這個年頭不容易過，能夠說服一個朋友肯借三十萬美元，殊不簡單。」

唐龍故意擺出很焦躁的模樣，說：「雅麗絲小姐，如果你能說出他躲在甚麼地方，不管我有沒有力量抓住他，只要我看見他一眼，我就給你一萬美元爲酬。」

她很鄭重的說：「唐先生，我們做捞女的只知伸手要錢，我沒法帶你去看他，不過，我有一句話是很值錢的，如果你肯送兩千元給我縫製新衣，我就說出來。」

唐龍十分爽快，即時給她二千美元。

在路燈的微光照映之下，雅麗絲很冷靜的說：「唐先生，我想說一句話，十分簡單，梅波已經死了，死得十分難看。」

唐龍衝口而出的說：「雅麗絲，你說對了，他眞是難看，好像渾身血液被人抽乾，變成一具醜惡的木乃伊！」

雅麗絲大吃一驚，顫聲說：「是的，實情確是如此，你怎樣知道？」

唐龍雙手抓住她的肩膊，搖了幾搖，說：「雅麗絲小姐，不要驚慌，你看到的屍體跟我所看見的一模一樣！坦白點說，我是梅波的朋友，不是他的債主，我此行純然是想替他報仇的，你必須協助我，因爲你也是他的好朋友！現時我渴望知道的是看看他變成死屍的地點，你方便帶我去看看嗎？還有一點，你絕對不必担心他的屍體仍然留在那一處，因爲那一具乾屍已經寄到美國，而且直接寄給我！」

唐龍的語氣充份表現出他爲友報仇的一股熱誠，雅麗絲深深的感動，毅然說：「好的，我立刻帶你到那一間小樓去。」

兩人召喚一輛的士，駛往比較荒涼的街巷，的士停下來，兩人先後走出去，雅麗絲伸手往左邊一排樓宇指了指，說：「這一條街叫做黃昏路，再往前走，便是郊區，不過，它仍然屬於市區的，左邊第三間屋二樓就是我跟他同居的地方，我們曾經爲了一件細小的事情，發生爭執，我一怒而去，後來我在外邊飄泊無依，相當凄凉，忽然想起他，後悔不已，我想看看他，在午夜之前摸黑登樓，分手之前留下來的鎖匙，仍在手中，我用它開鎖走進去，剛剛亮燈，我就發覺他直挺挺的躺在樓板上面，好像整個身體乾縮，正如你所說，一下子就變成木乃伊。

「那時我震驚到喊不出聲音來，呆呆的站在屍體旁邊，好像地球突然停止運行，我心跳得很厲害，不知道休息了多久，我才有些氣力走出去，我所知道的只是這一點，我走出去的時候順手關上了門。」

「你有沒有報案呢？」唐龍說。

「沒有，因爲我與他同居，無人知悉，假如我報案，可能引起警探的注意，自討苦吃，弄巧反拙，我不敢輕舉妄動，此外，我還有另外一種畏懼，故此，我不敢輕舉妄動。」

唐龍緊迫她一句：「你畏懼甚麼？」

出乎意外的她忽然睁大眼睛，說：「壺形怪物！」

夜探空屋搜索遺物

唐龍感到十分詫異，問：「雅麗絲小姐，你以爲壺形怪物吸乾他的血嗎？」

「是的，我當時的確是這樣想。」

「雅麗絲小姐，有一件事情十分重要，你必須從記憶中搜索一下，協助我破案緝兇。梅波活着的時候，他有沒有在你面前提及過壺形怪物呢？」

雅麗絲說：「有的，他不止是一次提及過，往往突然談及它，不過，那不是很久之前的事了，充其量是半年之前，也許日期還要拉近些，此外，他還寫了一幅畫，是炭筆素描，但却有一滴血，這幅畫反映出他對壺形怪物懂得很多，並且有了戒心，眞料不到，他竟然這樣慘死！」

唐龍安慰她幾句，跟着說：「雅麗絲小姐，我們既然來到他的故居，索性走上

去看看，希望那條鎖匙仍然留在你的手袋裏面。」

雅麗絲說：「它已經變成紀念品了，我當然不會把它拋開，閒話休提，我開了門，帶你走進去看看，也許你懂得他究竟觸犯了甚麼人，這些人要吸乾他的血。」

很快兩人就沿着那一座僅有四層高的舊式樓宇後面樓梯，走上二樓，她伸手取匙開門，十隻指頭在發抖，

唐龍拿她的鎖匙扭開了門，放輕脚步走進去，她雖然在後面走，却懂得電燈的開關在那一處，故此她剛走進去，電燈即時亮起來。

唐龍看見客廳井井有條，不過，嗅到了一股霉臭的氣味，他像獵狗似的狂嗅一會，說：「雅麗絲小姐，你說得對，這一處樓板曾經有人洒下大量石灰，似乎用它去遮蓋屍體的臭味，我覺得有些奇怪，旣然這一層樓有一個頗長的時期丟空，即使業主不介意，沒有收租，電力的供應也會截斷的，難道一直有人替他交電費嗎？」

雅麗絲說：「疑點太多了，坐下來，慢慢的談吧，我們最好坐在貼牆的一邊，不要坐近窗口。」

聽她這句話，她的確是相當機警的，唐龍依了她，並且落坐之前親自走進寢室及浴室、厨房各處看看，認爲沒有人躱起來，然後伴她一起坐在客廳的一角。

儘管如此，唐龍仍然發覺她仍是心慌意亂，不停的望到玻璃窗那邊，索性熄了燈，在半明半暗的地方交談。

唐龍急於知道梅波講過甚麼關於壺形怪物的秘密，催促她快點說。

雅麗絲想了想，說：「不久之前，剛果有二十七個科學家聯羣結隊走向大峽谷，追踪壺形怪物這種恐怖的東西然後被人獲悉，其實半年之前，它已經展開吸血的勾當，不過它在大峽谷另外一邊活動，沒有甚麼人注意吧了，被它吸血的人，初時係十分野蠻的土人，後來係黑人，最後，連白人也遭毒手了，在剛果過活的人，談虎色變，至於梅波，他多次到醫院去，故此他對於吸血的壺形怪物，懂得比較多，他認爲這種東西是人爲的，絕對不是從太空飛進地球來，這種東西出現之後，不斷的有人死於血枯症，可見它是吸血鬼，另外一次他皺着眉心問我是否有人在剛果大量收購鮮血，我搖了搖頭，後來，他的憂心顯然是一天天加强了，他有一晚告訴我，他十分懷疑那種壺形怪物是企圖控制大局的秘密武器，例如戰場上面的士兵被它吸乾了血，無力作戰，發明吸血之壺的人就可以威震萬邦，我在無意中問他一句，他最懷疑的人是誰，他說是卡登博士，眞是可惜，我對此人却茫無所知。」

唐龍十分興奮，大聲說：「卡登博士嗎？我知道他是誰，也知道他爲甚麼製造壺形怪物。」

雅麗絲忽忽提醒他，說：「唐先生，別這樣興奮好不好？你必須記得清楚，這一層樓宇曾經有一個人被壺形怪物吸乾了血，照情形看，壺形怪物的幕後人一定是很有勢力的，也許這傢伙爪牙密佈，一個不當心，他們獲悉你企圖跟壺形怪物作對，你就會走上一條死路，跟梅波一樣的收場。」

唐龍聽了，說：「所有跟壺形怪物作對的人都是全身血液被吸乾的嗎？」

雅麗絲說：「不，有些人好好的過活，身上的血沒有半點失去，可惜他永遠神志不清，變成瘋子。」

「眞的有這種人嗎？」唐龍雙目盯住她問。

雅麗絲說：「也許有許多人經歷過這樣痛苦的遭遇，我不知道，最低限度，在我認識的美國朋友當中，就有一個人是住在瘋人院的。」

「他是誰？」

「他就是帶隊遠征大峽谷的隊副，康橋博士！」

聽了這句話，唐龍心上一震，臉色蒼白，過了一會，說：「雅麗絲小姐，如果他還活着，希望你帶我去看看他。」

眞料不到，她只是說說，不肯帶任何人去看他，唐龍一問再問，然後懂得她爲甚麼不肯去，因爲他拘留的精神病院是第一級的病人，患了毀滅狂，分分鐘殺人放火，故此他要住在最爲貼近地獄門的一間瘋人院。

唐龍本來是對她所說的每一句話深信不疑，當時他忽然對她發生反感，哼了一聲，說：「康橋博士是很有名氣的科學家，即使他患了精神分裂症，不見得對他如此苛待，把他囚禁在遠離文明社會的一座瘋人院，你說的這番話我無法相信。」

雅麗絲不服氣，說：「唐先生，我們用不着爭吵，本來我不敢走到那麼遙遠的地方，現時受到你的責備和猜疑，我逼於鼓起勇氣帶你走一次！」

康橋博士囚禁在瘋人院

唐龍在那晚夜探小樓的第三天，跟雅麗絲一起離開剛果，走向稱做地獄門的大峽谷，內心透着一股難以解釋的恐懼，似乎越是往前走，越加接近死亡的國土。

這也難怪，一個人從文明社會燈紅酒綠之區突然走向荒涼到有如地獄似的峽谷，當然是很難受的，幸而他們二人乘搭精神病院的救護車，在峽谷上面行駛，並非一雙脚踏在峽谷最低那一層，永遠潮濕，不見天日，還算得好些。救護車行駛兩晝夜，好不容易抵達那一間稱做「絕望醫院」的一座瘋人院，走了進去，由院長加寧威博士派人把他們二人帶到囚禁康橋博士的房間之外，隔開了粗壯的鐵枝，把視綫投向病房之內，唐龍不覺愕然，在他眼中看見的一個人，看來有七十歲，臉上有一團黑氣，皺紋密佈，眼睛發黃，頭髮花白，皮膚上面出現老翁所特有的灰褐色斑點，且又骨瘦如柴。

假如唐龍以前是康橋博士的好朋友，對他有很深刻的印象，多數會記得起他是誰，可惜唐龍從來沒有看見過他，只是看過他的照片，那就不容易分辨，被囚禁的人是否康橋博士本人了，故此他感到驚奇，很久，然後對指導員說：「他確是康橋博士，我險些不認得他了，他變得這樣蒼老，眞是出乎意外，我看過他了，我很想跟院長加寧威博士談談。」

「好的，你們兩位請跟隨着我走回原處。」

唐龍給他帶入院長室，跟院長見面，很和氣說：「加寧威博士，照我所知，康橋博士本來是很精壯的，爲甚麼三兩個月之內變成這樣蒼老，而且呆若木鷄？」加寧威博士說：「康橋博士現時患了很嚴重的病，一天天的走向死亡國土，相信兩位下次再見他的時候，他看來更老，似乎超過九十歲，並且更瘦，一點不像活生生的一個科學家，瘋子多數是這樣收場的，能够治癒的人，萬中無一。」

唐龍說：「爲甚麼不讓他在比較好的醫院之內過活？」

加寧威博士臉色一變，說道：「我們這裏的設備一流，並非虐待他，不能够如此埋怨我們，至於他會得被囚禁在瘋人院裏面，因爲他已經是一級的瘋子，任何人被他咬了一口，逐漸發生瘋狂，走他所走的路，此外，他雖然是呆若木鷄，但突然發狂的時候，却比戰士更加勇猛，往往也能殺人，更糟的是這種瘋子患了毀滅狂，分分鐘都想毀滅全世界，有機會他就縱火呢！」

唐龍說不過他，只好告退。

瘋人院一片鬼哭神嚎之聲，不便久留，唐龍走出瘋人院的門外，索性跟雅麗絲搭車回到剛果，進入市區，他就推說頭痛，需要休息，叫她單獨返家，準備晚上登台獻舞，其實他急急忙忙的離開她，唯一的活動就是打長途電話到美國太空署，找雷加拉博士交談。

在太空飛行的壺形物體，叫做：「清道夫第二號」，負責把人造衛星廢料抓住，帶回地球，至今仍在太空巡遊

這個電話是他在剛果電報局內附設的長途電話室打出去的，駁通之後，他第一句就說：「雷加拉博士，我係唐龍，在剛果打電話給你，整個局勢變化莫測，我找到梅波生前居住的寓所，是他同居的舞小姐雅麗絲帶去的，透過雅麗絲，我有機會看見康橋博士，眞是悲慘，他中了邪，無端端變成瘋子。」

跟着唐龍花掉二十分鐘的時間把他此行的遭遇說了一個詳細，然後一聲不響，聽候雷加拉博士的指示。

那個電話是在機密室打出去的，雙倍收費，保證沒有人偷聽，想打多麼久都可以，故此唐龍就把所有細節以及他個人的感想都講出來，事實上整個局勢相當模糊，他簡直不知道如何應付。

現在他已經置身在剛果市區，還覺得無從着手，雷加拉博士遠隔萬里，當然是更加難以決定取捨了，他讓唐龍說完一切想講的話，綜合分析，然後說：「唐龍，我早已告訴你，此行最終的目的就是找出壺形怪物的眞相，但人的生死安危，退居次要，你對壺形怪物仍是茫無所知，可謂徒勞無功，反而我們接獲多宗重要的報告，知道壺形怪物的數量逐漸增加，它有長長的觸鬚，捲住了人，便在頸上吸血，被它吸乾了血的人起碼超過五百個，似乎遇害者逐日增加，有幾個人被觸鬚捲住，還沒有吸血，它突然收回觸鬚，全面撤退，他們只是中毒，急急送到最近的醫院展開X光分體照射，找到中毒的核心，從速射有百份之六十的機會治癒，相信康橋博士也是被它吸乾身上的血，儘管如此，他仍然中毒，發覺得太遲，變成瘋子，這種遭遇比較梅波更慘，因爲梅波全身血液被吸乾，必然斃命，一切毫不知情，當然勝過變成瘋子，關於這兩個人的慘狀，你用不着描寫，我也可以想像得到，使我感到驚奇的是你已經在公共場所露臉出現，居然沒有刺客，也沒有人向你威脅，難道對方確是卡登博士的人，不敢加害於你嗎？」

唐龍說：「我已經恢復本來面目，跟卡登博士作對，再也不是卡登博士的朋友，怎會得到對方爪牙的優待呢？」

雷加拉博士說：「並非如此，你曾經跟卡登博士合作，當時那個混世魔王曾經向爪牙講述關於你的立場，認爲你是自己人，如果他沒有下令修改，認爲你是仇敵，他們就不會害你，不過，這種優待不會一天天接下去的，只有一個短短的時期，便即消失，到時便會變成他們攻擊的目標，記得這一點，只要有人向你襲擊，不管你有沒有受傷，立刻向我報告，越快越妙，這是很重要的，亦即破案關鍵，切勿輕視。」

那個電話結束了，唐龍有些迷惘。

懂得謎底的人奇之又奇

那晚唐龍打完長途電話，單獨回到剛果大酒店，他一向極端崇拜雷加拉博士，既然雷加拉博士向他指出嚴重警告，他沒法不依，他沒有走進他居住的七一四號房間，在另外一層樓化名傑克找過一個房間居住，儼如新到的遊客，翌日早上九特，他然後開門走進七一四號房，出乎意外的

被壺形怪物伸出來的觸鬚捲住吸血，僥倖死裏逃生的人，必須要接受分體X光鏡治療。

（請參閱太空爭霸戰故事之四十"吸血魔爪"）

是他把床上的毛毡堆積成的人形物體，已經變軟，縮做一團，他臨走時吹漲了的一個橡皮人，亦已乾縮，氣體全消，細心看看，橡皮人以及毛氈都有彈孔，他決心報案，原因是他想領取一柄自衞手槍。

他要打電話向雷加拉博士報告，他索性在警署裏面打長途電話到太空署，找着雷加拉博士，他第一句就盛讚對方料事如神。

雷加拉博士說：「我遠隔萬里，怎能够清楚你身邊的人是否危險份子呢？叫你防範刺客，只是直覺的想法，因爲你對我說過康橋博士仍在瘋人院內，我就懷疑院長加寧威博士有些陰謀，故此叫你想盡辦法預防，既然你在剛果居留了幾天，毫無意外，跟加寧威博士見過面，談了一些話，他不同意你的看法，認爲康橋博士必須囚禁，那就反映出他站在敵對的一邊了，如果壺形怪物眞是卡登博士製造出來，在地球方面必有一個人精通醫理和天文學，負責管理它，此人極有可能是加寧威博士，你離開警署之後，立刻準備拘捕這個院長，並把他押解到美國來，接受嚴格的審詢。」

唐龍愕然，說：「你打算用甚麼罪名審問他呢？」

雷加拉博士說：「我除了做美國太空署的首腦份子，還是聯合國禁止製造秘密武器協會六個委員當中的一個，我有權拘捕他。」

唐龍再問一句：「要不要通知剛果警察總監協助派人捉他呢？」

雷加拉博士說：「不必通知他了，大峽谷另外一邊，並非剛果的國土，他們沒有力量越境緝兇的，況且加寧威博士沒有犯罪證據，更加不宜輕舉妄動。最好你在翌日上午乘搭一輛大貨車到瘋人院去，找雅麗絲小姐帶路，那一架大貨車必須放置許多舊傢俬，使它走得慢吞吞，抵達瘋人院的戶外，你們不要採取行動，當晚在戶外的空地燃火紮營，度過那一夜，自然有人前來接洽，跟你們一起圍攻。」

最後，雷加拉博士還加上一句：「假如你在大峽谷平頂的一處沒法獲得燃火之物，不妨把貨車所載的傢俬焚燒，火光越亮越好！」

唐龍完全依他的話去做，並且在事前用電話聯絡，徵求雅麗絲同意。翌日早上，他們二人眞的乘坐巨型搬運車，滿滿的放置傢俬，因爲時間匆忙，買不到舊傢俬，索性買新的，此外，還僱用一個司機駕駛它，預防敵人躲去遠處用望遠鏡眺望。

唐龍跟雅麗絲躲在一大堆傢俬造成的空位休息，偶然講幾句話，喝杯酒，大部份時間都是躺着睡覺的，她就睡在他的身邊。由於大貨車太過笨重，足足駛了三天，然後抵達瘋人院，唐龍叫司機停車，走下來鬆鬆筋骨，他跟雅麗絲仍然留在車內，直到夜幕低垂，她才走出貨車，跟司機合作在大峽谷的最高處紮營，夜色漸深，唐龍然後走下貨車。

他們開始焚燒車內的傢俬，它全是木料，沒有鏡，也沒有鐵器，火光很旺盛，靠近午夜，火光仍是很明亮的，唐龍笑了笑，對她說：「雅麗絲小姐，這些火光使我回憶起做童子軍的一段時光，我覺得自己並非童年的一個人，而是另一個人！」

他又帶着感傷的心情說：「我覺得自己早已死了，活着的只是機械人，分分鐘搏殺，不是機械人是甚麼？」

雅麗絲正想說一兩句話安慰他，忽然覺得很冷，跟着有一陣狂風從遠處橫掃過來，安慰的話半句說不出來，反而張口大叫：「唐龍，看看右邊！」

唐龍收回了感傷的心情，把視綫投向右邊，很快他就發覺有一個壺形的物體在空中降落，還有幾條觸鬚，好像八爪魚似的向他們伸過來。

她嚇得渾身發抖，緊靠着唐龍，怯怯的說：「吸血魔爪！」

唐龍拔出了自衞手槍，向觸鬚發射，毫無作用，眼見魔爪越來越勁，他雖然戰鬥力極強，但亦感覺一籌莫展。

眼見他們二人就快被魔爪抓住，在九死一生的局勢之下，忽然發生另外一種轉變，他們突然看見一點流星似的光亮飛向壺形怪物那邊，只是碰了碰，怪物就受到極大的損害，一條條光飛出來，並且有一種淒厲的叫聲，恍如一頭野獸垂死的哀鳴。它只是受傷而已，很快就升空，第二壺形怪物繼續降落，又給流星打傷，準備降落的壺形怪物紛紛撤退。

唐龍驚奇不已，很興奮的說：「雅麗絲，我明白了，雷加拉博士把我們當做香餌，還用火光加强誘惑，盼望壺形怪物飛出來！」

當晚他們再也沒有甚麼驚險遭遇了，不過，較遠之處都不停的有火光噴出來，還有一陣陣哀鳴。

天亮後，唐龍吩咐司機留在貨車等候，他跟雅麗絲並肩走向發出火光的一個方向，走了五個鐘頭，才找到一處比較平坦的山谷，谷底有許多廢鐵，另有幾十個屍骸，顯然那些人跟壺形怪物同歸於盡。

在半死半活的人堆之內，有一個人仍有多少氣力，唐龍向前看看，這人正是瘋人院的院長加寧威博士。

雖然他作惡多端，臨終時那種痛苦表情仍然挑起唐龍的同情心，走近說：「加寧威博士，我能够替你做甚麼工作嗎？」

加寧威博士掙扎着開口：「唐先生，聽說你是卡登博士的朋友，再見他的時候，把昨晚我們用壺形怪物跟流星飛彈大戰的情況告訴他，記得對他說知，我已經完成任務，吸了許多血，把它收藏在血庫裏，叫他派另外一個人接管。」

這句話十分重要，唐龍趕快再湊近些，問：「血庫在那裏？血庫在那裏？」

他連問多次，加寧威博士已經沒法開口，眼睛一翻，便即氣絕。

直到那時，才有二十多人走過來，他們全是雷加拉博士派出來的戰士，負責使用「流星飛彈」。

這一場噩夢結束了，唐龍回到美國去，羅美莎早已在機場恭候，見面後，她第一句就問：「唐龍，你不是在非洲剛果結識了一個靚女同時並肩作戰嗎？她為甚麼不到美國來？」

唐龍愁容滿臉的說：「她在流星飛彈大戰壺形怪物的一晚犧牲了，僥倖雷加拉博士沒派你去，否則，遭殃的可能是你！」（完）

下期預告：「天火焚城」。



册商標
紫金丹
THE ROYAL GOLD
常服
紫金
じきんたん